

# 求闕齋讀書錄卷一

## 湘鄉曾國藩著

## 湘潭王啓原編輯

經上

周易

上九，罔孚，裕，无咎。裕，難矣。中，庸，明，善，誠，身，一，節，其，所

謂裕者乎！

家人 上九，有孚，威如。有孚，威，如，即，論，語，「望，之，儼，然。」

意，要，使，房，園，之，際，僕，婢，之，前，燕，昵，之，友，常，以，此，等，氣，象，對，之，方，好。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治家貴嚴，嚴父常多孝子。不

嚴，則子弟之習氣日就佚惰，而流弊不可勝言矣。故易曰：威如吉，

欲嚴而有威，必本於莊敬，不苟言，不苟笑，故曰：威如之吉，反身之

謂也。

睽：凡睽起於相疑，相疑猶如自矜。明察我之於某君，其如

上九之於六三乎？吳氏謂合睽之道在於推誠守正，委曲含宏而

無私意猜疑之弊，戒之勉之，此我之要藥也。

中孚 讀中孚卦，因思人必中虛不著一物，而後能真實无

妄。蓋實者，不欺之謂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別著一物，心中

求闕齋讀書錄 卷一

別有私見，不敢告人，而後造偽言以欺人。若心中了不著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別著私物也。所知在好德，而所私在好色，不能去好色之私，則不能不欺其好德之知矣。是故誠者不欺者也，不欺者，心無私著也，無私著者，至虛也。是故天下之至誠，天下之至虛者也。當讀書則讀書，心無著於見客也，當見客則見客，心無著於讀書也。一有著，則私也，靈明無著，物來順應，未來不迎，當時不雜，既過不戀，是之謂虛而已矣，是之謂誠而已矣。以此讀无妄中孚咸三卦，蓋扞格者鮮矣。

寂然不動 神明則如日之升，身體則如鼎之鎮，此二語可守者也。惟心到靜極時，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畢竟未體驗出真境來，意者只是閉藏之極，逗出一點生意來，如冬至一陽初動時乎？貞之固也，乃所以為元也；蟄之坏也，乃所以為啓也。穀之堅實也，乃所以為始播之種子也；然則不可以為種子者，不可謂之堅實之穀也。此中無滿腔生意，若萬物皆資始於我心者，不可謂之至靜之境也。然則靜極生陽，蓋一點生物之仁心也。仁心不息，其參天兩地之至誠乎？顏子三月不違，亦可謂洗心退藏極

靜中之真樂者矣。我豈求靜，欲異乎禪氏入定冥然罔覺之旨，其必驗之此心有所謂一陽初動，萬物資始者，庶可謂之靜極。可謂之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也。不然深閉固拒，心如死灰，自以為靜，而生理或幾乎息矣，況乎其並不能靜也。有或擾之，不且憤懣往來乎。深觀道體，蓋陰先於陽信矣。然非實由體驗得來，終掠影之說也，姑記於此，以俟異日。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研幾工夫最要緊，顛子之有不善，未嘗不知是研幾也。周子曰：「幾善惡。」中庸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劉念菴曰：「卜動念以知幾。」皆謂此也。失此不察，則心放而難收矣。

周官

天官大宰：八曰，官計以弊邦治。注：弊，斷也。小宰六計弊，羣吏之治，秋官大司寇以邦成弊之。小司寇以輔衆志而弊謀，弊皆斷也。士師斷獄弊訟，弊與斷字不列，弊亦斷也。蔽亦有斷義，小爾雅：「蔽，斷也。」論語：「一言以蔽之。」左傳：「蔽非刑侯。」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質。謂一歲之大計也。我大清五月各省進奏銷冊，即歲會也。小宰令羣吏致事，注云：使齋戒盡文書來至。

小宰：四曰，聽稱責以傅，別注：傅，別謂為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如今之合同中字，裁分各執其半，又如兩聯票矣。

七日，聽買賣以質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

此即合之兩聯票也。一札而左右兩書皆同，其中別之處作數大字，即今之編號也。

宰夫：敘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注：鄭司農云：復，請也。元謂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於王，謂於朝廷奏事。按復，白事也。孟子：「有復於王者曰。」曲禮：「頤有復也。」大司寇：凡悖獨老幼之欲有復於王者，皆謂白也。先鄭於司

士注云：逆，獨受下奏。於宰夫注云：逆謂迎受王命者。後鄭於宰夫注云：逆謂上書自下而上曰逆。國語：復，逆，一也。復者，有白於上也。逆者，有干請於上也。亦即白也。宰夫曰：諸臣之復，萬民之逆。司士曰：「諸子之復逆。」小臣曰：「三公、孤、卿之復逆。」御僕曰：「羣吏之逆，庶民之復。」皆以達下情也。

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注：辟名，詐為書以空作見文書，與實不相應也。按名，猶俗曰認。呂后本紀：詐取它人子名之，此亦無其物而偽作文書，以詐名之也。

賜之，羣牽與其陳數。注：羣牽，客始至所送禮。羣，客至而送酒席也。牽，則兼送豬羊矣。左傳：「羣牽竭矣。」亦有餽有牽也。內饗：鳥醜色而沙鳴，注沙，漸也。按病人失音者，可謂之沙聲。

隄人：凡錐物，注：自錐藏伏於泥中者。按自遁藏伏之物，皆可名曰錐物，猶曰鼠伏，曰狙伺。

地官大司徒：其民專而長，注：專，園鄭。按專徒丸反，讀如

圖，謂面圖也。

鄉大夫：

五物詢衆庶，注：鄭司農云：「詢，謀也。問於衆庶，寧復有賢能者？」按上文已獻賢能之書於王矣，鄉大夫退而再詢，此外更有賢能者乎？使衆庶更舉之。

廩人：

總布，注：杜子春云：「總當爲儉，謂無肆立持者之稅也。」按今世手持貨物者，若抽取釐稅則苛矣。

遼大夫：

屬其地治者，注：屬猶聚也。史記：「屈原屬草萊未定。」左傳：「屬有宗祧之事。」猶值也。

春官大宗伯：

以醴事祭四方百物，注：醴，牲胸也。醴而磔之，謂磔，擗及磔祭，按：醴猶破也，拆也，謂破也之胸也，所以禳災詩：「不拆不副。」副，即誦也。

肆師：

及果築鬻，注：築，資，築香草實以爲鬻。按：鬻，養同字，皆草鬱金也。築如今俗云：擗碎擗而煮之，以和于秬鬯之酒也。

鬯人：

祭門用鬯，注：鬯讀爲齊，取甘瓠割去祗，以齊爲尊。按：割去祗，割去瓠中之鬯子也，即莊子之「割瓠以爲尊」。

天府：

上春釁寶，注：釁，謂殺牲以血血之。此與解衣衣我，推食食我，春風風人，夏雨雨人，字法相同。

典瑞：

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四圭有邸者，於一玉之中，中央琢爲璧，四面各琢一圭，圭之末四出，其本爲瑩，邸者，本也，祗也。兩圭有邸者，中央琢爲璧，兩頭各琢一圭，邸如足之相對也。

司服：麻衣服。注：麻衣服所藏于棹中，疏：此即明器之衣服，亦沽而小者也。鍾虡，麻言鼓，籥，麻言籥，典庸器，麻言虞，司干，麻言盾，麻言旌，麻言旒，司兵，麻言五兵，皆明器也。

典同：高聲，注：高，鐘形上大也。高則形上藏，衰然旋如裏。按：聲在鐘裏，旋轉不散也。硯，即聲之硯，硯然。

眠處：三日鑼，注：謂日旁氣刺日也。按：氣如錐之直刺也。漢書：霍方進傳：「故使操平鑼令。」亦謂刺取其劣蹟也。

大祝：三日禴，注：禴，祭名，告有災變也。天官女祝有禴，亦除災害也。春官大宗伯來禴，禮謂同盟有喪，失財物者，謀補就之也。

辨六號：注：號，謂尊其名，更爲美稱焉。古者凡物皆立之名，辨號即正名也。

來警令，舉舞。注：舉讀爲卒，嗥呼之嗥，來呼者皆謂呼之人。按：來讀爲徠，東坡志林謂：「若優施來之，趙高來之是也。」

左傳：「魯人之鼻鼻。」緩也。注：「鼻某復鼻。」引長聲也。巾車：錫，錫，注：錫，馬面當虛，刻金爲之，所謂鑲錫也。鄭司

農云：纓，謂當胸，元謂纓，謂馬鞅。按：錫，即莊子之所謂月題，當胸在腹之上，即鈎膺之處也。鞅，則夾馬頸者。

疏：大也。主之所在，故以大爲名，諸侯亦然。左氏義以爲行於道路，故以路名之。若然門寢之等，豈亦行於路乎？按：王之五路，玉路，金路，象路，木路，革路，皆大之也。載，輿之車曰輿，路亦大之

也。又鼓人有路鼓，亦與路車路馬同一尊大之稱。

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注不在等者，謂若今輜車後戶之屬，作之有功有法。按凡曰功，曰攻，曰工，曰堅，曰緻，曰精，曰良，皆器之善也。凡曰苦，曰窳，曰枯，曰沽，曰鹽，曰粗，曰麤，曰疏，曰散，皆器之惡也。

司常：通帛為纒。注：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雜帛者。按九旗之帛，皆用絳，特中畫他色耳。此不畫者，即日通帛。

夏官序官：環人注：環猶卻也，以勇力卻敵。接環人掌察軍，巡邦國，搏諜賊，著周環巡視之意，殆如今之巡捕矣。

羊人：賓客供其饗羊。此法字義與法駕法從法官相同。司兵：掌五兵五盾。注：五盾于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也。司

戈盾及舍設藩盾行則斂之。注：藩盾盾可以藩衛者，如今之扶蘇與說文「盾」也，所以捍身蔽目。「揚子方」言「盾自關而東或謂之敵，或謂之干，關西謂之盾」。說文「櫓，大盾也」。王篇「櫓，

城上守禦望樓」。韻會「戰陣高巢車亦為櫓」。太公六韜「陷堅陣，敗強敵，武翼大櫓，提翼小櫓」。是干也，盾也，櫓也，其制不可

得而盡見。然大抵于盾形製較小，一手執之，可以衛身蔽目，藩盾則形製自大，或二三人執之不等。城上望樓之櫓，則一方倚城，三

方必有遮蔽。戰陣巢車之櫓，則一方出入，三方必有遮蔽，與盾之

傍蔽一面者異矣。至六韜之大櫓小櫓，則亦僅蔽一面，差同于盾也。通鑑「晉義熙八年劉裕至荊州伐劉毅軍人櫓影排戰具。」

（注：彭排即今之旁排，所以扞鋒矢。孫臏曰：櫓，彭牌，釋名曰：彭旁也，在傍排敵禦攻也。）「梁普通五年北魏將崔延伯等既破莫折天生，進擊方侯嗣奴於安定，別造大盾，內為鎖柱，使壯士負以趨，謂之排城。置輜重於中，戰士在外。」「唐代宗初立僕固懷恩

等破史朝議於洛陽，馬燁單騎奮擊奪賊兩牌，突入萬衆中，賊左

右披靡。」（注：牌，古謂之楯，宋晉之間謂之彭排，南方以編竹為

之以捍敵，北人以木為之。左傳：邲以楯楯買禍，蓋北方之用木也久矣。）國藩按：劉毅之彭牌，馬燁之牌，即古之盾也。崔延伯之

排城則較大矣，殆與周禮之藩盾，六韜之大櫓相類。田僕：設驅逆之車。注：逆，衛還之使不出圍。衛還，謂遮列

之職方氏。其畜宜六楨。此即左傳：楨之楨。楨人：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此面字，與書之「面稽天

若謀」。「面用丕訓德」，均不甚可解。秋官大司寇：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赦之。此即今令人取

保乃釋放犯人。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注：邦成，若今決事比也。今六部

皆查成案，刑部又有比案，即邦成也。士師掌士之八成。疏：八者，皆

是斷事成品式。朝士：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注：若今時無故入

人室也。按家人，即庶人也。魯世家：魯世家為家人，晉世家：魯為家人，皆



野廬氏：比國郊及野之道路。注：比，猶校也。按：比，猶言展省也，今世曰稽查也。

司儀：不朝不夕。注：不正東鄉，不正西鄉。爾雅：「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即以朝夕為山名也。春朝朝日，秋夕夕月，即以朝夕為祭名也。

多官考工記：車軫四尺。注：軾與後橫木。按：軾當在車箱之底，與底之軾，楔於軸上，其間惟有兩伏兔貼之耳。

軾崇三尺之寸。注：軾，司農云：「軾，擊也。」元謂：「軾，擊末也。」按：軾者，轅上繫鑿所以內輻者也。

加軾與鑿焉。注：軾謂伏兔。按：軾，即軾也。漢時謂之伏兔，唐時謂之車屨，在軾之上，軾之下，兩頭各施一屨，中空見光也。

既其纒，欲其蚤之正也。注：蚤，當為爪，謂輻入牙中者也。按：輻之一頭，壯者入轅謂之軾，一頭纖者入牙謂之蚤。

信其程圍以爲部廣，部廣六寸。戴氏曰：「蓋斗謂之部，部廣六寸，厚一寸，中隆一分。」國藩按：二十八弓共一部，猶三十幅共一轂，以其隆之半，爲之較崇。阮氏曰：「輻立木，建輻謂之較。」國藩按：阮君之意，以輻爲車旁之板，凡板必有柱以維之，柱在三尺三寸以下，則直立其三尺三寸以上，則勢向外曲，如角之張，則較也。同一車耳也，在板謂之輻，在柱則謂之較。兩角外張，有開張寬廣之象。故詩美武公曰：「寬兮綽兮，猗重較兮。」

參分軾圍去一以爲鞞圍。戴氏曰：「式下人所對謂之

鞞。」阮氏曰：「鞞，橫輪也。」國藩按：幹者，車箱兩旁午交之木。直者曰軾，橫者曰鞞，幹如窗之格，鞞如窗之紙，無幹則鞞，無所附矣。

任正者，十分其軾之長，以其一爲之圍。戴氏說：「任正，即軾也。」阮氏說：「在後軾之下，別有一任正木爲鞞所植根之處，其說甚長。」國藩謂：任正即後軾，其圍較左右三軾更大耳。

十分其軾之長，以其一爲之當免之圍。戴氏曰：「兩轅之間謂之當免。」阮氏曰：「當伏兔者謂之當免。」國藩按：當免，亦一橫木也。後軾前軾與中間之當免，凡三橫木，如三字。軾午貫其中，則如王字。當免之下，正與軾相值，二轅上銜當免木下銜軾之處，如展形，可銜可脫。銜當免之處，則連爲一體，而成而永不脫耳。

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爲踵圍。戴氏曰：「鞞後謂之踵。」阮氏曰：「鞞後投任正謂之踵。」國藩按：阮氏以任正爲後軾下之一大木。鞞所植根之處，是踵者，猶云柄也，猶輻之有筮也。

治氏：胡三之注，胡其子。戴氏曰：「戈戟下垂者曰胡。」國藩按：戈之胡如半月，戟之胡如腰鐮。其曲刃處名胡者，象領下垂胡之形也。名子者，篆字子偏曲之形也。

龜氏：鈺，開謂之于注。子，鈺唇之上祛也。疏以子爲祛者，鈺唇厚，猶袞袞然。按：袞袞，猶云振袂也。鈺唇微揚，若袂之微舉也。鈺上謂之舞。今俗稱舞曰鈺頂。

鍾帶謂之鞶。注：帶所以介其名也。按：鍾之周圍橫痕一道，

謂之帶，予之上一道曰鼓，鼓之上一道曰鈺，鈺之上一道曰舞。帶形如鑲入，然故曰鑲也。

于上之據謂之隱。注：擲所擊之處，擲也。隱在鼓中，蓋而生光，有似夫隱。按：今鍾上受杵之處，往往鑿深如圓月形，即隱也。

玉人：終葵首。注：終葵，椎也。按：挺玉以椎為首，長六寸，當是圓，首自六寸以下則方。

梁垂尺有二寸，有瑣，以祀廟。注：瑣如盤，其柄用圭，有流前注。瑣以圭為柄，曰圭瑣。以璋為柄，曰璋瑣。前有黃金勺，勺端有鼻，鼻下有流，所以注酒。故詩曰：「黃流在中。」

矢人：鑽矢參分，殺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射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一在前者，前有鐵重，與二在後者，亭平也。五分而二在前，則鐵稍輕矣。七分而三在前，則鐵更輕矣。

刃長寸圍寸。矢之匕中博，自博處至鋒謂之刃，長一寸，全匕則長二寸。矢匕中有脊微高，圍寸，並脊計之，博則不滿寸矣。

梓人：願腹。注：願，長脰貌，故書願，或作輕。鄭司農云：「輕，讀為鬣，頭無髮之鬣。」按：莊子而視金人其脰，肩與願同音通用。

匠人：四阿重屋。注：四阿，若今四注，屋四面皆有翬也。按四面垂翬曰阿，吾鄉謂之天井。因而一面垂翬，亦曰阿。

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

八尺，深八尺，謂之洫。言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按：一夫受田百畝，兩夫之間必有一溝，方里而井，方十里為成，兩井之間必有一洫，一成則九洫矣。方百里為同，兩成之間必有一同，一同則九澮矣。又按：遂人百夫有洫，千夫有澮，匠人則十井九十夫，即有洫界之，千井九千夫，乃有澮界之，大同小異。

弓人：凡泥之類不能方。注：泥或作機，或為翻翻，黏也。按：黏，正字，泥，借字。

冰析管。按：滑，漆紋也，有似水波鱗鱗之紋。夫筋之所由，蟻注，蟻起也。按：蟻與輪雖敵不敵之蔽同義。今夫妾解中有變焉，故校。妾解，謂隈與簾相接之處，弓幹之端，析管兩歧，而以簾割入，幹勢向內，簾勢向外，形制有變，故抗弦有力，是以校也。

下拊之弓，末應將與。下拊謂拊高昏，而力弱也。與謂把處有搖撼之患。

儀禮：士冠禮：抽上鞶。注：鞶，藏笈之器也。今時藏弓矢者謂之鞶丸也。按：鞶以革為之，下鞶自上鞶而下。有篋實勺，餽角柄，注：謂狀如匕，以角為之者，欲滑也。按：篋與匕，其狀皆如今之羹匙。但少牢及公食大夫之柄，用以披羊與豕於錫，以木為之，其柄宜長。故舊禮圖云：柄長尺，柄博三寸，曲柄長六寸，權，即葉也。士冠禮之柄，用以披醴於爵中，以角為之，其柄

有搖撼之患。

儀禮：士冠禮：抽上鞶。注：鞶，藏笈之器也。今時藏弓矢者謂之鞶丸也。按：鞶以革為之，下鞶自上鞶而下。有篋實勺，餽角柄，注：謂狀如匕，以角為之者，欲滑也。按：篋與匕，其狀皆如今之羹匙。但少牢及公食大夫之柄，用以披羊與豕於錫，以木為之，其柄宜長。故舊禮圖云：柄長尺，柄博三寸，曲柄長六寸，權，即葉也。士冠禮之柄，用以披醴於爵中，以角為之，其柄

有搖撼之患。

儀禮：士冠禮：抽上鞶。注：鞶，藏笈之器也。今時藏弓矢者謂之鞶丸也。按：鞶以革為之，下鞶自上鞶而下。有篋實勺，餽角柄，注：謂狀如匕，以角為之者，欲滑也。按：篋與匕，其狀皆如今之羹匙。但少牢及公食大夫之柄，用以披羊與豕於錫，以木為之，其柄宜長。故舊禮圖云：柄長尺，柄博三寸，曲柄長六寸，權，即葉也。士冠禮之柄，用以披醴於爵中，以角為之，其柄

有搖撼之患。

儀禮：士冠禮：抽上鞶。注：鞶，藏笈之器也。今時藏弓矢者謂之鞶丸也。按：鞶以革為之，下鞶自上鞶而下。有篋實勺，餽角柄，注：謂狀如匕，以角為之者，欲滑也。按：篋與匕，其狀皆如今之羹匙。但少牢及公食大夫之柄，用以披羊與豕於錫，以木為之，其柄宜長。故舊禮圖云：柄長尺，柄博三寸，曲柄長六寸，權，即葉也。士冠禮之柄，用以披醴於爵中，以角為之，其柄

宜短。相葉博不過一寸許，曲柄不過三寸耳。禮固無士冠禮之制，無可考證，以意擬之耳。

三醢有乾肉折俎。乾肉之醢，三醢皆用脯醢，惟末醢有乾肉。折俎特殺之醢，始醢亦薦脯醢，再醢加兩豆兩錢，三醢加俎。鄭注：「二醢時，徹去始醢之脯醢。」張爾岐云：「三醢不徹再醢之豆錢。」國藩以為末醢既不徹豆錢，則再醢亦不宜徹脯醢。

爵弁纁履，黑絢纁純。純，博寸。疏云：爵弁尊其履，飾以纁次者，築冬官畫纁之事云。青與白相次，赤與黑相次，元與黃相次，纁以爲衣，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黼以爲裳，是對方爲纁次，比方爲黼次。按東青與西白，對北黑與南赤，對天元相地黃。對三者纁以爲衣，故曰對方爲纁次也。東青與南赤相比近，南赤與西白相比近，西白與北黑相比近，北黑與東青相比近，四者纁以爲裳，故曰比方爲黼次也。

士昏禮。姆加景。注：景之制，蓋如明衣，加之以爲行道禦風，令衣鮮明也。景亦明也。按吾鄉嫁女在與著布青衣如上，或亦景之遺意歟。隋書禮儀志作加纁。

皆祭舉食舉也。注：舉，即香與肺也。按：凡祭禮有祭肺，有舉肺香，祭肺尊祭而不食，祭時亦不舉，舉肺香，則祭時舉之，既祭又食之，故名此肺，此香，曰舉祭，舉者，祭此肺香也。食舉者，食此肺香也。

執皮擗之，內文。注：擗，猶辟也。張爾岐曰：「執皮之法，變積

衣使文在內。國藩按：擗，斂也。辟與擗，通謂指疊而斂之，使文在內耳。

士相見禮。凡言非對也。注：凡言，謂曰爲君言事也。按：凡言該下與君，與大人，與老者，與幼者，與衆，與居官者，六等，不必專指爲君言事。

鄉飲酒禮。賓坐，奠爵，與辭。疏云：「賓西階前東面坐，奠爵與辭，此賓辭降之位也。」上篇云：「主人坐奠爵於階前，辭此主人辭降之位也。」均云階前者，主人與東階相直，賓與西階相直耳。賓則去階稍遠，將近碑前非降階，卽辭也。張氏惠言之圖云：如此。

北面。按：北面二字指主人也。若循上文西北面獻賓，東南面辭主人之例，則此當云北面酬賓。

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按張爾岐云：「席次賓介西，介字衍文也。」三賓席次，賓之西介席，則在南耳，與三賓席不相次。

執觶與。按：執觶者之導飲，與主人之導飲略同。但彼則主人階上奠觶，此則執觶者階上奠觶。彼則賓於西階上答拜，此則賓於席末答拜，彼則賓降階洗，此則不降階，彼則賓奠觶於薦東，此則賓奠觶於薦西，茲數節爲異耳。

立飲。卽導飲也。

司正退立于序端東面。按：觀經文受酬者降席句，似司正於贊堂上三賓受酬之時，則在西階北面之位。其於贊堂下衆賓

受酬之時，則在序端東面之位。如疏之說，則疏首一人受介酬者，司正則於西階位贊之，其餘則皆於序端位贊之矣。疑疏與經，注微有不合。

皆進薦西奠之，賓辭坐，取罍以興介，則薦南奠之介，坐受以興，退皆拜送。降介賓奠于其所。按二人舉罍，與上篇一人舉罍，悉同，皆拜送者，二人皆於西階上拜送也。奠於其所者，賓仍奠於薦西，介仍奠於薦南也。

介組脊脊肱胛皆離。朱子曰：「介組印本有肱字，然釋文無。」晉疏又云：「有肱肱而介不用明無此字也。」后經亦誤。法後脛骨，二膊路也。按後脛骨亦三髀膊路也。髀近竅，賤不登於俎，故僅云二骨。

樂正與立者，皆薦以齒。按樂正與立者之位皆有脯醢，故曰薦於其位。

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注：謂獻賓獻大夫，獻工，皆有薦。按三作注說未安，即盛氏、郝氏、方氏之說，亦均未確。惟儀禮正義楊大培之說差為近之。其言曰：「記言舉爵為經，一人舉爵言也，云凡者，兼一人舉爵言也。經文一人舉爵於賓，實解於西階上，坐比爵，遂拜，執爵興，是一作也。又云坐祭，遂飲，執賓興，是二作也。又云坐奠解，遂拜，執解興，是三作也。不徒爵者，謂其必實解也。二人舉解之禮亦同。」

鄉射禮 乏參侯道。注：容謂之乏，所以為獲者禦矢也。侯道，

五十步，此乏去，侯北十丈，西三丈。爾雅：「容謂之防。」郭注：「形如今牀頭小曲屏風，唱射所以自防隱。」荀子正論篇云：「居則設張容負展而坐。」楊倞注：「容如小曲屏風，施此於戶，屬負之而坐。」國藩按射赤去侯三十丈，設乏之北十丈，西三丈，去射者約二十丈，乏狀類曲屏，唱獲立於其中，名曰容者，可以容身也。名曰防者，可以防矢也。名曰乏者，矢力至此已匱乏不至傷人也。若如荀子之言，則燕居亦有容，不獨射時然矣。

賓進東北面辭洗。注：必進者，方辭洗宜進位也。言東北面，則位南於洗矣。張爾岐曰：「鄉飲酒此處注異，彼於東字句，此於進字句。」國藩按鄭注雖有一於東字句，一於進字句之別，經文實無分別。

主人卒洗。鄉飲於卒洗之上有曰：主人坐，取爵沃，洗者，西北面。此亦當有沃洗者。

賓席之前。按此句當如鄉飲作賓之席前。后經亦誤。注：進於賓從。當賓宋本作「進酒於賓也。」此錢氏儀吉所校定者。賓反奠于其所。鄉飲鄭注：「所薦西也。」

大夫若有適者，則入門左。張爾岐曰：「言若有者，或有或無不定也。按鄉飲酒於篇末，略言適者之禮。此經乃著其詳，正所謂如介禮者也。」國藩按：如介禮者，拜至也。辭洗而不拜洗也。主人於西階之右，拜送爵也。不啻肺不啻酒不告旨也。授主人爵於兩楹間也。主人實爵自酢也。再拜，崇酒也。餘少異。鄉飲酒記云，

尊者席於賓東，實亦在尊東也。

却手自弓下取一個。按對下覆手言之，則卻手者，仰手也。

與進者相左。進者，次耦也。次耦退時，三耦方進，亦與相左。

張爾岐曰：「浦之半，既，徂之離，皆三也。」

國藩按：將以庭祭，師因名，庭，師曰祭。

左個之西北三步，東面設薦俎，獲者薦右，東面立飲。按張

爾言：「儀禮圖獲者之薦俎，凡設六處。初設於候之正北，次執而

設於右個，次執而設於左個，次執而設於中，次立飲時，設於右個

之西北三步，次復位後，辟設於芝南。」後五處皆與經合，初設一

處，不知確否。經與注皆不甚明。大射儀曰：「卒饋獲者適右個。」

是薦俎先已錯矣，或即張圖之所本與。

卒北面搢三挾一個。注亦於三耦為之位。按注兩曰三耦，

為所為者，搢三挾一之事也。賓主人為此，亦於此位。大夫為此

事，亦於此位。

注自若留下。自若者，猶云如故也。霍光傳曰：「霍山自若

領尚書。」

賓饌以之主人，主人之饌長受。按之，往也，以之主人，猶云

送往主人所也。大夫之饌送往衆賓長所也。

其中蛇交草當。注真心背之衣曰當，以丹帶為之。張爾岐

曰：「草當者，以草束福之中央，如人心背之衣。」國藩按：瓦當及

玉危無當，皆謂兩頭為當。此謂心背為當。猶曰前面後面耳。

求闕齋讀書錄 卷一

燕禮：若膳解也，則降更解洗注。言更解，卿尊也。張爾岐

曰：「膳解本非臣所可奠，以君命故得一生。至酌他人，則必更矣。

注釋更字義亦未可信。」國藩按上文云：公有命，則不易不洗，此

不定之辭也。若公無命，則易解洗矣。前果易解乎？則今賓酬大夫

不再更解，前東用膳解乎？則今賓酬大夫當更解，實散注，非張說

正之是也。

秦南陔白華華黍。按注自今亡以下至此，其信也。與鄉飲

酒禮之注同。後文注間代也。至其義未聞一節，周南召南國風篇

也。至筮間之篇，未聞一節，與鄉飲酒禮之注同。特數字小異耳。

君曰以我安。張爾岐云：「當為我安坐以留之。」國藩按：

張說辭意微有不合。安，即留也，非安坐之外別有所為留也。直云，

以我意留之耳。

司正命執爵者爵，辯卒受者與，以酬士。按命之之辭，止爵

辯卒受者與，以酬士九字，執爵者三字，非命辭也。上文云：唯公所

賜，執堂上之孤，卿大夫言之，孤卿大夫坐行，皆有執爵者以代酌。

酒送解至士，相旅酌，則執爵者不代送解矣。故特以詔告執爵者。

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賜，所賜者與受爵降席下，受爵，再

拜稽首。按前三次辯酬，卿大夫皆用二人所賸之解，皆公與至

西階，親賜，受君酬者，皆降拜，酬人者皆拜送，此禮之最隆者也。第

四次賜卿大夫，而徧及於士，用賓所賸之解，亦公與至西階親賜。

受君酬者，亦降拜，但酬人者不拜，授而由他人代酌，以授受酬者

亦不拜受，是禮漸殺而歉漸治矣。此為第五次賜卿大夫而猶及於士，不用膳而用散，若不親賜，而僅命執爵者賜之。受賜者不降階拜，而僅降席拜，是禮尤殺而歉尤治矣。

小臣以巾授矢稍屬。按稍屬者，矢不竟授之君手，稍與相近耳。

大射儀：膳尊兩甌在甬。燕禮云：「公尊瓦大兩。」又云：「在尊甬。」此云膳尊兩甌在甬，詞異而實同，甌即瓦大也。

尊士旅食于西饗之南。燕禮云：「尊士旅食於門西。」亦西饗之南也。

公命長注命之使選於長幼之中也，卿則尊，士則卑。夫則無尊卑之殊，但有長幼之分，故於大夫中選之。

長致者：燕禮：「長致致者。」有兩致字，此少一致字，誤也。太師及少師上工皆降立于鼓北，鞀工陪于後。注：鼓北，西饗之北也。考工記曰：「鼓人為皋陶，長六尺有六寸。」張爾岐曰：「注：鼓北，西饗之北也。」句可疑。國藩按注引考工記曰：皋陶長六尺有六寸，西饗之鐘帶鐃等，皆不如鼓之長。鼓之面在前，其北與太師少師上工立處相齊，鼓之尾在後，其北與鞀鐘鐃等相齊。鼓之中一段，其北即鞀工也。張惠言氏之圖與注相合，張爾岐氏之疑，乃未明鼓長六尺有六寸一句耳。

小臣師以巾內拂矢而授矢于公稍屬注稍屬不指矢。按稍屬者，不遠近君之手，俟君自接取也。

司宮尊侯於服，不之東北。即篇首所云，大侯之乏東北。公樂作而后就物稍屬。稍屬者，公射之儀，與樂之音稍相連屬，而不盡能應節也。與上文小臣授矢之稍屬不同。

司射命釋獲者退，中與算而侯。獲者退，薦俎而釋，獲者未退，鄭注補之。鄉射則皆鄭注所補。

司馬正升自西階。燕禮無馬字。燕禮膳宰徹公俎，此用庶子正司正命執爵者，爵辯卒受者，與以酬士。按司正之命，命執爵者，非命大夫也。爵辯以下九字，即命之之辭。

聘禮：釋幣制，玄纁束。注：純四咫，制丈八尺。咫長八寸，四咫則幅廣三尺二寸，太廣，非其度。疏引鄭答趙商云：「四當為三咫，則幅廣二尺四寸。」

從其幣，出請受。請受二字，疑義文也。士介入門右奠幣，再拜稽首。注：終不敢以臣禮見。賓與上介以臣禮覲時，皆入門右，以客禮覲時，皆入門左。士介則兩次皆入門右，似以入右為敬謹，入左為抗禮，亦猶奠幣為敬，謹受幣為抗禮也。此注云：終不敢以客禮見，得之。上注云：私事自闕右，似失之矣。後注賓面卿節云：入門右為若降等，然引曲禮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最合經旨矣。

米百筥，筥半斛。按經云：筥半斛，而記云：四乘曰筥，則六十四筥矣。蓋筥之大小不同，隨時命名耳。

賓降階西，再拜稽首，拜餽亦如之。注：賓殊拜之。張爾岐云：

「殊拜者，分別兩次拜之，成拜訖，又降拜也。」國藩按：強云：成拜訖，又降拜，似失經之序。當云降拜訖，又成拜也。

大夫攝入。注入者，省內事也，既而俟於寧也。按注：俟於寧，恐當作俟於宇門屋宇，即廟門之內室也。

大夫還璋，如初入賓揚迎，大夫賄用束紼禮玉，束帛乘皮，皆如還玉禮。按注：賄用紼禮，用玉與帛與皮此一事也。還璋，又一事也。二事皆如還玉之儀，不得分，賄紼與禮玉為二事。還璋亦如還玉，禮賄紼禮玉亦如初入，互相備也。

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若介死，歸復命，唯上介造于朝。上介死，則將命時不以柩造聘國之朝士，介死則覆命時，不以柩造本國之朝。

幣之所及皆勞。幣之所及，即賓請有事之所及也。當是時，尙未用幣，請有事既及之，則幣將及之矣。知賓之幣將及於我，則我宜先勞之矣。

又拜送。記之首節云：「明日君館之。」鄭注以為獨聘宜加禮而節宜在其下。國藩按首節記卒聘報書之速，謂報書在前一日，館賓尙在後一日也。首節以記卒聘為主，此節以記館賓時釋詞為主，不可相蒙。

公食大夫禮。寡君從子。按：從，猶及也。與也。聘禮亦曰：「寡君從子。」左傳曰：「吾從子如陸之新。」

士盞，庶羞，皆有火盞，執豆如宰。張爾岐云：「盞執豆，兼盞。」

求闕齋讀書錄 卷一

而執之也。國藩按：盞字別為一句，謂皆有大皆有盞也。張氏解屬下句讀，則不辭矣。

一以授賓，賓受兼登祭之。注：一一受之，而兼一祭之。張爾岐云：「一以授賓者，品授之也。兼一祭之者，總祭也。」國藩按：一與登同，一以授賓，謂總合授之也。上文贊者坐而辯，取庶羞，辯取之後，又與矣，十六羞之大，必有一器盛之，乃能執之，以與賓之所受總受一器也，非分受十六大也。故一字當與登同義，若一一授之，則以字為不辭矣。張氏解上節登以授賓，為總合授賓而解，吐節為品授之，是但知上注猶稍也之誤，而不知此注一一受之亦誤也。

喪服：衰三升。注：布八十縷為升，升字當為登；登成也。鞞升，登成三字古人多用樂記：「則亂升。」論語：「新穀既升。」又「衰縷之升。」升，皆訓成也。曲禮：「年穀不登。」詩：「登是南邦。」春秋：「傳不登叛人之黨。」登，皆訓成也。

非屨，菅非也。疏云：周公時謂之屨，子夏時謂之非。按非字疑與屨字通。左傳：「共其資糶，屨屨。」杜注：「屨，草屨。」

喪服：庶子不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注：庶子者為父後者之弟也。小記曰：不繼祖與嗣。按嗣即庶子，庶子之長子可以繼嗣，但不得繼祖，以其父嗣庶子耳。

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張爾岐云：「所後者之妻，即其母，所後者之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

子即其外祖父母，及舅與內兄弟，皆如親子為之著服也。國藩按所後者之昆弟，即其世父叔父也。所後者之昆弟之子，即其從父昆弟也。張氏謂即舅與內兄弟，恐非經意。顧氏爰武、盛氏世佐已詳辨之。

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方觀承氏以經所云：「公之士及大夫之衆臣，皆非貴臣也，故降其服。」傳所云公之卿及大夫之室老士皆貴臣也，故不降其服。」其說亦通。

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總麻以功，冠其衰也。按齊衰之受服，衰七升，初喪之冠亦七升，大功之受服，衰十升，初喪之冠亦十升，故云：衰其受也。小功之衰，十升，冠亦如之，總麻之衰，十五升，抽其半，七升，半冠亦如之。故云：冠其衰也。餘皆可以類推。疏稱引稍多，僅引一條，似更簡明。又按邾氏敬謂總麻以小功之冠為衰，小功以大功之冠為衰，盛氏世佐謂小功冠衰之升數有別，二說皆與疏異，與經文亦似不合，俟考。

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也。必嘗同居，然後為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為異居。按子必隨母適人而後名曰同居，即上齊衰杖期章內，所謂繼母嫁從也。異居者，若文正公初隨母嫁朱氏，後復歸於范氏，當文正在朱家時謂之同居，及還范家之後謂之異居。若其初本未嘗從母適朱家，則並不得以異居名之，是無服矣。傳意重在三者，皆具經意，則專重同居。經傳似微有區別。至傳言為築官廟，亦與貧寒之孤子情事不合，顧亭林氏已

譏之矣。

大夫之乎，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無主者，為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注：君命其夫則后，夫人亦命其妻矣，此所為者，皆六命夫，六命婦。按注：六命夫者，世父也，叔父也，子也，昆弟也，昆弟之子也。六命婦者，世母也，叔母也，姑也，姊妹也，女子子也。

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于天子。盛世佐曰：「既為大夫，雖未嘗聘問於王朝，而其可以接見之禮自在。」疏云：不聘即不服，非國藩按：張氏以傳注為諸侯使大夫來見天子，適有天子之喪，故其服如此，似與傳注之意不合。傳注云：以時者，猶云大夫有時接見天子爾，盛說是也。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為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古者五十而後母，無大夫而殤死者，亦無既為大夫而有兄若姊之殤者。叔氏繼公盛氏世佐皆以此為疑。疏謂：或有盛德少年即為大夫。欽定義疏謂：亦有公族高勳世為大夫者，適子年雖未冠，已為大夫者，理或然與。

從母丈夫婦人報。按此丈夫婦人四字，從鄭氏說，則既服母之姊妹，又並服母之姊妹之子。從馬氏說，則似從母報服於姊妹之子男女，並報以小功。二說皆於先王制服之條理不合。從叔氏繼公說，則丈夫婦人，即為從母服者也。又於經文之例不合。至通典引晉衰準之論，謂從母者，母之姊妹，從母而嫁為己庶母



者也。則又與從父從祖之名不合，此條殊多可疑，姑闕之。

總者十五升，抽其半。姜氏兆錫曰：「十五升抽其半者，謂十有四升有半，而總計一千一百有六十也。」盛氏世佐秦氏蕙

田皆從姜說足正相沿之誤。

賈臣貴妾。鄭注：賈疏及雷次宗願炎武專指大夫言之。馬

融陳餘盛世佐通指大夫以上至天子諸侯言之。敖繼公張爾岐秦慈田及欽定義疏皆專指士言之。詳考禮意，自以指士者為正。下文乳母，敖氏亦以為蒙上士為二字言之。

從祖昆弟之子。與其父同會祖則子稱吾為族父母矣。故

注曰族父母為之服。

小功以下為兄弟。此句愚意兼上三節及下君之所為兄弟，夫之所為兄弟，二節言之，則妻降一等之語，尚可強通。

夫之所為兄弟，妻降一等。妻於夫之兄弟無服，此所謂

兄弟者，疏謂是夫之從母，敖氏謂是夫之祖父母。欽定義疏謂是夫之從祖祖父母，夫之從父姊妹皆不可信也。

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注：削猶殺也。按此削字之義，如考

工記：翠爾而下，遊也之型。

衣帶下尺。注：衣帶下尺者，要也。廣尺足以掩裳上際也。張

爾岐曰：「用布高一尺上綴衣身繞要前後據。」疏：「衣帶首其物下尺者，向下量之一尺，首其度也。」國藩按下尺，注指廣首，張氏指長首，張氏是也。

求闕齋讀書錄 卷一

冒緇質，長與手齊，經殺掩足。按：王夫之要，大記章句云：「冒殺之制，皆如褻縵，合一頭與一旁，其一旁則綴帶以維結之，所謂綴旁也。」張爾岐謂：「綴質與殺相接之處，是質則綴下殺，則綴上，不得名曰綴旁矣。」恐當從王說。

既井椁。按：椁大，不以全者，昇送宅兆，先在殯門外構成一

試觀之，然後析為散木，昇送宅兆。待窆後，再於壙中構成全椁也。椁成有似井形，試構之，故曰井椁。吾鄉聚木板四方，裏空架之，亦曰一井。

作龜興。注：作，炮也。周禮卜人揚火以作龜，致其墨。按：古人

名步馬曰作馬，易雜卦為作足也，作龜之意略同。

既夕。遷于祖用軸。注：軸狀如轉轆，刻兩頭為軛，軛狀如長

牀，穿程前後著金而闕軸焉。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謂之軛；天子靈之以龍。按：淮南子說林訓注：「楚人謂戶限曰轆。」此注云：如轉轆者，當謂如戶樞之轉也。軛者，軸頭之害內於程上之穿者，士之軛牀亦應有四周，但大夫諸侯以上，則程彌厚彌大，天子則尤大，故靈龍耳。蜃車之輪曰輪，高三尺三寸，此軸行於中庭，當尤低矣。

設披。注：披，落，柳棺上。張爾岐曰：「注文「落」字當是「絡」字。」國藩按：左傳：「傳十五年，略棠伯。」注：略，止也。宣二年：「狂狡略鄭人。」亦訓止也。略有繫止之義，不必作略。

夷牀。軛軸饒于西階東。注：夷牀，饒於祖厲，軛軸饒於殯宮。其

二廣者，於爾亦供軼軸焉。國藩謂：雖有二廣軼軸，似不必兩具。士虞禮：「其判茅長五寸，束之注苜，猶藉也。」張爾岐曰：「其判茅者，藉祭之判茅也。」國藩按：下文洗茅設於席上，取黍稷祭於苜，是此苜實為虛祭稜碑之物矣。

尸取奠：張爾岐曰：「尸取奠，取祝所反奠於銅甬之罈也。」國藩按：解久奠于銅甬，因名此罈曰奠，下文曰祭奠，祭此罈也。特牲饋食，禮曰鬮舉，鬮舉，此奠也。

祝薦席徹入于房，祝自執其俎出。按：祝有薦，有席，有俎，薦席則徹入於房，俎則自執以出。

升左肩膊，胛胙胙胙離肺。正字通：「今謂自肩至肘曰胛，自肘至腕曰臂。」國藩按：肩膊胛前在前足，胛胙在後足，脊在中體之隅，脊在中體之牆，脊在胡。此十者皆取諸左肺，則取諸腹內，祝反入門左。此下尚須入徹陰脈，重設西北隅之陽脈。事畢，祝自執其俎以出，乃復庭中北向之位。記不詳者，經文已言之也。

在西塾。以上記饋尸之餞，尸出以下，則記卒哭禮畢，行餞尸之禮也。

死三日而殯。注：異人之間，其義或殊。按：異人之間四字不詳，疑當作異同之間。

組入注，入設組載者。按：鄭注人設組載者，言人而設組於室之人，即在庭載牲體於俎之人，謂執事也。

食舉，主人蓋所俎于殿，北至，反黍稷于其所。按：食舉之舉，

讀如五旬而舉之之舉。牲體有骨者肉，離骨曰舉，師以提心曰舉，脊以離骨曰舉，佐食之舉，幹舉，骨舉，皆從組中分出少許，以授尸，將盛於斯俎以歸尸也。尸自舉之，肺脊，雖主人立進，斯俎尸不遽入於斯俎，而遽入於豆豆者，謙也。至九飯畢，佐食乃取肺脊加於斯俎，併以歸尸焉。

櫛禁：按：櫛禁，上有四周無足者，為枋方木製，當與吾鄉茶藥相似。有足者，則當俎與相似矣。輪形制則櫛無足，禁有足，論等秩，則大夫用櫛，士用禁，其常也。然至鄉飲，鄉射則雖大夫去足者，亦得名禁。至此饋食禮，則雖士事有足者，亦得名櫛。

少牢饋食禮：放于西方。放猶檀弓吾將安放之放。

載右胖，脾不升肩，臂胛胙胙，正脊，一脛脊，一橫脊，一短脊，一正脊，一代脊，一皆二骨以並，腸三，胃三，長皆及俎。拒舉，肺一，長終肺，祭肺三，皆三切肩，臂胛胙胙在兩端，脊脊肺脾在上，肩凡牲體有豚解，有體解，豚解者，解為七體，一脊，兩脊，兩肱，兩股也。脊者，肋骨，亦謂之肋肱者，前脛骨，謂之肩股者，後脛骨，謂之脾脊肱股三者，各分左右兩胖，故為六體，合脊則七體矣。此豚解也。體解者，即七體而折解之，為二十一體。折脊骨為三，前為代脊，中為長脊，後為短脊。折肱橫脊，折脊骨為三，前為代脊，中為長脊，亦名正脊，後為短脊。折肱骨為三，上為肩，中為臂，下為肱。折股骨為三，上為髀，中為臄，下為胫。脊與肱股三者，各分左右兩胖，共得十八體。合脊之三體，則二十一體矣。兩脾以近竅之故，賤之不升於俎，故凡十九體，而牲體

之數備矣。此外，正脊之前，當頸處，謂之脛，亦謂之脛；後足之末，近鬲者，謂之鬲，皆不在正體之數。此秦氏蕙田之說，而國藩微有刪改。

主婦被錫衣修袂：

欽定義疏云：錫衣當是緣衣。緣字一譌而爲錫，再譌而爲錫。又云：士妻助祭於公，則服緣衣；自祭於家，則服緇衣。大夫妻助祭於公，則服屨衣；自祭於家，則服緣衣。秦氏蕙田云：淵樂府云：「曳阿錫。」注云：「細布，言布滑易如錫也。」以細布爲衣，而修其袂，即緣衣也。國藩按：據此二說，則錫衣乃身服之衣，非首服之次也。服緣衣者，首即服，次不必更言首服矣。

食舉三飯：此下當有尸實舉於菹豆六字。經不言者，略之也。特牲禮佐食舉幹之上，當有尸實舉於菹豆六字。經不言者，蓋斂於舉獸幹魚之一下也。

有司徹：次賓羞，羊燔如尸。禮侑降筵，自北方。如尸禮亦當橫一燔於俎上以進，又橫執俎以降也。

次賓羞匕清尸如禮：如尸禮亦當橫執匕俎以升，縮匕於俎上以降。

司空取爵于饋，以授婦，贊者于房東，一節：主婦獻爵，猶初獻之主人獻爵也。設兩銅俎，修猶初獻之薦豆籩也。此外，如羞匕，清羞肉，清羞燔，皆與初獻相同。其不同者，不授几，不載俎，設俎耳。受爵酌獻侑，一節：於獻爵羞俎修之外，有羞豕豢，羞豕燔，二節。較之主婦之獻尸，則已爲少殺，蓋無羞匕清侑兩銅也。然較

之主人之獻侑，則尙爲少隆。蓋彼於正俎之外，僅羞羊燔，無匕清，並無肉清也。

次賓羞羊臠，如主人之禮。

尸酢主婦較之酢主人時，少羞匕清羞肉清二節。

宰夫洗解以升一節：此節六爵字皆宰夫新洗之解，非上文之酢爵也。

皆若是以辯：謂衆兄弟皆由洗東升階階上，拜受爵，坐祭立飲也。

尸作三獻之爵，一節：

上文賓三獻之禮未畢，即暫停，而別行主人酬尸，乃均神惠之禮，至是乃補三獻之禮。又上文初獻載尸正俎時，已歷說十一俎，未遽載也。至尸酢主婦時，八俎載畢，尙有三魚俎未載，至此載之。

司士羞一清魚，侑及主人之清魚有一字，尸無一字，上文已著九魚也。

主人以酬侑于西楹西。尸酬主人在東楹東。主人酬侑，侑翻長賓，長酬賓衆賓，衆賓酬兄弟，兄弟酬私人，皆在西楹西。

兄弟之後生者，舉解于其長。注古文解皆爲解，延景中詔校書定作解。延景漢諸帝年號無此稱，釋文改作延景，張爾岐從之。盛世作以爲當作烹平。

亦遂之於下。遂之於下者，當亦遂及主人，侑賓兄弟私人注：不著主人侑，似與經如初二字不合。

佐食受牢舉如饋：少牢十一飯之末，上佐食，受尸牢肺正脊加於所也。

主婦反取籩于房中，執窶，窶在稷南，稷在東，婦贊者執栗。主婦不與，受設之，栗在糗東，脯在糗東。饋尸者，薦豆則非。饋醢醢本糜，加籩則醢黃白黑，此較殺。故注云：下饋尸。

于尸祝主人主婦。饋尸則羞於尸侑，主人主婦不饋，則羞於尸祝主人主婦。

禮記

檀弓

予嚙昔之夜。鄭注：嚙，發聲也；昔，猶前也。史記：嚙

大子弟分散。樂彥注云：嚙昔，知星人也。國藩謹按：二者解

皆嚙昔誤也。書：嚙吝若時登庸。注：嚙，誰也。謂于衆人之

中不知當屬何人，乃嚙字引申之義也。史記：於嚙若予工。作

誰能馴予工。嚙若予上下草木鳥獸。作誰能馴予上下草木

鳥獸，謂衆人之中何人能若予工，何人能馴草木鳥獸也。嚙昔，猶

云誰昔，謂不知曩者何時也。詩：知而不已，誰昔然矣。爾雅釋

訓：誰昔，昔也。皆不配何時之義也。

求闕齋讀書錄卷二

湘鄉曾國藩箴

湘潭王啓原編輯

經下

左傳

隱五年，宋人使來告命。九年，宋不告命，告命猶今言告

急也。奔命，南亦有危急而奔救也。成七年一歲七奔命。

叔父有憾于寡人。舊事有不能釋然者，謂之憾，非怨也。李

廣傳：「將軍自念有憾者乎？」亦非悔也。

隱六年，從自及也。杜注：「從，猶將也，行也。」

隱十一年，傳於許。謂兵薄於城下也。宣十二年，遂傳於

爾。六年傳於城。襄九年，聞帥將傳，襄二十五年，傳諸其軍，義皆

同。又凡物附著者謂之傳，如毛將安傳，及傳藥於脂，傳毒於矢之

類。

桓三年，公子則下，卿送之。公所生女，亦稱公子。昭三年

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其公子即公女也。謂以己女更公女嫁

晉，乃以公子別嫁於人。昭二十七年，子重之子曰重，重亦魯公子

懿之女也。

桓十二年，覆諸山下。覆，謂設伏兵。隱十年為三覆以待

之，邲之戰，師七覆於敖。前成三年，使東鄙覆諸邲。

莊八年，公問不至。杜注：問，命也。問，即音問也。三國志有

定問，外問。王基傳有凶問。

莊三十二年，見孟任，從之。闕注：闕不從公也。今律曰闕

姦不從，又按史記西南夷傳：謂道不通曰闕。

僖七從，若總其罪人以臨之。注：總，領也。此總字猶今用

率字，持字。

僖十五年，晉於是乎作爰田。注：分公田應入租稅，改換與

衆。此爰字有換字之義。三國志陸瑁傳：「少爰居會稽。」鍾離

敬傳：「同郡徐原爰居永興。」

僖十九年，欲以屬東夷。此屬字，有聯屬懷來之意。下文

以屬諸侯。哀十三年，屬徒五千。哀十四年，屬徒攻闕與大門。哀二

十七年，屬孤子三，日朝，皆同。

僖二十二年，鼓儻可也。此儻字有屏弱不整之意。

文二年，廢六關。家語作置六關。按莊子：廢一於堂，廢一

於庭，亦以廢爲置。

文四年，曹伯如晉，會正注，會受貢賦之政也。後文諸侯朝正於王，注朝而受政教也。又書無逸，惟正之共，正亦與政通。

文六年，陳之懿極，注懿，準也。傳曰：貫之無懿，懿，謂貢事皆有定則也。昭十三年，懿貢事，昭十六年，而共無懿義同。

宣二年，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注：前進而及於屋溜也。溜，即中溜。

宣四年，汰鬻及鼓跗，注：汰，過也；車騎，所以架鼓。汰，猶猶貫革之貫，穿過也。周禮有足鼓，足亦跗也。

宣十二年，略基趾，注：略，度也。昭二十五年，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略，度也。

成二年，既，盟也。猶云力竭而請盟也。

成九年，使稅之，注：稅，解也。稅，駕之稅，亦解也。

成十三年，略其武夫，注：略，取也。按今刑律有略資，亦強取之也。襄四年，季孫曰：略，注：不以直取爲略。

成十六年，使行人執棧承飲，造於子重，注：承，貯也。今通用盛字。襄二十五年，承飲而進獻，昭十三年，子產爭承，注：承，貢賦之次。

成十八年，今將崇諸侯之奸，而披其地，注：披，分也。昭五年，又披其邑，注：披，析也。史記披其枝者，傷其心。

昭九年，使華闕討右官，注：討治也。餘賁曰：討，修治亦曰討。

討。

襄十三年，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此農字，猶厚也。呂刑：農殖嘉穀，亦厚也。

襄十四年，今官之師旅。此師旅，猶曰徒衆，非軍旅也。襄二十五年，百官之政長師旅。

襄十七年，遂幽其妻曰：界余而大鑿。殺吳乃華臣所使，幽妻索璧，則六賊所自爲也，故曰遂。

襄二十二年，寡君悉其土質。二十八年，則以其內質遷於廬蒲，嬰氏三十一年，則君之府質也。義皆同。二十五年，豈爲其口實，注：口實，緣養也。

襄二十三年，貳廣上之登，御邢公。注：貳廣，公副車也。宣十二年，楚子爲乘廣，廣隊不能進。襄二十四年，使御廣車而行。注：皆云兵車也。廣爲兵車，故貳廣爲副車。

襄二十五年，井衍沃。釋文下平曰：衍，有流曰沃。國藩按：取其田而井之也。

襄二十五年，朱也當御。當御，猶今言值班。

天下誰畜之，注：畜，容也。史記：太后見子畜之，弟畜灌夫。

襄二十七年，崔成崔嵬，殺東郭偃棠，无咎於崔氏之朝。春秋時，大夫有私朝。襄二十八年，慶氏國遷朝焉。三十年，伯有氏朝至，未已。

僕質於野。僕質，猶今俗言備趁也。

昭二十九年，處而不底。底，滯也。猶沈滯拘泥也。昭元年，勿使有所壅閉淤底，以露其體。

昭元年，弗去懼選。注：選，斂也。斂，實也。詩：「不可選也。」

邑姜方饋，太叔注：懷胎為饋。生民詩：「載震載夙。」昭三十二年始發而下，爾雅釋詁：「娠，動也。」注：「娠，猶震也。」

昭三年，辱收寡人。按：收，恤也。存也。撫而有之也。史記：多用收字。

昭七年，若屬有疆場之言。按：屬，謂值其時也。昭十六年，若屬有饒人交爾其間。史記：屈買傳：「屬草稿未定。」

昭十二年，惟蔡於感。按：此感字與憾字同，謂惟於蔡不能釋然也。

朝有著位。注：著，定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昭十二年則固有著矣。注：著，位次也。十六年，已有著位。

昭十八年，弗良及也。猶今諺云：不得好好看見。

昭二十五年，生宋元夫人。注：宋元夫人，平子之外姊。外姊猶今俗云表姊也。成十一年有外弟，外妹，謂同母異父者也。漢高祖有外婦，謂私通者也。

昭伯問家故焉。盡對。注：故事也。按：文王世子有國故，歸林傳有家故。

昭二十六年，將允子。下文曰：「毋及允諸。」又曰：「何敢允之。」此允字與禦字同，與抗字相近。

求闕齋讀書錄 卷二

昭二十九年，官宿其業。注：宿，猶安也。昨，猶乍也。

定八年，檀子。昨謂林楚曰。注：昨，暫也。昨，猶乍也。

定十二年，與其素厲。厲，為無勇。注：素，空也。厲，猛也。謂無實而空猛也。猶無功而爵曰素封，無能而祿曰素餐。此素字，與乾字，白字同意。

哀元年，如子西之素。此素字猶云計畫素定也。宣十一年不愆於素。

哀九年，吳子使來徹師。此徹字，猶禮經戒賓之戒。

哀十七年，太子又使極之。此極字，猶今京師諺語軌也。諺語也。詩：「天天是極。」昏極驢共，亦有傾軋之意。

魯語上：越哉，臧孫之為政也。韋注：越，迂也。言其迂闊不知政要也。按：越，過也。言臧孫肥爰居，過乎禮法之外也。

吳語：天王豈辱裁之。韋注：豈能辱意裁制之外也。按：豈字語意猶云儻也。漢書丙吉傳：「豈宜尊顯。」亦猶儻也。

穀梁傳：又十八年，姪婦者，不孤子之意也。一人有子三人，緩帶。疏云：「有子則喜樂之情均，貴賤之意等，緩帶優游之意也。」按：國君取女九人，欲以廣嗣也。故夫人之於姪婦嬖妾，皆讀屬一體。

一人有子三人，緩帶云者，言衆人皆歡暢，而優游不獨生子者一人私喜也。宣公但知率其所生之母敬嬴而不知率夫人姜氏，使

晏氏大歸則與三人緩帶之義相悖。故春秋譏之。緩帶二字，猶云開襟敞袖云爾。陶淵明雜詩云：「緩帶盡歡娛。」正得其解。三國志諸葛亮傳云：「遂解帶寫誠深相結納。」示開襟敞袖之意。推此以觀，凡言襟抱敞袖，皆可稱曰緩帶。而方望溪氏文集有曰：「夫人念緩帶之思。」若以緩帶專為夫人望妾隱生子之稱，如隱語然，亦為詛也。方氏於修詞號為潔淨，而此等猶為未諦，斯亦好藻飾者之過也。

爾雅

釋詁：擊，固也。下又云：「擊，厚也。」國藩按：擊者，堅持安重之意。堅持，即固也；安重，即厚也。莊子徐無鬼：「擊好惡。」謂堅持其好惡，使不妄發也。說文引詩曰：「赤舄擊擊。」謂安重也。屈聚也。注引詩云：「屈此羣醜。」釋文引韓詩云：「屈，收也。收斂得此聚衆。」國藩按：法言漢細羣才，羣才細羣力，細字亦與此屈字同義，謂收聚人之才力而為我用也。

痛病也。邵晉涵曰：「淋書注引韓詩云：「薰膏以痛。」痛病也，通作鋪。」大雅江漢云：「淮夷來鋪。」毛傳：「鋪，病也。」國藩謂淮夷來鋪之鋪，訓病。毛傳本不甚諦，此引以為痛，通作鋪，亦未當也。

戮，病也。邵晉涵云：「戮以恥辱為病。鄭注：「秋官掌戮。」云：「戮猶辱也。」左傳文十年傳云：「國君不可戮也。」國藩按：莊子：「山木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也。」戮亦辱也。

善，憂也。邵晉涵云：「楚辭九辨曰：「還及君之無恙。」國藩按：公孫宏傳，亦云：「何恙不已。」

釋言：怒，飢也。怒，以思為正訓，「怒如朝飢」，「苦思而如飢也」，「怒焉如擣」，「苦思而如擣也」。此等恐非本經，後人臆亂者與。

歷，傳也。注傳近。按此歷字，當讀如離麗也。之醫。凡人所經歷之迹，猶附麗也。猶傳著也。凡物附蓋者，謂之傳。如傳藥於腐傳毒於矢之類。左傳：「毛將安傳。」謂毛常附著於皮也。兵薄於城下曰傳，亦謂軍士附著於城身也。左傳隱十一年：「傳於許。」樹二十五年：「昏而傳焉。」宣十二年：「遂傳於蕭。」襄六年：「傳於堞。」皆是也。郭氏謂近得之，邵氏微有不合。襄九年：「聞師將傳。」聞師將近城也。

在存也。邵晉涵引左氏僖九年傳云：「其在亂乎？」杜注：「在，存也。」國藩按：左傳襄二十六年：「吾子獨不在寡人。」杜注：「存，存問也。」

釋言：怒，飢也。怒，以思為正訓，「怒如朝飢」，「苦思而如飢也」，「怒焉如擣」，「苦思而如擣也」。此等恐非本經，後人臆亂者與。

釋言：扶謂之國。匡謬正俗曰：「問曰：「俗謂門限為門，荷何也？」答曰：「按爾雅：「扶謂之闕。」郭景純注：「門限也。」晉切今言。門荷，是扶壁之轉耳，字宜為扶，而作切音。」國藩按：漢

釋言：扶謂之國。匡謬正俗曰：「問曰：「俗謂門限為門，荷何也？」答曰：「按爾雅：「扶謂之闕。」郭景純注：「門限也。」晉切今言。門荷，是扶壁之轉耳，字宜為扶，而作切音。」國藩按：漢



齊外戚傳「切皆銅脊」冒注「切門限也」切當是柎之假借字。

樞遠，北方謂之落時。注：門持樞者，或達北樞以爲固也。按門持樞之木，持上樞者即梁，持下樞者即闔也。若達於北樞，則樞長矣。今上樞之梁長或如此。

掩謂之坊，在堂隅。按坊有二，明堂位「崇坿廉廉」論語「有反坿」此坊皆築土爲小方臺，以皮物也。若堂角之坊，則初無上臺，但有其名耳。

斲謂之枿，說方斲，斲枿也。或作枿。秦謂之枿。闕東謂之枿。孟子「毀瓦畫墁」王肅注論語「枿墁也」國藩按斲本塗牆之器，而塗之亦曰斲。有用鐵者有用木者，故或從金，或從木，或從土，異同字也。

楹在瞻者謂之楹。內則疏云「植曰楹，橫曰楹」。國藩按植非立於地也，但著於牆壁耳。吾鄉俗曰釘子，可以挂衣。

植謂之傳。注：戶持鐵植也。按鐵門持鐵之木有橫鐵者，有直鐵者，此曰植，蓋直木也。

采，廟謂之采。韓文「大木爲采」本此。國藩按梁施於南北兩楹之上，堂之東西凡兩梁四楹。

開謂之楹，注：柱上極也。按侏儒短柱之上，或施方木如版，或施直木如竿，上以承棟如花房之有蒂，所以耐酌厚薄之間也。

柎謂之桑，注：即柎也。說文「柎柱，上附也」。國藩按說文

求闕齋讀書錄 卷二

以楹爲柱上之柎，則與樞等字相同。郭氏謂柎，即楹也。則是短柱而非柱上之柎。釋名云「楹在柱端」。顏注漢書亦云「楹柱上附也」。是楹以指柱上之柎爲正解。

棟謂之桴。注：屋樑。按凡承棟之橫木，京師曰椽子。《集韻》棟者，屋上橫木。《吾鄉俗》曰房樑，其屋脊居中者曰棟，曰椽曰危。《說文》繫傳云：楹屋脊之棟亦謂之危。其餘曰桴，說文桴棟名。邵晉涵云：「棟一名桴，是桴者中棟也。桴之橫梁爲椽，從中棟之名而亦稱爲桴耳。」曰桴，《說文》桴復屋棟也。國藩按凡桴皆可名桴。其在復屋者曰椽，曰望。《說文》桴也，釋名云：桴，隱也。所以隱桴也。或謂之望，言高可望也。或謂之棟，是楹即棟也。

或謂之阿。士昏禮，鄭注阿棟也。《西京賦》「列桴桴以布翼」指棟之小者言之。《荷棟桴而高瞻》「指棟之大者言之。至士昏禮訓阿爲棟，則指其地言之耳，非異名爲阿也。劉熙俱有未察耳。

栿謂之栿，栿直而塗謂之闕，不受楹謂之交。《穀梁釋文》云：「方曰栿，圓曰椽」。國藩按北五省，椽有方者，有圓者。吾鄉則以薄版爲之，名曰椽皮。椽長者從栿，直達於椽，曰開椽。短者不能直達於椽，須換他椽，續之曰交。若吾鄉之椽皮，則有三續四續者矣。

楹謂之楹，注：屋樑。邵晉涵曰：「楹又謂之字，士喪禮」置於宇西」。注：「字，楹也」。國藩按：衆椽之四，參差不齊，故施橫木以齊之。吾鄉於椽皮之當掩以橫版，名曰落椽，亦其意也。其名曰檐，曰栿，曰椽，曰楹。《釋名》一椽，族也。連族，族也。或謂之椽，椽，綿也。

於宇西」。注：「字，楹也」。國藩按：衆椽之四，參差不齊，故施橫木以齊之。吾鄉於椽皮之當掩以橫版，名曰落椽，亦其意也。其名曰檐，曰栿，曰椽，曰楹。《釋名》一椽，族也。連族，族也。或謂之椽，椽，綿也。

總連榦頭，使齊平也。國藩按：榦有二物，一為塗榦之器，一為榦頭之木，曰榦。說文：榦，秦名屋榦也。齊謂之榦，楚謂之榦，釋名：榦，周也。近前若面之有眉也。曰榦，說文：屋榦，聯也。楚辭：九歌：蕙櫛兮既張。曰榦，說文：榦，榦也。徐鍇曰：連榦木不在榦之端者。曰榦頭，釋名：連榦頭之木，上入曰榦頭，形如榦頭也。實一物也。凡榦之上皆曰榦，鄭氏訓字為榦，指其地言之耳。非謂榦端之木果名曰榦也。邵氏失之。

國謂之閱。閱者，門中所豎短木，臬者，植一直木，以為之表也。與機杙之在地者無別，但機杙或有欹斜，臬則正直耳。

釋山：小山宮，大山岌。此宮字，與莊子「德充符而王」之「先王」之王字，字法相同。

泰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霍山為南嶽，恆山為北嶽，嵩高為中嶽。邵氏曰：冀之霍山與秦衡華恆唐虞之五嶽也。華嶽，秦衡，恆，周之五嶽也。秦衡，華，恆，嵩，高，漢初之五嶽也。秦衡，華，恆，嵩，高，武帝所定之五嶽也。國藩按：邵氏以此數語為定論，頗為武斷。釋畜：騶，騶，野，善，匪，注：騶，騶，魏如野，而健上山，秦時有騶苑。國藩按：若以騶為獸名，則騶下當更重一騶字，既野與下枝，騶野為句，李巡訓：師古之說，亦自可通。邵晉涵：遠駁小韻，未見其牽。

胎訓雜記：

經典形容之字，約有三端。一曰雙字，一曰駢字，即雙聲疊韻字。一曰單字，依依，杲杲，泄泄（亦作詘詘，見詩述聞）沓沓（亦作譖譖）泯泯（亂也，見詩述聞）萑萑（逸周書作芬芬）騷騷，折折，鼎鼎，縱縱，此形容之用雙字者也。窈窕，阿難，倭遲，踟蹰，此雜判，渙，澹，澹，倉兄，殿，屎，此形容之用駢字者也。擔如，翼如，勃如，躍如，退然（檀弓）墮然，確然（易）實然（詩白駒）儼然，俛然，頽乎，頽乎（均禮記）傾爾，掣爾（均考工記）疊彼，俛彼，瑟彼，俱彼，價彼，狄彼，於論，於樂，於皇，於赫，於昭，於燦，於緝，熙（均見詩）有餘，其香，有根，其馨，有依，其土，有略，其粗，有噴，其髓，有饑，其角，有饑，其強，有依，其棘，有洌，其泉，有覺，其稷，有填，其首，有萃，其尾，有頰，者，并有，其所有，實其積，有卷，者，阿，有秩，斯祜，有倬，其道，有傲，其城，有嘒，其星，有實，其積，有卷，者，阿，有秩，斯祜，有扁，斯石，有淵，濟，盈，有鸞，雉，鳴，有虞，秉，鉞，有空，大谷，大風，有隆，庸，鼓，有歌，會，同，有釋，萬，舞，有奕，執，其有，格，海外，有載，襄，旒，有翽，松，栢，有挺，松，栢，有鳥，閭，宮，有恤，偉，革，有鶴，下，民，有嚴，錫，豆，有且，旅，極，有閑，與夫，伊，嘏，文，王，假，哉，皇，考，之，類，皆，形，容，之，用，單，字，者，也。

駢字異字同義音：遂逎，一日遂循，曰逎循，曰逎循，曰逎循，曰逎循（會賓谷之父辨之申詳）據據（十二諸侯年表）一日據據（藝文志）曰據據（刑法志）曰據據（唐書柳環傳）阿那（洞蕭賦）一日阿那（蘇詩論書）曰猶那（詩商頌）曰阿難（詩臨桑有阿）曰猶憐（詩臨有長楚詩）

述開王注楚辭即旖旎也。披離：哀郢。一曰被離，曰此離。  
 (詩)曰被麗。(甘泉賦)曰配黎(同上)。灼灼(遠游)。  
 一曰嬰纓，曰綽約，曰灼灼。婉孌(魯靈光殿賦)一曰婉孌。  
 (上林賦)曰宛延。(甘泉賦)曰婉孌。黎散(平原君傳)。  
 一曰黎瑯(史記相如傳)曰黎瑯(漢書相如傳)曰藹藹。  
 荷泥(上林賦)一曰迤靡，曰荷泥，曰泥，曰泥。均甘泉賦。  
 (曰)旖旎，曰迤迤。後遲一曰委蛇，曰委蛇，曰委移，曰委遲，曰委  
 迤，曰委遲(容齋隨筆記之)。獲羊一曰懷羊(西京賦)曰  
 方輿(思元賦)曰潢洋(九辨)曰相羊(離騷)曰常羊。  
 (漢禮樂志)曰徜徉。幸眠一曰幸綿，曰阡眠，曰翻綿，曰聯綿。  
 鬱伊一曰鬱邑，曰於邑，曰於悒，曰於悒(九辨)。容裔：曰淫  
 裔，曰容與。崔嵬：一曰畏佳，曰崔嵬，曰崔嵬(魯靈光殿賦)曰  
 崑隗，曰崑隗(均甘泉賦)曰崑嵬。聳魚：一曰聳魚，曰慈魚，曰  
 崑隗，曰從容。浩蕩：一曰滹汗(魯靈光殿賦)曰滹汗(上林  
 賦)曰滹汗(甄子歌)。瞭矚：一曰瞭矚，曰蒙矚。盤桓(易  
 屯)一曰盤還(投壺)曰盤旋。壽張(無逸)一曰轉張。  
 (劉琨答盧諶詩)曰侏張(揚雄國三老箴)彷彿：曰髣  
 髴(幽通賦)曰彷彿(甘泉賦)便娟(南都賦)一曰嬋  
 娟(西京賦)曰嬋娟(甘泉賦)落魄：一曰落泊，曰落拓。  
 要眇：一曰幼眇，曰幽眇。迢遞：一曰岵岵(魯靈光殿賦)曰迢  
 遞(九成宮醴泉銘)。晬接：一曰判渙，曰泮渙。流離：一曰流  
 瑀，曰留翠。參差：一曰參差，曰參差。匍匐：一曰扶服，曰復服。  
 (原涉傳)。槃結(後漢書南蠻傳)一曰盤結，曰盤結。孟  
 浪(詳述開道說)一曰莫絡，曰莫。擲擲：一曰邪擲，曰歐擲。  
 (後漢書王翳傳)憑噫(長門賦)並見經義述聞我庚維億  
 下(一曰)服億(扁鵲傳)曰福億(氣滿也)陳湯傳方言注  
 叱嗟(史魯仲連傳)一曰叱嗟(史韓信傳)曰猝嗟(漢  
 韓信傳)曰咄嗟。溘落(莊子)一曰蠅略(大人賦)甘泉  
 賦)曰嗟嗟(魏公子傳)劉流(思元賦)一曰周流(上  
 林賦注非)曰寥流(甘泉賦)卷曲(莊首篇)一曰曲局  
 (詩)予髮曲局注局卷也)曰彎局(蠶經)猶豫：一曰猶與  
 曰容與，曰夷與(均見述開通說)鐘鞮(上林賦注)一曰  
 閼鞮。撥刺(張弓兒)一曰拔刺。布蕩(上林賦注)一曰  
 布蕩(後漢西南夷傳)喬皇：一曰邁皇(思元賦)躡蹻  
 一曰躡蹻。殺核(詩賓之初筵)一曰肴蕞(班固答賓戲)  
 犀頰：一曰犀頰。首鼠：一曰首鼠(後西漢羌傳)瓊璆：一  
 曰璆璆(離騷)詳見詩述開)要紹(西京賦)一曰優紹  
 幽珍(大人賦)一曰叫嚶(魯靈光殿賦)崔錯(上林  
 賦)一曰璫錯(魯靈光殿賦)蕭森：一曰蕭森(上林賦)  
 俊茂(騷)一曰俊茂(上林賦)懽懽：一曰懽懽。萃藜  
 (子虛賦)一曰粹藜(籍田賦)徙倚：一曰徙倚(洞簫  
 賦)無閭：一曰巫閭。跌宕：一曰迭躑(思元賦)勿慮：

曰無慮。扶疏，曰扶蘇。旁薄，曰旁魄。靡處，曰曰撒。俶。  
（江淹詩集。）雍障，曰曰繼障。（九辨。）雍斯，曰曰奔繼。  
淵淡，（甘泉賦。）曰曰汀溼。（韓詩。）殷鑒，曰曰隱鑒。璣瑁，  
曰曰璣玞。膠葛，曰曰膠輅。僕僂，（甘泉賦。）曰曰差池。愴  
况，（九辨。）曰曰倉兄。（詩。）

一字略轉而異義者：素居之素，訓散；素綱，則義別矣。離  
臣之臣，訓附；別離，則義別矣。招搖之搖，訓離；搖手，則義別矣。亂臣  
之亂，訓治；亂世，則義別矣。莽厥豐草之莽，訓治；道莽不除，則義別  
矣。我車既攻之攻，訓善；環而攻之，則義別矣。疆禦之禦，訓守；孰能  
禦之，則義別矣。撥龍之撥，訓馴；撥亂，則義別矣。我且柔之矣，之柔  
訓服；柔弱，則義別矣。天明畏之畏，訓威；聲畏天下，則義別矣。又如  
來即往，詩：「適追來孝。」太史自序：「自今以來。」亦略轉而異  
義者也。

經典顛倒字，惟詩最多，如家室，裳衣，衡縱，瑟琴，鼓鐘，  
下上，羊牛，樂豈，息偃，孫子家邦，爾鼎，中谷，中林，中河，中陸，中原，中  
田之類，皆是。書無逸之四三年，祭義，孟子之祿爵，亦間有之。見於  
史者，惟後漢王丹傳之饋孺，孺續傳之病利，餘不多見。

古今雅俗異同字：爾即廬（最錯傳）斂民財以顧其攻。（  
爾即舛宜即但）（羽獵賦注）聖即憚（同上）赫即嚇（莊子  
注）禪即釋（官祭世家張儀傳）雍即壅，衡即橫，薄即毫，塞即  
賽（河渠書）橫即發（鮑昱傳）陽榘即埒（皇甫嵩傳）夾

即恢，（後漢東夷傳）釐即縻，（後漢西夷傳）柳即葦，（棺  
之飾，禮弓周禮）隊即墜，（段注說文）溜即溜，（左傳宣二  
年）晉即蔭，（左傳鹿死不擇音）獨即辨，（左傳定九年，子言  
獨舍得於季氏之厖）匡即匡，（禮器）噓即騰，高即鑄，功即攻，  
致即緻，（月令）填池即奠撤，（禮弓）

俚俗字有所本：斗絕，見後漢竇融傳。什物，見後漢宣秉傳。  
什器，見鮑昱傳。上司，見楊暹傳。司官，見陳寔傳。底裏，見齊融傳。細  
弱，見杜林傳。又書，見鮑昱傳。人事，見章和八王及黃琬傳。（人事  
猶今言匯酬也）小便，見張湛傳。及絕交書，折見東夷傳。（折猶  
今言折算也）公館，見禮會子問。

古人於陵。京阜。墳冢。邱等字，皆取山阜高大厚實之義，以象  
凡物之高大厚實，大抵皆稱美之詞。如天保詩：「如山如阜，如岡  
如陵。」是善頌善禱之證也。左傳：「有肉如陵。」謂大而實也。荀  
子致仕篇：「節奏欲陵。」注：「陵，陵也。」峻，即高也。禮記檀弓：  
「喪事雖遠，不陵節。」注：「不陵節，而施陵越也。」西京賦：「陵  
重巖。」注：「陵，升也。」皆升高之義也。詩：「傳京。」高邱也。又曰  
大阜也。左傳：「莫之與京。」言莫與比高也。西京賦：「療京薪。」  
謂積薪極高也。左傳：「收晉尸，以為京觀。」謂積尸極高也。漢曰  
「京兆。」後世曰：「京師。」兆，衆也；師，亦衆也；京，則大也。釋名：  
「土山曰阜。」言高厚也。詩：「駟鐵孔阜。」以阜比馬之大也。  
「火烈具阜。」以阜比火之盛也。「爾穀既阜。」以阜比穀之多。

也。古歌「可以阜吾民之財」，西京賦「百物殷阜」，以阜比財物之富也。土之高且大者謂之境，詩「群羊墳墳」，言其首極大也。周禮「司徒氏共墳燭庭燎」，言其燭極大也。「三墳五典」，言三皇之書其義極大也。列子天瑞篇「墳如也」，亦形容其大也。彖子彖適，皆謂長子大子也。彖婦，大婦也。彖卿，彖宰，謂六官之長大宰也。友邦彖君，言大君也。乃立家，土，言大社也。漢書楚元王傳「邱嫂」，謂長嫂大嫂也。易「頤頤拂經於邱，頤征凶」，謂於高處求頤養也，以邱爲高也。孟子「得乎邱民爲天子」，謂成聚之民也，以邱爲大也。推此以論，凡物之高，大，厚，實者，皆可以陵京。墳，阜，冢，邱等字，擬議而形容之。末世綴文之士，但知阜字有高天厚實之義，而不知墳冢等字與之同類而並稱。又或以陵爲帝王所藏，京爲帝王所居，而於墳冢邱壘等字，指爲不祥之文，蓋古字古義之不講久矣。

說文「格，木長兒」，按凡木之兩枝相交而午錯者，謂之格。以其枝條交互，故格字有相交之義焉。以其兩枝禁架，故格字有相拒之義焉。以其長條直暢，疏密成理，故格字又有規制整齊之義焉。是三者皆以本義引申之者也。朋友曰交游，男女曰交媾，商賈相通曰交易，陰陽相合曰交孚。木之枝格兩相交際，亦猶是也。論語「有恥且格」，謂民之心與上相交孚也。大學「致知在格物」，謂吾心之知必與萬物相麗相交，不可離物以求知也。書曰「格於上下」，「格於皇天」，詩曰「神之格思」，皆訓至也，皆

交孚之義也。書曰「格汝舜」，詩也。「神保是格」，皆訓來也，皆引之來相交接也。舟與舟相觸，則必忤；枝與枝相拒，則不入。素問陰厥，且格注，格拒也。周書「窮寇不格」，注「格，鬪也」。荀子諫兵篇「格者不舍」，注謂「相捍拒也」。後漢書劉盆子傳注「相拒而殺之曰格」，通鑑「王賈攻齊，莫敢格者，驅羣羊而攻，猛虎不格明矣」，皆謂莫能拒禦也。凡謂扞格不勝，曰格格不入，曰廢格不行，曰沮格不進，皆相拒之義也。至於枝格相交，長短合度，疏密停勻，儼然若有規矩，木工爲窗格，有曰冰梅格，有曰巳字格，即取象於樹條之格也。曰櫛格，曰風格，曰格律，曰格式，皆從此而引申之也。孟子「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注「格正也」。家語「口不吐詆格之言」，注「格法也」。禮緇衣「言有物而行有格」，注「格舊法也」。後漢書傅燮傳注「猶標準也」。凡皆規格之義也。書問命「格其非心」，是亦取格正爲義。而孔疏曰「格謂檢括」，斯則望文生訓，有乖古意矣。論語「有恥且格」，當以交孚爲確義。集解曰「正也」，亦不免望文生訓之弊。至大學格物之說，聚訟千年，迄案定論，愚以爲心當處事物以求知，不可舍事物而言知。朱子曰「至也」，是也。其曰「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則於格字求之太深，反多一障耳。

曰：「中心疑者其辭枝。」荀子解蔽篇：「心枝則無知。」此歧雜之義也。漢書叔孫通等傳：「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莊子：「佩贖之枝策也。」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深囋視而枝柱。」此撐持之義也。史記項羽本紀云：「諸將盟服莫敢枝梧。」魯仲連傳：「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此拒禦之義也。漢書地理志：「漢中淫泆枝柱，與巴蜀同俗。」注言：「意相節却不順從也。」歧雜者，枝字之本義，據持與拒禦者，枝字引申之義，後人不知引申之義，每疑枝當作支，蓋古訓久不明矣。

說文：「柴，小木散材。」楚辭注：「枯木爲柴。」按小木枯枝，雜縛一束謂之柴，世俗之通稱也。由柴字而引申之，有枯槁阻塞之義焉。莊子：「柴立其中。」柴立，猶枯坐也，所謂形如槁木也。外物篇：「柴生乎守。」柴，謂梗塞也，言所以閉塞不通者，由於拘守太過也。天地篇：「趣舍聲色，以柴其內。」謂梗塞於胸中也。莊子篇中柴字皆取枯槁阻塞之義。通鑑漢紀：「收楊益太尉印綬，封於柴門謝賓客。」胡身之注曰：「柴，塞其門也。」又魏紀：「朱桓言於吳王曰：『曹休戰必敗，敗必走，走必由夾石，挂車，此兩道皆險阨，若以萬兵柴路，則彼衆可盡，休可生虜。』」胡身之注曰：「柴路，謂以柴塞路也。」國藩按：柴，即塞也，以兵阻塞此路，非更以柴塞之也。胡氏於漢紀注近之，於魏紀注失之。

方言：「凡草木刺人，自關以東或謂之梗。」按凡木之粗枝無碎枝零葉者，世俗通謂之梗。在樹而生者，謂之枝，斫伐在地而

枯者，則謂之梗，謂之柴矣。梗字有粗直之義，又有阻塞之義。爾雅釋詁：「梗，直也。」方言：「梗，略也。」吳郡賦注：「梗，槩，粗言也。」東言賦注：「梗，槩，不織密也。」此粗直之義也。周禮：「女祝，掌以時招梗，禱禱之事。」鄭注：「梗，禦未至也。」謂未至之凶災，先梗而禦之，此阻塞之義也。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此謂蕩蕩王道而政化不能流行，忽致梗塞也。毛傳：「梗，病也。」此望文生訓，非其義也。杜注左傳曰：「病也。」廣雅亦曰：「病也。」此承毛傳而誤者也。格枝柴梗諸字，在後世以爲死字，在古人常引伸其義而活用之。荀明乎死字活用之法，而周秦古書故訓之不可通者寡矣。

廢者，棄也，去也，不用也。而經典亦多用爲置，公羊宣八年傳：「廢其無辭者。」注云：「廢置也，不去也。」莊子：「徐無鬼：『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釋文：『廢置也。』廣雅：『爾雅皆云：『廢置也。』古人屬文措字，多有旋相爲用之妙。如亂字，本訓變，訓反，而亦多訓治。如皋陶謨曰：『亂而敬。』論語曰：『予有亂臣十人。』是也。弗字，本訓草穢塞路，而亦訓治。如生民篇：『弗厥豐草。』是也。除字，本訓除去，除惡蕪除，皆以去之爲義，而亦訓爲除投。如詩曰：『何福不除。』是也。凡茲之屬，可以類推，則屬文措字，熟於古訓，正爾變動不居矣。

漢書賈誼傳：「以能誦詩屬文稱於郡中。」師古曰：「屬，謂綴輯之也。」國藩嘗就屬字旁稽故訓，說文云：「屬，連也。」廣雅

云：「屬，綴也。」文選：「延年贈王太常詩云：『屬，猶綴也。』」莊子：「駢拇爲音義云：『屬，謂屬著也。』」合散者觀之，則連屬之通義耳。凡本爲一物，則無所謂屬，雖別爲二，而仍聯爲一，則謂之相屬。小雅：「不屬于毛，不離于裏。」謂子於父母，形骸雖隔，而氣則相屬。屬文者，謂以文字相連綴成章也。史記：「屈平傳云：『屈平屬草奏未定，』」此屬字則與屬文字有別，屬者適也，謂當此際也。左氏：「成二年傳：『屬當戎行，』」謂於此際在戎行也。昭四年：「屬有宗桃之事於武城。」謂於此際有事於武城也。漢書：「李尋傳：『屬者，頗有變更，』」謂近此之際頗有更改也。「屈平屬草奏」云者，謂平於此際草創憲令也。顏師古：「匡謬正俗曰：『草創，蓋初始之謂，亦未成之稱。』」然則草奏二字之義，謂草創其文，同於禾之稿秆未莖，整理云爾。今人不察，或稱屬草交册中用屬草字者，往往而有，失之遠矣。又禮記：「經解篇：『屬辭，此事春秋教也。』」鄭氏注：「屬，猶合也。」謂此事與彼事相提而論，此辭與彼辭相合而觀，或事同而辭異，或辭同而事異，而等差出焉，褒貶見焉，故曰春秋之教辭者，謂已成章句，聖人之書法屬辭者，此章與彼章合併而觀，文者一字之稱，屬者此字與彼字連續而成句。今人或以屬字與屬文等視，無復區別，亦爲悞也。

求闕齋讀書錄 卷二

窮終爲韻，實與異韻爲韻之類，顧氏亦宛轉其詞，而不敢強通。難解之結，蓋多開闕疑，善學之君子宜如是也。厥後江慎修永戴東原震段茂堂王裁諸人，遞相祖述，其說日密，其鑿礙亦日多。至吾友河間苗仙陸龜爲說文聲韻表，於凡文字皆決以一定之音韻，其不可齊者，亦強之使齊。於是目眩爲斷，頗傷專輒，於古無徵，動成規抵。偶記一則，將以論之。

不也，否也，音也，此三字者不則指事之字也，否音：則會意而兼形聲之字也。先有不次有否，又次有音。此文字孳乳相生之次第也。說文：「不，从口，从不，不亦聲。音，从音，否亦聲。然則否音皆从不得聲矣。」顧亭林曰：「不字見于經者，有平跌二音。」（詳唐韻正不字下。）然則否音之从不得聲者，亦應有平跌二音。平在支齊部，跌在魚虞部。否偏旁之在支齊部者，如五旨之痞，豎是从不有平音之類及者也。否偏旁之在魚虞部者，如十虞之不，是从不有跌音之類及者也。偏音旁之在支齊者，如十五灰之培，穉，勝陪，陪，陪，是不有不音之類及者也。音偏旁之在魚虞部者，如九隴之鬻，割，割，結，十姥之部，而不有跌音之類及者也。凡从不，从否，从音之字，或入魚虞部，或入支齊部，是亦可稽之經訓，而不悖合之廣韻而不紊矣。苗君則欲以不入魚虞部，否入支齊部，音入魚虞部，加於不字一畫之上，而曰从，得聲，擅改权重，不至二篆不一象天，至一象地之義，是一失也。謂音無跌音，遂於廣韻十虞之韻，十一模之音，十九侯之培，錯，陪，音，豎，九虞之鬻，割，結，十姥之

部，四十五厚之暗。精頌部。始勢將盡改音爲否。數千十字悉指爲譌誤，是一失也。據漢碑之孤證，謂不上可以施，而於詩箋常棟之鄂不改附集韻。十處之附重不皆推之以不信，是又一失也。凡此皆欲強齊而一之過也。

史肥張湯傳：「始爲小吏，乾沒。」服虔曰：「乾沒，射成敗也。如瀆曰：『魯居物以待之，得利爲乾，失利爲沒。』」按服虔二說皆望文生訓，非本義也。沒者沒入人之財物也。凡財物入官者曰籍沒，入官子女入官者曰沒入爲奴爲婢，或曰沒入奚官。乾沒者謂無故而沒入人財物，晉潘岳傳：「汝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謂無故而取高爵厚祿，當知止足也。韓愈：「乾愁萬斛漫自解。」謂無故而自愁也。「乾死窮山竟何俟。」謂無故而枉死也。又有曰白者與乾字義略相等。通鑑：「晉劉毅上疏，徒結白論，而品狀相妨。」胡氏注曰：「白素也。」又陳熙道王導書曰：「先白望而後實事。」胡注：「白望，得空名也。」又劉裕有「白直隊。」杜佑曰：「白直，無月給之數。」又「元魏爾朱榮乞追贈亡者，白民贈郡。」胡注：「身無官爵謂之白民，猶言白丁也。」又「唐元載取民間粟帛什取八九，謂之白著。」高靈有白著歌曰：「上元官吏務剝削，江淮之人多白著。」國朝按白望，謂無故而獲譽望也。今世俗諺曰白說，謂無故而空說。曰白餽，謂空饒。此一語也。又有曰素者，與乾字、白字義略相等。詩：「不素餐。」注：「素，空也。謂無故而空餐也。」史記：「命曰一素封。」注：「素，空也。謂無故而自得比於

封爵也。」又有曰坐者，與乾字、白字、素字義亦相等。通鑑：「使孫策坐大，遂並江東。」此謂無故而自致強大也。蘇城賦：「鷲沙坐飛。」此謂無故而自飛也。此四字，注家多失之。

古稱人皆有所指，如稱曰人，以職言，則如周禮之牛人、犬人、雞人、龜人、酒人、漿人、醢人、鹽人，是已。以地言，則如春秋之魯人、齊人、晉人、楚人、宋人、衛人、王人、周人，是已。名之美者，則曰聖人、賢人、至人、天人、完人、全人。（見莊子、德充符）美人。（詩簡兮）佳人。（通鑑）曹子丹佳人。（名之惡者，則曰小人、匪人、讒人、佞人、檢人、奸人、敝人、邪人、亂人。（見莊子、徐無鬼）又有隨事而命名者，曰亡人、曰義人、曰叛人、曰降人、曰官人。（韓愈王適墓志）曰軍人。又有承上文而稱之者，史記歷書曰：「嚙人子弟，此承上文言明於歷算之人也。通鑑魏紀：「典韋謂等人曰：『虜來十步，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此承上文言應募陷陣之人也。漢書萬不疑傳：「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此承上文言詐稱戾太子之人也。通鑑宋紀曰：「內人皆記宏微之讓，一無所爭。」宏微曰：「內人尚能無人，豈可導之使爭乎。」此承上文，以妻妹及伯母兩姑爲內人也。凡此皆臨文立義，非有一定之主名也。今世俗以內人專指妻妾，蓋失其義，又或以嚙人專指明於歷算者言之，亦爲失考。阮芸台相國作嚙人傳，殆襲譌而承謬耳。

家人白衣，皆如稱庶人也。漢書汲黯傳曰：「家人失火，屋比



延燒。師古曰：「家人猶言庶人家也。」馮唐傳：「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事。」師古曰：「家人子，皆庶人家之子也。」高祖本紀：「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光武紀：「劉續不事家人居業。」皆謂不學庶人家之操作也。外戚傳：「一旦人意有所移，雖欲爲家人亦不可得。」師古曰：「家人言凡庶匹夫。」游俠傳：「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亦謂庶人家之寡婦也。通鑑：「劉向曰：『家人尚不欲絕種嗣。』」注：「家人謂庶人家也。」漢書：「蠶賢欲求蠶威女爲婦，威曰：『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師古曰：「家人猶言庶人也。」通鑑：「魏文帝祀太祖於洛陽，建始殿如家人禮。」謂以庶人之禮祭之也。柳宗元文：「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爲君臣者邪？」國藩按：此亦謂凡民父子，猶賈誼之言布衣昆弟也。書康誥曰：「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竊亦謂當指庶人百姓言之。各傳注皆訓不能齊家，失其義矣。白衣猶言布衣，即齊民也。風俗通：「舜禹本以白衣，砥行顯名，升爲天子。」史記：「公孫宏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皆謂以齊民而爲天子，爲三公也。後漢書：「崔駰傳：『憲諫以爲不宜與白衣會。』」孔融傳：「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晉書：「閻續傳：『薦白衣南安朱冲可爲帥傳。』」皆謂布衣無職者也。晉書：「胡奮傳：『宣帝伐遼東，以白衣侍從左右。』」通鑑：「薛訥以灤河之役免官，以白衣爲防禦使，破吐蕃。」劉仁軌以征遼免官，以白衣從軍。」五代南唐宋齊邱歸第，白衣待罪。」皆謂落職之後，與庶人無異也。漢

求闕齋讀書錄 卷二

書兩傳：「聞之白衣。」師古曰：「白衣給官府趨走賤人，若令亭長掌故之屬。」此亦室文生訓，非通義也。三國志：「呂蒙傳：『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此亦謂齊民不著兵卒衣也。通鑑：「山陽曹偉白衣與吳王交書求賂，帝聞而誅之。」續晉陽秋：「陶潛九月九日，望見白衣人送酒。」皆謂平民也。歐陽公送田畫序曰：「及衣白衣。」顧甯人曰：「知錄引：『李泌衣白。』及趙世家：『顯得黑衣之缺。』若別有所謂白色之衣者，皆非確義。

甲乙丙丁，古來皆以記事物之次第。有以爲宮館之次第者，如曰甲館（漢書外戚傳）曰甲第（漢書張放傳）曰甲觀（庾信哀江南賦）曰丙舍（王羲之有丙舍墓田）曰丙殿（漢書元后傳）是也。有以爲帷帳之次第者，如曰甲乙之帳（漢書東方朔傳）是也。有以爲科目之次第者，如唐明經本有甲乙丙丁四科，而其實唯有丙丁第進士，本有甲乙科，而其實唯有乙科明經，以全通爲甲，通八以上爲乙是也。有以爲藏書之次第者，如唐四庫書，以經史子集，分甲乙丙丁四部。隋於東都觀文殿，構屋貯書，東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是也。有以爲卷帙之次第者，如李善注文選，分賦甲賦乙，以至賦癸；詩甲詩乙，以至詩庚。司馬遷公通鑑分漢獻帝爲十卷，甲乙至癸；晉安帝亦十卷，甲乙至癸是也。有以爲律令之次第者，如曰令甲令乙，令丙（後漢書章帝紀）是也。有以爲算法者，如句爲甲股，爲乙弦，爲丙高，爲丁高，對衝爲乙地，平爲丙北，極出地爲丁南，極入地爲戊是也。有以爲

官名者，如漢之戊校尉，已校尉，明之甲字庫大使，及乙字、丙字、丁字、戊字庫大使是也。有以爲姓氏之次第者，如南朝王謝北朝崔閻皆稱甲族是也。有以爲假名者，如史記萬石君傳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巽及獄吏田甲（史記韓安國傳）齊官者徐甲（漢書高五王傳）罪生甲，鵬歸乙（韓非子）張甲，王乙，李丙，趙丁（梁范瑛神滅論）等是也。有以記夜時之晚早者，如本始元年四月壬戌，甲夜，地節元年正月戊午，乙夜（漢書天文志）目甲夜至五鼓（三國志曹爽傳）四月三日丙夜一籌（晉書趙王倫傳）是也。推之凡物有高下品第者，皆可以甲乙區之。凡人等子虛烏有者，皆可以甲乙區之。溫庭鈞詩：「往日樓臺非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則失其義矣。

# 求闕齋讀書錄卷三

## 湘鄉曾國藩箋

## 湘潭王啓原編輯

史記：

今上本紀。

孝武本紀：自初即位，尤敬事鬼神，以下，至末，皆

對禱書之文，決非稍先生所補也。孝武紀篇中於是字凡二十

二見，又有用而字者，又有用其後者，文氣亦與於是字相承接。太

史公行文，間有氣不能終舉處，韓公故當勝之。

三代世表：豈不偉哉！偉與詭同，僂亦同，猶云異也。

律書：西至于注。注即柳下文西至于弧，弧狼即井鬼，西

至于濁濁即畢，北至于留留即昴。

歷書：故嚙人子弟分散或在諸夏或在夷狄，如淳曰：「家

衆世世相傳爲嚙，律年二十三傳之嚙，官各從其父學。」韋昭曰：

「嚙，類也。」孟康曰：「同類之人，明歷者也。」樂彥曰：「嚙昔，知

星者也。」按韋孟說，是也。說文：「嚙，耕治之田也。」本以田嚙爲

正訓，而各執輶用嚙字，多與僑通。北海相景君碑：「英彥失嚙。」

讓郎元寶碑：「朋嚙宗親。」此嚙與僑通之證也。僑，類也。書洪範

「不畀洪範九嚙。」國策：「夫物各有嚙比。」比，訓類也，可知嚙  
人爲同類相聚，以明歷算之人矣。文選：「東晰補亡。」詩注云  
「哲與同業嚙人肆修鄉飲之禮。」則凡同術相聚者，皆得稱爲  
嚙人，又不備誰明歷算者也。

平準書：平準，即管子輕重之法也，唐劉晏亦用之。

享宏羊天乃雨。是時，宏羊固未死也。借卜式黑習之言，作

結，若宏羊業已享殺者，此太史公之褊衷耳。

齊世家：殺之郭闕。田氏之殺子我，與孫繇殺諸葛恪略

相似。

陳涉世家：懷王入秦不返，天下之公憤，屈原之私憤，而太

史公亦引爲已憤也。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子長時時不忘此二

語，故於陳涉之張楚，項羽之楚，皆所嚮慕。卽於襄彊之楚，出臣之

楚景駒之楚，鯨布之楚，懷王孫心之楚，亦縵縵而不敢忽。

外戚世家：通篇注重命字，首段呂后末指明天命，後避后

變后，王后衛后亦俱舍命字之意，在言外。

楚元王世家：前兼敘張敖侯及代王後，兼敘趙王河間王

不備楚元王也。

荆燕世家贊。豈不為偉乎？王念孫說：「偉，異也。嚙布傳：「西京賦豈不詭哉。」詭，亦異也。劉澤以疏屬封王，故歎其異。」

蕭相國世家。蕭相之功，只從獵狗及鄂君兩段指點，其餘却皆從沒要緊處著筆，實事當有數十百案，概不鋪寫文之所以高潔也，後人為之當累數萬言，不能休矣。

曹參世家。敍戰功極多，而不傷繁冗，中有適往之氣，足以舉之也。

留侯世家。觀從容言天下事甚衆，則子長於子房事，書者多矣。敍留侯計畫亦不出戰國策士氣象，未知子房尙有進於此者否。

陳丞相世家。陰謀奇計，是陳平世家著重處，末段及贊中點出。

絳侯周勃世家。太史公於不平事，多借以發揮，以自鳴其鬱抑。此於侯父子下獄事，卻不代鳴冤苦，而以足已不學守節不遜二語責侯，故知子長自開大道，或以謗書譏之非也。

梁孝王世家。自梁最親有功，又為大國，以下一氣噴薄而出，見梁王所以怨望，欲為不善者，皆太后景帝有以啓之。

五宗世家。方望溪謂：「歸熙甫文，於人微而旨無忌者，蓋多近古之詞。」吾謂子長五宗世家等文，乃更進於敍述賢哲功臣之作，抑所云瓦注實於黃金也。

伯夷傳。首段至文辭不少，概見。止言古來高節之士，惟吳

太伯、伯夷可信，許由、務光之倫，未經孔子論定者，不可信。第二段至怨邪，非邪止，言伯夷叔齊實事，惟孔子之言可信，傳及軼詩可信。第三段至是邪非邪止，言天道福善之說，不足深信。第四段至末，言人貴後世之名，不貴當時之榮，固慨已不得附孔子以傳。

管晏列傳。子長傷世無知，已故感慕於鮑叔晏子之事，特

深。

老莊韓非列傳。以申韓為原於道德之意，此等識解，後儒固不能到。

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太史傳莊子曰：「大抵率寓言也。」余讀史記亦大抵率寓言也。列傳首伯夷，一以寓天道福善之不足據，一以寓不得依聖人以為師，非自著書，則將無所託以垂於不朽。次管晏傳，傷已不得鮑叔者為之知己，又不得如晏子者為之薦達。此外如子胥之憤，屈賈之枉，皆借以自鳴其鬱耳，非以此為古來偉人計功錄也。班固人表，失其指矣。

司馬穰苴列傳。末敍高國之滅，田濟之興，文氣遒邁，獨子長有此。

孫子吳起列傳。傳言世傳孫臏兵法，而贊言世俗稱十三篇及吳起兵法，則知臏兵法當時已無人稱道矣。

伍子胥列傳。子胥以報怨成而為烈丈夫，漁父之義，專諸之俠，申包胥之乞師，白公之報仇，后乞之甘荼，皆為烈字襯託出

光世。

仲尼弟子列傳。太史公好奇，凡戰國策士詭謀雄辯，多著之篇。此載子貢之事特詳，亦近戰國策士之風。

尚君列傳贊。贊最明允而深厚。

蘇秦列傳贊。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焉。

觀「次其時序」一語，則知當日有並非蘇秦時五而附之於秦者。班固次東方朔傳，指意亦頗類此。

張儀列傳。子長最惡暴秦，故謂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實則兩人之傾險亦相等耳。特秦挾最勝之勢，故張儀尤為得計。

穰里子甘茂傳贊。「方秦之強時，天下尤趨謀詐哉。」讀此等贊，知子長胸中自具遠識。

穰侯列傳。首言穰侯涇陽華陽高陵之權侈，末言范雎奪四貴之勢，皆簡潔無枝辭。少割而有質。少割者，謂少割梁地也。有質者，謂取秦之質子也。

白起王翳列傳贊。未為精當，言王翳之短，尤非事實。

孟子荀卿列傳。自秦焚書以後，漢之儒者，惟子長與董仲舒見得大意。

魏公子列傳。公子二字，凡百四十五見，故願爾盼生姿，跌宕自喜。

求闕齋讀書錄 卷三

廉頗藺相如列傳。廉頗為趙將最久，戰功最多，故以廉頗為主。藺相如趙奢父子，皆以廉頗經緯其間。即藺李牧亦插入廉頗，已入魏句。此子長裁篇之本意也。惟功績難以廉頗為最，而子長所佩仰者，則以相如為最。故贊中專美相如，且以藺藺目其篇。

田單列傳贊。魏武帝好以勁兵鎮留於後，故注孫子以後出者為奇兵。實則孫子所謂正奇者，非果以先出後出分也。處女脫兔四語，子長玩味極深。鉞趙奢李牧戰功，亦暗含此四句在中，不獨贊歎田單為然。

魯仲連鄒陽列傳。仲連高節，似非鄒陽可擬。上梁王書亦拉雜無稽。義子長特以書中所稱有與己身相感觸者，遂錄存之。

屈原賈生列傳。余嘗謂子長引屈原為同調，故鉞屈原事散見於各篇中。懷王入秦不返，戰國天下之公憤，而子長若引為一人之私憤，既數數著之矣，此篇尤大聲疾呼，低徊欲絕。令尹子蘭聞之大怒，聞之聞屈平作離騷。

呂不韋列傳贊。孔子之所謂聞者，實與呂子不侔。子長讀論語，別自有說。

刺客列傳。弄政傳之後數行，荊軻傳之首尾各十數行，其蕩漾疏散吞吐處，正自不可幾及。

李斯列傳。李斯之功，只從獄中上書；鉞出與蕭何之功，從鄂君語中鉞出同一機杼。李斯之罪，從趙高反覆熟商立胡亥事。

鄂君語中鉞出同一機杼。李斯之罪，從趙高反覆熟商立胡亥事。

敝出，與伍被說淮南，劇通說韓信同一機杼。

蒙恬列傳贊：「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至，固輕百姓力矣。」

始皇紀曰：二十七年治馳道，六國表曰：三十五年為直道，道九原，通甘泉，是直道與馳道不同也。蒙恬未治馳道，止治直道，築長城二萬，子長資其輕民，力可謂定論。

張耳陳餘列傳：子長尙黃老，進游俠，班孟堅說之，蓋實錄也。好游俠，故數稱堅忍卓絕之行，如屈原、虞卿、田橫、侯贏、田光及此類之遺賢，高皆是。尙黃老，故數稱脫屣富貴，厭世棄俗之人。如本紀以黃帝第一世家，以吳、太伯第一列傳，以伯夷第一，皆其指也。此贊稱張陳與太伯、季札異，亦謂其不能遺外勢利，棄麗天下耳。

魏豹彭越列傳贊：「獨患無身耳。」五字古來英雄所爭在此，子長烈士也，故道得到。

對布列傳贊：以坑殺人為首虐，遂以身為大僇。此亦後世因異之說，如韓彭、英布之智力，自有不能與高祖並立之理。即鄧通獲自愛，亦不足論。此等贊，子長似不甚留意。

淮陰侯列傳：彭越敗散而後，信收兵至滎陽，破楚、秦、索之。聞下魏破代而後，漢收信精兵，滎陽距楚，成皋圍急，而後漢王爭趨，馳入信壁。此三役，皆高祖有急賴信得全。子長於此等處頗為留意。

韓王信、盧綰列傳贊：「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韓王信、盧綰、陳豨皆計事不教，此句蓋兼三人者言之。

田儼列傳：田氏王者八人，益以韓信凡九人。敘次分明，一絲不紊，筆力極饒舉也。

樊鄴滕灌列傳：樊、噲、夏侯嬰皆沛人。灌雖非沛人，而睢陽去沛不遠，且終身為騎將，與夏侯嬰終身為大侯，略相類。三人同傳，宜也。鄴、商不入食其傳，又不入傅靳等傳，而列之此傳，頗不可解。夏侯嬰傳，太僕字凡十三見，奉車字凡五見，以兵車趣攻戰疾字凡四見。灌嬰傳將騎兵凡九見。

張丞相列傳：夾敘周昌、趙堯任教事，與蒙恬傳夾敘趙高事，機杼略相類。

酈生陸賈列傳：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躡軍門上謁，此一節，豈別行寫。正傳中，既載酈生誠騎士以進，沛公踞牀洗足見之矣。此又載酈生按劍以叱使者，當時傳聞不一，聊記於傳後，以廣異聞。又有傳酈生書者，謂漢王定三秦，至鞏洛，酈生乃始來見，則贊中辨其非是。

傅靳蒯成列傳：子長於當世體稱之功臣封爵者，皆不甚滿意。常以不可知者歸之天命，如於蕭何則曰：碌碌未有奇節，依日月之末光。於曹參則曰：以與淮陰、侯俱，於樊、鄴、滕、灌則曰：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廷。於傅寬、靳歙則曰：此亦天授。於衛青亦曰：天幸。皆以成功委之於命，雖要歸有良然者，然亦由于子長褊衷，不能忘情於功名，故時時以命字置諸喉舌之間。若仲尼則罕言命。

且不管南宮道羿禹稷之問，茲其所以爲大也。

劉敬叔孫通列傳贊：「智豈可專邪？」此詳是子長識

力過人處。

季布樂布列傳：狀季布季心樂布諸人，俱有瑰瑋絕特之

氣，贊中仍自寓不輕於一死之意。子長跌宕自喜之概，時歲一發

露也。

袁盎羅錯列傳：宦者趙同嘗害盎，盎兄子種說盎曰：「君

與國廷辱之，使其殿不用。」使其殿不用者，謂廷辱之後，趙談

羅錯毀言，文帝將不聽用也。

贊：羅錯陷直刻深，袁盎天姿亦頗近之。故兩人相忌嫉特

深，子長以好聲譏賢，蓋亦互文見義。

張釋之馮唐列傳贊：「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

不偏，王道便便。」張季馮公近之矣。」季布樂布袁盎羅錯皆

激烈陷直，非和平之器，張馮爲得其平，故引書洪範贊之。

萬石張敖列傳：子長生平風旨不與萬石建陵諸人相近，

而此傳曲盡情態，亦自具有大度。後世卿相老成醇謹者，託議於

此，則何所摹擬而爲之。爲文者亦純事摹擬矣。

田叔列傳：不別爲貫高立傳，而別爲田叔立傳。子長與任

安田仁善也。

扁鵲倉公列傳：太史公好奇，如扁鵲倉公日者，繼策貨殖

等事無所不載，和無一定之例也。後世或援太史公以爲例，或反

引班固以後之例，而談繩太史公皆失之矣。

吳王濞列傳：先敘太子爭博，羅錯削地，詳致反之由。次敘

吳魏膠西膠西約五國詳約從之狀。次敘下令國中，遣書諸侯，詳

聲勢之大。次敘羅錯給誅，袁盎出使，詳息兵之策。次敘條侯出師，

鄧都尉獻謀，詳破吳之計。次敘田祿伯奇道桓將軍疾西，詳專智

之失。六者皆詳矣。獨於吳軍之敗不詳敘。但於周丘戰勝之時，開

吳王敗走而已。此亦可悟爲文詳略之法。

魏其武安侯列傳：武安之勢力盛時，雖以魏其之貴威元

功，而無如之何。灌夫之強力盛氣而無如之何。廷臣內史等心非

之而無如之何。主上不直之而無如之何。子長深惡勢力之足以

移易是非，故敘之沈痛如此。前言灌夫亦持武安陰事，後言夫

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至篇末，乃出淮南遺金財事，此亦如畫

龍者將畢，乃點睛之法。

韓長孺列傳：蓋遂用仁皆與子長深交，故敘梁趙諸臣多

親切。

李將軍列傳：初，廣之從弟李蔡，至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

者也。十餘行中專敘廣之數奇，已令人讀之短氣。此下，接敘從衛

青出擊匈奴，徙東道，迷失道事，愈覺悲壯淋漓。若將從衛青出擊

事敘於前，而以廣之從弟李蔡一段議論敘於後，則無此沈雄矣。

故知敘置之先後，剪裁之繁簡，爲文家第一要義也。

匈奴列傳贊：「孔氏纂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

則微爲其切當世之文，而何褒忌諱之辭也。」  
鉞武帝時事不實不盡故贊首數語云爾

衛將軍騶騎列傳。衛青霜去病，傳右衛而左，董涇魏其武安，傳右賢而左田也。衛之封侯，意已含風刺矣。董則風刺更甚，句中有筋，字中有眼，故知文章須得偏整不平之氣，乃是佳耳。

平津侯主父列傳。平津亦賢相，而太史公屢非刺之。蓋子長偏衷於波譎董仲舒，既所心折，即郭解主父，偃亦所深許，遂不能不惡平津耳。

南越尉陀列傳。自尉陀初王後，五世九十三歲，而國亡焉。五世九十三歲，越國必有善政。趙光趙定居翁之屬，漢必有事實。茲皆不書，略人之所詳也。太后之淫亂，置酒之坐次，詳人所略也。故知記事之文，宜講剪裁之法。

東越列傳。莊助發郡國之兵，不從田翁計。揚侯韓說等之三道並進，居股多軍之封侯，俱足發明武帝之英俊俊采，特不於贊中揭出耳。

朝鮮列傳。事緒繁多，鉞次明晰；柳子厚所稱太史之潔也。西南夷列傳。通二方，置七郡，鉞次先後，最爲明晰。

司馬相如列傳贊。漢書「春秋」二字上有一「司馬遷」稱「四字」。蓋自春秋推見至隱下，至風諫，何異司馬遷之言也。自隱隱之賦下，至不已，將手止揚雄之言也。後人將漢書論贊歸入史記內，太史公而引揚雄之言，遂不可讀矣。

淮南衡山列傳。伍被既造謀徙民朔方，以怨其民，與詔獄逮諸侯，太子幸臣，以怨其諸侯，則所以爲淮南反計者亦甚深。至前此所爲雅辭，引漢之美者，當不可盡信也。太史公素惡丞相弘，廷尉湯，故欲曲貸伍被，或不無增飾於其間耳。

循吏列傳。循吏者，法立令行，讖大體而已。後世之稱循吏者，專尚慈惠，或以煦煦爲仁者當之。與太史公此傳之本意不倫。波鄰列傳。波鄰傳，處處以公孫宏張湯相提並論。此太史公平生好惡之所在，景武間人才，以此傳爲線索。

儒林列傳。子長最不滿於公孫宏風刺之屢矣。此篇錄公孫宏奏疏之著於功令者，則曰「余讀功令未嘗不廢書而歎」，於轅固生則曰「公孫宏側目視固」，於董仲舒則曰「公孫宏希世用事」，於胡毋生則曰「公孫宏亦頗受焉」，蓋當時以經術致卿相者，獨宏子長既薄其學，又醜其行，故徧衷時時一發露也。

酷吏列傳。通首以「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二語爲主，序中天下之網管密數行，指秦言之，即以諷武帝時也。大宛列傳。前鉞諸國從張騫口中述出，最爲朗暢。後鉞兩次伐宛，亦極雄偉。中間鉞烏孫和親，及西北外國之俗，筆力尙未盡舉。

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得烏孫馬，得大宛馬，皆後此之輩，茲附錄於前。



出此初郡。初郡者，初置之郡。

游俠列傳。序分三等，人術取卿相，功名俱著，一也；季次原

憲，獨行君子，二也；游俠，三也。於游俠中，又分三等，人布衣闔巷之

俠，一也；有土卿相之富，二也；暴豪恣欲之徒，三也。反側錯綜，語南

意北，驟雖覓其錢線之贖。

侯幸列傳。以本朝臣子，而歷敘諸帝幸臣，此王允所謂諂

書也。

滑稽列傳序。「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

道也。言不特六藝有益於治世，即滑稽之談言微中，亦有裨於治

日者列傳。周秦諸子策書，及漢人作賦，多設爲問答之辭。

此篇與東方朔諸文略相類。

貨殖列傳。自桑孔輩出，當時之弊，天子與民爭利，平準書

譏上之政，貨殖傳譏下之俗，上下交征利，孟子列傳序所爲廢書

而歎也。中惟家貧親老數行，是子長自傷之辭，餘則姚惜抱之論

得之。

太史公自序，論六家要指，即太史公遷之學術也。託諸其

父談之詞耳。姚惜抱以爲其父之辭，蓋失之。

求闕齋讀書錄 卷三

上大夫妻。遂曰。設爲蓋壺問答，即解嘲。實戲進學解之意。

漢書

景帝紀。「元年，廷尉信謹與丞相議曰：『吏及諸有秩，受

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其與飲食計償費，勿論它物，若買故

賤，資故貴，皆坐減爲盜，沒入城。縣官吏遷徙，免罷，受其故官屬所

將監治送財物，奪爵爲士伍，免之。』故官屬及所將所監所治

而獨無所行者，故時巡行之處，其官屬未必更送財物也。僅奪爵

爲士伍，而不以坐減爲盜論者，前任之官其罰稍輕於現任也。

所將，謂所將以自隨之人也。若將權，將子，將軍，之將。

武帝紀。「太初元年夏五月，正歷，以正月爲歲首。」自

此以前雖皆以建亥之月爲歲首，然皆稱冬十月，冬十一月，冬十

二月，春正月，未嘗以建亥之月爲正月。蓋漢初稱建亥月爲正，而

珙氏追改之。故師古曰：『史追正其月名。』

宣帝紀。「地節四年詔曰：『今饑者或以掠奪，若飢寒，瘦

死獄中，一竄掠奪而死，一端也；飢寒而瘦死，一端也。師古分作三

端，蓋失之。下文掠奪若瘦死者，亦只二端。

天文志。「凡以宿星通下之變者，維星散句，星信則地

動。」維者，謂周圍，如圍，若隨星，天津，天錢，天壘，城，天苑之類。句

者，謂其末如鉤，若天鉤，卷舌，天錢，大陵，積尸之類。維者，欲圍不欲

散句者，欲曲不欲伸。否則地動不專指極後之四星，與斗杓後之

三星言。

三七

五行志：「言之不從，從順也。」 魏之不恭，傳曰之下有說曰：此言不從句上，亦應有說曰二字。

「視之不明，是謂不愆，愆知也。」 視之不明句，上當有說曰二字，昭公二十五年，夏有鶉鴒來巢，至繼嗣可立，災變尙可銷也。

以上六事，皆禽鳥視之不明，當有蠱蟲之孽。此羽蟲六事，不知何以列入。

「思心之不睿，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 思心之不睿上，應有說曰二字。

「皇之不極，是謂不建，皇君也。」 皇之不極句上，亦應有說曰二字。

地理志：「京兆尹南陵。」 師古曰：「茲水秦穆公更名以章霸功，視子孫，視讀曰示。」 視讀曰示，師古不應自爲作音，疑有誤也。

潯洹志：於是爲發卒萬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國藩按洛水此今之北洛水也，中隔渭水不知何以能至商顏。

陳勝傳：「行收兵。」 行收兵云者，且行且收兵也。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

田立爲齊王之時，未嘗請命於陳勝故云。項籍傳：「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無適國藩按適主也，本毛傳之訓，然經典中如：「誰適爲容？」

「奚其適歸？」「莫適爲主！」「我安適歸矣！」「吾誰適從？」等語皆詞氣相類，若皆訓爲主，則莫適爲主，當訓爲莫主爲主矣。若各處望文立訓，參差互異，則古書之例，又不爾也。適蓋願安之詞，孟子云：「寡人願安承教。」謂心願而意安之也。莊子：「忘足履之適也；忘腰帶之適也。」亦願而安之也。如上所引五語，及此無適用，皆可以願安之意通之。

梁曰：「田假與國之王翳來歸我，不忍殺趙，亦不殺角，間以市於齊。」 國藩按師古訓市字極精，當矣。然以市於齊四字，乃兼楚趙言之，本求齊出兵俱西者楚也，若楚自殺假，又令趙殺角，間是實此三人，以買齊兵也。今皆不殺，是不以此三人市齊之兵也，不得專指角間。

「羽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 期山東爲三處云者，本由山上四面分馳而下，既下則皆聚會於山之東面也。分爲三處者，爲疑陳使漢兵不知羽所在，猝不敢前也。皆會於東者，東面濱大江，甚近，將渡江也。

「贊曰：賈生之過秦曰。」 史記錄賈生過秦三篇於秦本紀後。賈生本爲秦而作也。班氏錄過秦一篇於此，則似專爲贊陳勝而錄之。同一錄賈生文而意各有當也。

張耳陳餘傳：「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巨張大楚于陳。」 師古曰：「言張建大楚之國，而王於陳地。」 「巨」讀曰「已」。 「張大楚」謂「張而大之也」。 「不宜以大楚連讀。」

「餘曰：『吾願百無益。』」願，猶特也。本傳：願其勢初定，吾願百無益，願爲王實不反，皆宜作特字解。漢書：中此等願字甚多。王念孫皆作特字解，師古訓爲思念，皆失之。

韓信傳：「蕭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國士，謂其才智足伏一國也。又等而上之，則曰天下士。管仲天下才，是也。莊子：「此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義與國士天下士同。師古注失之。

「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能千里襲我。」其實不能云者，雖名爲數萬，實尙不滿數萬也。

彭越傳：「項梁入關，王諸侯還歸。」還歸，還彭城也。「迺拜越爲魏相國，擅將兵略定梁地。」擅者，謂雖爲魏相國而兵事不由魏約調遣，越得專主之也。

燕王澤傳：「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資，以畫奸澤。」莊子天運篇：「以奸者七十二君。」奸求也。

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弗與矣者，怨望之詞。言既得金去，遂不復顧我矣。猶饑則依人，飽則隨去也。厥後田生以計爲澤求得封王，以明身雖不在澤所，而無日不爲澤畫策，報恩之深也。

吳王濞傳：「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郵予平賈。」自行而踐更者，定例也。出錢而過更者，寬政也。過更者，既選寬政矣，而踐更者又予之以傭，直是富者出錢，而不自行，貧

者雖自行，而得傭資。此吳王之欲得民心也，服說是，是說非也。

「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過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止削地而已。」言楚趙王削地之罪，不至於膠西王齊爵之罪之甚。楚趙尚削地，則膠西恐不止於削地而已。言其當滅國也。此以危言怖膠西王也。

「西走蜀漢，中告越。」注：「師古曰：『言王子定長沙已，北而西趣蜀，及漢中平定，自訖使報南越也。』」國藩按：師古說非也。長沙以北西走蜀漢，中地方數千里，此非幼弱之長沙王子所能定也。南越是時最盛，故吳王以此屬南越王。長沙與南越相直，王子可爲內應，故曰：「因王子也。」「告越」者，言已將此指告南越矣。

「削奪之地。」之疑作封。楚元王傳：「德厚寬好施生。」易曰：「天施地生。」此旋生字之所本也。

劉向傳：「民萌何以勸勉？」萌與忙同，力田之民曰忙。「用給絮斷，陳漆其間。」陳，施也。以石爲榔，又以紵絮斷斬糜爛，而施漆於其間。猶今世之以礬灰和漆封棺口也。

「封墳掩坎，其高可隱。」其高可隱，謂人隔墳而立，可隱肘也，不能遮蔽全身，不甚高耳。

「石榔爲游館。」游館以石爲離宮別館於地下。「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實者？」

向遂上封事諫曰。奏疏惟西漢之文冠絕古今。西漢前推賈  
誼後推匡衡。以才勝匡衡。以學勝此人人共知者也。余尤好  
劉子政忠愛之忱。若有所甚。不得已於中者。足以貫三光而通神  
明。是故諫精而不炫。氣盛而不矜。料王氏之必篡。思有以早為所  
而。又無誅滅王氏之意。宅心平實。指事確鑿。皆本忠愛二字。彌綸  
周浹。而出吾輩欲師其文章。先師其心術。根本固則枝葉自茂矣。  
「行汙而寄治」 汙亂也。寄亦託也。行本汙亂。而託為澄  
治。

「根垂地中」 垂當作甬。甬與插同。

「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 指明梓柱之徵。果為  
王氏篡漢之兆。向之忠直出於至誠。故其道可以前知。讀至「王  
劉不並立」等語。至今如觀其涕泣之狀。如聞其嗚咽之聲。

劉歆傳 「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頌出。」 曰萌芽。曰  
頌出。言不差不備也。

「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 詩或以相合而成。書或以  
後得而集。亦言其不完不備也。

「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 內者。  
祕府之藏也。外者。相公貴公庸生之學也。兩者皆同。故曰相應。

季布傳 「布之官辯士。曹邱生。數招權顧金錢。」 劉歆  
曰：「招權謂作為形勢。招權歸已也。顧金錢者。謂志在金錢也。顧  
猶念也。」 愚按。招權歸已。劉說是也。其訓顧曰念。非也。本書量銷

傳注：「顧。歸也。」後漢程帝紀注：「顧。翻也。」曰歸。曰翻。云者。皆  
謂此有所往。彼有所反。無德不報之謂也。曹邱生既招權歸已矣。  
因其權轉而假人人。乃以金錢報之。我以權往。人以金錢反。故  
曰顧也。後世有曰招權市利者。義正與此相同。謂既招得貴人之  
權歸已。因鑿而以權假人人。即以利報我。故曰市利也。

「使侯游揚足下名於天下。顧不美乎？」 顧。反也。師古訓  
念。非也。

齊悼惠王傳 「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乃父知田耳。』」  
師古曰：「乃汝也。汝父。謂高帝也。」 劉歆曰：「兒子畜之。不以  
人臣待之也。乃父。直謂王肥耳。」 國藩按。劉說是也。古人謂孫及  
兄弟之子。兄弟之孫。及他年輩幼小者。皆可稱兒子。本傳下文云  
「齊王自以兒子年少」可證。

「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丈人。後救火乎？』」 丈人。尊  
長之稱。謂先告家長。而後往救火。猶先讀詔命。而後靖諸呂之難  
也。史記作大人。亦謂家長也。

贊：「左官附益。阿黨之法設。」 愚按。附益。亦解在諸侯  
王表師古於表解云。背正法而厚於私家。於傳解云。欲增益諸侯  
王自相矛盾。

蕭何傳 「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辦之。」 劉歆曰：「此  
句先題目下。專言秦制御史監郡者。凡有事。皆與從事共辦  
之。」 愚按。劉說是也。凡監郡皆然。不獨泗水郡為然。何給泗水卒

句先題目下。專言秦制御史監郡者。凡有事。皆與從事共辦  
之。」 愚按。劉說是也。凡監郡皆然。不獨泗水郡為然。何給泗水卒

史，即泗水郡之從事也。

曹參傳。度之欲有言復飲酒。度之師古讀為大各反，則是以爲得度之度也。度人復欲有言，則又從而飲之。酒是度之字，爲義文矣。國藩按度之，史記作間，義相同也。猶曰頃之，曰少間，曰少頃耳。

至朝時帝讓參曰：「與甯胡治乎？」胡治云者，謂在家幹治何事，諷其管子也不便面責以無罪，管子之咎，乃詰以在家幹治何事云耳。

王陵傳。史記王陵周勃等事皆列入陳平世家中。始平曰：「以下我多陰謀」云云。接上文何坐略人妻，棄市，皆陳平事也。漢書別分爲王陵傳，以周勃陳平問獄訟錢穀事，闕入陵傳，已失其義矣。而何坐略人妻棄市之下，始平曰之上，又闕入王陵棄食其後嗣一段，遂使塞平與陳平之名混淆。

周勃傳。得續大將，抵丞相，偃守陘。盧縮起事至微，薄，未嘗置丞相之官，而其尊貴略如漢之丞相。故曰抵丞相也。

迺顧應左右執戟皆仆兵罷。仆者，棄兵衛於地也。罷者，散去也。左右皆執兵衛，少常者故陳公，令其仆兵而各散去，師古訓頤，未安。

有鬪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爲者？」陳公以少帝非劉氏不當立，不以少帝爲君，故稱之曰足下。鬪者不知少帝已廢，代王已立，不以代王爲君，故亦稱曰足下。

求闕齋讀書錄 卷三

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孟康注：設敵無箸者，此非不足滿於君所乎？嫌憾之也。師古注：孟說近之，帝嘗賜君食而不設箸，此由我意於君有不足乎？宋祁曰：「浙本注文：由我」上有「豈不」二字。按孟注：讀爲很，遠也。說文：很，不聽從也。一曰整也。漢書：「李敢怨大將軍之恨其文。」夏侯常連恨勝，兩恨字皆當讀爲違戾之很。此孟注云：嫌恨之也者，言明示以不足滿於君所之意，嫌有意與亞夫相違戾也。

樊噲傳。項羽既饗軍士中酒。愚按：中酒之中，當讀如字。文選上林賦：「於是酒中樂酣。」郭注：「中，半也。」此中酒之中，亦當訓爲半也。師古：「晉竹仲反，解爲不醉不醒，失之矣。凡竹仲反之中，有兩義，皆從射之中引伸而得。射有用之於禮射者，則以中爲合度，有用之於克敵者，則以中爲殺傷。從合度之義而引伸之，則中訓爲得也，應也，合也，當也。如封禪書：「與王不相中。」是中訓爲得。禮記：「律中太簇。」是中訓爲應。穆天子傳：「味中麋胃而滑。」是中訓爲合。司馬遷傳：「其聲中其實者。」是中訓爲當。凡此皆從射以中爲合度而引伸之者也。從殺傷之義而引伸之，則如趙王彭祖傳云：「持詭辨以中人。」何武傳：「欲以吏事中商。」之類，皆從射者以失傷人而引伸之者也。中酒之中，亦從失傷人之義而引伸之，謂酒力足以傷人之生，伐人之性，如受中傷於矢耳。師古訓中酒爲不醒不醉，抑又非也。

夏侯嬰傳。高祖時爲亭長，重坐傷人。愚按：重，難也。

坐傷人則罹刑罰，故高祖難之。

「高祖初為沛公，賜爵七大夫，以嬰為太僕常奉車。」

嬰自高祖初為沛公時，即為太僕常奉車，及至事孝惠呂后，孝文終身皆為太僕常奉車也。故史記歷歷數之，或曰以太僕常奉車，或曰復常奉車，或曰因復奉車，或曰以太僕從擊某，或曰以太僕擊某。終高祖之世，凡十一見。而於末，總之曰嬰自上初起，常為太僕。竟高祖崩，其後又四見，合之凡十五見。雖史公磊落自喜，不厭其複，然究嫌煩贅也。漢書刪去八處，僅七見，可謂得體。然獨於從攻定陶陽之上，著因奉車三字，殊為不類。又於號昭平侯之下，著復為太僕四字，亦為自亂其例。嬰自始至終，固無日不為太僕，所有攻戰之功，固無一不因奉車以從也。

傳寬傳：「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殘博。」

韓信破齊之時，曹參以左丞相屬焉。寬之破歷下，擊田解，固韓信之麾下。其殘博時，雖專為參，猶不出信之麾下也。蓋參是時若次將，尙屬信耳。

周昌傳：「趙人方與公。」

秦漢間尊稱人多曰公，有以官名稱公者，如曹參傳中之秦監公是也。有以土人稱公者，如高祖為沛公，膠西有蓋公是也。自以縣令稱公者，如曹參為咸令，曰咸公，又侯嬰為縣令，曰縣公，王武為柘公是也。此方與公，亦以縣令而尊稱之耳。孟說非也。

任敖傳：「以淮南相張蒼為御史大夫。」

史記：周昌任

敖申屠嘉皆附入張蒼列傳中，通首以蒼為主，而以昌敖等事釋之。漢書既各為標目，昌與敖各為立傳矣，而乃以蒼事入敖傳中，斯為不倫。

申屠嘉傳：「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迺請之，為錯所賣。』」

師古訓：先斬而後奏，是以迺請之，屬上為一句讀。今按當斷為二句言，悔不先斬，而乃先請，出於下策，致為所賣也。史記作乃先請之，是分為二句矣。

贊：「張蒼文好律歷。」

師古訓：為名好律歷，殊為不詞。今按好者學字之誤，史記本作文學律歷，漢書偶有譌字，師古不及糾正之耳。

酈食其傳：「為里監門，然東縣中賢豪不敢役。」

當云為里監門吏，班固嘗誤倒寫然字於吏字上，史記不誤。

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實義帝之負處。」

宋祁曰：「或無『負』字。」愚按：或本是也。此涉下殺義帝之負句而誤耳。史記無『負』字。

陸賈傳：「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飲十日而更所死，宗有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以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過，鼓擊鮮，毋久瀕女為也。』」

史記云：「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毋久瀕女為也。」國藩按：他客謂親族僚友也，數見不鮮二語，賈與他客約之辭。上文六語，賈與其五子約之辭。與五子約稱曰女，與他客約稱曰公，區以別矣。孟堅改為

數擊鮮毋久，酒女二語，並此亦似與五子約之辭。此孟堅未深究子長之文義而改之也。又過他客不過，再三過者，賈常傳食於其子，故無暇過他客也。孟堅改爲以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過，似賈在他客處往來之時多，而其諸子處反僅再過矣。此又與子長之文意相戾也。

淮南厲王傳。「而殺列侯以自爲名。」自爲名者，自以爲報母仇以孝爲名也。

「大王欲屬國爲布衣。」屬國云者，以國屬之人，而不復欲自有之也。

衡山王傳。「王日夜求壯士於周邱等，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約東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以爲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間而有之，望如是。」按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約東者，壯士等之所稱引也。衡山王非敢以下而有之，以上皆壯士等私相計畫之辭。淮南已西云者，言淮南王起兵西入長安，則衡山王發兵定江淮間，據淮南王之地而有之。淮南朝發則衡山夕起，庶不爲淮南王所并也。所望不過如是而已。

伍被傳。「須士卒休，乃穿井得水，迺敢飲軍罷。士卒已歸，河迺度皇太后所賜金錢，盡以賞賜。」軍罷二字若屬上句，讀則無義可尋，若屬下句，讀則踰河之處不必適在軍罷時也。此處當有二飲字，文云穿井得水飲軍罷，乃敢飲。轉寫脫一飲字，又誤置軍罷二字於上耳。

「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凡男子之死於一言者，約有數等。與人爭，很一言之忿，不顧而死者，是死於忿也。氣諒相許，一言之約，借軀以相酬報者，是死於要約也。要事同計，異人同情，因旁人一言之感觸，遂以激發欲死者，是死於激切也。厲王遷死淮南，賓客多以此感激安，或安以一言而激發欲死耳。師古二義解一言甚當，而於王安未合也。

「天下勞苦有聞矣。」有聞謂有隙可乘也。如說是師古失之。孟子曰：「連得聞矣。」文氣略同。

「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不至，若此專發而已。』」史記作「吾以爲不至若此。」言不至如伍被之說如此其難耳。漢書少一爲字，義與史記同，師古之解非也。

周仁傳。「仁爲人陰重不泄，常衣弊補，衣溷袴，期爲不潔，以是得幸入臥內。於後宮祕戲，仁在旁，終無所言。」劉奉世曰：「袴非小袴，能藉則近潔矣。」此常袴溷溷其上，不洗濯之，以其不潔之故人惡遠之，乃得至後宮也。」愚按：劉說常袴不洗濯是也，其說人惡遠之，非也。仁之衣弊，衣溷袴，言其不好修飾，不事容悅也。溷者，甚之之詞，猶曰不辭云耳。以其慎密質樸，是以得幸。雖後宮祕戲，亦得在旁，取其謹愿之至，不漏洩禁中，諛語非取其垢汙而爲人所惡，遂與宦者同視也。劉說蓋爲張說所誤，亦陋甚也。

賈誼傳。「弔屈原賦：『陸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

也。自鳳縹緲其高逝兮，至篇末皆實屈原不能引身遠遁，自取尤辱其切實之，乃所以深痛之也。師古之說非是。

「誼敢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奏疏以漢人為極軌，而氣勢最盛，事理最顯者，尤莫善於治安策。故千古奏議，推此篇為絕唱。可流涕者少一條，可長太息者少一條。漢書所載者，殆尚非賈子全文。賈生為此疏時，當在文帝七年，僅三十歲耳。於三代及秦治術，無不貫澈。漢家中外政事，無不通曉。蓋有天授，非學所能幾耳。奏議以明白顯豁，人人易曉為要。後世讀此文者，疑其稱名甚古，其用字甚雅，若倉卒不能解者，不知在漢時，乃人人共稱之名，人人慣用之字，即人人所能解也。即以稱名而論，其稱淮南，如今日稱端華、肅順也。其稱匈奴，如今日稱英、吉利也。其稱淮陰、侯、鄧、布、彭、越、韓、信、張敖、盧、縮、陳、豨、六、七、公，猶今日稱洪、秀、金、李、秀、成、石、達、開、張、洛、刑、苗、沛、縣、雷、匪、回、匪也。其稱樊、鄴、絳、灌，猶今日稱江、塔、羅、李也。其稱郡國，猶今日稱府、廳也。其稱傅、相、丞、尉，猶今日稱司、道、守、令也。又用字而論，其用曆字，猶今日用置字也。其用序字，猶今日用乎字也。其用虛字，猶今日用大、致也。其用執字，猶今日用勢字也。其用亡字，猶今日用無字也。其用寔字，猶今日用但字也。其用幾幸，猶今日用冀幸也。其用諭字，猶今日用諭字也。其用照字，猶今日用照字也。由此等以類推，則當日通稱之名，通用之字，斷無不共諳者。然則居今日而講求奏章，亦用今日通稱之名，通用之字，可矣。

「首尾衡決。」衡決，猶橫決也。古人言直皆曰縱，言橫皆曰衡。於事之忤亂無條理者，則橫字作去聲，讀如曰橫逆。曰「洪水橫流」是也。此處若作橫決，亦當讀為去聲。

「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此疏陳於文帝時，便謂文帝死後廟號應稱太宗，足見當時風俗近古。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樹，獨立也。於京師之外，又樹立宗室，多國勢必相疑。

「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親弟謂淮南厲王長，親兄之子謂齊悼惠王之子與，居皆謀反也。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淮南謂上文親弟謀為東帝也；濟北謂上文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也。

「非有仄室之勢，以豫席之也。」仄室之勢，猶曰寸土半階之勢，席猶曰憑藉也。

「勳一親戚。」古人稱父子兄弟曰「親戚」。

「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戶耳。」在讀如繩，猶曰僅也。

「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以數償之。」諸侯之地，前頗有削而入漢者，猶今云入官也。仍當移徙界址，歸入侯國境內，待封其子孫時，全數還之。

「一二指搖身慮亡聊。」搖，集韻類篇並云「牽制也」。

「一二指搖云者，謂偶然有所指，或有所牽制也。慮，猶云大慮也。謂經與指大慮，平居不可屈伸，偶然牽動，則周身大匠皆痛甚亡聊。」



矣。

「斥侯望烽燧不得臥」斥，遠也；候，候伺也。斥侯，猶今之放哨者也。

「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漢之匈奴南北二千里，東西五千里，而曰不過抵漢一大縣，此賈生開歷之淺也。

「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典屬國之官，專主外國事，後蘇武嘗爲之。

「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偏諸，卽牙條，今之闌干縷子之屬近之。

「慈以偏諸。」偏諸，卽縷子，繡謂縫於衣之領緣也。

「其慈子習利。」慈子習利，猶云溺愛食利。

「逐利不耳。」利不耳卽利否耳。

「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以刑法與禮教層層比較，勸漢帝宜學周不宜學秦。

「故貴大臣定有其舉矣，猶未斥然正以譏之也，尙遷就而爲之諱也。」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者，逮繫長安獄故置生以此譏之。

「夫將爲我危。」夫，猶彼也。左傳：「則夫致死焉。」亦謂彼致死也。

「故可託以不御之權。」不御之權，謂全授以權柄，不復制御之也。

「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爲王者，兩國亦反誅。」卒破七國，言誼策梁足以扞齊趙淮揚，足以禁吳楚，其言果應也。厲王子爲王者兩國，亦反言誼策淮南四子爲父報仇，其言果應也。

「竊盜傳：『盜兄子種爲常侍騎，諫盜曰：『君衆辱之。』』」

古稱尊長多曰君，自稱多曰臣。此君衆辱之，是稱其叔父曰君也。王章傳：「我君素剛。」是稱其父曰君也。秦漢間談說之際，自稱曰臣者不可枚舉。

「以便爲之。」猶云，以暇時爲之也。

「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愛之。

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云云又曰：「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

按清光，卽才智也。莫能望，謂遠不能及也。五帝才知過於其臣，則自親政事；三王才知與臣相等，則共謀政事；五伯才知不及其臣，則以政事委任臣下。愚錯之意以當時盜賊不衰，邊

竟未安，文帝之才知既不足以濟事，而諸臣之才知反不能望文帝之清光，是臣下亦不足以備任使也。則政事必有闕遺而不舉者矣。錯自度其才知過於文帝，又遠過於在廷諸臣，隱然以五伯

之佐自命，欲帝之舉國而任已也。故以對詔策中「悉陳其志，毋

有所隱二語

「神明不遺，賢聖不廢，謂神明之所照者，無遺棄之事。賢聖之所通者，無廢闕之端。」師古說非也，賢謂過人之智，聖謂通明之才，不必皆成德，而後稱曰賢，曰聖也。

「錯父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讓多怨，公何為也？』錯曰：『固也。』固也云者，言乃父所宜固當師古訓，非也。

汲黯傳：「賜從軍死者家，鹵獲因與之。」鹵獲，得匈奴之財也。因與之，亦賜從軍死者之家也。

竇嬰傳：「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無如嬰賢。」凡與國有親戚屬籍者，亦得呼為宗室。酷吏傳：周陽由以宗室任為郎，謂其父趙兼為淮南王之舅，與國為戚屬也。本傳後文延辨時，史記曰：「俱外家宗室，故延辨之。」亦謂外家為宗室也。「所賜金陳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財猶曰少也。王念孫解財察財，財留念等語，其說甚詳。

灌夫傳：「夫亦持險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與語言者，即紛為太尉時，迎淮南王於霸上相對之語言也。

「紛起為壽，坐皆避席伏，以嬰為壽。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避席者，一身去位，離席而起立也。膝席者，半身已起立，其半尚膝倚於席也。

韓安國傳：「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森風，去如收

電，畜牧為業，弧弓射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載不相權也。」胡射獵逐徙，以用兵為常。漢久廢耕織，以用兵為變，以變而支常，故輕重不鈞。

江都易王傳：「與其后成光共使越婢下神祝詛上。」下神，猶云降神迎之而使來臨也。

廣川惠王傳：「昭信謂去曰：前盡工畫望卿舍。」畫望卿舍，謂作畫於望卿之室也。

「去即與昭信從諸姬至望卿所。」前云會諸姬，謂去與昭信擊二王，令諸姬皆會而觀之也。此云從諸姬，謂去與昭信擊望卿，令諸姬皆從而觀之也。

常山憲王傳：「漢使者視憲王喪稅，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自言訟，訴也。下皆獄辭。

李廣傳：「程不識故與廣俱以邊太守，將屯及出擊胡。」將兵屯田，胡來則出擊，二者皆邊太守之事也。

「是時廣軍幾沒，罷歸。」宋祁曰：「浙本及越本並無罷字。」罷歸二字當為句。

「廣從弟李蔡，武帝元朔中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集韻：率，計數之名。凡言大率者，猶云大數也。中率，猶云中程，中程，謂有一定之程課，一定之科則也。

上文云：「中首虜率。」此云：「中率封侯。」皆謂其功合於漢家科程也。

「大將軍弗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詣急部如  
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象愠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  
其合軍出東道。」書中所載，仍令廣從食其出東道書，若今之  
札飭。

李陵傳：「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即棄車去。士尙三千餘人，  
徒斬車輻而持之。」愚按：徒，徒步也。棄車而徒，斬其車輻，持以  
爲兵也。

「陵還太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  
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天命不遂，下當更有二語云：姑隱  
忍不死，少留匈奴中，下乃云後求道徑還歸。詞意乃備。漢書多簡  
字，簡語，往往然也。

「期至遮虜，郭者相待。」意以入塞之際，當相聚少。蘇計  
斂得脫歸生入者果幾人也。

「上海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迺詔疆弩都尉，令迎軍  
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孟康曰：「坐預詔，疆弩都尉降博  
德迎陵。博德老將出塞，不見令，陵見沒也。陵之見沒，由於兵少  
無救，兵之少，由於使降博德別出西河遮他道，而使陵以孤軍出  
塞，故敗沒也。武帝至是深自悔，以爲向使待陵發出塞之時，乃令  
博德迎其軍而隨往，則博德必同出塞，無所施其姦計矣。事機之  
所以失，由於當陵未發出塞之先，預詔博德迎陵軍，致令博德上  
書稽行，反疑陵不欲出，故迫陵以孤軍出塞也。陵之以無救而敗，

由於博德姦詐。上書致武帝疑陵而逼令分軍各出，博德之所以  
能行其姦詐，由於武帝預詔先示，以疑陵之際，此武帝所以悔也。  
孟說失之。

「董仲舒傳。仲舒爲博士時，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  
授業。」久者爲之師，其次久者從而受業。次久者爲帥，新來者  
又從而受業。

「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  
策焉。」武帝之問，以爲「作樂即可致治，何以後世樂器雖在，  
而治不可復？」仲舒之意，以爲「欲作樂，必先興教化，欲興教化，  
必先驅勉行道，能行道，則治可復，教化可興，而樂可作。皆自人力  
主之，非天命之所能主也。」武帝之問，以爲「何修，何飭，而後  
可致諸祥？」仲舒之對，以爲「修飭德教，則姦邪自止，而諸祥可  
致。若修飭刑法，則姦邪愈生，而諸祥不可致矣。」中言「正心正  
朝廷」數語，是「修飭之本」，末言「仁義禮智信」，是修飭之目。致諸  
祥必由於止姦邪，任刑罰則姦邪不止，任教化則姦邪止。於問中  
「何修何飭，而致諸祥」最相鍼對。武帝之問，本以「力本」  
「任賢」對舉，以親耕籍田，爲已能力本矣。勸孝弟，崇有德，爲已  
能任賢矣。而以功效不獲爲疑，仲舒之對，則略力本而專重任賢  
一途，以爲賢才不出，由於素不養士，下以興太學爲養士之要，大  
臣歲貢二人爲選賢之要。

司馬相如傳。子虛賦「獨穹石」至「衍溢陂池」一節。

子虛賦言水始終不外有力自然兩義。如穹石四句言水之盛怒有力，隄非五句極言其有力，穹隆四句言其自然，批巖二句言其有力，臨坻二句言其自然，沈沈二句言其有力，滴滴二句言其自然，馳波十句皆言其自然，脈絡極分明也。泝澗瀨，墜壑沸，為韻，懷歸回池，為韻，而一韻之中，上有數句，又各私自為韻，如滴折，私自為韻，整溫私自為韻也。

「其南則有平原廣澤。」此敘南有平原廣澤，似最宜改獵之地，而下文敘獵，但在東西北三處，而不及南之廣澤，蓋虛實互相備也。

「巖積竊窳，紆徐委曲，鬱槐谿谷，粉粉排排，揚葩戍削，畫穢垂碧。」巖積至谿谷三句，粉粉至垂碧三句，皆下二句用韻。

「舞千戚。」千戚，疑當作千羽。此處當用韻，不似四句乃韻者。「世有大人兮，在乎中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竭輕舉而遠游。」前六句總以「輕舉遠游」四字為一賦之指。

「登園風而遙集兮，亢鳥騰而一止。」以上游行至是始止息也。豈止云者，如鳥之飛歟然而止也。

「未有殊尤絕迹，可考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大山，建顯號，施尊名。」可考於今謂奇絕之功迹，至今猶可考見者，言自古莫盛於成周，然周亦未有奇絕功迹，猶且封禪也，豈有漢之功迹奇絕如此，尚吝於封禪哉？

「於是大司馬進曰。」大司馬之位號武帝特置以寵衛霍者。

「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濟，猶度也，越也。並時而榮，猶當時則榮，越世則屈，絕無稱也。

「以浸黎民。」浸，言澤潤也。

「猶兼正列其義，誠飾厥文作春秋一藝。」猶兼若猶復之謂也。既舉其事，猶復著之藝文以垂後世也。

「不已戲乎。」猶云不太輕視相如乎。

「其後烏孫竟與漢結婚。」以下皆言漢使至西域往來不絕事，皆史記大宛列傳內之文。此錄入張騫傳不可解，又未段亦大宛傳之文，明所以伐宛之由，茲入騫傳失之末，又忽入騫孫猛云，亦未當也。

「李廣利傳。」於是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穴其城。」史記作以空其城，徐廣曰：「言空者，令城內渴乏。此言」

「遣水工，備至宛時徙水道之用。」下文「決其水源移之」乃其事也。

「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蘇林曰：「而猶如也。謂視少卿之言，如流俗人之言，而不相師用也。」

「王曰：『老虜曹為事當族。』」老虜曹，謂燕刺王旦傳。

「且怨桀等謀事不誠，自取族滅也。」上言桀等也，且怨桀等謀事不誠，自取族滅也。

「女須泣曰：『孝武帝下我。』」下我云

廣陵厲王胥傳。

者帥降而見於我前也。

「歌曰：千里馬兮駐待路。」張晏曰：「二卿亭驛待以答。」

「二卿謂廷尉、大鴻臚也。亭驛謂駐於驛館也。此以千里馬喻二卿也。國藩按此語極狀其急言命在須臾，不能少待之意，不必指二卿也。」

昌邑哀王傳。「賀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懷在是闕外馳道北。」且至將至也。是闕遂遙望東闕而指稱之辭。下文曰到者，至闕也。

「大為發興，遣兩將兵誅閔。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淮南王安收發文士，箒淮南子亦猶呂不韋好客養士，箒呂覽一書也。此篇蓋亦八公輩所為，陳義甚高，擗辭居要，無淮南子冗蔓之弊。班史載入助傳中，與主父偃徐樂嚴安賈捐之諸篇并列，以見務廣窮兵之害，均為有國者所當深鑒。後世如蘇子瞻代張方平諫用兵書，亦可與此數篇方軌并駕。」

「天下攝然。」攝者收斂之意，攝然猶安然也。

「輿轎而隴嶺。」領，即嶺字。自貴州廣西廣東福建浙東皆共此嶺。古嶺內為中國，嶺外為百越。今之嶺內為湖南江西浙西三省，嶺外則黔廣閩浙五省。

「暴露中原，蓄漬山谷。」暴露，謂骨露漬謂血。

「其入中國必下領水。」今湖南之郴州，江西之贛州，河皆領水也。此領水當指肆昌河，廣信河言之。故下文言至餘干

界中，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不能即不耐也。猶今言不服水土。

「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來，同徠；內，同納。謂招徠收納之也。

「於是山東之難始興。」山東之難，謂秦二世時，陳涉等作難，皆在太行山以東也。

「如使越人蒙死微倖。」蒙死，猶冒死也；微倖，越人自知不能勝中國而徵求幸勝也。

「使中大夫玉上書言事聞之，朕奉先帝之休德。」聞之，屬上句讀言既聞之矣。

「陛下故遣臣助告王其事。王居遠事，薄遠不與王同其計。」言王所居既遠，而漢廷之事又薄遠不及與王往反熟計，以抵和同也。

「輒遣使者罷屯毋後農時。」後農時，謂以兵事稽之而失農時也。急罷屯，則不稽矣。

「賈捐之傳。元帝初元，元年，珠崖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為不當擊。上使侍中駙馬都尉樂昌侯王商詰問捐之曰：『珠崖內屬為郡久矣。今背叛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

捐之對曰：『賈君房在當世有文名，故揚興曰：『君房下筆語言妙天下。』昔亡弟愍烈公溫甫好『語言妙天下』五字，尤

好讀龍珠區對大抵西漢之文氣味深厚，音調鏗鏘，迥非後世可及。面由其措辭之高，胎息之古，亦由其義理正大，有不可磨滅之質餘也。如此篇及路溫舒尚德統刑，非獨文辭超前絕後，即說理亦與六經同風已。

「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本一年供役一次，因天下民多，故三年備供一役也。事，即役也。

「父戰死於前，子鬪於後，女子乘亭郭，孤兒號於道。」

古文中五字句極少，此連用四句，聲調悲壯，可歌可泣。亭郭，邊塞屯宿之所，猶今城上之更柵也。

「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珠區隔海，即今之瓊州也。

故曰「擠之大海之中。」

「與曰縣官嘗言與瘡薛大夫，我易助也。」我易助云者，

謂天子既許我，愈薛大夫，是天子已縱我矣。若更得旁人一言之應，則天子必從，故易助也。

楊敬傳：「真人所謂，鼠不容穴，銜囊數者也。」言鼠已

不見於穴矣，而又銜囊數，則愈以自妨，終不為世所容耳。

「蒙富平侯力得族罪，毋泄傳語，令太僕聞之，亂餘事。」

謂富平既不肯為我廢前語，則當直言證實，我必得族罪矣。但此次我戒飭富平之語，毋得再泄，令太僕聞之，更與前事參伍相亂，彌增罪狀也。毋泄傳語云者，謂此次戒飭富平勿證實之語，非謂前奔奔車抵殿門昭帝崩之語也。

「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贊。」車千秋傳：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於是鹽鐵之議興焉。傳未明鹽鐵之議云何，故於贊申明之。

「成同類長同行。」同類者則順成之，同行者則比長之

長，猶長君之惡之長。

楊王孫傳：「且夫死者，終生之化。」終生猶曰學生，曰

一生，曰終身也。

# 求闕齋讀書錄卷四

## 湘鄉曾國藩著

## 湘潭王啓原編輯

史下

漢書：

霍光傳。

「召內泰登宗廟樂人，登道卒首，鼓吹歌舞，悉奏衆樂。」泰登宗廟樂人，祀泰登神之樂人，及祭宗廟之樂人也。召樂人而內之，由聲道而同遊卒首之地，以鼓吹歌舞，悉奏衆樂也。卒首，孟康說是也。

「中二千石治莫府冢上。」於冢上開莫府，典治葬事也。金安上傳。「上拜涉爲侍中使，待幸綠車，載送衛尉舍。」

綠車，皇孫之車也。待幸，常設以待臨幸，不俟倉卒再駕也。待幸之車非一，有天子之乘輿，有太子之車，有皇孫之祿車，此以待幸之綠車，載送金沙，欲其速，且示榮寵也。

「時王莽新誅平帝，外家衛氏召明禮少府宗伯鳳入說爲人後之誼，白令公卿將軍侍中朝臣並聽。」白令並聽云者，莽白於太后，令公卿朝臣並聽風說也。

「充國傳。」充國以爲「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執

不能獨造此計。（執同勢。）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開迺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爲備救，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皆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土等恐，亡所信鄉。」

王曰：恐怒，宜作怨怒，謂怨怒，漢吏不親信而歸嚮之也。國藩按：恐怒者，且恐且怒也。信者，投誠之謂；嚮者，向慕歸義之謂。諸降羌本欲歸順於漢，今漢使不分善惡，一切皆斬之，降羌且恐且怒，靡所適從，故曰亡所信嚮也。安國此次使視諸羌，本重在分別善惡，無令其混合爲一，乃安國不分善惡，不分降者與逆者，一概斬之，此所以激諸羌背畔也。充國之心，總不欲其混合爲一，惟在擇罕開誅先零，堅持此議，始終不改。故深以安國此行不分善惡，多殺激變爲咎。下文充國歎曰：「丞相復白遣安國竟沮敗羌。」即歸咎於此役也。又太升小升曰：「得亡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亦即指此役之不分善惡也。

「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罕开一種也；开一種也。劫略者，他小羌種之爲先零所劫略而俱畔者也。

「此殆空言非至計也。」非至計，與東方朔傳非至數也之至同。

「有通谷水草。」通谷，謂窮山深谷中，往往有徑路，與匈奴相通也。

「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欲以歲數而勝云者，謂決勝之期欲以歲計，不特以月計也。故下充國復奏曰：

「恐國家之憂繇十年數。」謂且以十年計，尙不止於歲數而已。

「敦煌太守快將二千人。」快，太守之名也。

「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雖不相及云者，謂武賢快等軍從北而南，充國兵從東而西，兩路兵雖不能同時相會聚，但使虜聞聲，震懼亦自佳也。

「迺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以下數句，解說難明。蓋前安國復使視諸羌時，天子曾有賜告，罕开許以不誅。故充國使離庫還，告开亦許以不誅。是推廣天子告罕开之意也。故曰：「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

「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顯書報從充國計焉。」戊申至甲寅，凡七日。長安至金城，往返三千餘里。

「會得進兵顯書，中郎將卬權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卽利與病，又何足爭？」

意以兵出，而果有破軍殺將傾國家之禍，則將軍固宜守不出兵之議，所爭者大，所全者多，猶之可也。今則爲利爲病，所差無幾，又何足爭？

「竟沮敗羌。」諸羌本有意投誠，因安國不分善惡而汎殺之，諸羌遂以亡，所信嚮而背畔，故曰沮敗。

「倅馬什二就草。」就草，猶今之出青。今官馬以四月出察哈爾，擇水草處放牧，謂之出青。

「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王曰：「今大司農，今當作令，太平御覽引此正作令。」

國藩按屯田自有穀，不必更令大司農轉穀矣。今字未誤也。蓋謂目今已經轉至之穀，不復煩大司農轉矣。謹上田處及器用簿，謂所田之地，及應製之器用，分爲二簿呈上也。

「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劉奉世曰：「本始年未伐先零，此卽元康五年未改神爵以前，義渠安國召誅先零之時，所謂無所信嚮卽是。」

國藩按元康五年改元神爵，羌人不深悉，故至今尙以五年呼之也。安國不分別善惡，召誅先零而汎殺罕开，故大开有此言。

「畔還者不絕。」謂并莫須各種，背畔先零而來歸於漢者，往往不絕也。

「發火幸通軌，（同勢）及并力。」并力，疑當爲力并。言

發火幸通軌，（同勢）及并力。言



營壘相次，發火相通，則聲氣（同勢）聯絡矣。故曰「執及執（兩執皆同勢）」。既聯絡則衆力合併也。

「不足以故出兵。」王曰：故上宜有「疑」字。漢紀正作「不足以疑故出兵。」國藩按此言大小，雖有得亡效五年之樂詞，然有臨衆往宣明諭，終當亡他心，不必因此小故而出兵也。不著疑字亦可。

陳湯傳：「而康居副王抱閼將數千騎，寇赤谷東，殺略大昆彌千餘人，歐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漢軍從北道入赤谷，即西行，不由赤谷之東路，故經過時不與康居副王之兵相遇，迨漢兵既西去，而康居副王之兵亦還，恰尾漢兵之後，故得相及也。

「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騎兵即百餘騎往來馳城下者也。步兵即夾門魚鱗陳者也。騎步兵皆入則城外無郵支兵矣。故漢兵遂薄城下。

「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土城，乘城呼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爲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夜數奔營，不利，輒卻。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中人郵支兵也。乘城而呼者，欲助軍威，亦以見其譁然不整也。康居兵與之相應和者，所以戲之，明其助漢也。夜過半，木城穿，與上文夜數百騎欲出，同爲一夜也。平明火起，即上文云發薪燒木城者也。

殿會宗傳：「總領百蠻懷柔殊俗，予之所長，愚以無喻。」

求闕齋讀書錄 卷四

劉敞曰：此言總領百蠻，懷柔殊俗，是子之所長，愚無以相喻也。國藩按谷永之意，以爲邊事雖子之所長，而朋友相戒，則以毋求奇功爲善。

「終更卽還。」謂三年之期，得代卽速歸也。

「會宗曰：豫告昆彌逃匿之爲大罪，卽飲食以付我，傷骨肉恩，故不先告。」言豫告昆彌若淵洩，使番邸得以逃匿，則昆彌有負漢之罪。若昆彌飲食漢兵，助誅番邸，則昆彌又傷骨肉之恩，是使昆彌進退爲難也，故不先告。

于定國傳：「後貢再代爲御史大夫，數處駁議，定國明習政事，率常承相議可。」議可者，天子可其議也，承相與御史大夫駁夫議不合，天子可承相議而不從御史大夫也。

「民多寃結，州郡不理，連上書者交於闕廷。」王曰：連宋祁說作「遠」是。國藩按作遠而下無方字，亦爲不詞。

韋賢傳：「諫詩云：致冰匪霜，致隊靡孃，瞻惟我王，昔靡不練。」謂致冰豈不由於霜致隊豈不由於孃我王在昔，應亦問歷既多知之熟矣。

「黃髮不近。」言黃髮之人，今豈不近在目前乎？蓋孟隱以自謂也。

「懼穢此征。」恐玷汙王朝，將於此而遂行也。

在鄒詩：「嗟我小子，豈不懷土。」云云，所以輕去鄉里，而絕祖考者，將以寤楚王而反朝也。至於夢中與王違戾，於是決王之終

不悟，既不能諫正君王，又忍於輕絕祖職。二者並傷，所以涕泣也。

竇玄成傳：「上欲惑風憲，王輔以禮讓之。」感風憲

王欲其仍安宗藩之分，不得覬覦備武也，故以禮讓之。臣輔之

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并為百七十六。

京師七帝，並太上皇悼皇考凡九廟，合郡國之百六十七所，故

為百七十六也。

魏相傳：「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獨恨者，

相私自措懼，非必對人為此語也。

丙吉傳：「豈宜察顯先使入侍？」朱子文曰：「豈字於

文為停，恐是直字。」錢大昕曰：「豈宜者，猶言宜也。古人語急以

豈不為不可為可，此當言豈不宜，亦語急而省文耳。」王念孫

曰：「豈猶其也，言有美材，如此其宜察顯也。吳語曰：『天王豈辱

哉之。』燕策曰：『將軍豈有意乎？』史記曰：『我豈有所失哉。』

豈字並與其同義。」國藩按說文：「豈，一曰欲也，登也。」段氏以

為「當作欲登也。欲登者，欲引而上也。凡言豈者皆庶幾之詞，言

幾至於此也，故曰欲登。」愚竊以為豈字古義，段氏之說近之。今

京師俚語，謂事之相去甚近者，則曰發得上，其相去遠者，則曰發

不上。豈字詞意，蓋在發得上發不上之間，未定之詞也，亦重難之

詞也。明知其近於此矣，然審重而未敢深信，則曰豈。周漢人文字

豈者往往然也。曾子問：「周公曰：『豈不可豈不可。』」云者，明

知其不可而姑為審重之詞也。此丙吉曰：「豈宜察顯先使入

侍。」豈宜察顯云者，明知其宜察顯，而姑為審重之詞，使大將軍

裁決之也。如大將軍果以為可，則先使入侍，尚不遽即尊位。此外

古人文字稱豈，皆有重難未定之意。後人文字稱豈，則有相反之

意。若今俚語之難消是，於古人詞氣不盡合矣。

「此馭吏遊郡人，習知邊塞，發奔命警備事。」奔命，奔走

之極急也。發奔命，若今言發急足警備，言邊塞有警，告戒嚴也。事

猶狀也。此馭吏，習知其狀也。奔命，與亡命字詞意略同。亡命謂逃

亡極急，今俚語謂奔走之極急者，或曰不要命，亦其類也。不必作

命令解矣。左傳：「一歲七奔命。」亦奔走救應之義。

「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公車，因公事而馳至京

師者，謂之公車。其所戾止之地，亦謂之公車。漢制，衛尉屬官有公

車司馬，天下上事及闕下凡所徵召，皆總領之。此邊告警備，亦上

事之屬也。

京房傳：「唯陛下毋難還臣，而易逆天意。」毋以還臣

為難，而以逆天意為難，難謂遲疑不決，易謂不足畏也。

趙廣漢傳：「其尉薦行過吏，殷勤甚備。」尉，薦猶尉薦

也。尉者，以火尉繪，從上按也。薦草之深厚者，可以為席，從下藉

上也。皆體貼人心，曲意安撫之詞。如淳說近之，師古以薦為薦達，

非也。韓延壽傳云：「引見尉薦，郡中翕然。」胡建傳云：「尉薦士

卒，得其歡心。」皆無薦達之義。

「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質蘇同也，兩卿劫回之二人。

「又素聞廣漢名，即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立庭中，賊在堂內，承叩堂戶，曉賊故賊即開戶下堂，就庭中向廣漢叩頭也。

「不謂屯所，乏軍興，賢父上書訟罪，告廣漢。」乏軍興，謂以乏軍興之律罪之也。訟罪，訟理其子之罪，告廣漢，告禹之劾賢，乃廣漢風使之也。

「又坐殺賊不辜鞠獄，故不以質。」擅斥除騎士，乏軍興，數罪。」賊殺不辜，謂殺榮畜也。斥除騎士，謂劾蘇質也。廣漢於描辱魏相之外，又坐此數罪。

韓延壽傳：「百姓選用其教，實偶車馬，下里僞物者，棄之市道。」百姓選用其教，實偶車馬，下里僞物者，棄之市道。」百姓選用其教，實偶車馬，下里僞物者，棄之市道。」

「人救不殊。」殊，死也。不必身首絕而後為殊。張敞傳：「盜賊並起，至攻官寺。」寺者，法地也。官禁之內，謂之省寺。百姓治事之署，謂之官寺。自浮屠入國，凡藏置佛經之地，亦謂之寺。蓋竊取法地之意而名之。

「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有足大者，與有足多者，有足稱者，詞意相類。

「欲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師古曰：「言汝不欲望延命乎。」立春以後，則不復

行刑。舜意既以儆為五日京兆，不足復案事。又以冬月僅餘數日，終不能復置已於死。舜懷此二端，故了不復畏儆也。儆，竟置之死，臨刑之際，故為二語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意以汝料我五日京兆，不復能案事，今竟能案事否？汝料我冬月將盡，不復能行刑，今竟能延命否？蓋作詰問之詞，以鑄誚之也。師古之解未當。

王尊傳：「少孤歸諸父。」歸，猶投也。若歸誠，歸命，歸義，歸罪之歸。「問詔書行事。」行事，猶故事。謂已往之事，若今言成案也。詳見王氏分孫解陳湯傳。

「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宋元人詩詞，往往用斷送字。今世俚語有葬送字。此云適足以葬，謂彼之多錢適足以斷送其生命乎。

「御史大夫中奏尊暴虐不改，外為大言，倨慢嫻上，威信日廢。」暴虐不改，謂當春而繫者千人也。外為大言，謂尊自奏「強不陵弱」四語，是大言誇謾也。倨慢嫻上，謂對抗之詞也。威信日廢，謂許仲家殺人，吏不敢捕也。

「及任舉尊者，當獲漢舉之辜，不可但已。」是時王氏用事，尊為王鳳所薦，罪尊過重，則鳳之坐罪亦不得輕。冀朝廷投鼠忌器，所以深救尊也。

孫寶傳：「明府素著威名，今不敢取釋季，當且闔閣，勿有

所問。卽度釋季而謫他事，衆口譁譁，終身自隨。度越也。若一無所問，吏民亦不敢謗毀，若有所問，則當先其大者，後其小者，必自釋季始也。儻越釋季而問他事，則吏民謗毀，衆口譁譁，終身剛直之聲，以此一事而墮壞矣。

何並傳：「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剗其建鼓。」建鼓，謂

高懸之鼓也。莊子：「若負建鼓而求亡子」是也。

蕭望之傳：「令天下共給其費。」共讀曰供。上文既有

天下字，則此共字，不應又訓作同共也。

馮野王傳：「收捕並不首吏。」首之云者，猶誠心投向

之謂。曰首塗，謂誠心投向將趨前途也。曰首公，謂誠心投向治公

家之事也。曰首罪，謂誠心投向自歸於司敗也。此曰首吏，謂誠心

投向從吏收治也。

東平思王傳：「治石象，孤山立石，束倍草，并祠之。」劉攽

曰：立石，屬上句。國藩按：謂象孤山之立石也。并祠云者，謂孤山

所有之石，與宮中所治之石二者并祠祀也。

匡衡傳：「衡上疏戒妃匹勸經學威儀其則。」三代以

下陳奏君上之文，當以此篇及諸葛公出師表爲冠。淵懿篤厚，直

與六經同風，所情欲之感，無間於儻容，妄私之意，不形乎動靜，等

句朱子取以入詩經集傳，蓋其立言爲有本矣。

王商傳：「商部屬按問。」部屬，謂行部所屬。

「宜以爲後。」猶云，且徐觀後效也。

「會日有蝕之，大中大夫蜀郡張匡其人佞巧，上書，願對近臣陳日蝕，咎下朝者。」朝者，卽近臣，匡願對近臣面陳，故令近臣受其所陳對之辭也。

史丹傳：「臣竊戒屬毋涕泣。」屬者，謂進見之頃也。

薛宣傳：「戒曰：發渚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中

丞相史，謂堪爲丞相史也。禮曰：「用器不中度，輻廣狹不中量，不中伐，禽獸魚鼈不中殺。」中義皆同，此中猶合也。

「責義不量力。」謂責人以義，而不量其力之不逮。

「宣考績功課，簡在兩府。」簡，策記也。猶今考功、稽勳兩

司，記歷官功過也。

「不相救承化。」救，戒也。承，輔也。謂宣父子不能相戒，

輔翊聖化。

「廷尉直以爲律曰：『鬪以刃傷人，完爲城旦。其賊，加罪一

等，與謀者同罪。』詔書無以詆欺成罪。傳曰：『遇人，不以義而見

疽者，與瘡人之罪鈞。』惡不直也。」鬪，則曲直均，賊，則曲專在

傷人者，故同一傷人也。鬪，則爲城旦，賊，則加罪一等，無以詆欺成

罪，謂罪不至此，而以詆欺強入人罪，瘡亦疽也。見疽與瘡人之罪，

河論起事之曲直也。先引律，次引詔書，次引傳，後斷本案，應此三

者。

朱博傳：「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自言，謂自訟理，若

令赴訴呈狀也。外戚傳有王翁須自言。

「按拭用禁，能自效不？」按拭猶前戒，謂棄取錄用也。今人亦多用照拂字。

留方進傳：「居官不煩苛，所察應條輒舉，甚有威名。」察吏有不法，應科條者，輒即舉發，無所依違徇隱也。

「時慶有章劾，自道行事，以贖論。今尙書持我事來，當於此決。」劾，自道行事，猶今自行檢舉也。以贖論，謂已所自劾之事，其罪合贖，猶今之公罪准抵銷也。尙書持我事來，當於此決，謂即在甘泉宮定決也。尙書猶今之內閣票擬也。

「前我爲尙書時，嘗有所奏事，忽忘之，留月餘。」謂此等小事，疾遲無定多，有忘去滯留月餘不決遣也。今此自劾之事，尙書雖當即日持來決遣，然尙書或偶忘之，今日不決亦未可知。言此以見已所犯過失，甚微薄也。

「豫自設不坐之比。」謂慶自言以贖論也。又舉揚尙書事，言遲疾無所在。謂慶言忽忘之，留月餘，意謂小事遲疾無定也。

「虧損聖德之聰明，奉詔不謹，皆不敬。」虧損聖德之聰明者，謂賄不剛，當斷於聖心，不應豫自擬於不坐也。奉詔不謹云者，謂應奏之事，而忘之月餘也。此二條皆不敬。

「後丞相宜以一不道賊。」不道賊，謂沽商也。「欲必勝立威。」必勝者，謂慶劾方進，方進亦劾慶以求勝。勦劾宜方進，助宜勦劾以求勝。

求闕齋讀書錄 卷四

「以主守盜千金，賊殺不辜。」二者皆死罪，義以深文誅，立不必實有其事也。

「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埋，猶死也。謂死於國事，埋於功名也。

谷永傳：「二而同月。」謂黑龍與日食同，九月星隕與日食同，二月也。

何武傳：「服罪者，爲虧除免之而已。不般極法，奏之抵罪，或至死。」謂服罪者，則減除其罪狀，俾令免官，不服者，則盡法處治之也。

「有所舉以屬郡。」謂囚徒中審擬不當，有所舉發，仍令太守更自平反也。

王嘉傳：「劾收殺之，其家自寃。」自寃，謂自以爲寃抑，而更訟理之，猶朱博傳中之自言也。

「孝宣皇帝愛其良吏。」良吏，猶云民牧；良民吏，謂民吏之良者。

「暴平其事，必有言當封者。」暴平其事者，謂暴露其事，而使在廷諸臣共平決之也。廷臣既多，故必有言當封者。嘉意，不重爲天下分咎，重在宜暴露其事。蓋賢本無章奏可暴露也。

揚雄傳：「反離騷辭曰：淑周楚之豐烈兮，超既離靡皇波。」淑，善也。雄自謂襲先人之善慶，故云周楚豐烈離靡也。謂已遊遊於滄江之邊，周歷此大波，因投文於下游，而弔屈原也。

「鳳皇翔於蓬蒿兮，豈鴛鴦之能捷？騁騁驪以曲躄兮，虬騁連蹇而齊足。」 陸水中邱蓬蒿，謂杜階之生蓬茅者。鳳皇宜翔於千仞名山，今不幸而翔於蓬蒿，則會不得與鴛鴦爭捷。騁驪宜勝於天衢，今不幸而騁於曲躄，則且與騁騁齊足矣。解鳳皇二句，應晉說並誤。

「固不如騁而幽之離房。」 騁，大徐以為騁積如辨，蓋有分勞之義，謂不如分散衆香而幽之使不揚也。

「鸞皇騰而不屬兮，豈獨飛廉與雲帥？」 本欲留日，反縱日使速逝。雖鸞皇亦追之不及，而飛廉雲帥無論已不屬，謂追不及也。

甘泉賦：「迺搜逮索稱臯伊之徒冠倫魁。」 徒冠倫魁云者，謂同爲臯伊之徒，而更選其冠，同爲臯伊之倫，而更選其魁也。

儒林傳：「謂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甄課。」 謂太常所擇之弟子若干人，與郡國所察，令其計檢之。受業者若干人，皆每歲甄課也。

「卽有秀才異等，甄以名聞。」 俟不次選擢，又不傳以爲郎中也。

「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甄罷之，而諸諸能稱者，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罷之。」 謂甄罷不復得爲博士弟子也。詔書本命予博士弟子，故宏奏自諸能稱者以上，皆遵詔書，置弟子及如弟子者兩等人之事，自臣謹案詔書以下則，又因詔書所

旨而推廣之也。

「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輔左右內史，大行卒史。」 師古曰：「左右內史，後爲左馮翊右扶風，而大行爲大鴻臚也。」

「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者，此兩項人之通一藝者，其選擢同也。」 右內史，後更名京兆尹；左內史，後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後更名右扶風。師古誤也。

「比百石以下，輔郡太守卒吏，皆各二人。」 比百石以下，亦宜有通一藝以上，句文簡省也。皆各二人，謂內史之卒史，大行之卒史，郡太守之卒史，皆各二人也。

循吏傳：「簿書正以廉稱。」 簿書，正當是馮翊之屬官，其職主簿書者也。漢制廷尉之屬官，有正南北軍之屬官，有正則三輔之屬官，或亦有承有正也。新所補卒史無專掌，故以署簿書正之職也。

「米鹽靡密。」 靡密，謂纖羅而周密也。史記天官書云：「米鹽浸雜，謂雜亂無釐次也。此用其語，而謂其有條理。」

「今去不得，陽狂恐知，身死爲世戮，奈何？」 言既不得去，而陽狂又恐爲人知，徒然身死爲世戮辱也。

「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蠶，五十本蔥，一畦韭。家二母鹿，五雞。」 榆蠶蔥韭，足供一口；鹿雞，足供一家。

酷吏傳：「匈奴素聞鄯節舉邊，爲引兵去。」 舉邊，猶

去舉家，舉室，盡邊之人皆爲引去也。

「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爲嚴峻，而再治較緩，名爲平。」加緩，猶孟子加少加多之謂，言早歲酷急，晚節寬緩，遂得其平名爲平者，當世號爲公平也。

「王溫舒等後起治峻厲。」謂其治較再更嚴峻也。

「少溫籍，縣無遺事。」溫籍，讀曰醜藉。遺事，謂廢失不治之事。

「重足一迹。」謂前足所履之迹，後足復踐之，踧踏恐懼之至也。

「縱至掩定羈獄中重罪二百餘人。」掩，謂出其不意，而突入掩之也。

「至冬，楊可方受告緝縱，以爲此亂民，部吏捕其爲可使者。」受告緝云者，民有告人不出緝者，楊可受其辭也。部吏，部勅胥吏，捕爲楊可所使之役也。

「其治米鹽事，小大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寶物。」名曹，謂諸曹掾吏之名，手自疏記寶物，謂諸官物由曹史經理者。若鹽鐵之類，寶物，史記作寶物。

「今縣官出三千萬，自乞之何哉？」謂今此三千萬，即使縣官出此錢給與之，亦何不可之有。

「通往就獄。」光欲延年歸誠投己，卻爲道地。惡延年之飾詞拒已，故使之就獄也。

求闕齋讀書錄 卷四

「於是復劾延年，闕內罪人。」闕內，謂失闕而內入之也。

王嘉傳云：「坐戶殿門失闕免。」

「以結延年坐怨望，非謗政治，不道，棄市。」怨望，謂微爲左馮翊不果而憾，一也。坐察吏不實，貶秩而笑，二也。非謗，謂謗黃霸一也。謗壽昌，二也。義所上十事，不出此等矣。

「賞親閱見十置一。」十置一，謂十人之中，才一人脫免置不問也。

「賞所置皆其魁宿。」所置，即上文所謂十置一者也。魁宿，謂渠魁宿寇也。魁宿貴之，善家子之失足脅從者，亦賞之。故曰皆賞。甘香姦惡。」甘香云者，猶云欲得而甘心也。

游俠傳：「先是黃門郎楊雄作酒箴，以諷諫成帝。」楊子雲作文，無一不摹仿前哲，傳稱其仿論語而作法言，仿易而作玄，仿凡將急就而作訓，摹仿虞箴而作州箴，仿相如而作賦，仿東方朔而作解嘲，姚愔抱氏又謂其諫不受單于朝，仿諫伐韓，長楊賦，仿難蜀父老，是皆然矣。余獨好其酒箴，無所依傍，蘇子瞻亦好之，當取爲子雲諸文之冠。

侯幸傳董賢：「質性巧佞，翼姦以獲封侯。」孫寵息夫躬，認東平王本爲作姦，而暫扶翼之。三人同封侯，故云翼姦獲封也。

匈奴傳：「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故塞在河南蒙恬前收河南地，以河爲塞，凡河套以內皆

秦適戎所居之地也。至是適，戎復去，故匈奴得南度入河套內，仍以故塞為界。

「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識其人衆畜牧。」左右，單于之隨侍者也。疏記，說教之分條記事也。計簿，也人衆畜牧，以計簿識其數目也。

「其親豈不自參溫厚肥美，齋送飲食行者乎？」以溫厚之衣齋送行者，以肥美之品飲食行者。請漢俗未嘗不貴壯而賤老也。

「律飭胡巫言先。單于怒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師以社。』」巫者往往託神言以惑人，故託為先單于之言，欲殺貳師以祠社。

「雖空行空，反尙誅兩將軍。」謂誅虎牙將軍田頤，祁連將軍田廣明也。

「固已擊其庭。」鞞讀曰鞞，剝也。剝也。鞞庭，猶云割刃匈奴之庭也。

「三垂比之懸矣。」三垂，謂東西南三邊，比之北狄相去懸絕。

「因以兵迫晉將至長安。」將至者，挾以俱至也。西南夷傳：「皆棄此國而闕蜀故微。」謂以蜀之故，微為闕附而塞之，不復通五尺之道也。

「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多絕，謂往往隔絕，

如湘濛之間，當時無李渤之斗門，即隔絕也。

「誠以漢之強巴蜀之饑。」漢強則夜郎畏威，巴蜀饑，則夜郎貪利。

「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不下，謂八校尉擊且蘭而不能下也。適有郭昌衛廣之兵因並擊且蘭。

「漢王始首善。」首善，猶云嚮善。言漢至是，始內嚮也。師古失之。

南粵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不反，謂漢留之而不遣也。

「立明王長男粵妻子，衛陽侯建德為王。」明王長男者，言嬰齊之嫡子也。粵妻子者，言其母家在本國，異於中國，穆氏女也。衛陽侯其封邑建德其名。

「故其校司馬孫弘得建德。」故字疑衍文。閩粵傳：「因立餘善為東粵王。」東粵已舉國徙江淮之間，其地空虛，故復立餘善為東粵王。

「及故粵建侯敖與繇王居股謀。」繇王居股當是繇王丑之後，傳中漏未敘明。居股後封為萬戶侯，則是粵閩亦比於內諸侯。兩粵皆墟矣。傳中亦漏未敘明。

朝鮮傳：「朝鮮王滿燕人。」滿姓衛朝鮮自箕子後，傳四十餘世，至準始稱王。衛滿擊破準而自立也。

「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不能與，猶易與耳。



之與。

西域傳：「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南山中

隔大沙漠，度漢又數千里，始抵漢南山，疑不屬也。

「從鄯善、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南山即

今云哈喇爾山、尼莽依山。

「自車師前王廷，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

山今云騰格里山、即天山也。

「都護治烏壘城。」烏壘城在今哈喇沙爾之西，地名策

特爾。

「精絕國王治精絕城。」今喀喇沙爾之正南，不過四五

百里，即大戈壁矣。漢精絕國在烏壘之正南二千七百餘里，意漢

時固無戈壁，抑度戈壁而南在今青海之西北與。

「上邽以烏孫主解憂弟子相夫為公主，置官屬侍御百餘

人。」解憂同母弟之子名相夫者，姪從姑也。

「漢立其弟末振將代時，大昆彌離栗靡健。」健，強盛也。

亦猶上文云：大昆彌弱，古注曰：弱，幼小也。

「國中大安，和翁歸靡時。」和翁歸靡時為句，則甚不詞

和當為如字之誤也。

「雖不指為漢合於討賊。」和於討賊云者，謂合於春秋

討賊之義。爾侯能為其君報仇，故褒之。大敵等不能護衛其君，故

貶之。

「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言破車師

城，因敵之糧，其食本至多。然苦於道遠，士卒自載者無多，歸塗未

竟而糧已竭。

「迺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

者。」縛馬書即軍候私所上之書也。

「匈奴使巫埋牛羊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遣天子

馬裘，常使巫視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引牛羊詛軍，馬裘巫視

二事，以明縛馬亦不過以詛軍而已。上文或云：匈奴馬，或云不詳，或

云見疆皆非也。

「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

忿。」募人送使以還匈奴，若所募之人不辱命，則歸來宜受封

侯之賞。漢與匈奴本積忿，是以封侯之賞報忿也。」補邊

「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補邊

狀者，繕修邊備之狀也。有能進畜馬之方略及補邊之狀者，郡國

上其名於京師。

外戚傳：「太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即為所為。」

為所為者，謂彼殺吾母，吾亦殺彼也。

「還幄坐而步。」還，讀若旋。

「其問賈長兒妻貞及從者帥遂辭。」貞，長兒妻名，師遂

從者二人名也。

「其母將行卜相。」謂將其女同行而出卜相也。

「上宿供張白虎殿。」宿供張者，先期供張也。

「奈何令長信得聞之？」猶云安得令太后聞之也。後吾

邱遜語意亦同。

「許氏竟當復立邪。」成帝前后本姓許，後被廢。今許美

人生子，恐又立為后，故曰許氏復立。

「是家輕族人。」是家，私語指斥官家之詞。輕族人者，言

勳胤族滅人家，武有子恐被族滅，故不敢斥言也。

元后傳：「孝元皇后王莽之姑也。莽自謂皇帝之後，其自

本曰：「自本，當是莽別有一篇書自敘其本系也。如司馬遷傳，

揚雄傳，濁奉世傳，傳首皆有系，亦皆諸人自為敘述之詞。

今曲陽侯之土山漸臺，其制儼與白虎殿等，是西又有一白虎也。

王莽傳：「莽休沐，出振車騎。」師古曰：振，整也。一曰振張

起也。振前說是修整車騎，自往勞遺，以明敬禮其師也。

「傳太后聞之大怒，不肯會，重怨莽。」一劾董宏，一徹

坐，故曰重怨恚。

「上應古制，下準行事。」行事謂已行之事，言故事也。古

制謂周公行事謂翟光也。陳湯傳：薛宣傳皆有行事字，解說創於

劉敞，而王念孫暢之。

「考故官問新職，以知其稱否。」謂諷對之時，問其舊日

會歷何官，有何政績，今新履何職，宜以何為治雜問，以知其稱否

也。

「克身自約，糴食遠給。」糴食者，家無儲粟買之於外，亦

叩市之一端也。

「比三世為三公，再奉送大行。」比，近也。謂近時成哀平

之世皆為三公也。成哀大喪皆預其事，故曰送大行。

「是故公孫戎位在充郎選。」在，讀若才。謂公孫戎之位

始得充郎選耳。

「臣莽實無奇策異謀，奉承太后聖詔，宣之于下，不能得什

一受羣賢之籌畫，而上以聞，不能得什伍。當被無益之辜。」太

后聖詔中有「德意莽代為傳宣，不能盡達其德意，僅能得其什

一羣賢籌畫，中有忠悃，莽代為上聞，不能盡寫其忠悃，僅能得其

什五也。」師古失之無益之辜，言無益於國，當蒙其罪。

「安漢公在中府外第，虎賁為門衛，當出入者傳籍。」凡

出入安漢公之府第者，皆著於籍，不在籍者，不得擅出入。

「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南山，東自商顏，西

至蟠冢，橫互千餘里，杜陵在山的北，子方也。漢中在山的南，午方也。於

山腰通一徑，故曰直絕。

「今攝皇帝背依踐阼。」背依，即負屨也。

「諸劉更屬韓京兆大尹，勿解其復各終厥身。」前漢時

諸劉皆復世世無有所與，今王氏受命諸劉，仍復其身勿解者，不

「欲防民盜鑄，乃禁不得挾銅炭。」炭以熾火鼓鑄，故禁不得挾。

「置五威司，命中城四關將軍，司帥，司上公以下，中城主十二城門。」四關之職，主皆各在策命中，故此立言。司命，中城二將軍，王毅曰：「繞雷之固，南當刑楚。」繞雷，疑亦地名也。四將軍之所守皆在關中，如曰繞雷，曰羊頭，曰看，曰汧，皆去長安甚近。其所當者則甚遠，如曰荆楚，曰燕趙，曰鄴，曰狄，皆使之扼險以禦外。

「劉氏當復趣空宮。」趣空宮云者，令王莽急走出空其所居之宮，已得入居也。

「漢氏高皇帝比箸戒云：『罷吏卒為賓食，』誠欲承天心，全子孫也。其宗廟不當在常安城中，及諸劉為諸侯者，當與漢俱廢。比近也。箸戒者，王莽以漢高之事箸於戒令也。罷吏卒，為賓食，六字即戒令之辭。誠欲二句，建推闡戒令意。其宗廟三句，又建以已意奏請者也。帥古以為高祖頻戒失之。

「成帝異姓之兄弟，平帝塔也，皆不宜復入其廟。」成帝柴姑元后之子，故曰異姓兄弟。

「正有他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正猶云正，令字亦作致。

「今猥被以大罪。」猥，猶云乃也。帥古訓多，未是。誅貉之部先縱焉。誅貉之部猶云誅貉之師，縱謂縱師也。

求闕齋讀書錄 卷四

「太官齋糲乾肉，內者行張坐臥。」內者官名也，如宦者謂者之屬，與太官為對文。

「莽即真尤備大臣。」備大臣謂設禁防而備之。

「敕曰：『非但保國將闔門，當保親屬在西州者。』」諸公皆輕賤，而章尤甚。非但保二句，莽之敕詞。知公皆輕賤句，班史之詞。言莽屈抑大臣，輕賤諸公，而哀章尤其所賤也。

「即有災害，以什率多少而損購焉。」宋祁曰：「什下當有『計』字。」國藩按：率者，計數之名。趙充國傳有中率字，今算學家亦以定數為率。以十計數，十害一則減購一分，十害二則減購二分，率上可不必增計字也。

「大司馬保納卿言卿，仕卿作卿，京尉，扶尉，兆隊，右隊，中部，左洎前，七部。」劉奉世曰：「七部常為七郡。」王念孫曰：「當為十郡。」國藩按：當云「中部，左部，洎前，十郡。」

「以太官購差備損而為節。」謂太官購備，則官吏之祿亦備。購損，則官吏之祿亦損也。

「士吏四十五萬，人士千三百五十萬人。」國藩按：帥古或五或十之下，當云或三或兩，或三十。

「倉無見穀以給傳車馬，不能足賦，取道中車馬，取辦於民。」劉敞曰：「以給當屬上句。」國藩按：此疑有錯簡。當云

「倉無見穀以給傳，取辦於民，車馬不能足賦，取道中車馬。」見王路堂者，張於西廂及後閣更衣中，又以皇后被疾，臨

且去本，就舍妃妾在東永巷。」臨或見莽於王路堂，則設帷帳於西廂及更衣室，臨或來侍皇后之疾，則舍於西廂及更衣室，臨之妃妾則在東永巷。

「建章承光包陽大寮儲元宮，及平樂當路陽祿館，凡十餘所。」劉歆曰：「建章與宮名同，疑當是字誤。」國藩按：建章承光包陽大寮儲元五宮名也，平樂當路陽祿三館名也。

「郡縣力事上官，應塞請對。」對猶對簿對狀之對，詰對猶詰責也。上官歸咎於郡縣，而詰責之。郡縣竭力以事上官，思所以應答而塞責也。

「凡三十萬衆，迫措青徐盜賊。」迫，急也。措，謂料理收拾之也。

敍傳：「班彪幽通賦云：『恐罔蝸之責景兮，慶未得其云已。』」師古訓引莊子云：「景曰吾有待而然，吾所待又有待而然。」按：吾有待而然者，景爲形所使也；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形爲氣所使也；皆有所因，賦引此言人之禍福皆有所由來也。

「願取威於百儀兮。」王念孫曰：「威德也。言伯益有儀百物之德，而嬴氏以興。」國藩按：王說非也。「取威定猛」出左傳，僖公二十七年言秦所以伯，由於益有儀百物之功。

「既仁得其信然兮，叩天路而同軌。」求仁得仁，既可以人力信其不差矣，而天道亦巧與相助，若合符節，故曰同軌。「鸞巢委於孺筐兮。」詩：「維鵠有巢，維鳩居之。」言委

有國而爲亂所奪，故曰巢。「三樂同於一體兮，雖移盈然不忘。」樂之咎雖移於盈，然報應之理，究不忘也。

「守孔約而不貳兮，迺輪德而無累。」孔約謂孔氏之誠約也。上文有欲不居有惡不避，即孔門之訓。師古訓孔爲甚失之。

「侯草木之區別兮，至李虎發而后開。」有其實，必有其榮；有其感，必有其應，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爲其事而無功者，未嘗覩也。孔之契韶漢之襲孔，養李之精誠通誠，皆一貫之義。

德薄位尊，非詐惟殃。「按：詐，禍詐字，段氏王裁以爲古無詐字，即用詐字耳。言數人之處尊份，非所以福之適，所以殃之也。」

「如台不匡，禮法是謂。」言國家無以匡正之，將禮法之謂何？

後漢書：「謀夫景同。」景同，猶云景從，景附。

「賈丹傳：『秋與吳漢建威大將軍耿弇建義大將軍朱祐，執金吾賈復等，從擊破五校於善陽，降其衆五萬人。』」以題圖文法推之，大司馬吳漢五字均應有，不得但云吳漢也。

劉隆傳：「趣吏不肯服。」趣下，當有對字。「吏乃實首服。」實字當在首服二字下。竇融傳：「融於是日往守萌，辭讓鉅鹿，圖出河西。」注：

「守猶求也。」守，無訓求者。日往守，謂常至萌處也。辭讓鉅鹿，屢次辭之，圖出河西，亦屢次圖之也。

「謂留子何？」留子，謂伯容漢留漢也。

「帝將自西征之。」將，自當作自將。

「固忠至天山擊呼衍王，斬首千餘級。」固在

梅西一路，去天山僅千餘里，故有功。

「趙憲傳。」更始笑曰：「霸果懷豈能負重致遠乎？」下

文更始大悅，謂憲曰：「卿名家駒，努力勉之。」按霸果，名家駒，

俱不似更始口中語，為其失之過文也。司馬遷之文，古人稱其能

實，正謂此等不妄著浮詞耳。

「桓譚傳。」聲猶下數隻偶之類。」隻偶，猶奇偶也，猶隻

變也。

「鄧暉傳。」暉曰：「孟軻以張其君之所不能為忠，最其君

之所不能為賊。」引「昔難於君謂之恭，吾君不能謂之賊。」

也。注引孟子對齊宣王曰：「力足以舉百鈞。」云云，又曰：「惻隱之

心，仁之端也。」云云，失之。

「孔奮傳。」徒益苦辛耳。」劉歆以為益當在徒字上，按

益字在下為叶，劉說非也。

「鄭宏傳。」四遷建初為尚書令。」建初下，當更有一初

字。法雄傳。「鳩官寺。」官寺，疑當作官寺。

劉毅傳。「因值王莽篡位。」值字上不合更有因字。  
趙咨傳。「徵拜議郎，抗疾京師。」抗疾者，累起召而固  
以疾辭也。

班固傳。「詔以譴責。」詔以當作詔書。

第五倫傳。「亦宜所以安之。」宜字下疑脫去一思字。

「乃召羽具告之，謂曰：告之下，不當更有謂字。」

「延傳。」臣聞天子尊無為上。」為當作二。

「章帝八王傳。」中常侍鄭璠，中黃門董騰並任俠，通剽輕，

數與佞交通。」按剽輕，剽悍疾躁之人，颯騰與之通也。

「種嵩傳。」推達名臣橋玄，皇甫規等為稱職相。」殿本

致證曰：監本無相字。臣會汾按：橋玄於光和元年一為太尉，皇甫

規歷職邊郡，官止度遼，將軍未嘗為相也。相字舛誤無疑。若從監

本，則語勢又似不完，疑為字亦誤。今姑從宋本。國藩按：稱職相，謂

種嵩也，以其推達名臣，故曰稱職。非謂玄規為相也。

「臧洪傳。」辭行被拘。」觀此語，則洪於請兵之後，復有

隻身赴難之請，為袁紹所拘留也。上文敘紹竟不聽之，下少有疏

脫。

左周黃傳論。「則武宣之軌豈其遠而？」前書：公孫宏

卜式傳贊，備言武宣兩朝得人之盛，故此言武宣之軌。

段熲傳。「思為永寧之算。」按前言揚雄疏云：「不暫

疲者不永甯。」類前疏引其語，故曰「永甯之算。」

求闕齋讀書記 卷四

求關齋讀書錄 卷四

襄紹傳。『是以周公垂涕以鑑管蔡之獄。』 鑑應作蔽。三國志。

后妃傳文昭甄皇后。『明帝愛女淑薨，追封諡為平原懿公主，為之立廟，取后亡從孫黃與合葬，追封黃列侯，以夫人郭氏從，弟子恚為之後，承甄氏封，甄為平原侯，襲公主爵。』 淑以幼女夭亡，而追封以邑，黃以幼子夭亡，因嫁恚之故，而追封以爵，恚以郭氏因后疾之故，而襲恚姓封爵，重批地繆，於斯極矣。

賈卓傳。終發李匪郭汜張濟胡才張樂韓遂馬騰馬超後專文勢適遠，有似史記。

夏侯淵傳。自首至汧氏反，淵引軍還，所殺十三事，而字數極少，有似史記曹參世家。

曹仁傳。將騎兵數萬點出，倣史記灌嬰傳。

諸夏侯曹傳。『援至良才。』 謂薦引賢才以輔爽也。

樂進傳。自首至別攻雍奴破之，殺戰功十五事，極簡明。

王粲傳。因粲而兼敘徐陳阮應劉事略，仿孟子荀卿列傳之例。

『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 例當作列，此疑當作六人，合曹植乃為七人，謂邯鄲淳繁欽粹梓丁儀丁廙楊修荀綽七人不得與王徐陳阮應劉六人並列也。

諸葛誕傳注。『喪王基之功。』 喪疑當作表。

鄧艾傳。『使居民喪。』 猶云在民之外也。

諸葛亮傳。『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 古人絕大事業，恆以精心敬慎出之，以區區蜀漢一隅，而欲出師關中，北伐曹魏，其志願之宏大，事勢之艱危，亦古今所罕見，而此文不言其艱難，但言志氣宜恢宏，刑賞宜平允，君宜以親賢納言為務，臣宜以討賊進諫為直而已，故知不朽之文，必自襟度遠大，思慮精微始也。

前漢官禁尙參用士人，後漢官中如中常侍，小黃門之屬，則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與府中有內外之分，大亂朝政，諸葛公鑒於桓靈之失，痛憾閹官，故力陳官中府中宜為一體，蓋恐宦官日親，賢臣日疏，內外隔閡也。公以丞相而兼元帥，凡官中府中以及營中之事，無不兼綜，舉郭董益三人治官中之事，舉向寵治營中之事，殆皆指留守成都者言之，其府中之事，則公所自治，百司庶政，皆公在軍中親為裁決焉。

張巖傳。『又令離姊逆逢妻。』 離姊二字疑衍，冬逢之妻，為狼路之姑，即狼離之姊也，下文並見其姊，即見逢妻也，上文當作令離逆逢妻明矣。

費禕傳。少孤，依族父伯仁，伯仁姑益州牧劉璋之母也。上伯字疑當在父字之上，下伯字疑衍也。

呂範傳。初策使範典主財計。云云，國策之長者拒之，少者報之高祖之封雍齒而斬丁公，當與此節旨趣相同。

周勛傳。誦挑曹休七賊，此等可不必全錄於傳。

胡綜傳。代吳質作降文三條，此等亦可不錄入傳中。

【廢】廢傳。作未了之勢，猶有史記意度。

孫陵傳。【以後事付紿】陵雖已死，文亦作未了之勢。

孫紿傳。【遣侍中左將軍華融中書丞丁晏告廢取據】

此處應將紿自殺敘出，或曰語在據傳，或敘於殺廢之後亦可。

通鑑

漢紀五十七。【權謂瑜曰】卿能辦之者誠決。遲還不如

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決疑當作快，瑜能辦此誠為

快事，如不能辦，則權自往決戰，上決因下文決字而誤耳。

魏紀二。【濟，更鑿地四五道，蹴船令聚，豫作土豚。】

【按豚，騰塊一也，亦可作墩。富有水之地而築之，則謂之堤，謂之

總，當無水之地豫築之，則謂之豚，謂之隆，亦可謂之墩，謂之堤。

魏紀七。【爽得懿奏事不通，追察不知所為。不通謂不

上之帝所也。】

【初，吳大帝築車興堤，以遏異湖。其後入寇淮南，敗以內船，

遠廢不復治。】愚按車興堤，成湖內之船不得出，湖外之船亦

不得入，吳寇淮南，自毀其堤，納船以入湖內，敗也。內讀如出納

之納，胡注失之。

晉紀八。【臯與東返，俊彥盈朝。】吳中是時尚未知惠

帝已崩，故第言臯與東返。

【臯乃出與周和共說甘卓曰】若江東之事可濟當共成

求闕齋讀書錄 卷四

之。【大江北流，故謂金陵為江東，歷陽為江東。】

晉紀九。【王浚怒遣燕相胡矩督諸軍，與遼西公段疾陸

奔共攻希殺之，驅略三郡士女而去。】疾六眷務勿驥之子也，

疾六眷即疾陸眷，朝語，音同，字異者，皆同也。

晉紀二十六。【邵保戰死，超退屯淮北，玄與何謙戴遠

田格共追之，戰於君川。】盱眙在淮南，玄等追及於淮北，非

盱眙之君山也，胡注失之。

晉紀三十七。【聞晉兵入，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使五

樓帥騎進據巨葦水。】巨葦水，今日巨瀾河。

【於是衆軍轉集，裕恐，循侵，用虞邱計，伐樹柵石頭，淮口

修治越城，築查浦，築園，廷尉三壘。】國藩按添築小城一段，謂

之越城，謂越出大城之外也。今運河正開之外，往往加一越開。

宋紀四。【道濟曰】卿非大丈夫，小敗何苦。】何苦，猶云

何害，何傷也。

梁紀三。【魏主問邢粲，屢捷，命中山王英趣發陽，英以衆

少，累表請兵，弗許。英至隱，輒與粲共攻之。】魏命英趣發陽，

英自至隱，輒助攻，故曰輒，輒專也。

梁紀八。【今四方多虞，府藏罄竭，冀定撥，常調之絹，不

復可收，唯仰府庫，有出無入，略論鹽稅，一年之中，準絹而言，不

三十萬匹，乃是移冀定二州，置於畿甸，今若廢之，事同再失。

既失冀定，常調之絹，又失鹽稅，故同再失。

「念生舉錢，實賁就換，費穆破壁。」三句略有事實，餽奴請降，絳州漸平二句則為誇言以拒陳朱榮耳。

梁紀九：「顯先以長之為州刺史，因固求之鏡。顯心憚之，不違曰：『主上以洛陽之地全相任委。』忽開捨此朝寄。」主上梁主也。朝寄梁朝所委寄也。胡注失之。

梁紀十四：「侯景等夜解圍去。辛卯，秦帥輕騎追至景河上。景為陳北據河橋，南屬邙山，與秦合戰。秦馬中流矢驚逸，遂失所之秦陸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扶秦，背罵曰：『簡東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其貴人，捨之而過。穆以馬授秦，與之俱逸。魏兵復振，擊東魏兵大破之。」

云云。此處當書西魏之敗。下文如獨孤信、李遠、趙貴等之棄卒先歸，宇文泰之燒營而歸，王思政之重創閔超，蔡暉之發矢枕股，關中之開散作亂，王讓之固守河東，高歡之攻破金墉，皆因西魏大敗後事也。至於高歡之死，宋顯之見殺，乃侯洛之勒兵，則西魏兵復振，東魏小挫時事也。通鑑不先書西魏之敗，故前後節次不清。

陳紀四：「淳于量軍夏口，直軍魯山，使元定以步騎數千圍鄆州。岐軍于白螺。今岳州下四十里有白螺磯，又下五十里有螺山。」

「衛公直亦奔江陵，元定孤軍進退無路，斫竹開徑，且戰且引，欲趨巴陵。」衛公直在魯山亦在西岸。惟元定一軍在東岸，

故無路可歸也。

陳紀六：「齊主方與馮淑妃獵於天池，晉州告急者，自且至午驛，馬三至右丞相高阿那肱曰：『大家正為梁邊鄙小小交兵，乃是常事，何急奏聞。』上文云齊主自晉陽趨晉州，是聞急奏時正在途次也。或別有一天池歟。」

陳紀八：「時諸將競勸梁主舉兵與尉遲迥連謀，以為進可以盡節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胡注：漢沔之地，在中南太華諸山之南，中南當作終南。國藩按自古晉山南皆專指終南山而言，不及太華也。

陳紀九：「帝深嘆異，皆納用之。遣太僕元暉出伊吾道，詣達頭，賜以狼頭纛。達頭使來引居沙鉢路，使上以纛為軍騎將軍，出黃龍道，齎幣賜突審契丹。元暉之出，所謂通使玷厥，使攝圖備西也。長孫晟之出，所謂遣連奚，使攝圖備東也。」

陳紀十：「命晉王廣秦王俊清河公楊素皆為行軍元帥。廣出六合，俊出襄陽，素出永安。六合，廣度也。襄陽，漢水之上游也。永安，江水之上游也。廣所出之途，與晉伐吳王渾之任略同。俊所出之途，與賈充略同。素所出之途，與王濬略同。」

陳紀五：「唯衛文昇一軍獨全。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五千，及還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人，資儲器械巨萬，計失亡蕩盡。」上文云至薩水軍半濟，今又云衛文昇一軍獨全，觀此則三十萬人中，得脫免者，決不止二千七百人也。雖沿途多有逃亡，而史



文亦不可盡信。

隋紀八。左光祿大夫李孝恭招慰山南府戶曹張道源

招慰山東。此山東謂終南山之東南維等處耳。

唐紀五。先是王華據黔中稱王十餘年。雖誕還軍擊之

至會日募引還伏兵已據其洞口華不得入窘迫請降云云

前云甲子遣使來降拜欽州總管。此云窘迫請降事在十一月當

有一誤宜刪併一處。

唐紀十三。陛下君臨天下十有七載以仁恩結庶類以信

義撫戎夷莫不欣然負之無力。國藩按：奢荷也。無力謂恩重難

倚也。庾信謝表所謂蓋誠三山深知其重亦有難於負荷之義。

唐紀十五。既而反譖遣直道自言。自言訟訴也。

見波書朱博東方朔外戚等傳。

唐紀十七。當時將帥號令許以勳賞無所不至。及遠西

岸惟開枷鎖推禁。奉賜破勳。破勳者有勳可紀因坐他事而

削除之猶破國破產之破。

唐紀三十三。武牢以拒賊。武牢即虎牢唐諱虎

改為武牢在今汜水縣西。

先是清河客李粲年二十餘為郡人乞師於真卿曰：「公

首唱大義河北諸郡待公以為長城今清河公之西鄰。」按德

州平原治也。真卿在德州去清河二百餘里故胡注引九域志以

釋之。

「三郡兵力盡盡日魏兵大敗。」當云知泰兵大敗。茲云

魏兵大敗不合通鑑之例。

唐紀四十一。承嗣知范陽資臣鄉里心常欲之。因刻石

作諷云：「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為侶入幽燕。」密令藝資臣境

內使望氣者言彼有王氣資臣捕而得之。」田承嗣之玩侮李

正已李寶臣與石勒之玩侮王浚劉岷略同。

唐紀四十二。出則囚服就潯入則擁笏垂魚。即貶于

潮。即守濠濤多用之此文出於韓退之曹成王碑與漢書諸

用即字者同。胡注訓就也非是。

「崇義懼益修武備。流人郭昔告崇義為變。崇義聞之請罪

上為之杖背還流之。」昔本流人也。因告崇義而更加罪流之

遠州。故曰還流之胡注非是。

唐紀四十三。留百騎擊鼓鳴角於營中仍抱薪持火候

諸軍畢發則止鼓角。而其旁俟軍畢渡焚其橋軍行十里所悅

聞之帥淄青成德步騎四萬踰橋掩其後乘風躍火鼓譟而進。

留百騎擊鼓鳴角於營中令賊知我軍已出趨魏州也。匿其旁

不使賊踰橋時得見之也。焚其橋使賊敗無路可歸也。乘風躍火

賊燒附近民居以助勢。餘與上文百騎持火不相涉。

文獻通考

序。至於有侍中給事中之官而未嘗司宣禁之事是名

內而實外也。唐以來以侍中為三公官以處勳臣又以給事

中爲封駁之官。皆以外庭之臣爲之。並不預宮中之事。

「有太尉司馬之官。而未嘗司兵戎之事。是名武而實文也。」

太尉漢風。秦以爲三公。猶掌武事也。唐以後。亦爲三公。宋時呂夷簡王旦韓琦皆至太尉。非武臣也。大司馬周官掌兵。至漢元成以後。爲三公。亞於司徒。乃後來執政之任。亦非武臣也。

「尙書令。在漢爲司牘小吏。而後世則爲大臣所不敢當之寫官。校尉在漢以兵帥要職。而後世則爲武弁所不齒之冗秩。」

尙書令。漢初其秩至卑。銅章青綬。主宮禁文書而已。至唐則爲三省長官。高祖入長安時。太宗以秦王爲之後。郭子儀以勳臣當拜。以太宗會爲之辭。不敢受。自後至宋。無敢拜此官者。漢八校尉。領禁衛諸軍。游尊顯之官。宰相之罷政者。至爲城門校尉。又司隸校尉。督察三輔。彈劾公卿。其權至尊。魏光校尉。護烏桓校尉。皆領重兵。鎮方面。乃大帥之職。至宋時。校尉副尉。爲武職初階。不入品。從至爲冗從。

「則星辰之遲留伏逆往來。其所紀述。豈足憑乎？」按漢哀帝以日無精光。邪氣連昏之事。問待詔李尋。而尋所對具言其故。光武以建武五年。召嚴光入禁中。共臥。而太史奏客星犯帝座。二事見於李尋嚴光傳。而以漢志考之。終哀帝時。不言日無精光之事。光武建武五年。亦不言客星事。亦可證其疏略也。

田賦一。「趙過能爲代田。田一畝三圳。歲代處。故曰代田。」注「代易也。」按今年之則。在彼明年之則。在此播種不

在原處也。

田賦二。「民賦曰調。晉平吳制戶調。唐賦入之制。曰租。曰庸。曰調。調者。令民輸絹布也。」按征入曰調。愈。散出曰調發。曰調遣。征入曰言賦。散出曰賦政。於外曰賦工。曰賦鹽。皆分頒於外也。卽詩賦之賦。亦敷陳於外也。趙充國傳。賦人二十畝。賦田於人也。

田賦三。「唐代宗時。察民有柴帛者。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十取八九。謂之「白著。」按白著。猶今俗言白當差也。

「唐大歷中。國用急。苗方青則征之。號「青苗錢。」按宋王安石以苗方青時。貸錢與民。至秋收息。亦謂之青苗錢。

「後唐有稗場院。今天下納程草。每束約一文。」按說文。稗。束稈也。卽今之稻草也。

田賦四。「五季暴政。食鹽則輸鹽米。」按每正供米一石。另輸鹽米四斗。官給以鹽一斤。

「五季時供軍需則有鞋錢。」按今征調官兵亦有草鞋錢之名。

「五季時。民輸米入倉。則有蘆錢。」按蘆。蘆條也。所以藉米。今藉米上倉。亦有蘆席錢之名。宋時雜賦亦納蘆蘆。

「五代開顯德中有洗戶莊田。許人請射承佃。供納租稅。」按射。猶曰占也。猶曰認耕也。

「宋田賦中輔納錢帛。每貫收七文。每匹收十文。曰「頭子

田。」注「代易也。」按今年之則。在彼明年之則。在此播種不

錢。按稅錢，耗米，名目歷代不同。頭子錢，亦一名也。近世賭博者，百錢取五文入公名曰頭子錢。宋末葉水心疏言，每貫取頭子錢五十六文。

「李椿年言，經界不正之弊，七日倚閣不實。」按倚閣，猶今俗停開就閣也。

「李椿年措置經界，言已打量者四十縣，未打量者展期一月。」按打量，猶曰估計也，今世俗有此語。

田賦五。「人烟田產在此處，而稅在彼處，謂之「寫佃」。按吾鄉有居宅在此，而耕作在彼者，謂之「寫作田」。

「建炎四年，詔物帛非紙疏濫惡，不許抑退。」按紙，繪欲壞也，將疏也。

「官收物而給印信文憑曰「鈔」。即今鈔關。宋紹興中凡賦稅，必具四鈔，曰戶鈔，則人戶收執；曰縣鈔，則關縣司銷籍；曰監鈔，則納官掌之；曰住鈔，則府庫藏之。」按今收錢漕者曰串票，征關卡者曰三聯票，皆鈔之類也。

朱子正經界疏「資佃者或申逃閣，無田者反譴俠寄。」按俠，分散也，無田者或被他人以其稅分寄名下。

田賦六。「李冰為劄守，蓋江水作棚，穿二江成都中，變過郡下，以通舟船，因以灌溉諸郡。」按作棚以穿二江，猶云斷為二渠也。棚猶水中之潭也。

「江東水鄉隄河之兩涯而田其中，謂之圩。圩者，圍也，內以

圍田，外以圍水。蓋河高而田在水下，故以隄禦水。隄中通斗門，水入港以溉田。」按今皖南如寧國、太平、皖北如廬州、蕪州、六安、滁州、和州皆有圍田，民多築圩以居。

田賦七。「黃屯之內有輦有硬。」按常，猶該也。今世曰該府，該州縣，六朝唐宋曰當濱，當郡，當州，當縣，當屯。今京帥諺亦曰當街當院。

「順時覷土。」按覷字，或書作覷，俗作覷。音莫狄切。又音脈。覷土，察土之脈也。

「漢昭帝元軍，上畊於鉤盾弄田。」注：「帝年九歲，在鉤盾近署試畊為戲，故曰弄田。」按鄧通為弄臣，與此弄田，皆當時偶爾立名。

「稿。」按吾鄉呼稻草曰膏，草之去皮者曰膏心，草之纏為席曰稿蘆。

「取民間田契與磨。」按唐宋公牘中考究事實，或曰根括，或曰磨勘，或曰根磨，今日根究，曰磨對，曰勘驗。

錢幣一。「周禮泉府賈者，各從其抵先。」鄭注：抵，故買也。後鄭注：抵，本也。國落按抵如今之借錢有保人也。今版官鹽者亦須取具的保，乃許領引運鹽。

「大觀元年改四川交子為錢引。」按引，亦鈔券之類也。宋世有茶引，有鹽鈔，近世亦有茶引，鹽引。

戶口一。「宣王料民於太原。」按：謂料數之也。

漢景帝二年，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注：傅，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衛役。按今世謂之著役。

戶口二。北周破江陵，盡俘士民為奴曰官口。按隋

之役，金人虜宋之貴族士庶，盡為奴婢，即官口之類也。諫葛武侯拔西縣千餘家，還蜀國，初收山，直隸降人為漢軍，亦官口之類也。其私家奴婢，如卓王孫家僮八百，程鄭數百，又如晉代王公貴人有佃客，有典計，有衣食客。國朝王公府各有包衣旗之類，則私屬也。

職役一。公人百姓決配。按俗稱在官人，亦曰公人。

職役二。都送網運。按宋時以輔疾官物為網，有茶

綱，有鹽綱，修良岳有花石綱，南宋市舶有綱，首見市糶，一今黃河渡船有綱頭。又按國川亦有米綱，銀綱，錢綱，絹綿綱。

蘇轍論復差役之弊，救錢太軍。按救錢，猶今云派錢也。

征權一。自晉陳石頭津置津主，十分稅一。按津

主，即今水卡卡員抽釐者也。石頭津在今龍江關矣。

後魏稅市入者人一錢，北齊額之推，奏立關市邸店之稅。

後周除市門稅。按此，即今之門盤矣。

唐崔融議曰：江津河口置鋪，此津橋過，彼津復止。按此鋪，猶今之設局設卡之。今俗曰鋪，則市店之通稱。

征權四。權。按宋世日月權庫曰防權庫，曰封權錢。

如今之銀錢曰存項，曰某項；又有曰權錢，曰權辦，曰權管，則為活用之字。

征權六。宋時勘合錢，貫收十文。按即今之稅契

司尾也。宋時亦名曰鈔券，定帖錢，鈔即契也。券帖，即粘尾也。

市糶二。謹守重流，而天下不吾洩矣。注：謂，謹守穀

價，不使流散。按粟有所滯之弊，與此流字為類。

玉篇。繫夷以財贖罪曰贖。按今賓布，賸布，概稱贖

契之財賦。國用一。並不給幹。按南齊仕宦皆給以儻幹，亦祿

賜之類，即僕役也。刑二。景四年，帥保當鞫繫者頌繫之。注：頌讀曰

容，容寬不桎梏。按頌繫，即今刑部之保外，不收繫也。

楚王英之獄，每上彭考。注：彭，即榜也。按今刑具，俗

稱為上彭字。鈗鑿之屬，慘苦無極。說文：鈗，鉤也。玉篇：鈗，拔髮也。類

篇：鈗，箝也，與箝同。按鈗與箝同，則鈗者亦有兩股夾取物如今

之夾剪矣。刑五。枷研楔殺。唐書：素元禮傳：以鐵籠繫囚首，加

以楔。玉篇：斨，斨也。按斨籠如鍊枷，然囚首既人，則以斨束之，以

楔斨之也。兵九。候將來，袞同再試。按袞，亦或作滾。袞同，今雅

語或作同彙，俗語作連同。

兵十一。「豪右辛權。」

注：辜，障也。權，專也。謂障餘人買

賈而自取其利。

按：障，塞他人之賈賈而已，獨專之豪右辜權，猶

今奸商把持。

職官五。

「六部監門條仍今，六都踏逐奏差序位。」按：

踏逐，猶云日逐，蓋隨時奏請更換也。

職官十。

「大理卿篇，左右各五案如左：驛曰詳刑案，詳讞

案，右驛曰左推案，右推案之類。」按：宋時諸司治事分案，如中

書省五案，吏部尚書十五案，侍郎十五案，戶部左曹三案，右曹六

案，禮部五案，兵部十案，工部六案，刑部不分案，大理寺分十案，即

刑部之職事矣。此外，又有分案者，分房者，與案異名而同實。今六

部諸司不分案而分股，而具稿猶曰某司案呈，循古稱也。

職官十九。

「自一品以下，至落外，勳品各給事力，一品至

三十八。」按：力者，若今挑水夫之類，淳化閣帖有「求力」字。

詳解

本書內容

# 分類尺牘問答

全書一厚冊 平裝定價大洋八角  
精裝一巨冊 定價一元一角

人事日繁，社交愈廣，抒情達意，端賴書信，本書特採最新格式，適合時宜，足資楷模，計四十五門，每函均有一問一答。凡遇繁複情形，則容信多至數函，反復詳盡，無體不備，於處世交際之範圍，包括殆盡。本書各函內容，有論精微深切之學理，有表高尚優美之情感，讀之既可增長知識，又能陶冶性情。本書各函文詞，均能以抒表意念，適合各界應用為旨歸，絕無堆砌瑣屑之弊，其如有採用典故，或涉生僻之處，均加詳盡之注釋，閱者一目了然，免探案之勞。

## 全書總目

第一編 來族類  
第二編 營業類  
第三編 學界類  
第四編 政事類

第五編 婚喪類  
第六編 借貸類  
第七編 農工類  
第八編 雜務類

上海山東路 東方文學社 發行

# 求闕齋讀書錄卷五

## 湘鄉曾國藩箴

管子

管子第一。「不璋兩原則，刑乃繁不明，鬼神則陋，民不信。」璋者，璋之假借字，悟疑誤，以與神不韻也。

形勢第二。「有感斯有應，有往斯有來，有實斯有名，有形斯有勢，故為政者，當盡其在我者，務其遠者，大者。」

「飛蓬之問。」聲聞之無根者也。

「主功有素，實幣奚為羿之道，非射也；造父之術，非馭也；奚仲之巧，非斲削也。」實幣非享神之具，羿非射，造父非御，奚仲非斲削，別有尸之者也。

「召遠者，使無為焉；親近者，言無事焉。」召之不在於使，親之不在於言，亦別有尸之者也。

「營食者不肥體。」營食者，計營而食，猶云敷米而炊。

立政第四。「右五事。」此管子經國之大略，即後世保甲之法所自防。

## 求闕齋讀書錄 卷五

## 湘潭王啓原編輯

宙令第十一。「進傷為人君蔽之義，退害為人臣者之生。」按此即揚雄傳「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之義。

「以為鳥起於北，意南而至於南；起於南，意北而至於北。苟大意，得不為小缺為傷。」莊子謂「行小變而不失大常」亦此意。

法禁第十四。「故曰絕而定」絕而定，猶董子皆絕勿進之絕。

重令第十五。此篇言令不違，即商鞅之所本。

「嚙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死而不赦。」按五不赦商鞅之所本也。

「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按法禁篇首三句曰：「法則曰刑殺，曰爵祿，三者并重，亦即此三器也。」

法法第十六。「倨傲，易令，節儀，畫制，作議者，誅。」按倨傲，即私議自責也。易令，即怪嚴也。錯儀，即雜俗也。畫制，即異禮也。作議，即私議也。

兵沙第十七。「始乎無端者道也，卒乎無窮者德也。」

## 七五

按：始乎無端者，陰陽之循環，隨所遇皆可為端之故曰道。卒乎無窮者，人心之變化既極而又以苦思得通也故曰德。

「因便而教，准利而行，教無常。」按：因便而教，准利而行者，兵無常形，因勢合變。

大匡第十八。「士處境。」按：處境，謂居止有定也。下「出入無常」是反面。

小匡第二十。「夫鮑叔之忍，不侈賢人。」左傳正義云：「夫鮑叔之不忍，侈賢人，其智知稱賢以自成也。」王云：「應從正義為是，不忍上應更增一仁字，與智字相對。」

霸言第二十三。「兼正之國之謂王。」按：兼正之國，疑當作兼正四國。

「故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謂貪者，其大計存也。」

伐不謂貪，王云：「伐字當為我字之譌。國落按伐字當為世字之譌。唐諱世，凡世字皆改作代，代又譌為伐耳。」

問第二十四。「事先大功政自小始。」按：以上總提，以下分條考問。

「徒負勿入。」謂不收其稅入也。

君臣上第三十。此篇言為君者，專重求人，不使臣下之職。君臣下第三十一。「故曰德使則君危。」按：使，過也，猶淫也。溢也，侈也。故下文云：「審禁淫使，上溢分，則下亦越分。上禁淫使，適如其分，故下無窳幸。」也。

小稱第三十一。此篇多精深語，大約畏民以自修，反己以自責。

「操名從人，無不強也。操名去人，無不弱也。」注謂：君自行善持名，使之廷譽，故強也；君既行惡，即是持名去人，無善可稱，故弱也。按：操名者，民操之也。操名以從我，則我強；操名以去我，則我弱。注失之。

「聖人得利而託焉。」按：聖人行善宣之於氣，達之於目，是心中之善，託於氣與目以出也。故曰：得利而託。聖人有善則託可好，我有過則託可惡。

四稱第三十三。此篇言有道君，無道君，有道臣，無道臣，四者。

修驗第三十五。此篇多不可曉。

心術上第三十六。「故曰上離其道。」按：此故曰二字，涉下文解中而衍。

莊子。養生主。莊子自以為遊方之外，不嬰世罔。余讀養生主，人閒世等篇，其持身涉世，用心亦何苦也。其曰：「虛舟不忤，雖有有心，不怨飄瓦。」與齊借人，與汨俱出，反復言之，豈誠忘機哉？使誠忘機，則不復言機矣。越世家載其不救陶朱公之子，亦機心之為之也。姚惜抱氏責之，非過也。

庚桑楚。「吞舟之魚，竭而失水，則鱉能苦之。」按：鳴水



中石水涸而見沙，石不得津潤，失所憑依之家。通鑑：「客謂靖郭君曰：『君不聞海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偷焉。』」以蕩爲義，失其義矣。王介甫和王微之高齋三首：「蕭條中原場無主，強強又此憑江淮。」俗本誤作蕩亦爲失之。

淮南子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逸我以老，休我以死。善我生者，乃所以善我死也。」數句襲孟子「大宗師篇」。

天文訓：「右背德。」按背，卽後也。孫子曰：「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亦以背與前爲對。

賈冥訓：「使俗人不得其君形者。」君形，主宰乎形骸者也。

本經訓：「句爪居牙。」庚信賦作「鈞爪鑿牙。」

「凡人之性節。」此段雜襲儒家者言，與本篇大旨不合。主術訓：「凡此六反者，不可不察也。六反者，小與大反，方與圓反，多與僻反。」

要略云：「斷短爲節，以應小具。故此篇，嘉言雨集，妙義雲來，皆短章零節，無長言繁稱者也。」

道應訓：「此節雜徵事實而證之，以老子道德之言，意以已驗之事，皆與昔之言道者相應也。故題曰道應。每節之末，皆引老子證之，凡引五十二處。」

「太清問於無窮曰」節。此段襲莊子知北遊篇。

求闕齋讀書錄 卷五

「鑿缺問道於披衣」節。此段本莊子知北遊篇：「憇乎若新生之懷，莊作曠焉。」曠焉者，目灼灼不暱之兒，此作憇乎，亦近之。

「四累之上也。」注：此上凡四事，皆累於世而男女莫不歡然爲之也。按：累者，層累也。刺不入，擊不中，一層也。弗敢刺，弗敢擊，二層也。無其意，三層也。歡然愛利，四層也。故曰四累之上。高注失之。

「太王亶父居邠」節。太王事，本莊子讓王篇。

「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節。公子牟事，本莊子讓王篇。

「桓公讀書於堂」節。輪扁事，本莊子天道篇。

「大司馬揮鉤者年八十矣」節。揮鉤事，本莊子知北遊篇。

「跖之徒問跖曰」節。盜亦有道乎。本莊子莊子知北遊篇。

「光耀問於無有曰」節。光耀事，本莊子知北遊篇。

「柴箕子之門」節。按後漢書楊震傳：「柴門謝客。」三國志：「以萬兵柴道。」與此柴字義同，卽塞也。

「無成無虧」之義。此篇大指不以功名自章，不以賢智先人。卽莊子「故通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爲；通命之情者，不愛命之所無奈何。」四句本莊子達生篇。

「通於道者，物莫不足滑其詞。」莫字疑誤。方船濟乎江。虛舟事，本莊子山木篇。

七七

求闕齋讀書錄 卷五

兵略訓。『而勝亡焉』。按：勝亡焉，猶云勝不係乎此也，全不係乎此也。

『將者必有三隱，四義，五行，十守節』。三隱，四義，五行，十守，三隱，八善，皆不足貴，惟獨見獨知，審量虛實，為足貴。

辯山訓。『故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二句本荀子勸學篇。

『食草之獸不疾易藪，水居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常』。

數句本莊子田子方篇。

人間訓。『單豹倍世離俗』節，本莊子達生篇。

術經訓。『夫事有易成者名小，難成者功大，君子雖未有

利福，將在後至』。言美成在久，後世當有知者，猶揚雄言『後

世有子雲則知之矣』。

秦族訓。按：族，聚也；羣道衆妙之所聚萃也。秦族者，聚而又

聚者也。始之又始曰秦，始一之又一日秦。一伯之前有伯曰秦伯，

標之上有極曰秦極，以及秦山秦廟秦壇秦折皆尊之之辭。

原本此卷僅七頁為會公著作中最少之一

卷。民國二四年二月十二日編校者記。

# 求闕齋讀書錄卷六

## 湘鄉曾國藩著

## 湘潭王啓原編輯

### 集一

登辭

「欲迴回以干傑兮」係當州際謂際遇際會莊

子仁義之士實際」

涉江文選獨選此篇無亂日鷓鴣風皇日以遠兮以下

一節

惜往日

自吳才老疑古文尙書爲僞作朱子語類亦數數

疑之明宣城梅氏崑山歸氏復申其說我朝自閻百詩後辨僞

古文者無慮數百家姚姬傳氏獨以帥氣辨之曰「不類柳子

厚辨陽冠子之僞」亦曰「不類余讀屈原九章惜往日亦疑其

僞作何以辨之曰不類」

懷沙史記屈原傳「於予何畏懼兮」之下多四句

陳思王集

楚辭引此篇言盛時難恃樂不可極其末歸於知命而無

憂也

求闕齋讀書錄 卷六

不類。 按：解題云，謂長歌行者，以芳華不久，當努力行樂，無至老大乃傷悲也。此則有遠志而思立功於世者，殊與長歌行不類。

則窮，則禍。 言賢才得知已而用之則遠，則福；無知已而棄之則窮，則禍。

蒲生行浮萍篇。 塘上行或以爲魏武帝所作，或以爲文帝。 妻甄后所作，數以讒訴見棄，此篇之慮亦同。

門有萬里客。 門有車馬客，其客多敍市朝遷變，朋舊凋落之事。此門有萬里客，其客自敍行役之苦。

怨歌行。 子建蓋於周公自喻。 美女篇。 美女如此容華而安於義命，不輕於求遇合，以喻士不求苟達也。

白馬篇。 此亦求自試表中之意。 盤石篇。 詩意大抵言生於帝王之家，處以風波之地，常有性命之憂。

盤石山嶺石。 上石字有誤，當用連綿字，與國編字對。

駟車篇。

此亦輕舉遠遊之意。

「恩紀職不接」謂已見疏於文帝，猶婦見棄

於其夫也。

棄婦篇。

子建見疏於文帝，屢遷國邑，有才而不見用，自嗟

屏逐之臣，故以棄婦自喻。

公孫詩。

此在鄴宮與兄丕讎飲時，武帝在，故稱丕為公子。

贈徐幹。

和氏植自喻，謂已有獻寶之責，而已遭刑也。知己

植自指謂徐幹侯已，而已之冠亦被赦棄也。

贈丁儀。

首四句賦景物朝雲四句，喻用才，則民被其澤；棄

才則國無所獲。在貴四句，譏時之貴臣不以薦賢下士為意，末四

句，自矢不棄良友。

贈王粲。篇篇喻粲。我願二句，喻已思引粲而無良會，重陰

句，喻太祖。王粲最為太祖所重，故末四句云爾。

贈丁儀王粲。

從軍，謂建安三十年曹公西征張魯。皇佐指

魏太祖。權家謂兵法之權謀家也。君子，謂丁王也。丁時為太子掾

位卑，故曰怨在朝。王時丞官在家，故曰歡自營。歡怨皆有所不平，

故勸之以中和。

贈丁廙。

「君改義休倚小人德無儲」待，待也；一曰具

也。儲，謂蓄積之以待無也。休倚，謂美而有餘也。

贈白馬王彪第五首。同生，指任城王彰。桑榆，以日之將落

喻人之將老。影響雖捷，尚不如將逝之年光其去更速也。

第七首。言有司逼迫太甚，時虞不測之禍，變生斯須，聞事

耳，誰能保百年哉？遊仙詩。此亦引天行五遊篇，遠遊篇，仙人篇等作之旨。

雜詩第一首。之子遠人，當有所專指之人，若徐幹之類。易

小過飛鳥遺之音，謂欲託之寄音信於故鄉也。轉瞬而雁之形影

已不見矣。

第二首。轉蓬游子，似背子建以自喻者，本根指京師也。

第三首。良人我君，皆喻思君之意。

第四首。此首自惜有才，而不得及時見用也。

第五首。此即求自試表願身分割境，首懸吳闕之意。

第六首。此亦來自試表之意。

七哀詩。此亦與棄婦篇相近。按樂川詩集所載，又有一首。晉樂所奏凡二十八

句，較本辭多十二句。

情詩。此代述久役不歸之情。游魚二句，言得所也；眇眇二

句，言不如魚鳥也。

阮步兵集

詠懷第六首。此首阮公以邵平自比。膏火二句，亦譏趨附

權勢者。

第九首。首四句，阮公以伯夷自況。鷓鴣，似亦刺趨時附勢

之小人。

第七首。魏甘露五年六月甲寅，司馬昭立常道鄉公。在月  
之三日。陳流謂此詩即指此事。「三句將欲移」云者，謂過三句  
即移秋節也。「願親卒歡好」云者，恐其覆爲齊王芳高貴鄉公  
之續也。

第八首。陳流以「罄折忘歸」爲譏黨附司馬氏者，未知  
然否？至謂末四句爲阮公自命之詞，鑿黃鶴之失路，甯燕雀以卑  
棲，則深得本指矣。

第十首。陳流謂此章譏黨附司馬氏者，愚謂前六句，似譏  
鄧粲何晏之徒；後四句，則自況之語。言雖不能避世高舉，猶可全  
生避害耳。

第十三首。求仁得仁，猶云求禍得禍。蘇李之誅死，自取之  
耳。

第十五首。此首自述其抗志自修，避世無悶。千秋二句，言  
榮名不足稱，華門二句，言長生不足慕，但求有自修之實耳。

第十八首。首四句言魏祚將傾，朝爲二句，指前此被魏之  
恩澤者。豈知六句，言夏侯之盛云亡，殉國之人未見。景山松，似有  
所指之人，可信其勁節不改者。

第二十首。陳流以此首與「二妃遊江濱」，「昔日繁華  
子」二章同類，并觀皆以妾婦說司馬氏也。國藩按岐路染絲，言  
變遷不定，翻覆無常，不特燕婉之情如此，即國之存亡亦不過一  
反覆間耳。

求闕齋讀書錄 卷六

第二十一首。阮公自況之詩。

第二十八首。首四句，謂日往月來，月往日來，互有屈伸，不  
相驕怨。人生有遠，即有窮，有得，即有失，又何怨哉？豈效二句，言不  
學世上小兒，營營于求。朱龍，阮公以之自況，亦速避世之意。

第三十二首。此亦汲汲自修之意。

第三十四首。揚雄傳云：「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  
蛇。」龍蛇者，一曲一直，一伸一屈，如危行也。言孫即屈也。此詩  
畏高行之見傷，必言孫以自屈，龍蛇之道也。

第三十五首。願攬二句，有魯陽揮戈駐景之意。「白日不  
移光」云者，欲使魏祚不遽移於晉也。天階二句，言手無斧柯，無  
路可以迴天也。

第三十六首。無形，言無生之始也。莊子：「溯其始而本無  
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生。」翳華樹，日中時也。至冥則夕矣。

第三十七首。天之道，陰求陽，陽求陰，氣也。人之道，男求女，  
女求男，情也。古人以不遇爲不偶。詩騷之稱美人，皆求君求友也。  
此詩之望所思，亦求友之意，似有所指。言天時既嘉，道路無礙，而  
美人不來，能無感慨！

第三十八首。此首有屈原遠遊之志，高舉出世之想。

第三十九首。此首似指王凌謝葛誕卞卬儉之徒。

第四十一首。首四句，謂晉氏網羅人才，庸庸者皆見錄用。  
「生命無期度」以下，阮公自喻其遊於世網之外。

第四十二首。首四句，言魏三祖時多良輔賢士。陰陽四句，指齊王芳以後之事。園綺八句，阮公以自喻也。上世士即園綺伯陽之倫。

第四十三首。此首亦遠遊遺世之意。

第四十四首。焉敢二句，當有誤字。凌風樹，亦阮公以自況者，有託根霄漢終古不凋之意。

第四十五首。幽蘭四句，喻當世之賢士；葛藟二句，喻當世之在野者。

第四十六首。此首藝文類聚所載，與今本不同，而義意近。觀李善文選注江文通擬詠懷詩所引，與藝文同，亦一證也。今從藝文定。正國藩按：此首似以鷓鴣自比，以明不慕高位，不貪遠圖之意。

第四十八首。按上林賦注：「焦明似鳳西方之鳥也。」此與鷓鴣並舉，殊覺不倫。末二句，與前四句尤為不倫，疑後人所附益也。

第四十九首。喬松，冀有國楨扶魏，祚於將傾者。高鳥，自喻其遺世外也。末二句，謂有伯夷之心，而不學伯夷之迹也。

第五十首。明達似指一死生齊彭殤者言之。

第五十一首。首四句，言曹氏施厚澤於司馬，而遭其反噬。末二句，言司馬氏機智可怖。

第五十三首。「大要不易方」云者，謂貧富貴賤，死生禍

福，皆有自然之理，雖智巧萬端，不能逃出範圍之外。末二句，言花有榮，必有落；人有盛，必有衰也。

第五十四首。前八句為遠遊遺世之志，末二句，言已雖生於濁世，豈其玉石不分，隨衆人之混混而昧於時代之變遷邪？

第五十五首。按：「日夕將見欺」似用季平子日入遷作事。

第五十六首。鶴鳴且飛且鳴，詩小雅及東方朔答客難，皆以喻汲汲自修之士；此則似譏附勢之人。

第五十七首。首四句，有時移勢異，舉自山河之感。翩翩二句，言時移勢殊，我亦遺世遠舉，不效世之豐贖，負戀祿位，茫然不知玉步之已改也。

第五十八首。此首亦有高舉遺世之意，末二句，似譏拘守禮法之士。

第五十九首。二三著，似亦刺魏臣而二心於晉，旋盛旋敗者。

第六十一首。少年欲從軍立功，而晚節悔恨者，念仇敵不在吳蜀而在堂廉之間也。

第六十二首。此首或指孫登、嵇康之流。

第六十三首。此首自述其精神匿志，觀物自悟之素。

第六十四首。首二句，與第九首相似，而基字不如岑字之穩。末句思妖嬈語，尤不倫，疑非阮公詩後人附益之耳。

第六十五首。以王子晉比曹芳，以浮邱比司馬懿。

第六十七首。此首似譏司馬懿厚貌深情，善自屬飾。

第六十九首。明珠句，似用鄒陽明珠閣投之意，于即投也。

并一發，即并日而食也。將損彼之有餘，益我之不足，而愁毒已生，公道不可持也。

第七十二首。此首有冉冉將老，修名不立之感。

第七十二首。首四句，刺馳譽於名利之途者，勢路有所由，謂適益能賤之也。更希句，即毀方瓦合儉德避難之意，末句疑有

缺字。

第七十三首。前六句，似刺賈充鍾會之徒。

第七十四首。甯子二句，謂甯戚非全不知道者，而飯牛之歌果為何事而肯以身殉之也。薄甯戚而慕巢由，阮公之志事著矣。咄嗟無須臾也。言榮來辱去，辱來榮去，不過須臾間事，吾但味吾道真而已。

第七十六首。秋駕安可學東野窮路窮。秋駕作稅

駕者，誤莊子逸篇。尹儒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明日往朝師。師曰：「今將教子以秋駕。」陸曰：「秋駕，法駕也。」國藩按：秋駕二句，言有才終至蹉跌，東野稷馬力已竭，事見莊子。

第七十七首。此首謂死不足愛，但恐有平生親好迫之死於非命。同始異支流，謂少年相好之人，中道異趣也。讎怨非他人，乃平生親昵朝夕間見之人，一旦異趣，談笑之際，踈隊之間，

已成胡越，此有憂生之歎矣。末句疑有誤字。

第七十八首。終身履冰下學上達，皆嗣宗吃緊為人處。

第七十九首。鳳皇，阮公自況也。處非立三字，疑有誤。

第八十首。望佳人而不見，招松喬而不來，將抱孤芳而長逝耳。

第八十二首。此與四十四首、七十一首，語意重複，別無藉義，疑亦後人附益之也。

陶淵明集

神釋。日醉二句，辨形贈影之言。立善二句，辨影答形之言。九日閒居。詩遲，傾指易代之事，淹留無成，騷人語也。今反之，謂事業則無所成，於道德豈無成邪？

游斜川詩序。淮南子：崑崙山有層城九重。陶公因目中所見之層城，而遙想崑崙之層城。觀上文，臨長流望會城句，當是斜川有山名會城，故愛其佳名與崑崙同耳。陸芝云：「會城落星寺也。」然云獨秀中臬，則是指山，非指寺矣。

中窻縱遙情。中窻，猶大謝詩之中飲，即酒半也。示周續之，企謝景夷三郎。時三人皆講禮校書。

「相去不尋常」言不近也。

「祖謝饗然臻」薦酬表羣士饗臻。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古今樂錄載，怨詩始於下和，繼以班婕妤，蓋傷不見知之意。此篇之末，亦傷世無知已也。

答顧參軍詩序。「本既不豐」，謂素瘠也。五月且作和戴主簿。「回復遂無窮」，去復來，來復去也。

晏色爽景風。史記律書景風者居南方。

移居。「相思則披衣」，言起往相訪也。此理二句，言此樂不可勝，無為舍而去之也。

於王撫軍送客。王弘為撫軍將軍，江州刺史。庾登之為四陽太守，時被徵還京。謝瞻為豫章太守，時將赴郡。王撫軍於盜捕錢之，或邀陶公預宴。

「嚮車敝餘暉」。淮南子「日至悲泉，是謂嚮車」。

與殷晉安別。良才句，指殷。江湖句，陶公自指。

贖羊長史。劉裕破秦以後，霸業已盛，玉步將更。故前者思遊中鄣而九域未一，今者九域已一，而世代將改，但當從綺川游耳。駟馬不貨，憂患貧賤，或多歡娛，亦公之素志也。

始作鏡軍參軍經曲阿。謂無心遇之也。觀一荷字，明其為適然相值，非有意就此參軍也。

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邊山風于規林第二首。「巽坎雜與期」。巽，順也。坎，險也。或曰巽，風也。坎，水也。

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平津二句，言苟不慕公，搢宏之丞相封侯，則栖遯山林，亦未為拙也。不由謂不由其道也。實子。舒儼宜俟，雅份備供，通修凡五人。舒宜雅端，通皆小

名。

飲酒第二首。榮啓期事，見列子。至於九十猶不免行而帶索，則自少壯至老，當年之飢寒，不可勝述矣。

第七首。此首文選錄入雜詩中。

第十一首。「顏生稱為仁，榮公歸有道」。歸，猶稱也。論語「天下歸仁焉」，稱其仁也。曹植詩「衆工歸我妍」，稱其妍也。此歸字與上句稱字對舉互見。

第十三首。晉宋間以同居為同止。兩人同居，一醉一醒，淵明以醒者規，規為愚而醉者傲，兀差類耳。

第十六首。「孟公不在茲」。孟公，陳逸也。

第十八首。末句用柳下惠事，蓋以揚雄柳下自比。陶公與親舊亦好縱言，絕論，但不言禪代事耳。

第十九首。彭澤之歸在義熙元年。此云復一紀，則賦此飲酒，當是義熙十二三年間。

止酒。首六句，止字俱不貼酒說。末二句，止字亦不貼酒。按湯文清公漢註述酒詩，定為虞詞隱語。蓋恭帝哀

亂也。「重難照南陸」。言馬氏出戶黎之後，以難為黎，故為錯亂也。

「素礫晶修渚，南嶽無餘雲」。修渚，指長江，即江左也。此二句，言氣數衰謝已上言晉室南渡，國雖未亡，而勢已分裂矣。



「豫章抗高門，重華固靈墳。」劉裕初封豫章王，重華開恭帝禪宋也。

「流淚抱中歎，傾耳聽奇晨。」因恭帝之弒，故流淚長歎而趨曙。

「神州獻佳業，西靈爲我馴。」義熙十四年，縣人獻嘉禾，西靈當作四靈，裕受禪文，有「四靈效徵」之語。

「諸梁董帥旅，辛勝喪其身。」葉公毅曰公勝，喻裕篡宗室之有才望者。

「山陽歸下國，成名猶不動。」諺法「不動成名曰靈」，二句以魏降漢獻爲山陽公，而卒弒之。喻裕廢帝爲零陵王，而卒弒之也。

「安樂不爲君。」安樂，公益以劉禪比恭帝。

「平生去舊京。」卜生句，平生八句，不甚可解。湯公之說亦不可通。

「羲義西嶺內，偃息常所親。」天容自永固，彭馮非等倫。」西嶺當指恭帝所葬之地，謂偃息邱山，天容自固，豈與尋常之壽夭并論哉？

擬古第二首。「聞有田子泰，節義爲士雄。」田噤，字子泰，事劉虞，虞爲公孫瓚所害，嘗爲報讎，不遂。陶公蓋以噤自比。

第六首。「稷下多談士，指彼決吾疑。」稷下決疑，亦魯尹問卜之類，淵明不仕之志，久定，姑託爲訪卜稷下之辭耳。

第七首。前六句，公自詠。後四句，歎趨時附勢之人。

第八首。首陽，易水，伯牙，莊周，陶公之志事可見矣。

第九首。兩晉立國，本無苞桑之固，于實論之詳矣。末二句，仰追咎謀國者之不臧。

第三首。此篇亦感興亡之意。

第四首。不知老句，貫下六句，謂自少至老，祇在一呼一歎之中，與親戚子孫相聚，正與四海句相反。末四句，謂死後縱有空名，而生前冰炭滿懷，已不勝其苦矣。

第七首。「素標插人頭，前塗漸就窄。」素髮在頭，若鬢巖然，前途漸窄，猶云來日漸短也。

第八首。代耕，祿也。既失其方，則裹餒乃其理也。

第九首。淵明未嘗有遊行之役，似因故國已亡，警若遠行在外，無家可歸，託爲之辭。後二首，亦有行役之感，不甚可解。

詠貧士第一首。「雲見而隨滅，鳥出而復歸。」皆喻己之甘守故轍，早賦歸來也。

謝康樂集。述祖德詩。「弦高犒師。」陌舊作晉，呂氏春秋載：秦三帥對弦高之言曰：「嚙之道也，迷惑陷入大國之道。」高誘注曰：「嚙，國名也。」

「明哲垂經綸。」明哲，指祖玄也。

第二首。河外謂洛陽。西晉一失，不復反正也。江介，贈金陵東晉。暨字日暨也。暨，相謂祖文也。舜分十二州，東晉時有其七，故曰七州。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送孔令。時暫歸客，皆指孔令也。毛詩序曰：「匪嘏，廢則和樂缺矣。」此云：「盜所缺。」謂尚有鹿鳴之意。孔以養素為樂，而以繼位為辱，故云愧將別。

從游京口北固應詔。玉璽黃屋二事，皆因辨名教而立之等威也。若道則有超乎二州之外者矣。

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始得傍歸路。靈運之永嘉必發經始甯故宅及祖父邱墓，皆在始甯，故曰傍歸路。

鄰里相送至方山。齊衰欲之理，為幽棲之道。豈止年歲之別，將有終焉之志。

富春渚。外物徒龍變。徒龍變云者，聽其或屈或伸，於已心了若無與也。

七里瀨。遺物悼遷斥，存期得要妙。物，外物也；期，終期也。

曉出西射堂。含情尚勞愛，如何離賞心。賞為含情，尚知勞愛，沈乎人而離於賞心也。

登池上樓。蚪以深澗而葆真，鴻以高飛而遠害，今以嬰俗網，故有愧蚪鴻也。

新陽改故陰。神農本草曰：春夏為陽，秋冬為陰。游赤石，進帆海。永甯安固二縣中路東南，便是赤石，又枕海，仲連句明海上之可悅于卒句，言雖悅海上，仍不忘朝廷。游嶺門山詩。感推三山峭，滄泊兩江駛。感推滄泊，皆疊韻連綿字。

田南樹園激流植援。樵隱俱在山，樵來事不同。不同非一事，養獨亦園中。樵者在山，隱者亦在山，老圃在園，吾之養獨亦在園，所以在園者亦不同，故曰不同非一事。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隱眺。解作竟何感，升長皆中容。解作，升長，用二卦名。

環營園作見顯范二中書。聖藏句，謂宋高祖微尚句，謂歸隱之志未遽宣陳也。事蹟句，言魏不似史魚兩如矢之直也。心愜句，言慕孫叔敖三夫相之賢也。兩如三避，歇後語，究未穩愜，盛明二句，指宋武帝殊方二句，謂已昔蒙召用。

酬從弟惠連。首章喜惠連之來會，次章喜其聚，而慮其歸。三章敘別後得其來詩。

初發石首城。日月句，指宋太祖也。成貸句，貸施也。既貸其性命，又予以官職，故曰「兼茲晨裝搏會闕」。會闕，猶曆陰也。搏字用莊子「搏扶搖羊角」字，再與句前之永嘉今適臨川故曰「再與朋知辭」。

道路憶山中。越客靈運自謂楚人，指屈原存鄉句，亦指屈

原

「自己爲誰慕。」已止也。慕，繼也。莊子曰：「夫吹萬不同而使之自己也。」言情已止矣，不解因何復慕也。

擬魏太子勅中集詩第二首王粲「秣馬赴楚璣」，蔡至荊州也。上宰指魏武帝，雲騎二句，謂平劉表也。

第三首陳琳「相公指魏武帝，明德指魏文也。」

第四首徐幹「中飲願昔心」，說苑「晉靈公欲殺曹宣孟而飲之酒，宣孟知之中飲而出。」國藩按中飲猶曰酒半也。鄭註天官小宰中字別之，三國志周瑜傳「中江舉帆」，兩中字與中飲略同。

第五首劉楨「朝游牛羊下暮坐括搗鳴」，括搗鳴，疑當作塘搗鳴。搗與雜音義同，塘搗鳴，即雞鳴謂晨也。朝遊，則至於夕暮，坐則達於晨也。

鮑參軍集  
採桑，陌上桑，本秦羅敷拒絕挑者之辭。樂府解題謂「採桑亦出於陌上桑」，國藩按陌上桑，謂夫不在而拒人，此則似與夫同處者。

代放歌行，放歌行，一曰孤兒行，一曰孤子生行。言孤兒爲兄嫂所苦，雖與久居也。鮑照此詩則言榮利之場，不宜輕入也。此詩首四句，以夢盡之習苦喻世之習於榮利，雖仕沈溺而不反者，雞鳴八句，極言榮利之場，衆所共趨，夷世十句，蓋反言以

求闕齋讀書錄 卷六

見意，向使君非愛才嫌瘡不斷，則不能不臨路週迴矣。代陳思王京洛篇第一首「春吹回白日」四句，言時移事異，盛極必衰。

代門有車馬客行，門有車馬客，皆言問訊其客，備敘市朝遷變，親友彫落之意也。鮑詩則并敘此客旋又別去，篤行李，猶云珍重道塗。

代東武吟，東武吟，傷時移事異，榮華徂謝也。此專言苦戰老將，傷時事之移易，始隨張校尉張繇也，後逐李輕車李蔡也。密塗二句，密，近也。近塗猶萬里，則遠者可知，甯歲猶七奔，則多事時可知。

代出自薊北門行，出自薊北門行，大致與從軍行同，而兼言燕薊風物，此則并及忠節矣。

代陳思王白馬篇，「埋身守漢境，沈命對胡封。」埋身沈命，皆堅志赴敵之意。

代昇天行，昇天行本求仙之意，而此詩窮途二句，似亦觀學仙者。

代苦熱行，前言苦熱瘴毒，末言從軍死地，勞多而賞薄。代結客少年場行，結客少年場行本曾經生重義慷慨以立功名者，此則兼言晚節坎壈之狀。

答客。對客自陳素抱，而終問之，亦周原卜居之旨。

從臨海王上荆初發新渚。首二句，襲王粲從軍行詞。

賦史。「寒暑在一時」。所好生毛羽，所惡成瘡痍，勢利

所在，變態須臾，故曰寒暑在一時。

擬古第一首。自傷不遇，不如魯客之宜成名途。

第二首。前十句，以舌端筆鋒跌宕自喜。晚節四句，僅以和

戎見長悼本志之變化。末二句，言今之事已異於昔之志，則後之

遇當又異於今之事矣。

等三首。志在立功邊郡。

紹古辭第七首。「覆水無行伍歷亂」。如覃葛詩：「女

子善懷，亦各有行」，似為明遠此句之所本。

李比側媚之子，希世取寵者。茲晨冬也，豈陽天春也。

白雲。此亦輕舉遠遊之意。

行楚至城東橋。此詩亦感春之屬。前十四句言衆人爭名

爭利，擾擾不休。末四句言容華銷歇，不勝感歎。

「開芳及穉節，含采齊驚春」。二句以草喻人也。齊，惜也。

草始而開芳，既而含采，草極茂則有驚春之象，盛極則必衰，故可

惜也。

謝宣城集。

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僚。

「驪車鼎門外，

思見昭邱陽。」成王定鼎於郊，其南門名定鼎門，此借用，以

指荆楚之南門。昭邱指荊州。

郡內高齋開望，答呂法賈。「若遺金門步。」若字，有儼

能之意。

新亭渚別范零陵。「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游，雲去蒼梧

野，水還江漢流。」洞庭瀟湘皆范赴零陵經過之道，蒼梧則更

在零陵之南，故曰雲去。零陵之水，必須由江漢金陵以東入於海，

故曰水還。

廣平二句。言范同廣平而聽聽方向，籍已當居茂陵之下，

將於彼而求見。

忝役湖州，與宣城吏民別。「下車遽喧席。」喧席，即暖

席也。後世所說叫戶銑溪，亦此類耳。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湖溪望長安，河陽視京縣。」以

灑陵河陽比三山。以長安洛陽比石頭城。

始出尚書省。眺兼尚書殿中郎。高宗輔政，以眺為諮議領

記室，故出尚書省也。遙休明，謂齊武帝時也。崑景句，謂武帝崩也。

繼體句，指鬱林王昭業也。英袞二句，謂明帝廢鬱林王海陵王而

即位也。明帝即高宗也。輕生似眺，自稱微生，小生也。

辭官闕，出尚書省也。陪旋裝，為諮議領記室也。

和王著作融八公山。「西距孟諸陸。」周禮曰：「正東

曰青州，其數曰孟諸。」亦在八公山之東，而云西者，懸上文耳。

「秦景滄伊，陟危賴宗。微管寄明牧，長蛇固能羈。」  
秦景，晉也。伊，洛陽也。滄者，謂陳愨陷於賊庭，宗袞指謝安明牧指謝玄。

「春秀良已凋，秋場庶能築。」春秀句，謂年華已逝；秋場句，謂終當歸田。

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北拒句，謂周瑜破曹操於赤壁。西

龍句，謂陸遜破劉備於西陵。「卜揆崇離殿」卜揆用詩。「卜云其吉」卜揆之以日。「指吳相宅於武昌也」茂字指伏尋容。幽容，賦自謂也。



# 求闕齋讀書錄卷七

## 湘鄉曾國藩著

## 湘潭王啓原編輯

### 集二

李太白集

古風第二首。

臚，謂元宗在蜀，肅宗在靈武。

第六首。

蓋登鷓鴣以爲冠，畫白虎以爲袴也。此云鷓鴣生虎鷓，蓋鷓鴣生於衣袴之上也。

第十一首。

第二十首。

第二十一首。

第二十二首。

第二十三首。

第二十六首。

不獨公詩爲然。

第二十七首。

君平窮處，鷓鴣皆太白以自比。此首亦志在學仙。此首言曲高寡和。此首有倦遊思歸，答葉羹根之意。此首悲年光之迅駛。美女求偶，皆喻賢才求主。不獨此首爲然，亦

此首亦傷時光之易逝。

求闕齋讀書錄 卷七

第二十八首。

第二十九首。

第三十一首。

第三十二首。

第三十三首。

「新豐折臂翁」之詩意。

第三十四首。

一首綺麗不足珍之意。

第三十五首。

法也。

第三十六首。

以鏤金，理有定而事無定，反覆感歎。

第三十七首。

第三十八首。

第三十九首。

第四十首。

此首亦欲高舉出世。

大儒二句用莊子儒以詩禮發冢事。

此首亦感時節之早謝。

此首自况，即賦大鵬之意也。

此首似諷天寶末徵兵討閣羅鳳，即白太傅

此首刺當時文士之以雕飾奪天真者，即第

此首戒懷材者不宜自炫，宜以老子魯運爲

前六句言積誠可以回天，後六句言衆口可

此首喻賢才處幽谷，須有波引之者。

此首言萬事反覆，波瀾千變。

此首亦自况之辭。

此首即屈子遠遊之意。

之意。

第四十二首。此即郭景純所說燕昭無靈氣，漢武非仙才

第四十三首。此歡華士不能久榮。

第四十四首。此首志在高舉出世，亦自况之詩。

第四十五首。此歡承平時權門之盛，今已衰歇。

第四十六首。宋二句自况，即陶公凝霜珍異類，卓然見高

校之意。

第五十一首。此首亦說不我與之意。

第五十八首。此首即翟公署門之意，老杜貧交，行亦同此

慨。

古朗月行。按蟾蜍蝕影，陰精滄惑等句，似亦諷譏昭蔽明

之意。

上之同。渭川老文王訪賢也。襄野宣黃帝問道也。瑤池安

穆王

佚遊也。末四句似有所諷。門有車馬客行。北風二句，言兩京俱陷，借古題以傷時事。

東海有勇婦。魏舞五曲中，一日關中有賢女，太白作此

代之。

由馬橋。晉人當立功立事，盡力為國，不可念私也。鮑照沈

約之作，則言遊燕征戰之事。

秦女休行。并延年辭言秦女休為燕王婦，為宗報讎，殺人

都市，惡敵得免。傳元詞言，胡娥為報仇殺人，以烈義稱。太白此辭

擬左延年。但左傳俱用長短句，太白但用五言，為小異耳。

東武吟。傷時移事異，榮華祖謝也。

短歌行。魏武帝短歌行，有身世多變，汲汲求賢之意；各家

多及時行樂之意。

空城雀。按空城雀自鮑照以下，皆有含辛茹苦守分安命

之意。

紫驪馬。郭集以紫驪馬為從軍久成懷歸而作。此詩末二

句反之語愈沈痛。

豫章行。按豫章行，陸機謝靈運之作，言壽短景馳，容華不

久。傳元之作，言盡力於人，終以華落見棄。太白此作則似從軍之

辭。

對酒。按魏武帝賦對酒，其旨言王者德澤廣被，政理民和，

萬物咸遂。范雲以下則言但當及時行樂。

去婦辭。按自從二字疑衍，通首皆五言，不應著此一七字

句。按此顧况棄婦辭也，後人竄入太白集中。

長歌行。按長歌行，言人當努力為樂，無至老大乃傷悲也。

贈徐安宜。浮人若雲歸，浮人猶流人也。遊子

滯安邑。遊子，太白自謂也。

贈任城盧主簿潛。海鳥知天風，海鳥，太白以自喻

也。

早秋贈裴十八坦。撫綵發長嗟，以上十句，太白自詠



也。

贈范金鄉二首。前一首，自述；次首，頌范觀狂。清野相招，  
「等句，似范有書邀太白東遊也。桃李二句，謂疑無書信，人猶  
顧勢附而來。那能二句，言况復有書相招也。」

玉真公主別館苦雨贈衛尉張卿第二首。前路備陳苦雨  
愁寂之狀，未八句自露英雄振奮之概。

贈韋諷書子春。首八句，論賢者宜濟世，不宜高隱。惟君八  
句，言韋門第甚盛，不宜久於秘書。且復八句，敘韋歸山中，未八  
句，敘兩人交誼。「卻願女兒峯」句，女兒山在河南府宜陽縣，韋  
諷齊此時當覓歸山中，行將復出也。

贈何七判官浩。五字句中跌宕乃爾。  
歐陽武侯傳書，贈長安崔少府叔封昆季。用崔州平

影入少府，鏡線痕跡，宛爾可尋。  
贈崔侍御。揚齊賢本無末二句，似以無之爲是。如有此二  
句，赤草使必有誤字。

贈新平少府。「搏擊中所能。」亦有李廣斬霸陵尉之  
意。太白千古英豪，度量亦殊不廣。

警情贈蔡舍人雄。首八句，自敘夙有用世之志。遭逢十句，  
敘被總去國。皇穹十句，敘讒謗得雪，再被恩寵。夫子四句，頌蔡將  
傳志乘時。我縱句至末，自述邈然高蹈之志。

贈別從朝高五。三朝謂茂朝、月朝、日朝，即正月元且也。見

求闕齋讀書錄 卷七

漢書谷永傳。觀「貧家羞好客」六句，著高五至公家辭別，而公  
愧款接不能豐贖耳。

贈裴司馬。通首皆用比體，「愁苦不親鄰」於人無怨也。  
「泣上流黃機」反身修德也。天寒四句，動心忍性也。「容華世  
中稀」增益其所不能也。

贈從孫義興宰銘。元惡，謂安史之亂。疲人，卽疲民也。因避  
諱而作人。應桑林，用莊子庖丁解牛合於桑林之舞事。謂李銘與  
亞相投契，如響斯應也。

贈梁錫宋少府。首四句，以李宋二姓引入。嘗聞四句，喜  
相見而披豁情素也。感蘿四句，指宋由京而至江南。早懷四句，自  
敘遭讒失志，末四句敘投分之意。

贈張相鎬第一首。「昔爲管將鮑」以下皆自述也。  
第二首。首二句，自敘家世本出李廣。想像六句，借晉事以

喻明皇幸蜀。  
獄中上崔相換。太白坐永王瑋事，繫鄂陽獄。宜樞大使崔

渙，與御史中丞宋若愚，險治，以爲罪薄宜賞。  
繫鄂陽上崔相換。「毛遂不墮井，曾參甯殺人。」毛遂

曾參皆有兩人同名事，見西京雜記。太白引此以自比，其遭讒之  
枉。

贈劉都使。此向劉都使借貸之詩，下語極有斟酌。  
贈常侍御。「周秦保宗社。」周秦謂東京西京時，尙未

收復也。

經離亂後，天恩流夜郎，憶舊游書懷，贈江夏太守良宰。自首至「白日落昆明」三十句，自敘少時以謫仙之才，講匪時之略，會承章太守餞別於長安。自「十月到幽州」至「榮枯異炎涼」三十四句，自敘薄流荆齊，知祿山之必反，而未敢言。又與章相見於昌黎，親見章秩滿歸朝之事。自「炎涼幾度改」至「兩京途邛墟」敘安史之亂。自「帝子許專征」至「何由訴蒼昊」二十六句，敘永王璘東巡，已因迫脅賜金而獲罪。自「良牧稱神明」至「天然去雕飾」三十句，敘至江夏後章太守顧遇之厚，並贊其詩句之工。自「逸興橫素襟」至末三十四句，敘與章綢繆日久，得開赦書，仍思見用於世，破賊立功。

贈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首十二句，太白自敘高潔之性。昔攀十二句，自敘平生有滅胡之壯志。踟躕十六句，自敘功名不遂，燕遊江南流連宣城之狀。君從二十句，頌宇文太守之賢光祿至末二十句，敘太白與宇文交誼兼及崔侍御。

贈宣城趙太守悅。首十二句，敘趙世胃之盛，憶在南陽十二句，敘昔相見之早，並頌太守之賢，選入十六句，謝趙款接之厚，仍冀其汲引也。

自梁園至敬亭山見會公談陵陽山水，兼期同遊，因有此贈。「黃鶴久不來，子在蒼茫。」子明子安俱於陵陽得仙，黃鶴棲於園，即子安之仙蹟也。

獻從叔當塗宰陽冰。首六句，以蕪歌賈引起陽冰，不甚精切。浮雲三句，言色中艱難瘡苦。

安陸白兆山桃花巖寄劉侍御綽。此等詩似謝宣城。

開丹邱子於城北山營石門幽居，中有高風遺跡。僕離羣遠懷亦有棲遁之志，因敘舊以寄之。敘嵩陽一會，旋別向雁門洛陽一會，旋別向故園，脈絡分明而行間一稱跌宕飄逸之氣，獨邁羣賢。

淮陰書懷寄王宗成。前十二句，言昔在梁宛與王相會聚，後十二句，鈔近至淮陰心懷。

禪房懷友人岑倫南遊維浮，兼泛桂海，自春徂秋不返，僕旅江外，書情寄之。自首至「白日凋華髮」敘岑在嶺南。自「春氣變楚關」至「出望黃雲蔽」敘已在尋陽。末八句，敘懷想之殷。

自金陵汧流過白壁山，望天門，寄句容王主簿。「故人在咫尺，新賞成胡越。」謂雖有新賞而隔絕不得與同，咫尺萬里如胡越也。

留別西河劉少府。「問傾尊壺酒，笑對劉公榮。」阮翰與王戎飲酒，不與劉公榮，請其相知其深，無所疑忌也。

感時留別從兄徐王延年從弟延陵。首十句，敘李氏本老子，貴胄至唐而宗支蕃衍。自哲兄以下二十八句，敘徐王事，自兄弟八九人以下二十二句，敘延陵與已交契之厚。自鳴蟬至末十

四句，述留別之意，時方枯旱也。

竄夜郎於烏江留別宗十六環 疑烏江及宗字誤。

送王屋山人魏萬還王屋 首十六句，敘萬遜然獨往，高

臥王屋，入剡尋王許，句，王許謂王羲之許邁也。大江自三

峽以下直至濡須口皆楚境也，故稱曰楚江。

送溫處士歸黃山白鶴峯舊居 首八句，自敘曾遊黃山，亦

開六句，敘溫歸白鶴峯，風吹八句，送溫去而又約相訪也。

送楊少府赴選 首十句，言吏部選政之平，山苗二句，用左

思，「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之詩，而反其意。夫子四句，送其

赴選之正文也。次工句以下，太白亦有出世之志，冀時有山公者

旣拔及之耳。

送族弟澗至晏搆，單父三十里。金鄉單縣等處，村莊多名

搆者，如今日定陶之卅搆，鉅野之龍搆，皆巨鎮也。其字亦作閭，通

鑑有遊句，涑水在單縣西南。

送裴十八闕南歸嵩山第一首。風吹句，謂賢人遭讒毀。日

浚句，謂小人鳴得意。

江西送友人李之羅浮。君王縱疏散，雲雀借巢夷。二句，

太白自謂供奉翰林不合，詔賜金還山也。

宣城送劉副使入秦。已過秋風吹。言事過之後，略

無形迹，猶云如浮雲之過太虛，如東風之射馬耳也。

五松山送殷淑。仲文了不還。猶云仲文去已久也。

求闕齋讀書錄 卷七

登黃山凌歊臺送族弟溧陽尉濟充汎舟赴華陰。靜者

伏草間，公自謂也。空手二句，極言處貧約者不得自伸。

翻王補闕惠靈莊廟宋永澗贈別。荒溪波，浩然津，皆太白

所命之名，猶莊子稱建德之國，無何有之鄉耳。

答裴侍御先行至石頭驛以書見招，期月滿汎洞庭。石頭

驛在嘉魚之上，白螺磯之下，岳州百五十里。公時在江夏，裴以

月之初三四至石頭驛，約公速行，將以十五同汎洞庭，公答此詩

時當已過十五矣。原注稱石頭驛在金陵失之矣。

寧魯城北范居士，失道落蒼耳中，見范置酒摘蒼耳作。自

詠猛虎辭。古來猛虎行，多言不以艱險變節，太白之猛虎行

則自傷不遇耳。

金陵鳳凰臺置酒。天老坐三台。天老，力牧，黃帝之

相。

登金陵冶城西北謝安墩。首十句，敘文帝中興郡金陵西

秦八句，敘謝安破秦兵事。冶城句以下，述登覽之懷。「胡馬風

漢草。」馬牛其風，謂奔逸也。胡馬奔至漢地，因曰風漢草。

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軍。歸艤車籠下，淵明不足

羣。按杜公譏四皓為局促，太白譏淵明為羸羸，自是詩人一

時豪語，非定論也。東坡極稱「局促南山」之為杜公傑句，過矣。

若謂其辭雖譏之，其意實欽之，乃為窺見古人深處耳。

自贛平，乘醉走馬六十里，至鄆鄆登城樓，覽古書懷。相如

應頤程嬰杵臼平原毛穎三端乃趙事之最大者。

效古第一首。此太白因晚節窮困回憶昔年遇主寵榮之時末二句反言之凡寓言類冬迷其辭。

第二首。此陋妬已諱諉者都無才望皆碌碌庸流耳。

擬古第一首。此託為思婦望征夫之辭。

第二首。此託為貞婦不二心之辭陌上桑續敘作以自明其心者。

第三首。此託為痛飲者及時行樂之意。

第四首。此香草以詔美人之意。

第五首。此卷舒自由坦懷行樂之意。

第六首。此首指安史之亂六龍顛凶荒喻明皇幸蜀也驚悉二句太白自喻而在江南為永王所汙染也惟昔二句謂諸將不過鷹犬之材忽踞侯王之尊也。

第七首。此首言仕途險巇非已所可干當立名於身後耳。

第八首。此首欲飲酒學仙以遣愁思。

第九首。此與十九首中之「迴車復舊道」「去者日以」

第十一首。此亦採芳以詔美人之辭。

第十二首。此亦託為貞婦思夫之辭。

寄遠第一首。「真水浴井中同泉豈殊波。察心與楚恨較為難多。」寫水即瀉水也本鮑明遠「瀉水置平地」寫水

四句謂彼此兩地同一相思未知情恨較多耳。

第十二首。朝共琅玕之綺食。琅玕玉也謂玉食也。

蜀道難。按樂府題曰「蜀道難備言銅梁玉壘之阻與蜀國絃韻同尚」書談錄曰李白作蜀道難以罪嚴武後陸鳴作蜀道易以頌草草而公所自注則曰「諷章仇兼瓊」或故亂其辭邪。

梁甫吟。按李勉琴說言「曾子思其父母撰梁甫吟」郭茂倩謂「梁甫吟者言人死葬此山亦葬歌也」諸葛武侯之梁甫吟似吊賢士之寃死太白此詩則抱才而專俟際會之時。

烏夜啼。按郭集所引唐書樂志教坊記皆云「宋彭城王毅康聞烏夜啼被赦而作此曲」今郭集所錄諸詩殊無及故事者。

春日行。鮑照春日行言春日泛舟飲酒張翰春日行言春日入園賞花太白此詩言泛舟而不願學也。

前有樽酒行。此題郭集錄者七家大抵及時行樂之意。

北風行。鮑照太白皆言北風雨雪而行人不歸。

鞠歌行。按鞠歌行言知已難逢之意。郭集古今樂錄曰「王僧虔按錄」平調又有鞠歌行「今無歌者」陸機序曰「按漢宮閣有含章鞠室靈之鞠室後漢馬防第宅卜臨道連閣通池鞠城彌於街路。鞠歌將謂此也。」又東阿王詩「連騎擊壤」或謂蹴鞠乎三言七言雖奇賢名器不遇知已終不見車馬逢知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已以託意焉。

中山孺子妾歌。郭集漢書曰詔賜中山王噲及孺子妾冰未央才人致詩四篇。如淳曰孺子幼少稱孺子妾宮人也。顏師古曰孺子王妾之有品號者妾王之衆妾也冰其名才人天子內官。按此謂以歌詩賜中山王及孺子妾未央才人等。爾累言之故云及也。而陸厥作歌乃謂之中山孺子妾失之遠矣。藝文志又曰臨江王及愁思節士歌詩四篇李夫人及幸貴人歌詩三篇亦皆累辭也。國藩按如郭之說則靖王子噲也孺子妾冰也未央才人也三者平列陸厥及太白辭皆失之然則古辭之鄙書燕說者亦多矣。

設辟邪仗鼓吹雅子辭曲。鼓吹曲皆軍中之樂。耿介死不求四句亦烈士報國之志也。

白頭吟。郭集古今樂錄曰王僧虔技錄曰白頭吟行歌古體如山上雪。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爲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樂府解題曰古辭云體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又云願得一人心白頭不相離。始言良人有兩意故來與之相決絕。次言別於澗水之上敘其本情終言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爲。若宋鮑照直如朱絲繩。陳張正見平生懷直道。唐虞世南氣如幽徑蘭。皆自傷清直芬馥而遭樂金玷王之謗君恩以竊與古文近焉。一說云白頭吟疾人相知以新間舊不能至

求闕齋讀書錄 卷七

於白首故以爲名。唐元稹又有決絕詞亦出於此。

臨江王節士歌。漢書藝文志云臨江王及愁思節士歌詩四篇。昇臨江王也愁思節士也二者平列。陸厥及太白之辭皆失之庾信賦云臨江王有愁思之歌亦失之矣。

司馬將軍歌。按劉曜之將軍先破陳安於臨上安部下爲臨上歌太白作此擬之而無悲傷壯士戰死之意未詳何說。

結襪子。按漢書王生使張釋之結襪而釋之名愈重。太白此辭大抵言感恩之重而以命相許也。

來日大難。郭集所錄諸家題皆曰善哉行太白題曰來日大難。古辭云來日大難口燥唇乾。言人命不可保當見親友且永長年術與王喬八公遊焉。

猛虎行。按猛虎行多言不以艱險改節。太白此詩則自傷不遇耳。揆旌以下八句敘述安史之亂頗似楚漢以下十句借張韓以自喻有策不敢犯龍鱗以下則自敘其落魄不偶宣城溧陽皆其所經之地也。

王壺吟。鳳凰以下八句皆自贊之辭。西施四句傷不遇也。笑歌行。此首與悲歌行二首皆非太白詩也。郭茂倩樂府

以悲歌行錄入雜曲歌辭以笑歌行錄入新樂府辭不知有何區別殆亦強作解事不辨其爲贗作耳。

扶風豪士歌。洛陽三月四句言安祿山破東京我亦東奔四句自敘避亂來吳因至扶風豪士之家。扶風豪士當亦秦人而

同時避亂於吳者。扶風豪士天下奇。以下十日專贊其豪俠奇偉。指長劍以下九句自述其高懷逸志。

梁園吟 玩詩指蓋公汜黃河而西赴長安。過梁園時懷古而作也。不知定在何時。或感山未亂以前耳。

鳴皋歌 奉饒從翁清歸五崖山居。鳴皋山在河南府陸渾縣。故曰伊陽公此時與從翁俱在梁園。故從翁騎鳴皋應由嵩少經過也。

勞勞亭歌 既以康樂自比。又以袁宏自比。但恨無邂逅相知如謝尚者。致寂寂獨宿空籬耳。

東山吟 浩浩洪流之詠何必奇。浩浩洪流帶我郭畿。稽康詩也。太白之意謂不繼繼於王畿耳。

峨嵋山月歌 送蜀僧晏入中京。觀黃鶴樓前二句。太白時在江夏見僧晏也。滯吳越句當指前事言之耳。

和盧侍御虛舟 結句似與起句相應。言會日雖有邪溪尙不如尋陽之通塘。稽之梁孟尙不如尋陽之盧侍御也。

江夏贈韋南陵冰 苦心不得申。一句以上喜遷謫後相逐。繡衣當即指潘侍御。南平指從弟之遠也。頭陀寺在鄂州宋大明五年建。

憶舊遊寄譚郡元參軍 君留洛北以上。洛陽相會。旋即相別。我醉橫眠以上。漢陽相會。旋即相別。歌曲自縊以上。晉州相會。旋即相別。鄴臺之北以上。關中相遇。旋即相別。四會四別。統名曰

憶舊遊。

魯郡觀祠送贊明府薄華還西京 自蛟龍盤以上。均敘驚詞風景。自君不見以下。詭詭跌宕。變化離合。不可方物矣。

高陽小飲真瑣瑣 山公酩酊何如我。竹林七子去道除。闕亭雄筆安足誇。除遠也。謂竹林諸子去道甚遠也。四句評貶古人之豪飲嘉宴不足尚也。

單父東樓秋夜送族弟况之秦時溲弟在席 目長安官闕九天上。至末。皆太白自傷。會為近臣有流落天涯之感。

答杜秀才五松山見贈 銅井炎鏗敲九天。秋浦有銅有銀。南陵有銅官。冶即梅根冶也。

杜少之集 送高三十五書記 國藩按王師句。窮荒句。慎儀二句。皆不滿於哥舒之辭。

苦雨奉寄譚西公兼呈王徵士 奮飛既胡越。按奮飛句。言為雨所阻。咫尺千里。不能奮飛。若胡越之相隔也。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按昔賢謂以王母比楊妃。璠池日晏比淫樂忘返。在杜公之意。或有之。至謂虞舜蒼梧以二妃不從。比楊妃之從遊。又謂黃鶴比賢人。遠引陽雁比小人懷祿。則失之鑿矣。黃鶴蓋公以自喻。謂已有大志。而卒無所遇。不如碌碌者多得溫飽耳。

奉同郭給事湯東巖澗作 按首十四句。敘玄宗常以十月

幸驪山湯泉初開以下十六句，敘龍移湫之事，陂陀以下六句，錢箋以爲指安祿山入朝之事，似未必然。末四句言郭給事有詩也。夜聽許十損誦詩愛而有作。陶謝不枝梧。枝梧謂格格不入，互相撐拄，不相投契也。漢書朱雲傳：「連柱五鹿君」，注：即枝梧不相讓之意。不枝梧，則相契合矣。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按自首至頌愁絕，自述生平大志勁節，自歲暮至難再述，因過驪山而歎君臣歡娛，憂其荒淫兆亂，自北轅至末敘涇渭改道，至奉先及到家情事。此詩作於天寶十四載十一月，而安祿山即於是月叛亂。詩中極究君臣歡娛，岌岌有亂離之憂，或祿山反叛已略有所聞邪。

白水縣崔少府十九翁高齋三十韻。按是時安祿山已陷東都，而關中無恙，故因見華嶽而言林樾皆有兵氣，川光亦雜鋒鏑也。相公軍，謂哥舒翰守潼關之師也。

晦日尋崔魏李封。按阮籍等，即公自指，並指崔李等也。燕辭句，高其翔句，皆謂只謀一身之樂，不恤天下之憂也。長鯨三句，指今天下之亂。

送率府程錄事還鄉。「義勳修營地」，修營地，不知所謂。

塞蘆子。按扼兩寇者，謂東扼高史等，窺太原之寇；西則扼昆戎之寇。塞者，所以遮塞而扼守之也。錢氏謂塞蘆關而入，直搗長安，殊非塞字之義，亦非詩旨。杜公以書生談兵，未必有當於事。

理。然公之意，以延州爲秦之北戶，在長安之臂，扼此兩寇，則長安或可收復耳。末言「胡行速如鬼」，言我不疾驅塞之，胡將連行而入，則長安之守益固，援益厚，不復可克矣。

北征。「憂虞何時畢」以上，將歸而戀闕不忍遽去。「殘害爲異物」以上，敘途次所見景物。「生理焉得說」以上，敘到家後情形。「皇綱未宜絕」以上，回憶至尊在鳳翔而憂回紇不可待。末節追頌戡亂之功，而極抒望治之懷。

遣興第三首。按時來二句，謂天下多事，但展材力，早晚皆可致富貴也。鹿皮二句，公以自況，謂不思乘時自奮於功名，但忘機觀物耳。

幽人。按此遊仙詩之類，洪濤以下八句，自思一旦飄然長往，造此境界，以自適其適，知名二句，謂不欲學四皓留名於世也。五湖二句，自歎東縛塵中，不能出世也。

佳人。按此詩不可解，當有一賢者會居高位，後遭屏棄，公敬慕而傷悼之，故作詩以歎美之耳。「關中昔喪敗」四句，當是實賦其事，前後皆以美人喻賢者，迷離其辭，使人驟難尋求。與阮公詠懷詩相近。在山句，謂賢人隱居未仕者，出山句，謂賢人已仕，而因事爲時所棄，則愛憐之者少矣。如李陵房琯雖爲史遷與杜公所重，而終不爲時論所許，亦出山泉濁之類也。

前出塞。按錢箋謂前出塞爲徵秦關之兵赴交河而作，刺主上窮兵開邊，其說近是。謂後出塞爲徵東都之兵赴薊門而作。

譏蘇山遊節已萌，而人主不悟，其說尙有未當。兩詩皆公在秦州追憶前事而作。前出塞，追咎天寶間徵兵開邊，後出塞，追咎至德間徵兵赴蜀，以時安史觀。坐見幽州騎，二句，則所憶者乃安史已被兩京以後之事，非憶未亂以前之事也。

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吳君因論賊謀分別真偽，酌予原宥，而見錫敍事雅潔，極不易學。

青陽峽。末八句，謂登臨臨時，氣象寥廓，眼界已爲之一曠矣。不意茲山又突兀趁人，信造物之冥冥難測也。

鹿頭山。登鹿頭山，則成都沃野千里如在目前，故云「始喜原野闊，俯見千里豁」。

贈蜀僧闍耶師兄。按嗚呼，先博士以下十六句，均詠闍耶均晚看作者二句，指僧也。不獨卿相尊著，謂主上亦重之也。

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兼幕府諸公，得「柳」字。自首至「扁舟落吾手」，自敘居蜀已久，將赴吳楚，眷眷八句，敘飲餞。末十二句，敘別意。

寄題江外草堂。自首至「數能同釣船」，謂至成都經營草堂數年乃成。自「干戈未偃息」以下，謂因亂至梓州，遠離草堂，思憶之也。

南池。自首至「富喬木」，敘南池景物。自「獨歎至一川濱」，敘賓客。末六句，唱歎作收。

草堂。按自「請陳喪亂初」至「自及梟獍徒」，敘寶應元年，嚴武入朝，徐知道反，旋爲其下李忠厚所殺也。自「義士皆痛憤」至「此又足驚吁」，敘徐逆雖誅，而成都無主，紀綱大亂，誅殺無辜。但所謂一國三公者，不知指何人耳。自「賤子且奔走」以下，敘廣德二年，嚴武再來，劍蜀公自梓州復還成都。

營屋。不願窮伐殘。按不願窮當作不願謂前此甚好。此竹愛惜六載，不願伐之，茲晨將營屋，乃伐去千竿耳。太子張舍人道，織成褥段。敘事得雄直之氣，韓公五古多學此等。

杜鵑。黃鶴本載舊本題注云：「上皇幸蜀，還，肅宗用李輔國謀，遷之西內，上皇愜怛而崩。此詩感是而作。」錢篋以是說爲然。國藩按望帝禪位於開明，而自隱於西山，與明皇幸蜀而內禪於肅宗，其事略同。此詩及杜鵑行，皆爲上皇而作，殆近之矣。

鄭典設自施州歸。列那句以上，敘鄭自施州歸，北風句以下，敘公亦思南行也。

七月三日亭午以後，較熱，退晚加小涼，穩睡，有詩，因論壯年樂事，戲呈元二十一曹長。按敘思以下八句，蓋公同思少年時清秋射獵之樂。公他日有詩所謂「放蕩齊趨間，裘馬頗清狂。春歌臺上冬獵青，嗚呼」者，也。

牽牛織女。末句不可解。

毒熱，寄簡崔評事十六弟。空牀難暗投。云者，謂腹地出於牀間，不敢於暮暗時投身寢臥也。而執燭入室，又惡其炎熱。

毒熱，寄簡崔評事十六弟。空牀難暗投。云者，謂腹地出於牀間，不敢於暮暗時投身寢臥也。而執燭入室，又惡其炎熱。



種種可憎况乃心懷故鄉乎公詩拙處往往如此不可學也  
贈李十五文別。『玄成美價存子山舊業傳』李十五  
之父當有名位於時故以韋聖夙肩吾比之。

暇日小園散病將種秋菜督勒耕牛兼書鷓目。自『採插  
接青春』以上，敘散病種秋菜之事。自『飛來兩白鶴』以下，書  
鷓目也。

八哀詩贈左僕射鄭國公嚴武。『受辭劍閣道，謁帝蕭關  
城。』武自劍閣受元宗之命謁肅宗於靈武亦與虜瑄張鎬相  
同。

八哀詩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自『學貫天人際』以上，  
渾贊其才與學。自『干謁走其門』以下，敘其多作碑版，撰文獲  
財。自『往者武后朝』以下，敘其風骨峻嶒，動直獲罪。自『伊昔  
臨淄亭』以下，公自敘獲交於李公而記錄其論文之語。論文以  
下，述李公評論諸家之文是非，張相國謂李於張之文有褒有貶，  
因此兩賢相厄，李為張所排擠，猶機也。謂李之機鋒皆掩，一發  
不能自閉也。『例及吾家詩』四句，贊李評論杜審言之詩，賞其  
嗣實之作，比之玉山之桂也。鍾律句，贊李論法律之細。鯢鯨句，  
贊李才力之大，以上皆就論文言之。跋陀以下十句，則哀之耳。  
八哀詩故秘書少監武功蘇源明。蔡夢弼以肅宗復兩京，  
辨別逆順，諸署僞官者，皆伏誅。故有范曄李斯之句。獨源明以臨  
難不變其節，得知制誥，故有茂松之况云云。國藩按：肅宗收京之

後汗偽職者以六等定罪，殊不類范曄李斯之事，不知公詩竟何  
指也？又『虜庭悲所遣』句似蘇公會奉命出使虜中，讞賊使反  
正而不效者。『胡為投乳賢』句似蘇公會授奸權之怒，摧折以  
死者，其事均不可考，詩旨亦難盡明。

八哀詩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戶策陽鄭公虔。『春深秦山  
秀』六句，追憶昔在長安與虔宴遊之樂，所謂懷曩也。原注：著作  
與秘書監鄭君審篇，翰齊價謫江陵，故有阮咸江樓之句。

八哀詩故右射僕相公張公九齡。自『寂寞想玉階』至  
『諷詠句，敘張公仕宦出處，雖一生翺翔雲路，而不忘江湖之思也。  
碣石句，指安祿山。天池句，指李林甫。二者者，乃張公之榛梗也。自  
『詩罷地有餘』至未缺句，敘張公詩文之美。

往在。自首至『私泣百歲翁』，敘述祿山陷京師，焚毀宗  
廟之事。自『車駕既云還』至『崇恩行再弓』，述肅宗收京，重  
修廟祀，而以末四句，敘吐蕃再毀宗廟之事。自『安得自西極』  
至末，懸想中興政治之盛，而以結二句，自抒不得還鄉之悲，蒙遇  
蒼涼之氣，跌宕變幻之節，皆臻絕詣。

昔遊。自『是時倉廩實』至起黃埃，指祿山亂之由。思  
滅胡，謂祿山討奚契丹也。望三台，謂祿山領范陽節度，使求平章  
事也。隔河云者，杜公時遊單父在黃河之南，祿山領范陽在黃河  
之北，當日見祿山之煩費驕貴，隔河長眺，不勝感歎，至今猶憶之  
也。

壯遊。「俗物都茫茫」以上述少年意氣之盛。「忽如繻葛強」以上敘歷遊吳越齊趙。「引古惜興亡」以上敘至京師察氣漸衰時事漸變。「鼻酸朝未央」以上敘祿山亂後肅宗至鳳翔公以拾遺諫爭獲罪末節述暮年客蜀。

徵寄族弟唐十八使君。唐十八流配施州在夷陵舍舟登陸時有書與公寄此詩酬之。

送重表姪王祿許事使南海。自「盛事垂不朽」以上述祖姑國初識英雄事。自「鳳雛無凡毛」以下敘祿昔日避亂之情今茲送別之感。

詠懷第一首。按督有可以供軍備取民之財多有不堪問者。高賢二句如今日釐金局之類。雖賢者亦知其病民而不能避去。疲茶二句杜公自歎有策而不得施也。

第二首。按公蓋有意為嶺表交廣之遊既而不果。

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自首至「鉤深法更祕」句贊其八分之工。自「文學與我遊」至「時危話顛蹟」句敘前後交誼之厚。我甘多病老至未送別也。

宿花石戍。「罷人不在村」罷人即疲民也。能與疲同。民字避諱故作人。周禮曰「以嘉石平疲民」。西征賦「收疲民於西夏」。文選亦因避諱作「疲人」。

奉贈李八丈判官。泛愛惜衰朽一句言李待己之厚以下即自歎其窮老也。

入衡州。首十二句言唐自安史之亂紀綱一失兵端遂多。自「嗟彼苦節士」至「明徵天莽茫」句敘潭州刺史崔瓘清謹守法將吏多不便之兵馬使賊玢為亂瓘遂遇害。自「銷魂避鋒鏑」至通郭句敘避亂入衡州。自「華表雲鳥碑」至收納句敘衡州刺史楊濟及其客蘇渙討賊必勝。自「橋井舊地宅」至末言將往郴州依其舅崔偉及其族張勳。

白絲行。首六句言白絲之美自喻其材質。美人六句言製衣之精自喻其技能。末四句言汙壤棄置自喻其不見珍於時。

哀江頭。按哀江頭弔楊妃也。憶昔八句極言昔年貴寵奢麗。明眸四句敘貴妃縊死明皇入蜀生死去任彼此心傷。末四句言其悲感。

洗兵馬。按錢箋謂此詩刺肅宗而作。句句指摘雖未必盡然。然成王六句係指收京者乃二三豪傑非靈武之從臣也。鶴蔡二句譏肅宗之有虧子道。攀龍四句譏靈武諸臣之驟貴皆詩言之顯而易見者。

石犀行。按兩詩皆前六句立案後半乃譏議之。石筆則譏其不實也。石犀則論其無益也。趙氏以為石筆譏李輔國恐未必然。

杜鵑行。按此詩錢箋以為哀上皇遷居西內幽鬱孤寂之狀似為得之。投簡成華兩縣諸子。韓公學杜與此等最相似。

短歌行。瓊瑋頓挫，跌宕縹姚，可謂空前絕後。

丹青引。首八句贊其書畫，開元八句，敘其畫凌煙功臣。先

帝十六句，敘其畫馬，末八句，敘其寫真。

寄韓諫議。按鄴侯外傳平生多遇異人，頗修真仙之術。此

詩至京以下六句，蓋隱約指其事。似聞四句，指鄴侯於元肅間有

定社稷之功。國家二句，言已雖位卑而不忍不言。周南句，杜公自

指南極句，仍指鄴侯耳。

釋閩。按湖城在今閩鄉，即漢之湖縣，後魏之湖城縣也。代

宗由長安幸陝，必過湖城。錢箋引晉元帝至湖陰事失之矣。

荆南兵馬使太常卿趙公大食刀歌。如「劍水英雄弭」

俱不可解。

王兵馬使二角鷹。「將軍玉帳軒翠氣」甘泉賦「闕

翠氣之宛延」李善注曰：「言宮觀之高，故翠氣宛延在其側。」

「崑崙虞泉入馬蹏」虞泉，即虞淵，唐諱「淵」字也。

白鳥行。按黃鶴自喻其少年之遠志，白鳥自喻其老年之

貞節。中四句，自喻其窮困踰。末二句，言志士仁人踰踰者多，非

僅我也。

朱鳳行。按此詩與鳳凰一首，用意略同，均以鳳自况，而

思有濟於世，彼言鳳之心在致君，此言鳳之心在澤民耳。螻蟻黃

雀皆民也。鴟梟虐民之吏也。

清明。「金盞下山紅粉晚，牙橋淚掩青樓遠。」二句，謂

舍屬登舟也。

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近呈蘇煥侍御。按自首

至費燈燭，極寫得書歡忭之情。自憶子初對句，至吹青春，敘遷官

甚速，冀其大用。末四句，敘其聚會燕語之時。宴筵二句，因裴公會

語及蘇因敘與蘇交情之密。茅齋四句，與蘇往還親密也。無敵三

句，言羣小得志，蛟龍句，言蘇不見用也。

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第三首。「萬里戎王子」本

草：「日華子云獨活一名戎王使者」此花當是其類。

第四首。「碾渦深浴馬」按碾渦當是舊時水磨。今碾

礮，未必尚存，而其渦漩之水，猶深可浸馬也。

第七首。「棘樹寒雲色」吳若本注刊作棟。爾雅云「棟

赤棟，白者棟，山厄切」注云「赤棟好叢生山中，白棟圓葉而岐

為大木」國藩按本句云「寒雲色」下云「陰益食單涼」自

當作棟樹，非棘樹也。

元日寄韋氏妹。此至德二載，元日作。妹嫁韋氏，即同谷七

歌所云「有妹有妹在鍾離」者也。鍾離即今之鳳陽，戰國時

屬楚地。詩中鄂樹句，指妹在楚境也。婦人稱其夫曰「郎」曰

「伯」詩「自伯之東」

留別賈嚴二閣老，兩院遺補諒公。二閣老，賈至嚴武也。杜

公家寓鄜州，彌年艱窘，詔許自行視。此將北征之時所作。

至德二載，甫自京光門出，間道歸鳳翔，乾元初從左拾遺

移華州按，與親故別，因出此門，有悲往事。按公以至德二載疏救房瑄獲咎，賴張鎰救全之。至次年，出為華州司功，或為當事者所排擠，非肅宗意也。故曰「移官豈至尊」。

獨立。按草露，喻謗謔汙染也。蛛絲，喻網羅罟罟也。天機雖自淡泊，無奈與人事日相近，動輒得咎，故因有所見而感歎。

觀兵。按末二句言不宜老帥於鄴下，當直取燕薊賊巢也。秦州雜詩第三首。「州閭領同谷」。同谷今在甘肅階州之成縣境，去秦州約二百里。

樓錦水居止。「柴門豈重過」。謂此生不復能經過或都草堂也。

將曉第一首。巴人二句，應作一氣讀。謂巴人之往成都者，常被梗阻不得還歸也。

奉寄李十五秘書文弼第一首。「竹枝歌未好」。竹枝歌巴渝之遺音，惟映人善唱。

洞房八首。按此八首，當為一時所作，可作一章讀。洞房夙昔能登，爾雜四首，追憶開元盛時，宮中溼樂之事。歷歷一首，自歎今日在蜀淒涼之狀。洛陽臨山二首，弔明皇之不終，提封一首，徵前而思，所以感後也。

不離西閣第一首。「肯別定留人」。言不知西閣之意，肯別我乎，抑定留人乎。

東屯北嶼。浮生杜公自言平生為盜賊所困，異俗謂居巴

蠻異俗之地，亦多貧民也。

朝第一首。「病身終不動」。終不動者，謂鷄與鳥皆以晨而動，萬物皆靜極而動，惟己因病終不動也。

安王使君宅第一首。首二句，謂韓信被追之際，謝安未起之日，皆泥蟠而未大展其才之時也。若吾徒則自漂泊耳，自逆旅耳，自朽質耳，豈復泥蟠者比，尚有飛騰變化之時乎。

贈田九判官梁平。使節將軍，指哥舒翰也。阮瑀田郎始及梁平。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按末二句，因裴蜀州東亭之梅，而言己之成都草堂，亦有江梅垂發也。

秋興八首。按此八首，皆居夔州而懷長安。前三首對夔州景物而增悲秋之感，後五首雜憶長安今昔之事。第四首懷達官第宅，第五首懷宮殿，第六首懷曲江，第七首懷昆明池，第八首懷漢殿也。

詠懷古跡第一首。羯胡以侯景比安祿山，庾信杜公以自比也。

季夏送鄉弟韶陪黃門從叔朝謁。按詩中莫出者，猶云無出其右也。相國指杜鴻漸，以大歷二年六月入朝，鴻漸本以黃門侍郎同平章事，鎮蜀，故稱曰黃門從叔。

罷閤十二首。後四首專詠荔支，不知何以與前八首同為解閤之詩。

陸宣公集

駢體文爲大雅所羞稱，以其不能發揮精義，並恐以無累而傷氣也。陸公文則無一句不對，無一字不諧，平仄無一聯不調，馬蹏而義理之精，足以比隆濬洛，氣勢之盛，亦堪方駕韓蘇。退之本爲陸公所取士，子瞻奏議終身效法陸公，而公之割斷事理精當，則非韓蘇所能及。

奉天諱罷瓊林大盈二庫狀。『右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食；作法於貪，弊將安救。』四句，見左傳昭七年。

『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以上四句不知有所本否？

『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爲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爲貪，散之不爲費。以言乎體則博大，以言乎道則精微。』數句言天子理財之道極大極精。

『而諸方曲獻。』曲獻猶云私獻。

『天衢尙梗。』言世亂也，猶皇路清夷，言世治也。

『試詢候館之吏。』公時奉使出外，故詢候館之吏。今之馳驛者，州縣皆至公館迎候。

『果如所虞。』即果如所慮也。不作慮者，調平仄馬蹏耳。『積憾已甚，或忿形謗譎節。』敍軍士怨譎之興，款款入情，婉婉勸聽，此等處最不易及。

『三無私，以壹有衆。』壹對三，有衆對無私，開後世借

對之法，究不宜學。



# 求闕齋讀書錄卷八

湘鄉曾國藩箋

## 集二

韓昌黎集

復志賦：「甘潛伏以老死兮。」將跌入佐泮，先出潛伏

一層，筆勢跳躍而志之所以復，亦必先有此志為張本。

南山詩：西南十句，賦太白山。昆明八句，賦昆明池。清漚為

微瀾所破碎，故揉狹躁而驚呼呀而不仆，此述昆明池所見。前尋

下二十二句，言從杜陵入山，因羣峯之擁塞，不得登絕頂而窮覽

也。惡羣峯之擁塞，思得如巨靈夸娥者，擘開而析裂之，以雷電不

為先驅，終不能攀，遂有攀緣踏磴之困。因緣以下十二句，因觀龍

湫而書所見。前年以下十二句，謂謫陽山時曾經此山，不暇窮探

極覽也。昨來以下至「蓋蠢駭不惑」，謂此次始得窮觀變態。前

此遊太白遊昆明池，遊杜陵遊龍湫，本非一次，即謫貶時亦曾經

過南山，俱不如此次之暢心悅目耳。

謝自然：「灼灼信可傳」以上，敘謝自然白晝輕舉事，以

下論神仙事不足信。

求闕齋讀書錄 卷八

## 湘潭王啓原編輯

秋懷，第一首。此首因聞脫葉秋聲而生感。

第二首。此首言四時運行百物雖有早晚長短貴賤之不

同，要皆稟氣自然，不足異也。

第三首。此首言己之所嗜與時異趣，雖舉世不好，而無怨

也。

第五首。此首即陶公「今是昨非之意，若新有所悟者，以浮

名為恥，以薄味為幸，知道之言也。

第六首。此首本思遺世高舉，不復願伺候於塵埃之中；而

為生事所累，尚須勉勉以從王事也。

第七首。此首言本不能逐時趨，因石饌謀生之故，難遽舍

去；與上首之指略同。

第八首。此首因落葉而感觸生平之志事甚遠且大。

第九首。此首因葉落而疑為月震，志士固有非常之感觸

也。

第十首。此首因仕途險巇，勸觸陷穽，思委蛇以逐時趨，而

此心終以為恥，不敢自違其本志也。強懷本志也，弱念，時趨也，詰

曲時趨也；冥茫，本志也。

第十一首。此首有安貧知命，致死不變，確乎不拔之意。

赴江陵途中，寄贈王二十補闕李十一拾遺李二十六員外翰林三學士。『行行詣連州』以上因上疏而貶連州。『對案』  
『佩懷愁』以上，敘道塗及連州之苦。『旅泊尚夷猶』以上，敘順  
宗即位大赦，公量移江陵，法曹末節。憲宗即位，朝政清明，有望於  
三賢之借鑒援引。

江漢一首答孟郊。王寔云：『有其具者易其備。』舟馬裘

燭，皆禦物之具也，忠信履險之具也。韓公與其徒黨固常常以自  
立相勸矣。

此日足可惜一首。贈張籍。『諒知有所成』以上，藉與公  
相見於汴州籍中進士。『決若驚鷲翔』以上，公送董晉之喪至  
洛中，途聞汴州亂，至洛東，擬將赴徐州，中間一謁李元於河陽，由  
洛赴徐，本應行黃河之南，是時或因汴州之亂，避行河北，賦：『窗  
戶忽已漂』以上，由河陽經汜水陳許而至徐州。『子豈知我情』  
句，謂望其來而籍竟來矣。末敘籍來月餘而又別。

歸彭城。『見待頗異禮，未能去皮毛』。謂不能披肝瀝膽，  
豁露天真，猶今諺云客氣也。

送惠帥。自登天台以下十八句，敘天台觀日出，禹穴以  
下十二句，敘會稽觀禹穴，浙江觀潮，廬嶽以下十二句，敘江州觀  
廬山，南海觀羅浮，自來八句，敘惠至連州徧遊諸勝。昨日以下十

八句，惠別韓公之辭。『吾言子當去』以下十句，韓公送惠之辭。

送靈師。首八句，論佛法為世大害，靈師八句，敘其少時事  
軒騰，句謂其棄俗而為僧矣。圍碁十二句，敘其博奕詩酒之能。尋  
勝以下二十二句，敘其遊黔蜀及在羅塘落水得生事。昨者以下  
十句，敘遊林邑。十月以下十六句，敘其在連州久聚贛陽。以下十  
四句，敘其由連至韶。

縣齋有懷。首十六句，敘少年中進士，試宏博。時事人情以  
下二十句，敘出都從董晉張建封幕事。求官以下十四句，敘為御  
史上疏被謫事。湖波以下十四句，敘道塗及陽山之苦。嗣皇以下  
十六句，思得赦宥而歸故土。

合江亭。邦君指齊映初建此亭者也。老郎繼齊而樹蘭菽  
竹者也。庸儒指元澄被楊憑劾去者也。君侯指鄒君款接韓公者  
也。鄒君逸其名，老郎并逸其姓。  
陪杜侍御游湘西兩寺，獨宿有題。一首，因獻楊常侍。陪賞  
句以上，敘陪杜侍御同遊。幸逢以下十六句，敘獨宿。珥貂以下，頌  
楊常侍。

岳陽樓別竇司直。軒然大波以下十四句，狀其洪濤壯觀。  
朝過宜春以下二十二句，狀其風息波恬。自『主人孩童舊』至  
末，公於竇氏兄弟最為契好，故於歡宴之餘，追憶前事，言之沈痛。  
送王鳴帥北遊。『自言本吳人』以下十八句，皆述文鳴  
在四門館之言。『出其囊中文』以下十二句，敘前作送文鳴序。



贈別之事。『三年窺荒嶺』以下十四句，敘貶陽山及回京再見文場。自『當今聖政和』至末，送文場北遊而自擬歸耕。

答張徹。自『肝膽一古劍』至『懼衝城豎扁』皆敘貞元十五年，唯岸運居與張徹相從之樂。自『及去事戎轡』至『淚皆還變髮』十六句，敘公以徐州從事朝正京師，與徹同行之事。麻祛二句，公先出京，徹後出京，又與途中相見而再別也。『洛邑得休告』以下十二句，敘登華山事。『峨豸忝備列』以下二十四句，敘爲御史上疏貶陽山事。『赦行五百里』以下至末，敘入爲國子博士，因答徹詩。

苦寒。『褰旒去耳纒』旒垂目，纒，塞耳，褰旒去纒，謂明目達聰也。

崔十六少府攝伊陽，以詩及書見投，因酬三十韻。『又言致豬鹿，此語乃善幻。三年國子師，腸肚習藜藿。况住洛之涯，魴鱧可罩汕。』國藩按：崔詩必言將以豬鹿野鮮餉公，公詩辭之善幻，猶云善戲。漢書西域傳有『善眩』之語，顏注云：『眩讀與幻同。』况住洛之涯，公時以國子博士分教東都，謂但食藜藿魴鱧，不勞致豬鹿異味也。

招揚之架。『柏移就平地，馬繩入廈中。按國藩按：柏移平地，謂去荒陋之邦，而漸染雅化，馬入廈中，謂去羸駕之習，而範我馳驅皆裁成之架之意。

雙鳥五。朱子以雙鳥指已與孟郊而作，落城市者已也。集

求闕齋讀書錄 卷八

巖幽者孟也。韻語陽秋已有此說。

題炭谷湫祠堂。『吁無吹毛刃，血此牛驪股。』國藩按：退之剛正傲岸，不信神道，如衡山詩則曰：『神縱欲福難爲功。』記夢詩則曰：『乃知神人未賢聖。』此詩則曰：『血此牛驪股。』皆凜凜有生氣。

送陸暢歸江南。『悲嘸車上女，肯肉不可分。』國藩按：董晉家洛陽，號『悲嘸上車女』句，陸自董府攜婦歸吳，而公在洛時送之也。

嘲魯連子。國藩按：此當有與公爭名者，而公甘以名讓之。禪讓也，鴻聲，大名也。

贈張籍。『此是黃金產。』黃當作萬。至『文章紹編刻』十一句，皆張籍之辭。『我身疑當作君身。』蓋籍稱公不應我之也。

寄崔二十六立之。自『往歲戰詞賦』至『無人角雄雌』三十二句，鈔崔技能之高，科名之震。自『由來人間事』至『那用分高卑』二十四句，敘崔登科後，仕宦不遂，所如不偶。『駝馬子，驢鹿子，皆喻新進少年，不得自由，慮處爲世法所束縛。自『憐我還好古』至『警彼鳥黏竊』四十八句，敘與崔交誼之厚。諸毛方民，以爲必是爲毛穎傳，而發國藩按韓公毛穎傳，柳州曾贊歎之。崔之來書及詩，當亦贊毛穎傳之奇偉，蛟螭雷電等，或卽來詩中語邪？『敦敦凭書案』敦敦，卽敦彼獨

宿之致。謂癡坐不動也。賈捐之傳中有所謂「顯顯」者，義亦略同。自「且吾聞之帥」至「相待安風箏」三十四句，言名位不足戀，當以文章傳後，約崔同歸借隱。自「我有輕飲鐵」至末二十四句，敘公以雙鐵之一遺崔，亦所以報百尺綵也。餘月、草花、芙蓉皆鐵上所畫者。

示爽。「汝來江南近」二句不可解，韓公本貫在河內之修武，又會遷居洛陽，爽自江南赴長安二處，皆其經過之地，或謂其過河內洛陽與里間相近。二句作一句讀，邪不然，則上句有誤，誤邪公作女，舉銘云「歸骨於河南之河陽韓氏墓」，是河陽亦可以河南稱之，洛陽則自古久稱河南。妄意此句當作河南近，俟質之博聞君子。

贈別元十八協律六裴。元十八蓋將裴行立之命，以暨及藥物勞公於途次者。

第一首。「何人識章甫，而知駸蹶。」章甫，適越，不為時用。駸蹶，險險，或致蹶跌二端，皆公以自喻者。識知二字，則請元能知之亮之也。

南內朝賀，歸呈同官。「渺不調鹽醢」，調鹽醢，似萬韓彭灌醢之意。

鳴雁。此在幕府不得志之詩，欲遠舉而他適也。

象山蒼。波浪句，喻世人隨俗波靡；松柏句，喻君子歲寒後凋，亦自况之詩。

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署。自洞庭連天至離追攀句，皆張署之歌辭。末五句，韓公之歌辭。

憶昨行。自首至淚落句，敘張與裴帥養社之宴，酒後臥病。自念昔從君至眉方開句，敘與張同貶南荒，而俱幸北歸。自今君縱署至末，祝張病體康復，將耦耕於嵩山之下。上公禮罷句，上方以為當作社公，敘荆帥裴均罷社而享客也。朱子云：「上公即社神也，不必改為社公。今君縱署二句，張在江陵，雖經管，略使路怒，奏署為判官，而可以辭謝不往，故勸其投檄北去。投檄，猶投綬投効之投。」

劉生詩。劉在廣南，當有名妓，聲價甚高，而遇劉獨厚者。美酒二句，劉之冶遊也。倒心句，傾情於名妓也。千金句，聲價高也。綢繆句，待劉厚也。

陸渾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韻。自首至執飛奔渾，寫野燒之盛。自祝融告休以下，至頽目暖設為祝融宴客，儀衛之盛，資從之豪，笑語之歡，告休猶休暇也。卑尊即客也。周禮小司徒云：「使各登其鄉之衆寡。」鄉大夫云：「率其吏與其衆寡。」此云卑尊，猶彼云衆寡耳。自頽目收威至末，皆水火相剋相濟之說。拳肩眼者，謂肩與足跟拳，隔相連，極言顯頽玄冥，君臣失勢之狀。洪曰：「丁火也，壬水也，火女也，水男也。丁女而為婦於壬，故曰丁婦壬。自火行於冬至，至囚之崑崙九句，皆上帝勸慰水神之辭，言不必與火結驛，時至行將勝之也。」

和虞部盧四汀酬翰林錢七徵赤藤仗歌。(空堂畫眼倚  
關戶，飛電華壁搜蛟螭。)東坡以鐵拄杖壽樂全詩，有句云  
「欲壁蛟龍護畫眼，融化此兩句而爲之也。

石鼓歌。自周綱陵遲以下十二句，鼓周宣狩鐫功勒石。

自公從何處以下十四句，鼓搨本之精文字之古。自嗟余好古以  
下二十句，議請移鼓於太學。自中朝大官至末十六句，慨移鼓之  
議不遵施行，恐其無人收拾。

盧郎中雲夫寄示送靈谷子詩兩章，歌以和之。首十四句  
敘昔至靈谷訪李愿事，天井關之水被風吹灑洛陽，語則誕而情  
則奇，歸來辛苦以下十句，敘盧寄示詩篇，知李已入山矣，末六句  
敘已將歸耕。

射訓狐。斗柄行挂西南隅，謂天將明也。意欲  
唐突羲和鳥，謂侵陵主上也。

城南聯句。自首至「戰妖藤索絃」六十四句，雜敘城南  
所見景物，迴平按平者地之平處也。如華山有青柯平，種藥平之  
類。卷舒，不舒放也，見莊子。自「荒學五六卷」至「幽蠹落書棚」  
二十四句，敘荒郊瘡域淒涼之狀。自「惟昔集嘉詠」至「風期  
離復勝」三十八句，言城南乃昔日文人詞客遊詠宴集之地，今  
無復往時雲霞之興，風期之盛矣。餘品日光也，擬猶過也，謂其聲  
能遏日光使不動也。自「臬區扶帝壤」至「鵝鷺撥瓊橙」五  
十八句，擬敘土壤之美，因及人才之後，物產之富，治遊之盛。自

求闕齋讀書錄 卷八

「驚廣雜良牧」至「抑橫免官評」二十八句，敘響濼世族之  
豪橫。自「殺候肆陵窮」至「惡嚼磚腥睛」二十二句，敘射獵  
之樂。自「歲律及郊至」至「恩照完刑刺」十六句，敘郊祀之  
禮。自「宅土盡華族」至「眼剽強町隴」三十句，敘民居寺宇  
之區，因及遊寺之人，「眼剽強町隴」蓋美女爲秋千戲者，亦遊  
寺所見也。

會合聯句。「念難須勤追」二句，憶往時之艱難，悔出言  
之輕易也。自「念難須勤追」至「謫夢意猶惘」十八句，敘韓  
公以官事謫貶陽山，還朝爲國子博士，郊籟徹三人皆在弟子之  
列，詩意仍以韓公爲主。

納涼聯句。自「長筭倦還捉」以上，皆敘煩熱之狀。「幸  
茲得佳明」以下，乃敘納涼之事。

秋雨聯句。薄也，氣鷗句，謂雲氣稍薄，霧亂句，謂旋又擁  
塞也。陰旌，謂雲氣如旌旆，繆流，猶周流也。帝鼓，謂雷。魚儒，二公，以  
魯兩生自比也。以蔡人好言利，故魯儒無可丐貸。

征蜀聯句。奔與敵同，廣韻。「軍戰石也」。礮，隆石，奔石之  
聲。熬，燒其城也。抉門，啓其門也。塙，敵於城之聲。疊韻。「字呀，拗  
門關之狀。雙聲字。」退雄，號令將帥無多殺也。「漢，棧龍，豈閱」  
者，謂自秦至蜀，征人漸少，不甚器閱也。

晚秋鄭城夜會聯句。自「再入更顯嚴」至「達志無隄  
穫」句，皆敘裴相破賊還京後，選官宴客之事，似非事前所作之

詩：「雪下收新息」亦非事前語。豈在郾城時作此詩，而還朝後更潤色之邪？

「醜類傾鑿落」鑿落飲器，白樂天詩「銀杯傾鑿落」

「生堂合鑿鑿」兩邪：「大鑿謂之鑿，大鐘謂之鑿。」注

「亦名鑿」原性，此實與孔子性相近二章相合。程朱又分出義理之

性，氣質之性，以明孟子性善之說之無失。亦自言各有當要之韓公之言固無失耳。

原毀。言在上者須明斯世所以多忌多毀之由。而後可以

知人。篇末說明作意。「聞古之人有周公者」節。通篇德藝

平列，周公原不僅為藝，就藝中引一尤不可幾者，故舉周公。

行難，以行難命題，所以表陸先生之賢也。為文之意則欲

存此理，使有用人之責者知之耳。句法瘦錄，王荆國多師此種。

雜說一。此段未經人道，舜武得五臣十亂而益彰其神聖，所謂得雲益靈者也。名師賢相，亦能廣植徒黨，旁求俊彥，亦有所謂靈者，其義甚大。

雜說四。謂千里馬不常有，便是不祥之言。何地無才，惟在

善使之耳。

讀荀。此與讀鵬、冠子、讀儀禮、讀墨子、四首矜慎之至，一字

不苟，文氣類史公各年表序。

讀鵬冠子。「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減者二十有二，注十

有二字云。」正者，正譌也；乙者，上下倒置也；減者，塗去也；注者，添綴於旁也。

師說。傳道謂修己治人之道。授業謂古文六藝之業。解惑，

謂解此二者之惑。韓公一生學道好文二者兼營，故往往並言之。

末編云：「問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仍作雙收。

進學解。做東方客難揚雄解嘲氣味之淵懿不及，而論道

論文二段精實處過之。「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韓公於文用力絕勤，故言之切當有味如此。

譯辨。此種文為世所好，然太快利，非韓公上乘文字。

伯夷頌。舉世非之而不惑，乃退之生平制行作文宗旨，此自况之文也。

釋言。才高被謗，為文自解，仍不減其峻嶒之氣。

汴州東西水門記。誕置聯鎖于河脊，浮畫漚舟不濇通，然其襟抱虧疏，風氣宣洩。誕實猶云大瀆也。宵則使鰲浮於水面，不使通臨楫也。汴州之有河水，猶襟抱然，無門以關之，故虧疏宜洩也。

燕喜亭記。柳公山水記以峭削見奇，固非韓公所能比並。

徐泗濶三州節度掌書記廳壁記。此等文，雖公為之不能

奇也。

靈記。桐城方先生以為此學周人之文。

藍田縣丞囑壁記。崔斯立之爲人必有奇崛之才，而又天趣橫溢，與公相見，必彼此善諷而又相敦以古誼者。如西城員外丞一詩，前路謔且爲虐矣，而後半絕沈痛。別足獻玉一書絕沈痛，亦帶諷警。藍田十月書塞闕一詩亦然。此文則純用戲謔而才共命之意沈痛處自在言外。

新修滕王閣記。反復以不得至彼爲恨，此等蹊徑，自公關之，亦無害，後人踵之以千萬，乃遂可厭矣。故知造意之無關義理者皆不足陳也。

科斗書後記。敘述無一閒字。

鄆州谿堂詩序。「于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帥。」生此波瀾。「然而皆曰鄆登虜巢且六十年」節。著此一段議論，便兩壯闊蹊徑獨闢，若先陳新立之難，又陳不屬而變之難，便無此奇警。

「公私掃地亦立」能造難狀之語。「於是天子以公爲尚書右僕射」接法本史公。

「猶相乳」敘事絕善，而所以爲文之意，固不免人之見者存，故收處過諒。「夫猶人畜也」謂畜於人。

爭臣論。逐節根據經義，故盡言而無客氣。「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節。此段陳義甚高。

太學生何蕃傳。善用縮筆，紆餘頓宕，如將不盡。重答張籍書。觀此書，則韓公當日之於二氏，亦未敢昌言。

排之。二氏盛行中土六七百年，公以數篇文字斥之，遂爾炳如日星，識力之大，令千世人肅然平敬。「非我其誰哉」自任處絕沈著。

與孟東野書。真氣足以動千歲下之人，韓公書札不甚矜意者，其文尤至。

答尉遲生書。傲兀自喜。

答楊子書。「尙須驗以言」公已深知楊子，故揚不之信也，故須驗以言。

上襄陽于相公書。諛辭累積，固不能工。

上留守鄭相公啓。「愈無適時才，漸不喜爲吏。」凡爲文必視乎其行能，棄官如屣，而後氣壯而文無沮詞。

上宰相書。運用三抑，又聞義層出不窮，然究是少年才思橫溢，欠缺鍊處，故文氣不遒也。若刪去「洪範曰」至「廉於自進」也，則格老而氣遒矣。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後二書，皆可不上。宰相能知我，前書足矣。其不知，十上何益？公少年時，蓋閱世尙未深，而自守未定也。

後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魯同姓禮義之邦，故次周後齊大國次之，宋鄭小國次之。秦楚戎蠻又次之，非率爾泛指也。

答侯繼書。『含意連辭，將發復已。』含意辭不能申其意也。連辭，欲陳此說，復牽彼義，裁度不能適當也。凡文家經營爲文時，有此一難。『然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能爲大賢君子者。』所陳數事，皆專家之學，鹵莽者多棄置不講。觀韓公此書，然後知儒者須通曉各門，乃可語道。孔毛所謂『博學於文』亦此義也。

『將試學焉力不足而後止』 凡人於右數事皆未試，而先稱力不足，所謂謙也。

答崔立之書。韓公命世之英，自位不在文中，所稱五子下其試於禮部吏部，蓋深用爲恥。立之以獻玉再進相勸，所謂『鸞鷟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倚夫蕪澤』也。篇中前半述已隱忍就試之由，『夫所謂博學者』一段，鳴其悲憤。後幅『方今天下』一段，寫其懷抱。視世絕卑，自負絕大，極用意之作。『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君子小人，猶言人人。周禮：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衆寡者，言鄉人或衆或寡無定也。此言人人憫笑，無分君子小人也。

『夫所謂博學者』節，博學宏辭，美稱也，惟公足以當之，而顧不能中選，甚羞與今世之中選者比倫，而又不能不隱忍與之同試，甚願與屈孟五子同志，而又不能效其不與斗筭者同試，心所恥而行不能從，已所恥而人不能諒，層層感憤，迸露紙上。『必知其後，乃不自進而已耳。』謂懷慚之極，至於自

甘終不進取乃已。』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極自負語，公蓋奴視一世人也。

重答李翊書。韓公文如主人坐於堂上，而與堂下奴子言，是非然不善學之恐長客氣。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筆端大凌矚。若出他手，代盲人于有位者，氣必不能自振矣。

答李秀才書。義深而文淡永。答陳生書。『孰信哉信乎已而已矣。』陳生必求俯仰趨時之術，故告之以此，所謂對症下藥也。不然，專信已則足以長傲，王介甫云：『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語弊亦似此。

與李翊書。『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能達難白之情。

答胡生書。『不知者乃用是爲誇飾。』言不惜稱道揄揚之愛惜也，彼輩自有可合之人，吾不因其可以干澤而思與之苟合，若能如此，則可孤行而不恤衆謗，而生又不能生離鄉遠，出本爲求仕，非徒求韓公之知也。是者指上文相知稱道云也。

與崔羣書。『風土不並以北。』不與江北北並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節，悲感交集，王荆公與段縫書中，段爲曾子固代，鳴不平，文氣離胎於此。『人固有薄卿相之官』節，憤激出奇，沈痛至矣。『僕無以自全活者』一節，後路絕

憤激出奇，沈痛至矣。『僕無以自全活者』一節，後路絕

深痛。

與陳給事書。「衣食於奔走」造句奇。

與馮宿論文書。「以此而言」節，自負語絕沈著。

與嗣部陸員外書。「文章之尤者有侯喜者」節，稱人之長，造句俱極跌宕。

應科目時與人書。其意態詭譎瑰瑋，蓋本諸滑稽傳干澤

文字，如是乃為軒昂，他篇皆不能自振。

與孟僖書書。此為韓公第一等文字，當與原道並讀。

答呂豎山人書。絕傲兀自負。

答渝州李使君書。李蓋有所干於要路，求韓公為之道地，

故答之如此。「傳曰「君子侯命」節，既以安命終命之說

進，又言李君亦爛熟安命終命之說，如常御之飲食饜飫久矣，無

益於事故增愧。

答元待御書。「斥其餘以救人之急」斥，遠也。揮而遠

之，謂散去也。

與鄂州柳中丞書。文氣絕勁。

與鄂州柳中丞第二書。「就令如是」節，澹然入人之

肺腑，故足以作忘孝之氣。「夫遠徵軍士」節，論事之文不

遜賈晃。

送陸欽州詩序。「我衣之華兮」節，洒然而來。

送孟東野序。天擇物之善鳴者而假之鳴，其為鳴盛與鳴

求闕齋讀書錄 卷八

不幸，惟天之所命耳。文之立意，止此徵引太繁，頗傷冗蔓。

「維天之於時也亦然」通首按住天字。

送許鄧州序。「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四字並用，措語過重。「情已至而事不從，小人之所不為也。」

轉換處，痕迹未化，便可直接本事，不須為二語組合也。「故其贈也，不以頌而以規」收句俗筆。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和雅淵懿，東京遺調。

送齊線下第序。入題連用三平字，俗調篇末，一回繳前

文，俗調。

送陳密序。閒淡有體。

送李愿歸盤谷序。別出奇徑，跌宕自喜。

送董邵南序。沈鬱往復，去腐存液。

贈張童子序。前半志選舉疏健，後半勸董子，簡宕。

送浮屠文暢師序。闢佛者，從治心與之辨，毫芒是抱，薪救

火矣。韓公言若無中國之聖人，則彼佛者亦如禽獸，為物所害，莫

能自脫。如此立說，彼教更從何處置喙？立言有本，故真氣充盈，歷

久常新。

送何堅序。前半磊落而含遊戲之聲，收復奇情幻出，合讀

之，但覺狡獪不測。

送廬道士序。磊落而迷離，收處絕譎變。

送王秀才序。淡折夷猶，風神絕遠。

送孟秀才序。敘述絮詞詞當。

送陳秀才序。『如是而又問焉，以質其學。』祇此一意，

再作往復亦復傲兀自喜。

送王秀才序。讀古人書而能辨其正偽醇疵，是謂知言。孟子以下，程朱以前，無人有此識量。

送幽州李端公序。骨峻上而詞瑰璋，極用意之作。

送區册序。送區宏南歸詩做兀跌宕，此文當是一時作，故

蹊徑與句之廉悍並與詩相類。

送張道士序。立言絕善。『詩甯當不報埃。』述上書

不報事，立言幽，酒不著痕迹。

送高閑上人序。事之機括與心相應，事不如志則氣挫，所

向如意則不挫於氣，榮辱得失不糾纏於心。此序所謂機應於心

不挫於物者。姚氏以為韓公自道作文之旨，余謂機應於心，熟極

之候也。莊子養生主之說也，不挫於物自慊之候也。孟子養氣章

之說也，不挫於物者體也，道也，本也，機應於心者，用也，技也，末也。

韓公之于文技也，進乎道矣。

送殷員外序。字字峭立，個個軒偉。

送楊少尹序。唱歎抑揚，與送王秀才序略相類，歐公多似

此種。

送權秀才序。酬應之作，亦自不俗。

送湖南李正字序。『往時侍御有無盡費於朋友。』有

無猶多寡也。檀弓。『稱家之有無。』言盡家之財，無問或多或少，

罄用之也。此言侍御盡家之財，皆費於朋友也。

送石處士序。唐時處士聲勢足以傾一世，韓公頗不滿於

石溫二生，觀寄廬全詩可見。此文前含譏諷，後寓箴規，皆不著痕

迹，極狡獪之能。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此種起法，創自韓公，然不善為之，

譬若唐人為官韻賦，往往起四句峭健壁立，施之於文家，則於立

言之體大乖，漢文無起筆峭立者，按之固自有序也，不可不察。

送鄧尚書序。氣體似漢書匈奴傳。

送水陸運使韓侍郎歸所治序。此即條議時事之文，鋪敘

處絕警聳。『吾以為邊軍皆不知耕作。』接筆絕遼緊。

石鼎聯句詩序。傲兀自喜，此等情事亦適與公筆勢相發

也。

歐陽生哀辭。前半敘述矜當，後半就父母老矣反復低徊，

絕耐納誦。『詹閩越人也。』油然入情。

祭穆員外文。愛折輿峭。

祭郴州李使君文。亦不出六朝軌範，不使一體匾字，不著

一間冗句，遂兩風骨遼上。通官不轉韻，古無此體。宋人為長短句

祭文，則皆一韻到底。

祭河南張員外文。以奇崛鳴其悲鬱，樂戰神鬼，層疊可愕，

祭薛中丞文。無俊健之骨，不似韓公于筆，當是同僚所為。



而薛氏託公名爲重耳。

湖州祭神文第二首。別出才調，岸然入古。

祭柳子厚文。峻潔直上，語經百鍊公文如此等，乃不復可攀躋矣。

攀躋矣。

弔武侍御所畫佛文。置身千仞之上，下視昧昧者，但覺可憐憫也。公詩如謝自然誰氏子，文如孟尚書書，及此等當觀其卓然不惑處，此篇弔辭亦絕古勁。

然不惑處，此篇弔辭亦絕古勁。

李元賓墓誌銘。誌中不稱元賓之長，而銘詞著「才高乎當世，行出乎古人」二語，故爾可貴。若通首贊頌不休，不足取信矣。

崔評事墓銘。「外盡賓客於其所止，其來如歸。」靈，禮也。凡崔君柩止之處，族賓皆來歸也。「雖不肯，收之如賢。」

王介甫斂人之長皆學此等。

施先生墓銘。或先敘世系，而後銘功德；或先表其能，而後及世系；或有誌無詩，或有詩無誌；皆韓公創法。後來文家踵之，遂授爲金石定例。究之深於文者，乃可與言例；精於例者，仍未必知文也。

考功員外盧君墓銘。「大歷初御史大夫李綱錡由工部侍郎爲浙西觀察使。」起筆逆此處，接筆逆以下得勢矣。「以老故自任者，以千百數。」老故，猶稱老成故舊。

柳州房使君鄭夫人頌表。「此非其耳。」狐死正嗥首，

求闕齋讀書錄 卷八

不忘本也。權殞於此，終當反葬，故曰非其耳。

監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韋氏夫人墓誌銘。「率所事所言皆從儀法。」家世可詳則詳之行，語無可詳則祇二語。

登封縣尉盧殷墓誌。樸老。

興元少尹房君墓誌。「謹飭長慎」稱其實祇四字。

「子與吾兒次卿游」古者兄弟之子亦稱子，故曰吾兒，稱姪俗也。

河南少尹李公墓誌銘。「京兆尹符縣割界之。」下符於萬年割田與之也。「以崇文慕府爭靈府因車便不便，命公使崇文。」或因以鹽井與之，或遂車之二者，孰便，命使者往治也。「遷蘇州，李綺前反，權將之反諸州者。」公未遷蘇，李綺已先反於鎮海，公至蘇，十二日，賊始至蘇也。「皆斂兵立不逼。」新書言賊釘公於絃，誌爲飾詞。「綺命械致公軍。」致於鎮海軍也。

「綺適敗縛。」綺敗爲其屬所縛，故曰敗縛。「民抱扶迎盡出。」抱幼扶老皆出迎。「奈何乎公。」奇句。

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石處士之名，殆能傾一世人，而韓公不甚許之，觀銘詩可見。寄廬全詩，亦寓諷刺卒之簪混郊島輩，皆有以自表見於後世，而溫石二公僅見於韓公之文而已，蓋名足據乎！

江西觀察使章公墓誌銘。他文提振處，絕筆矯，此稍遜之。

一一七

「不足張臉。」 觀察使位高祿厚，則所職宜鉅三州。職事無幾，故云不足張臉。 「人去滓汚氣益蘇。」 既為南北市，又為長衙，故人去卑溼而氣蘇也。 「馬以不連死。」 馬多無經年不一死者，不連死，謂不相繼以死。 「前走七州刺史。」 謂七州刺史奔走於前也。

河南府王屋縣尉君墓詩銘。 「尙書生洞家破時，甥生始四歲。」 此處入主位不清，後並混淆。謹以公他文之法準之，妄易數字，云：「君之父也。君諱桐，字某，家破時，君生始四歲。」

「聞君篤行，能官請相見。」 上文不易，則此處君字無胎。襄陽盧丞墓誌銘。 「常最其列。」 於同列中居最也。

「今年實元和六年。」 奇句。唐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昭義節度盧

從史有賢佐曰孔君。」 此等起法，雜韓公筆力，聲聲矯變，無所不可。若他手為之，恐憤張而長客氣，故不如撲拙按部之猶為近古也。

唐銀青光祿大夫，守左散騎常侍，致仕上柱國，襄陽郡王平陽路公神道碑銘。 「割餘零都，作縣安遠。」 割零都縣之餘地，析置安遠縣。 「陶甕而城，龍人廩築。」 土城易崩，故屢築豐城，一勞永逸也。 「人不歲苦。」 以草覆屋，每歲易之，故曰歲苦。有陶瓦，故不歲苦。 「至則出倉米，下其估半，以贖餓人。」 句酷鍊。 「坐牢江東心。」 坐鎮以堅江東士卒之心。

烏氏廟碑銘。 最善政功。左領君，中郎君，尙書君，三世同廟，不敘左領中郎事，專敘尙書大家之文，所以逼簡也。低手三世各鋪敘幾句，使無此勁潔。

唐故河東節度觀察使萊陽鄒公神道碑文。 「削四鄰之交，賄省袴嬖之大燕。」 偶句傷氣。 「施龍不埃日。」 或行或罷。

魏博節度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起最得勢，樸茂典重，近追漢京，遠法尙書。序文疏簡，著意在銘詩，而終不稱其先世功德一字，可謂有體。

劉統軍碑銘。 「公由游寄。」 因游浮寄於蜀也。 「蓋古有云，人職其愛，無事于職而與固謀。」 四言詩中有此收束，變勁之筆。 「蔡卒幸喪。」 幸許有新喪。 「新師不牢。」 士卒心不固。 「勳勳將道。」 幕府諸人也。 「驛駕元侯。」 駕其上。 「脫權下威。」 不攬權也，下弛也。

衢州徐偃王廟碑。 衢州有徐偃王廟，其事本支離漫誕，文亦以快詭出之，命意甚遠，其神在若有若無之間，想亦營度既久而後得之。 「藩拔殺夷。」 藩籬撤階級平也。

袁氏先廟碑。 「莫不官稱。」 能稱其位。曹成王碑。 貶潮與降良事，小振平，李希烈事，大振，凡敘事皆分大小為主賓，驟看乃似直敘漫鋪。韓文誌傳中有兩篇相對偶者，如曹成王韓宏兩篇為偶，柳子厚鄭鞏兩篇為偶，張翥張

對偶者，如曹成王韓宏兩篇為偶，柳子厚鄭鞏兩篇為偶，張翥張

微兩篇爲偶。推此而全篇可以爲偶者甚多，惜不能一一而稱量而配合之耳。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以蔡伯喈碑文律之，此等文已失古意，然能者遊戲無所不可，末流效之，乃隨惡趣矣。「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通首寫奇崛疏狂之態，皆因此事而引伸之。

扶風郡夫人墓誌銘。「克受成福，母有多子。」金石文造句正軌。

殿中侍御史李君墓誌銘。「愈追占其夢曰：『節。』」敲占夢事，與前敲推算事，首尾兩相映發，餘俱不甚著意。

祕書少監贈絳州刺史獨孤府君墓誌銘。「戴美世令而年再不虧。」上識前人之美世，有令德，父子俱不永年。

虞部員外郎張府君墓誌銘。「而獨以其死累余，可傷也已。」澹宕遒收。

檢校尚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誌銘。「殊不敢以不見舍望公。」舍謂開城次舍之也。望，怨望也。

監察御史衛府君墓誌銘。集中有與衛中行書，交誼絕厚，而銘其兄墓，專敘其合藥一事，極懇可憫，若中行存世俗之見，只肯稱美而不稱惡，公或倏從之，而夾敘其善事一二，則文不能如此之奇警矣。自歐王已不能行此直道於人，後世更無論已。「趾美猶躡美，緘令聞成大宗也。」君雖

求闕齋讀書錄 卷八

益厭，然不能無萬一冀。」二句製封禪書。

河南令張君墓誌銘。「無敢闖入。」闖，猶防也。張君有防範諸曹不敢參入一語也。凡稱闖入，皆越入定防之內。漢書「戶殿門失闔」亦失防守之義。「棘棘不阿」促促棘棘，他書不經見，所謂已出。「君獨疏言治迫嶺下」他手摘錄疏言，必數句乃了此僅一句，故逾。「尙書有經數」經常也，經費字，出平準書。「留牒不敢從」留，留牒不下民間也，牒不應觀察之求，亦未聲言與之爭也。

「其兄將作少監，普鑿銘於右庶子韓愈。」觀集中祭張十一文，張與公往還，情事最密，而此僅一句，故知文各有裁。

鳳翔隴州節度使李公墓誌銘。「守卒出。」天子蒙塵，故守卒弛而放出罪人也。「隨走所幸」走德宗所至之地。

「不宜規小利，起事盜恩。」起事，起邊釁也。盜恩，每有小獲，報捷朝廷，輒予以恩，是盜竊也。「販者負入襄斜，船循渭而下。」襄斜，不通舟車，肩負以入西上也。船循渭東下也。「首尾相繼不絕。」此句兼承上二句。

中散大夫少府監胡良公墓神道碑。「使人自京師南走八千里，至閩南兩越之界，上請爲公銘刻之，墓碑於潮州刺史韓愈曰。」三十四字爲句，岸然自喜。「遭讒府介」介紹皆佐人者也。魏公開府鄴，滑以胡爲佐，故曰府介。「不配其有」言官不稱其能。

故相權公墓碑。矜慎簡錄，一字不苟，金石文字之正軌也。

「公在相位三年」節。敘事先其尤大者簡當。其所設

張舉措「節。敘權公相業，專述用人一節。大抵「嘉善而矜不

能，和而不失其正。」二句該之，而文特矜錄，祇此是敘名臣之法。

若「一敘列事蹟，則累牘不能盡矣。」以幾教化，「冀以教

化遷人於善。」多所助，與維匡調娛。不能者助之，能者與

之維持，匡救正也。調停娛樂，和也。「不為聲」章。不為嚴刻

之條教。「其在山南河」節。勸於選付。選付選擇事之要務，

即與分付不繁瑣，無留滯也。「鳳鳥不至」奇句。「半途

以稅」，稅止也。用稅駕字。「出入屏毗」出為藩屏，入為

天子所毗也。

平淮四碑。「大歷適去」謂安史也。「又况一二巨

同」節。敘諸將皆述皇帝詔言，故文氣振拔異常，通首得勢在

此。

南海神廟碑。筆力足以追相如作賦之才，而鋪敘少傷平

直。故王氏謂骨力差減也。然古來文士，並以賦物為難，蓋漢繪三

才，刻畫萬態，而不可剽襲一字，故其難也。後人雖綴前人字句為

文，又不究事物之情狀，淺矣。

處州孔子廟碑。太史公孔子世家贊，數十語文外，有無限

遠神，遙韻。此文前半贊歎孔子無復不盡之味，不無遺恨也。「自

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唯社稷與孔子為然。」

切定祀事，不泛作孔子頌，是文家定法。

羅池廟碑。此文情韻不度，聲調鏗鏘，乃文章第一妙境。情

以生文，文亦足以生情，文以引聲，聲亦足以引文，循環互發，油然

不能自己，庶可漸入佳境。「光顯矣，已而損不用」不敘一

事，文各有裁。「荔子丹兮蕉黃」九歌韻響。

黃陵廟碑。此等題，以高簡為要。百數十言足矣，若與割晰

考證，必且闕疏不當。故九歌辭，謂娥皇為君，謂女英為帝。此

等故無確據，如此說亦自可從。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為

死也。既以陟代死字，則下文死字為複，而方乃二字不可解說

矣。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帝王之死，皆

可稱陟，則生時所至之處，皆稱陟。如後世之稱幸者，亦無不可。必

謂南去，不得言陟，亦未然也。且自大別至零陵，皆泝江、湘、水而

上，泝流二千餘里，亦不得稱下方。「二妃之力，宜常為神食

民之祭。謂二妃有功於舜，遂宜為神受。」其說亦疏。且何以立

專祠祀於湖北，亦宜有說。

江南西道觀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

紫金魚袋，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神道碑銘。「軍息之不已，

掌更壞產，猶不釋囚之。」貨錢於軍，而取其息，息日增加，取之

無有已時，既破產則囚追。

司徒冀侍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桐城姚郎中

云，翻宏本傳，及李光顏傳，載宏以女子間撓光顏事，與誌王相反。

退之諫墓，亦已甚矣！而文則雄偉，首尾無一字懈，精神奔然。一指必堪其事。」指，意指也，付，委以事也。「又首變兩河事。」

河東河內。「若兵北過河，我即東兵以取曹。」由鄆至

河東故北過河，汴在鄆西，故東兵。「歸材與糧，以濟諸軍。」歸，輸也。「師道之誅。」若他手為之，則曰「誅李帥道也。」

與上文對舉，退之則隨手變換，無所不可。「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掠，亂兵掠去也。賞，亂時重賞購募也。「贊元經體。」

經野體國也。「汴之南則蔡北則鄆」節。敘次既畢，復摘其尤大者著議，以最其功。筆端大廉悍，亦其位置發布，有以顯之也。「察其嗶呻與其轔胸。」其所苦也，其所伺也。「三年而墟。」謂三年之內，蔡鄆並為墟也。「天施不留，其討不遺。」

天之所施，不慈留謂魏博也。天之所討，不稽遺謂蔡鄆也。柳子厚墓誌銘。「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節。此段為

俗子剽襲爛矣，然光氣終自不減。昭武校尉，守左金吾衛將軍，李公墓誌銘。「以先朝時，嘗

信矣人柳泌能燒水銀為不死藥。」妄人，韓公於事後貶之之名也，當薦時固不以為妄矣。「大支於今其尚有封。」言太宗之支，久不當有封矣，賴成王特起，故尚有封也。「誰黜不復，」

誰猶云誰謂也。朝散大夫越州刺史薛公墓誌銘。「皆家歸之。」歸之

如自歸其家也。

楚國夫人墓誌銘。「又太尉劉公甥內外尊顯。」夫人於韓氏為內家，於翟氏為外家。韓宏稱母之族劉氏又外家也。「司徒公曰」節。兩層意相配，而詞不對。王荆國於此等則皆

置對，停勻矣。「高陵相漢義以家酬。」翟方進封高陵侯，其子翟義傾家以酬國恩。「執盛與夷。」等夷也。

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比四代仍襲爵名。」謂同昌以上四代皆封西河公。「佐六府五公」節。五府六公，而僅

敘崔縱鄭餘慶餘皆不敘。文所以簡貴，正在此。而敘事簡直有法，故文氣逾而不冗。「公始佐崔大夫縱，留守東都。」兩層意

對立，而詞亦漸相耦，已開王荆公誌文法。銘。酷鍊，然傷雕琢，足以開萬軌之習矣。「聖愕旋河橫引比。」謂孔子聞贊鳴

磬死，臨河而返。「相嬰撥漢納孔軌。」謂贊嬰撥漢，亂納之於正大之軌也。

正議大夫，尚書左丞，孔公墓子銘。通首得勢在前半，敘去官事。前半得勢又在首句，筆愈提則氣愈振。「臣與孔戮同在

南省」節。疏文絕似漢書諸雜奏記。「如幾輩在朝不過三數人。」他手為之，必有足以致洽四字。「自海抵京師」節。

敘事絕狡猾。「絕海之商有死于吾地者。」海外諸國商人中有海隔絕也。「盡沒有之。」沒入官而據為己有也。

「厚守宰俸而嚴其法。」不許守宰沒海南之貨，故嚴立法令也。「觀吏厚薄緩急，或叛或從。」待之厚而緩其禁，則從待

之薄，而操之急，則叛。『以破諸黃爲類，向意助之。』謂與淮西河南北等類也。『嶺南黨然。』鉞諸黃事住此，不申言孔公料事之明，最爲簡裁。銘。謂吾不得見孔子而見其孫云云，其或尙與孔子類也。銘詞絕奇。

江西南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墓誌銘。以江南四道觀察使特敘一段於中，以爲主峯。餘則敘官階於前，敘政績於後，章法變化。爲王公作神道碑，又作墓銘。二文無一字同，觀此知敘事之文，狡獪變化，無所不可。神道碑於敘官階，遂段敘其政績，此篇首先將官階敘畢，然後申敘居某官爲某事。

『徵命拜中書舍人』。拜中書舍人，與除江西南道觀察使事，駁，即敘於官階之下，與神道碑同一位，置有變有不變也。『丞相開問語，語驗』。問其言而問之也。『以其誑旬漁利，奪編人之產』。誑，欺也。旬，求也。以二者漁利。編人，謂戶口編列版籍。相如傳云：『非編列之民』。『錢餘於庫米餘於廩』。『二旬同神道碑』。『公之爲拾遺』。篇首已敘官階，此下再申敘事。

啟。此等蹊徑於文體爲已卑，王介甫多學之。『旬歲皆稱其便』。旬，猶也。周，一歲也。旬月，周一月。旬日，周天千之十日也。銘。用韻法創見。『我最其迹』。考成有殿最，最字本此。韓宏碑最功定決，亦如之。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情韻不賸。凡誌墓之文，懼千百年後，谷遷陵改，見者不知誰氏之墓，故刻石以文告之也。語氣須是對

不知誰何之人說話，此文少乖，似哀誄文序。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句。謂山水泉石諸古蹟，皆可爲銘。『然而必出於已』。節退之言屬文皆親切有味。『於辭於聲，天得也。』若敘知聲，如敘其於辭則冗長不警拔矣。前半敘其文辭銘辭，亦專贊其辭，而此言其於聲云云，警絕。『後皆指前公相襲』。公心之所安而昭彰無疑者也。詩：『公然來思』。左傳：『賄賂公行』。意皆如此。

中大夫陝府左司馬，李公墓誌銘。王孫道明唐初以屬封淮陽王。『天潢族屬』。『景融親益疏不王』。於親屬益疏遠也。

『魯公真卿』。不稱姓古法。『尹慚其廷中人曰』。言對廷中人有慚色。『拾掇三年得所無』。言據拾其罪過不得。『是與其故，故得用』。言與宰相爲親故。『詞愈下而微，既極復飛』。言王封後累世式微也。言窮極無家。

故幽州刺史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奏君名迹中御史選』。謂聲名行迹也。『發半道』。謂張君行至中途。『轅蹙我事無庸殺』。戒張御史，戒其徒。『君出門罵衆曰』。著語極精神。『其友侯雲長佐郿使』。郿，於范陽相去不千里。『世慕願以行』。東有所慕，西有所願，猶瞻徇也。噫嘻，猶噤噤不敢出聲也。

嗚呼，猶噤噤不敢出聲也。

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府君夫人苗氏墓誌銘。「其族世所謂甲乙者」，崔盧唐世所稱巨族。甲乙，猶云第一、第二也。「有攜有嬰」，攜，率以行也；嬰，在抱也。

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李善爲翱文，故公此首尤矜慎，稍變其豪橫之氣，而出以瘦勁。「墟於丁巳」，掘坎也。「墳於九月丁酉」，四周圍卑，中隆起也。「窆於丁卯」，下棺也。「翺其孫也，有道而甚文，固於是乎在」，收處絕疏古，化去筆墨痕跡。

處士盧君墓誌銘。「貴兮富兮，如其材得何數兮」，材應得之，貴富不足數也。

鉅州司戶韓府君墓誌銘。凡墓誌之文，以告後世不知誰何之人，其先人有可稱則稱之，其身無可稱，則不著一語可也。此文合法。

女翠塲銘。「愈之爲少秋官」，替代語破文體。「言佛夷鬼」，自然沈痛。

乳母墓誌銘。銘者，自名也。自述先祖之德善行義，刻之金石，長垂令名，故字從命，從名不必有韻之文，而後爲銘也。觀孔悝銘可見，亦有先敘事蹟，後更爲銘詩者，欲使後世歌頌功德，故詩之也。別有銘相警戒者，如金人銘、十七銘之類，爲數語，便於記誦，亦昭著使垂不朽，既自警亦警人也。又六朝人遇山水古蹟，多爲銘亦刻石，使衆著於耳目之義，總之銘也者，垂後著名之通稱，不

求闕齋讀書錄 卷八

分詞之有韻無韻，亦不分文之爲頌爲箴也。盛視銘。「復其質非生死類」，歸於土，故曰復質。「全斯用毀不忍棄」，謂全時則用之。

毛穎傳。東坡詩云「退之仙人也，游戲於斯文」，凡韓文無不狡獪變化，具大神通，此尤作劇耳。

送窮文。「傲數與名」，名數相學之粗迹。「文窮不可時施言，不可施於時」，企足以待，實我離冤。「言我企足以待彼，而彼實我於冤離也」，「子知我名，凡我所爲，驅我令去，小黜大癡」，四句錯雜成文，驅我令去，句當在凡我所爲之下。「惟乖于時，乃無天通」，精語驚人。「搗持琬琰，易一羊皮，飲于肥甘，慕彼饑饉」，琬琰肥甘，謂百世不磨之名，羊皮糠麩，謂遇時之浮榮也。

鱣魚文。文氣似諱，巴蜀傲，彼以雄深，此則矯健。「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長句筆拔。

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亳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西郡開國公贈太傅董公行狀。著意在論回乾，論李懷光及入汴州三事，餘皆不甚措意，惟有所略，故詳者震聳異常。「爾之馬歲至」，節，微有描摹左傳痕蹟。

論今年權停選舉狀。此首與下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請復國子監生徒狀，當時奏議文字如此，雖以韓公爲之，氣體仍自不古。

復驛狀。柳子厚此議最爲允當。

錢重物輕狀。頗似賈生悼禍七福疏。

爲宰相公議官表。韓公爲四六文，亦不廁一俗字，歐王效

之遂開宋代清真之風。

論捕賊行賞表。昔秦孝公用商鞅爲相一節，引用太

爛薄，蘇長公文多似此。

潮州刺史謝上表。「苟非陛下哀而念之」一節。求哀君

父，不乞援與，竈有節概，人固應如此。「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

過人者」。如奏議文字及試禮部吏部之文。「東巡泰山」

此則阿世取悅，韓公於此等處，多信道不篤。

論孔毅致仕狀。孔公墓誌銘中節錄此狀數語，絕古茂，而

此文亦平平耳。所謂於當世之文，亦未有以過人也。

論淮西事宜狀。「難處使先」。凡也艱難之處，使先買

其鋒也。「悉令卻膝歸本道」。以客軍各歸本道，而以其兵

器給召募人。「臨城小縣可收百姓於便地作行縣以主領之，

使免散失」。從前各處堡柵皆置兵馬，則百姓倚以無恐，今兵

馬聚爲四道，則各處無聲援，不免散失，故無兵馬屯聚之處，則作

行縣，以主領之。

論變鹽法事宜狀。「積數雖多不可遽算」。每斤失利

七八文，積至百千億斤，則失利無算也。「及至院監請受」

車牛到官，請受而用之。「不用門戶，皆被停留」。不用之車

牛，皆暫停住。「輪納之時，人事又別」。猶今俗稱交卸。「凡

是和風無不皆然」。載鹽時，須輪文交納時，又有規條，不得自

昌黎外集：

芍藥歌。太爛漫，不似韓公詩。

海水。層折不窮。

與少室李拾遺書。敦諭隱士之文，以六朝駢文爲雅；若散

文則三四行已足，如兩漢中諸尚簡可也。

答劉秀才論史書。「且傳聞不同」一節。退之實見史不

易爲，爲之者皆不免草率爾言及此，則雖選固亦不免自心慚

愧也。假令選固同傳一人，同敘一事，其傳聞愛憎，仍各不同也。欲

不謂之草率，得乎？退之不爲史，正識力大過人處。

駱人對。然或陷於危難，能固其忠孝」。然或二字，接法

不古。「矧非是希免輸者乎」。矧字不法。

題李生壁。低佞唱歎，深遠不盡，無韻之詩也。「昔時無

度量之心」。度量謂爲之限制，如布帛之有幅也。無度量謂不

爲限制，爛漫而無所不可也。

祭董相公文。「雨水于雲，澆水于坤，審昌生物，其假有因。



天隆唐邦，錫之元臣。雨濱比元臣，雲坤比唐邦。

頤宗實錄。為張薦令狐頊立傳，俱不宜闕入實錄中。若張為福陸營陽城為一時偉人，王叔文王伾韋執誼為一時姦回，自宜詳敘頤宗。然張陸營陽皆德宗朝人，尚不宜闕入頤宗實錄。獨三奸為與頤宗相終始耳。

柳河東集

零陵三亭記。昌黎誌東野則做東野，誌樊宗師則做宗師。其作雞池碑，似亦做此文為之。然如裨諱窆子等句，實未脫唐時駢文畦徑，昌黎不屑為也。

對夕月。柳子厚對夕月，開洪容齋王伯厚及近世顧亭林錢辛楣王懷祖之先，故知古人讀書非鹵莽者。

▲師生文字指正

謝華豐著 定價六角  
非。本社有鑒於此，特請小學專家編成是書，辨形，辨聲，辨義，辨詞，分析毫芒，且往往錯誤百出，加以辨證，非例證，一覽便明，學者得此，時時翻閱，不惟下筆無當，魚亥豕之失，兼可收修辭之助焉。

▲師生虛字指南

沈伯經著 (廿三年十二月書出) 定價六角  
設例旬，文言與白話並列，尤足通二者之郵。凡小學教員，及初中高小之學生商店之練習生，備此一編，且多月之內，無不豁然貫通而有左右逢源之樂也。

○學生作文描寫辭典

時希聖著 定價六角  
學生所需，編成兒童作文描寫辭典一書；舉凡一切事物之描寫，莫不週備！尤切兒童實用。本社特請名家，就作文時當不復有描寫困難之感！

▲算術難題五百問詳解

王震保著 全一冊 實價八角  
全一冊 實價一元

▲現代幾何習題詳解

陳元亨著 全書一冊 實價八角  
近教學名家陳元亨君逐一加以詳解。書中題式簡明。圖解清晰。證法新穎。說理詳顯。俾教師省費演之勞。學生省耗腦之智。誠教學界中人應備之書。

▲最新實驗化學工藝指導

劉鎮定著 洋裝一冊 實價八角  
替之大工藝。無不樂然俱備。如欲以少數之資本。創穩妥之實業者。或學生參考者。備此一書。即不啻獲一忠實之化學顧問。為君永久服務矣。

○青年白話書信

謝曼著 全書一冊 定價六角  
使讀者了悟文章的組織；揭示青年切身的種種問題，反剝討論，以達到解決的目的。

▲中學招考英文總覽

劉大申著 (在排版中) 十二月出版

# 求闕齋讀書錄卷九

## 湘鄉曾國藩纂

## 湘潭王啓原編輯

### 集

白氏長慶集

醉後走筆酬劉五主簿長句之贈，兼簡張太賈二十四先輩。昆季。自首至月夜句，敘昔年與劉及張賈兄弟同居符離。自今年漸長至駭人句，敘公與張賈先後登科，而劉未得科第，自元和運啓至才微句，公自敘遭際明時，得官禁近，自晚松寒竹句至末，敘重與劉君相聚，劉有贈詩，而公酬之。

竟裳羽衣舞歌和微之。自首至長引聲句，敘元和時會於內宴時見霓裳舞。自當時至各星散句，敘在杭州時會教妓學霓裳舞。自今年五月至圖寫出句，敘在蘇州以畫問元，元以霓裳譜答之。自我愛至末，言將取蘇妓教之。

池上作 西池南潭皆池中勝處也。

李義山集

重過聖女祠。聖女祠集中凡三見，程氏以為皆刺當時女道士者。學蘇華降羊權家，杜蘭香，數詣張碩，皆以仙女而與男子

交際，所以深譏之也。

題僧壁。集中有贈田叟詩，第六句云「交親得路昧平生」。程氏謂此篇亦是彼詩之意，窮途以求故人，傾身納交而棄

我如遺，猶之捨生求佛，而卒無所得。「琥珀初成憶舊松」按舊松似指令狐楚，謂已少時賴以獎借成名。

潭州。大中元年，鄭亞、蘇、察、桂州，義山為從事。是年李德裕貶潮州，程比以為義山經過潭州時，聞德裕之貶而作是詩。

贈司戶劉黃。程氏以為義山為桂州判官時，嘗自桂林奉使江南，又使南郡，賈貶柳州司戶，當在此時，或道途舟次相遇而贈此詩。

飲席戲贈同舍。同舍蓋妓席惜別者。

令狐八拾遺，鮑見招，送裴十四歸華州。二十中郎用謝萬事，鄉方回為義之妻舅，謝道韞為王凝之妻，裴十四當是攜家同行，但不知與令狐氏是何等姻親耳。

寄令狐學士綸。唐書史綸夜對禁中，燭盡，帝以金蓮華炬送還，夜吟句，羨其恩遇之隆也。

送還。夜吟句，羨其恩遇之隆也。

少年。此刺當時勳戚子弟。

樂轉。程注云：此篇淫靡之辭。朱竹垞以為樂轉字出道書，如廁之義也。

隋宮。唐人諱淵紫泉即紫淵，謂長安也。蕪城揚州也。刺隋

鎮長安之宮殿而欲家於揚州。

杜工部蜀中離席。朱鶴齡以為擬杜工部之詩雪嶺松州

等俱切老杜肅代朝事。程夢星以為柳仲鄂鎮東蜀，辟義山為判

官，檢校工部郎中詩，作於是事，題當為辟工部。國藩按：工部郎中，

京朝之官，非幕府之官也。檢校工部則可辟，工部則不可。朱說近

之。

梓州罷吟寄同舍。五年從事霍嫫媸。霍嫫媸喻柳

仲郢。無題二首。二詩言世莫已知，已亦誓不復求知於世。託辭

於貞女，以自明其波瀾不起之志。昨日。此治遊惜別之詩。

子初郊墅。集中又有子初全溪作。朱氏程氏未著子初何

人。井絡。第七句是作意預警奸雄輩無恃蜀中之險，而圖割

華和太原公送前楊秀才職兼招揚正字戎。楊敬之兼太

常少卿二子戎。戴同日登科。朱注：太原公王茂元也。第三句送

戴四句招戎。臨發崇讓宅。西谿叢語：洛陽崇讓坊有河陽節度使王

茂元宅。臨發者，將由洛陽王宅赴京也。

野菊。朱氏云：此詩又見孫逖集，題作咏樓前海石榴。程氏

云：此詩與九日詩詞旨皆同。野菊命題，即君子在野之歎。國

藩按：程氏說是也。義山以官不挂朝籍為恨，故以未嘗移栽御筵

不能不致怨於令狐氏耳。

過僕射舊宅。伊慎兗州入，大厯間以軍功封南兗郡王，歷

官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右衛大將軍。末二句，朱氏以為義山時自

桂林奉使江陵，故有此語。程氏以為伊慎立功，初在嶺南，後在湖

襄，愚意當從朱說。

開歌。程氏以此詩為宮妓流落在人間者而作。考唐德宗

嘗命陸贄草詔使渾瑊訪求奉天所失裏頭內人，其事可證。觀細

腰句似在江陵時所作。

贈蕭陽宋真人兼寄清都劉先生。此詩朱氏以宋真人為

女道士。程氏謂義山以劉比周史而自比於徐甲，推復至矣。義山

文集有云：志在玄門，宋真人必道侶也。

重有感。文宗太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甘露之變，宦官

既殺宰相王涯，買餽舒元興等。時鄭注為鳳翔節度使，為監軍所

殺。王茂元在涇原蕭弘在鄆坊勅兵以備非常。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三上疏問王涯等罪名。義山欲茂元入滄君側之姦。故有此詩。春雨。此借春雨懷人而寓君門萬里之感。朱云。玉璫織札猶今所云信絨。

荏宮。宋申錫為官官所誣，貶開州司馬，卒於貶所。開州屬山南道本荏地。程氏以為此詩弔宋申錫而作。

宿晉昌亭聞鶯禽。張安圖經自京城啟夏門北入東街第二坊曰晉昌坊。國藩按末四句言失羣之胡馬掛木之楚猿，與此鶯禽之心相同。即與義山之羈縶亦同也。

安定城樓。涇州保定郡本安定郡。此義山在王茂元涇原幕中時作。

利州江潭作。武后自冊為「金輪皇帝」。父士讓為利州都督生后。此詩在利州咏武后也。三四句即潭中之景。寓懷古之意。五六七句均以龍比武后。

淚。前六句淚凡六種。固已可傷。末二句，以青袍寒士而送玉珂貴客，其淚尤可悲也。

流濕。末句亦自恨官不挂朝籍之意。

七月二十九日崇讓宅讌作。程云集中有七月二十八日夜與王鄒二秀才聽雨夢後作七古一首。敘見知於王茂元，而歸結悼亡之意。此詩僅後一日，所言亦復悽惋。疑七月二十八九為義山悼今之日。

求闕齋讀書錄 卷九

贈從兄闕之。魚標，鹿跡，言處處有機事機心也。九成宮。送荔支者而被天書恩幸，亦「一騎紅塵妃子笑」之意。

詠史。此篇朱氏以為因文宗而發。今按三四句，詠文宗之儉，如史所稱，衣必三緋是也。五句以馬喻賢才，傷時無良臣也。六句以蛇喻宦官，盤結而不能去也。末句言己為文宗開成二年進士，曾與衆仙同詠霓裳也。

無題。此篇程注以為出祕書省，查宏農尉時所作。三四句出為外吏，而不忘禁省也。五六句言省垣朋游之樂。末句蘭臺朱氏以為義山為王茂元所辟，得侍御史事。

赴職梓潼留別畏之員外同年。畏之名瞻，韓偓之父，開成二年與義山同年進士。觀前四句，似韓與義山同時娶妻，同年登第，而義山旋即悼亡。朱云「義山與畏之為僚塔」意，或然與時韓留京師。

曲池。此似冶遊惜別之詩。

留贈畏之。程云此必將赴梓潼往謁畏之，值其朝迴而不見，故有慨乎言之耳。朱云左川即東川。國藩按此必自東川奉使入京一次，故自稱曰歸客，與前留別畏之詩非一時也。

玉山。程注此詩亦望恩干進之意。國藩按此人蓋居勢要而有才望者。三四句皆就山取譬，山能回日，馭謂其能回天眷也。山有上天梯，謂其接引甚易也。神仙言其居要地才子，言其負時

望也。

牡丹。程云此臨詩也，以其人為國色，故以牡丹喻之。首句原注典略云：夫子見南子在錦幃之中。

一片。程氏以此為幽期密約之詩。國藩按此當致書友人，

求為京朝二官，如陳威致書於陳湯，得入帝城，死不恨也。前四句言帝城風景可望而不可即，後四句言春去秋來，日月易逝，時事變遷，無使我更失望也。

促瀉。此詩高標以為擬深宮怨女而作。程氏以為託於蘭

情，亦怨令狐綯之不見答耳。

可歎。此詩程氏以為歎彼姝所遭非耦，起句結句，蓋會與義山目成而不及亂也。愚謂此亦刺威里之為女道士者。

富平少侯。此亦譏勳威子弟。

贈趙協律。吏部相公，令狐楚也。時為當路所軋，置之散

地，故曰賓館徒在。安平公，崔戎也。以太和八年六月卒，故曰妓樓已空。第四句原注：「愚與趙俱出今吏部相公門下，又同為故尙

書安平公所知，復皆是安平公表姪。

曲江。太和九年正月，鄭注言秦中有災，宜興土工厭之，乃

興曲江之役。是年十一月因甘露之變，遂罷曲江亭館。此詩所以慨也。天荒地變，王室之公憂也。傷春，義山之私感也。當別有感耳。

同中牡丹為雨所敗。同中，在安定高平，其中有宮。程云：此二首乃歐陽安故妓流落同中者，牡丹特借喻耳。

社稷川集

長安雜題長句第二首。韓偓四句，言勳戚豪家之盛。末二句，言不游權貴之門也。

第三首。此首言方春景物之盛，士女冶游之盛，而已甘陋巷寂寞也。

第四首。期嚴四句，自言疏慵不宜於從公，有稽康七不堪之意。

李給事中敏。太和六年大旱，中敏以司長員外郎上言，請斬鄭注以快忠臣之魂，帝不省。中敏以病告歸。注誅，中敏被召，累遷給事中，又論仇士良不應蔭子，為士良所怒，由是復棄官去。

和白相公。聖德和平，致茲休運，歲終功就，合詠盛明，呈上三相公長句四韻。宣宗大中二年，收復河湟，白敏中進詩，同時馬植、魏扶、崔鉉皆進詩。二相公謂馬、魏、崔也。聖德和平四句，蓋自公題中語。

送國英王逢。浮生七十更萬日，收之是時年四十二。若得至七十，猶有萬日。

西江懷古。注家謂「楚人指蜀江為西江，謂從西而下也」。國藩按詩中魏帝符堅等語，殊不似指蜀中者。六朝隋唐皆以金陵為江東，歷陽為江西。厥後豫章郡遷江西之名，而歷陽等處不甚稱江西矣。此西江或指歷陽為江言之。

池州李使君後。十一日，處州新命始到，後見歸妓，感而成

詩。巨卿句用後漢書涪式傳。阿寶句用魏志宋建平傳。生子句用任延位。

八月十三日，得養後，移居雲溪館，因題長句四韻。據馮注：牧之於大中四月至湖州，五年八月得養恰及一年，故曰「一年人住豈無情」。

早雁。雁為虜絃所驚而來，落想奇警，辭亦足以驚人。湖南正初招李鄴秀才。李鄴字楚望，大中進士，長安人。唐末避亂嶺表。馮注云：李鄴有和湖州杜員外冬至日白蘋洲見憶詩，與牧之此詩用韻并同，此湖南當是湖州之誤。

懷鍾陵舊遊第一首。漢之豫章郡，隋改為縣。唐改鍾陵縣，後改南昌縣。征南指沈傳師也。傳師太和元年卒，子樞詢皆登進士第。詢歷滄顯至禮部侍郎，故以機雲化之。

第四首。馮註通典南昌有龍沙，水經注龍沙沙甚潔白，高峻而池有龍形。國藩按此詩之意，謂沙之白細，射中可揀出蜀雞也。以此就紅粉隊中揀選絕色，蓋搗妓夜遊之詩。

詠歌聖德，遠懷天寶，因題關亭，長句四韻。「聖敬文思業太平」，宣宗徵號曰「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

寄浙東韓又八評事。「一笑五雲溪上舟」，會稽若邪溪，徐潛改為五雲溪。

「書懷寄中朝往還」，往還，猶云舊游。「為吏塵中勢自迴」，迴，猶云變易也。

嘉話集

詩論。「以為可以博生也。」博，換也。貿易也。古琴曲，有不博金，猶謬稱金不換也。宋世有博馬司，謂以茶易蕃馬也。

元豐類集

序越州鑑湖圖。謂湖不必濬者，日益陸壅水而已。湖不必復，前八說所無。益陸壅水，刁約張伯玉之言也。

官黃縣學記

「則其材之不成，夫疑固然。」夫疑固然四字，似當作固然無疑。

越州趙公救舊記

末段文氣平衍。氣體頗近退之，但少奇強之趣。

東坡文集

石鐘山記。自咸豐四年十二月，楚軍水師在湖口為賊所敗，自是戰爭八年，至十一年乃少定。石鐘山之片石寸草，諸將士皆能辨識。上鐘巖與下鐘巖，其下皆有洞，可容數百人，深不可窮。形如覆鐘。彭侍郎玉麟於鐘山之頂建立昭忠祠，乃知鐘山以形言之，非以聲言之。酈氏蘇氏所言，皆非事實也。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東坡之文，其長處在徵引史事，切實精當，又善設譬諭。凡難顯之情，他人所不能達者，坡公輒以譬諭明之。如百步洪詩，首數句設譬八端。此外詩文亦幾無篇不設譬者。此文以屠殺賸羞，喻輕視民命，以鑿楚奴婢，喻上作天心，皆可於構想他人所百思不到者。既讀之，而適為人人意中所有，古今

奏議，推賈長沙、陸宣公、蘇文忠三人為超前絕後。余謂長沙明於利害，宣公明於義理，文忠明於人情。陳言之道，縱不能兼明此三者，亦食有一二端明達深透，庶無格格不吐之態。

「至於與事首議之人，其論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數句非儒者之言，亦失陳奏之體。

「此豈為善之報也哉？」武氏之禍，謂由太宗窮兵所致，亦非事實。「唇猶屠殺牛羊，刺樹魚鼈，以為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

姚姬傳氏謂：「東坡此書是子虛烏有之事，方平並未入奏。蓋在黃州時聞永樂徐禱之敗，神宗悔痛，故追作是文，以發揮已意。其以屠殺靡羞為喻，亦是黃州戒殺時議論也。」國藩謂東坡好佛，以好殺喻賊兵，理自可通。惟首段言其論尤重，則失體耳。

國朝合祭，六議劉子。按秦氏憲田錄此疏於五禮通考中，極辨其謬。蓋主天地必宜分祭之說，雖依根據古，確不可易，而蘇氏酌時勢以立言，亦自不可廢也。

上皇帝書，奏疏總以明顯為要，時文家有典顯淺三字訣。奏疏能備此三字，則盡善矣。典字最難，必熟於前史之事蹟，並熟於本朝之掌故，乃可言典。至顯淺二字，則多本於天授，雖有博學多聞之士，而下筆不能顯豁者多矣。淺字與雅字相背，白香山詩務令老嫗皆解，而細求之皆雅筋，而不失之率。吾嘗謂奏疏能如白詩之淺，則遠近易於傳播，而君上亦易感動。此文雖不甚淺，而

典顯二字則千古所罕見也。「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鐵事。」篇首三百餘字，失之冗漫。漢唐制科對策往往如此。今京曹奏疏首段亦多浮詞。若督撫奏疏，宜就事論事，閒語不可太多。「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入自信。」善言事者，每於最難明之處設譬喻，以明之。東坡詩文皆以此擅長。「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巨愚之所識也。」四句有傾軋王介甫之意。「今者徒開江浙之間數郡雇役。」王荆公新法，惟雇役為善。政當日諸君子亦爭之不已，厥後司馬溫公改雇役仍為差役。東坡又力爭之。雇役猶今軍中雇募民夫，給與飯錢也。差役猶今墟人當夫，不給錢文也。「又欲宣實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衙前，猶差總之名也。凡縣有大役，如運送官物、錢糧之類，則責成衙前為夫役之總。故宋時派充衙前者，鄉之富民，立即貧窮。韓魏公司馬溫公皆有疏論之。王荆公以坊場為衙前雇價，較之前此全不給錢者，已稍優矣。「且東南實絹本用見錢，節買絹之初本發見錢，後亦失信。揀刺義勇之初本言永不成邊，後亦失信。以喻王介甫放青苗錢之初本言不許抑配，不久亦必失信也。」東坡言事，或引古事以譬之，或引近事以譬之，取其易曉。「計其閒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今之領常平倉穀者，亦皆孤貧不濟之人。况宋領青



苗錢，須還利錢乎？「頃在陝西見轉義勇提舉諸縣，巨嘗親行，秋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又以刺義勇時，民怨而帝不聞，喻青苗一事，亦民怨而帝不聞。「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均輸，猶官運之鹽也，商稅，猶各下之抽釐也。官運多，則釐稅少，自然之理。「使天下常調。」循資按格者，謂之常調官。「許以風聞而無官長，無官長，猶云無上司也。今都察院之總憲，副憲，雖稱臺長，亦非堂官之體。「巨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執政私人等句，亦有傾軋之意。「臣之所謂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存紀綱一節，事實太少，議論亦淺，與前二條殊不相稱，不足平列爲三。

東坡詩集

和子由踏青。前八句，敘踏青；後八句，寫道人賣符生波。

石鼓歌。「下揖冰斯同駁駁」以上，推尋字體。「豈有名字記誰某」以上，敘石鼓爲周宣王時作。以下至末論鼓不爲秦所捨棄。

司竹監澆葦園，因召都巡檢柴貽勛，左藏，以其徒會獵園下，欲出已被蒼鷹遮」以上，言狐兔藏葦葦中，斂獵之地，野人以下，正賦獵事，末言獵罷置酒。

宋壽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寫經求之五十年，去歲得之蜀中，以詩賀之。末引六事作收，別是一種章法。

求開齋讀書錄 卷九

續驚人行。心醉二句，拙孟光二句，癡。次韻答劉涇。前嘲劉之苦，後敘己之樂。和子由送將官梁左藏仲通。前八句，自敘閒適之趣。後八句，敘梁來徐兼憶子由。

次韻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第一首，專詠久旱。第二首，前半喜已得雨，後半將謀作塘。第三首，詠甚雨而及楊道士。

和蔡景繁海州石室。「蒼髯白甲低瓊戶」以上，敘石曼卿種桃，我來四句，敘公嘗攜家一游。「有婢彈胡琴爾來」十句，因蔡寄詩復念及胡琴婢。

張近鸞仲有龍尾子石硯，以龍劍易之。此等爲後世惡詩所藉口，最不宜學。

寄斯覽與蒲傳正。翻從寒冷時，卻映出炎熱得覽之妙。亦自昌黎「卻願天日長炎曠」句脫胎。

送表弟程六知楚州。三老當謂東坡與程六德孺之祖爲二老，又加石氏一老也。諸孫，即指程六及坡自謂耳。前十句，敘少時故鄉聚處，後十句，敘暮年京師送別。

送王伯敷守鈺。爭入囑函句，謂行人爭入函谷關，而至長安不肯久留鈺州也。

武昌西山。前十二句，敘昔在黃州往來西山，浪翁六句，敘鄧曾作筮尊銘當時六句，敘會宿玉堂。

次韻米獻二王書跋尾三首。前六句，敘曾在三館見三王

真蹟，後八句美米得此本。

書王定國所藏煙江疊嶂圖。前十二句，狀畫中勝境。使君四句，點明題目。君不見十二句，言爽口勝境，亦不減於途中之景，但人自欠聞耳。

喜劉景文至。前十二句，喜劉至。後八句，念蘇杭舊遊，以劉自枕來也。

在穎州與德麟同治西湖未成，改揚州。三月十六日，湖成，德麟有詩見懷，次其韻。首四句，辨杭穎之雌雄。我在六句，敘在杭修隄，揭來四句，敘在穎治湖。末六句，敘見官揚州。

遊博羅香積寺。首六句，敘麥禾之美。誰言六句，因見麥禾溪水而謀及白磨。末八句，豔說飽食麥禾之味。收麵句，麥也，春糲句，禾也。雲子句，禾也。瓊肌句，麥也。牢九句，麥也。真一句，禾也。荔支數。後八句，因荔支而歎買茶買花之弊。

次韻正輔同游白水山。首八句，言彼塵俗所纏縛，欲爲物外之遊，首參十句，敘自到嶺南，備歷諸勝。朱明八句，言自羅浮遊白水，故人至末十四句，有飄逸出世之想。

「仙山一見五色羽。」此句謂有五色雀會一至儋耳庭中，公後有五色雀詩。

歐陽晦夫選接羅琴，枕戲作此詩謝之。首六句，自敘至嶺南後，冠服見君六句，敘送冠枕末十句，有懷歐梅。

常澗道中有懷錢塘寄述古第二首。「去年柳絮飛時節，

記得金籀放雪衣。按映雪堂刻東坡帖，有「開籠若放雪衣女，長念金剛般若經。」一事，亦與此詩相合。與參寥行園中，得黃耳蕈。蕭然放箸東南去。東南去者，公此時將離徐州，改官湖州矣。

# 求闕齋讀書錄卷十

湘鄉曾國藩著

湘潭王啓原編輯

## 集五

山谷詩集

送范德孺知慶州。德孺名純粹，元豐八年八月除知慶州。

山谷以次年春爲此詩贈之。乃翁謂范文正公，阿兄謂忠宣公純仁也。

次韻李之純少監惠硯。汝州葉縣有黃公山，山谷熙甯間嘗爲葉縣尉，當迎候之純也。狂獸最愚，借以言石之狀，仙伯謂李之純，蓬萊謂見李於京師也。與清流者，山谷以哲宗初除館職也。

黃山即黃公山，謂前此見石，不知其可爲硯材。

詠李伯時摹韓幹三馬，次蘇子由韻，簡伯時兼寄李德素。

太史常謂子由作起居郎，「左史之任雲雨垂」，謂如在天上也。馬官二句，言其馴伐如此，必非新自西極來者。任注詩意若曰：「老於中朝之士，與來自釣築者，其英傑之氣固自不同，如仗下馬，與溼洼之驥也。士或句，言五穀皮已自輕其身矣，而今乃有并不須此價者。」

求闕齋讀書錄 卷十

次韻子瞻和子由觀韓幹馬，因論伯時畫天馬。翰林謂東坡也。坡詩云：「少陵評書貴瘦硬，此論未公吾不惡。」言少陵評幹不畫骨，李侯亦不以爲惡也。

謝黃從善司業寄惠山泉。「錫谷寒泉攬石俱」，攬音妥，圓而長曰攬。攬石所以澄水也。

次韻錢穆父贈松扇。銀鉤字也。玉唾，詩也。噴溝，斐，高麗坡名。襪，謂不曉事人，山谷以自道也。

戲和文潛謝穆父松扇。山谷有捉毛筆詩，蓋亦穆父高麗所得。文潛體肥，故有肉山之說。黃開，考名。

次韻王炳之惠玉板紙。「薰狐南史一筆無二句」，山谷時爲史官，自謙云爾。

送鄭彥能宣德知福昌縣。冠氏縣屬大名府，鄭由冠氏遷福昌，故稱之曰鄭冠氏。猶稱王元之曰王黃州，稱范德孺曰慶州稱孫賁曰孫陽翟耳。

雙井茶，送子瞻。雙井在洪州分甯縣，山谷所居也。和答子瞻。山谷時病目，故首二句云云。東坡謝山谷餽茶

1115

詩云「明年我欲東南去」故曰「貽我東南句」

子瞻以子夏邱明見戲聊復戲答。「上清虛皇對久如」句謂奏對久之詩箋曰丞然猶言久如也軒轅謂神宗時山谷修寶錄故云

省中烹茶，樓子瞻用前調。文德殿東上閣門之東，有井絕佳。陸羽復州竟陵人，著茶經三篇，以廬山康王谷水簾為天下第一，爭名句謂衆人爭名於烈燄之中，東坡則以水沃其焚如之燄也。

戲呈孔毅父，「校書著作頻詔除」山谷以元豐八年四月為校書郎，元祐二年正月為著作佐郎。

以團茶，洮州綠石，研贈无咎文潛。元祐元年十二月試太學錄張耒，試太學正晁補之，並為祕書省正字，所謂道山延閣所謂此地，并指禁省館閣言之也。思齊指宣仁太后，紫皇及訪落并指哲宗也。

次韻答曹子方雜言。山谷在京，寓居醜池寺。首五句，山谷自敘近狀，時持戒律甚嚴，故有齋盂之句。冷卿，如稱詞部為冷廳，廣文為冷官之類，謂光祿卿也。或云，冷姓也。國器按冷卿以姓為是。往時以下八句，山谷昔在冷宅，始知曹之名。誰憐四句，敘與曹相遇時，曹貧而冷亦不如昔矣。末七句，招曹借隱，張侯似是張仲謀。

次韻子瞻武昌西山。元次山因石頭有然，因修之以藏酒。

命為雀褥，而銘之。鄧聖求在武昌嘗作元次山靈樞銘，東坡在玉堂與鄧同夜直，話及此事，因作武昌西山詩，請鄧同賦，山谷和之。首四句敘次山作雀褥平生四海以下十二句，敘東坡在黃州尋次山之遺蹟。鄧公四句敘東坡摩挲鄧公之銘，請去至末八句敘東坡還京與鄧同直玉堂。

謝送碾賜壑源揀芽。熙甯末神廟有旨下建州，製密雲龍建州茶，以北苑壑源為上，沙溪為下。第一春謂元豐元年。峇思蓋神宗便殿也，橋山謂作神宗裕陵也。右丞謂李清臣邦直，校書郎山谷以元豐八年召為校書郎也。春風謂茶。

以小龍團及半挺贈无咎并詩，用前韻為戲。佳人謂无咎。碁局謂團茶，下「隱隱有此文」蓋篋痕也。雞蘇胡麻，俗人糞茶多以此二物雜之。晉有羌人姚襄，但言揭於酒，羣輩呼為揭羌。送謝公定作竟陵主簿，謝公謂師厚，公定蓋其子也。竟陵與襄陽皆在漢水之濱，四海句，以習鑿齒比公定才行之高。拄笏句，以王徽之比公定襟懷之雅。

僧景宗相訪，寄法王航禪師。首二句，山谷自敘近狀。三四句，指智航一絲句，謂智航無星無礙，脫離世網。萬古句，慨世人為物所牽，如蟻之旋磨。末二句，謂智航能以法力致雨，繁其田園，不須令小僧景宗乞化也。

次韻子瞻詠好頭赤圖。「精神穠奇汗溝赤。」銅馬相法曰：「汗溝欲深長。」

觀伯時畫馬 元祐三年春，東坡知貢舉，山谷與李伯時皆爲其屬，故試院中作數詩，饒饒司掌奉供帳之事，翰林司掌供御酒茗湯果及內外筵設，太極老君與傅先生，不鑿使穿一石盤，厚五寸許，積四十七年而石穿，遂得神丹。

記夢 洪駒父詩話謂山谷見一貴家室，搗妓女遊某寺，此篇記其事也。僧惠洪冷齋夜話謂山谷晝臥醴池寺，夢與一道士遊蓬萊，覺而作此詩。二說未知孰是。

次韻子瞻送李豸 豸字方叔，東坡知貢舉而豸不第，有伐送之。巨浸二句，言其所成者大風蟬二句，勸其不求速化。

次韻子瞻寄眉山王宣義 王淮寄字虔源，蜀之青神人，東坡叔丈人也。東坡有王文求紅帶詩。林間醉著人伐木，聞伐木喧嘩之聲，猶以爲追呼也。

聽宋宗儒摘阮歌 翰林尚書，當是宋景文公。晉城，天竺高僧也。嘗以淨水一杯，楊柳一枝，起際永文之病。

答黃冕仲索煎雙井并簡揚休 王戎封安豐侯，善發談端，此引以比揚休。秋月澄江，言詩之清絕如此。夜堂句，不知何指。

再答冕仲 「春溪蒲穉沒島翁」 急就篇，顏注曰：「翁島頭毛也。」他日過飯隨家風，漢書，鮑宣傳，俱過宣一飯去。「走調鄒翁稱子本」 稱子本，謂稱貸於鄰家以治具。

韓文「子本相伴」

戲答陳元興 元祐二年八月，陳軒爲主客郎中，軒字元興。

求闕齋讀書錄 卷十

陳汀州亦猶稱鄒冠氏孫陽翟之類。任注云：東門拜書，當是拜誥於東上閣門。小人山谷自謂也。迎笑句，謂少婦也。夜窗句，謂寒宵也。秋衣句，謂侍妾薰衣也。謂元興雖甘枯淡，恐有少婦宵寒薰衣，意根復動耳。

再答元興 牛鐔，山谷自比黃鐘，以比元興也。邂逅，謂不期而得之補袞，謂名位也。謂名位倉卒可得，不如不忘其本也。

演雅 「穉蜂趨衙供密課」 唐食貨志有課戶，今猶以賦稅爲國課。此謂蜂以釀蜜爲課也。

「黃口只知貪飯顆」 黃口，小雀也。

戲答趙伯充勸莫學書及爲席子澤解嘲 平生，二句言不好飲。我醉二句，言不好色。崔謂崔璵，杜謂杜度。長沙，僧懷素也。自言得草書三昧。任注：「席君蓋京師警者，與山谷寓舍相鄰。山谷書帖中所謂席三，即其人也。杭州永明寺智覺禪師延壽著宗鏡錄一百卷。」

戲書秦少遊壁 微服過宋，謂少游過宋之南京。今之歸德也。宋父以喻所盼者之父。百年，喻百兩之禮。鸚鵡，喻此女。宋，秦氏。少游之夫人。兄，喻少游之子。已長矣。憶款句，喻少游昔年與妻同貧苦，未肯句，喻妻意不欲少游納妾。莫愁句，勸少游妻無怨其夫。但願句，言富貴後不妨廣置姬妾也。任注云：觀此詩，意當是少游過南京時有所盼，主翁待少游款厚，令從歸，而家難之也。

送少章從翰林蘇公餘杭 「即如常在郎罷前」 願况

詩曰「隔地絕天，直至黃泉，不得在郎罷前。」

便羅王永送碧香酒，用子瞻韻，戲贈鄭彥能。王誥晉卿尙

蜀國公主，其家酒名碧香。彥能名偉，漢賜丞相上尊酒，言貧

者無此骨相，不能邀給賜也。應憐二句，皆謂王憐山谷，憐其坐則

無氈，出則被諍也。

再答景叔。「賜錢千萬民猶饑，雪後排簷凍銀竹。」元

祐二年十二月，以大雪寒，出錢百萬，令開封府賜貧民銀竹，鬪冰

柱也。

次韻李任道晚飲鎮江亭。任道名仔梓人，寓江津，二十餘

年。鎮江亭在戎州之東，今敘州也。唐改豫章曰鐘陵，山谷自思鄉

里也。

送石長卿太學秋補。漢文句，謂徽宗初立也。

題榮君祖元大師此君軒。王師四句，敘其善鼓琴。神人四

句，敘其善推命。程嬰句，狀竹之勁。伯夷句，狀竹之瘦。霜鐘二句，因

竹而及琴，回願篇首。

戲贈家安國。安國字復禮，眉山人。初以武進後入左選，二

蘇謂東坡黃門，亦眉山入，皆有贈安國之詩。

和王觀復洪駒父謁陳無已長句。九鼎句，謂無已有前輩

典型，足爲士林之重。一角以無已比麟，謂如學士中之瑞也。砥柱

句，言無已獨立於頽波之間。

送齊老柱五峯。齊老蓋法昌之嗣，「螺麪吞大象」，法昌

法身頌中語也。「美酒無深巷」，古語也。謂酒之美者，雖在深僻

之地，人必就沽。山谷之意，以爲齊老但解法昌宗旨，何患不爲人

所知哉！

武昌松風閣。山谷以崇甯元年壬午，九月，至鄂，東坡已於

前一年辛巳死矣。故曰「東坡道人已沈泉」。文潛時謫黃州安

置，尙未到黃，故曰「何時到眼前」。

次韻文潛。凌江，卽凌雲凌波之類。韓詩：「遂凌大江極東

阪。」任注云：三臺，當是東坡先生及范淳夫、秦少游，於時皆死矣。

有人二句，謂安民修政，自有廟堂諸人，身任茲責，吾輩政可隱几

舉道，息諸妄念爾。末二句，言賢愚邪正，久而自明，猶水清而石自

見。

次韻元實病目。首二句，言爲道者惟恐心之不改，爲學者

惟恐見之不博，各異趣也。

花光仲仁出秦蘇詩，卷思兩國士，不可復見，開卷絕歎。因花

光爲我作梅數枝，及畫檜外遠山，追少游韻，記卷末。仲仁蓋錫

州花光山長老，夢蝶真人用莊子事。籬落蓬花，用陶潛事，以比秦

少游蓬花便醉也。法融禪師入牛頭山幽栖寺，有百鳥銜花之異。

少游卒於藤州，其子處度柔於殯潭，故有長眠橋洲之句。霜前草

言喜尙未死也。

太平寺慈氏閣。元結在零陵，尋得巖洞，名曰朝陽巖，結爲

容陵刺史，死已久矣。故曰「不聞早蓋下懸溪」，懷柳子厚也。

題淡山巖第二首。徵君謂周貞寶零陵人居淡山石室樂始皇三徵不起遂化爲石。元次山有大同中小同中詩言樊水之回湫也此借用以言巖洞之回環。

明遠卷。淵明好眠空瓶亦好臥故曰同此趣。莖頭初熟酒也。梨花酒杯椽製如此。

歐陽陽陽誠發奉議謝予送茶歌。歐陽昔年曾爲東坡所賞餽之以酒。茲又與山谷往還餽之以茶。歐陽君必多髯故用宋華元子思專。

和范信中寓居崇甯寺觀雨。慶旻蓋崇甯兩禪僧。徽宗崇甯三年詔天下置崇甯寺觀爲上祈年。

遊家呈伯氏。強趨手板汝陽城。更責愆期被訶詆。山谷初到汝州時鎮相富公以到官逾期下吏。

流民歌。熙甯二年河北於旱後又遭水災流民南渡就食襄葉間所云疏遠之謀老生常談者。山谷是時必陳救荒之策也。

答和甫盧泉水。此邦雖陋有佳士。當指德平言之。贈趙言。北門六句山谷時在北京謂他人不願而趙言獨來相尋訪也。

次韻吳補之應正一贈答詩。晁无咎集云及第東歸將赴調寄李成季又云復用前韻答明略并呈魯直。頃隨計吏西入關以下七句俱言其不得志輕委句言其登科也。

再次韻呈廖明略。君既不能爲鍾世美。函函上誓動天子。

子。

元豐元年十一月鍾世美以內舍生上書稱旨得官世美嘗黨附王安石者山谷此言特戲之耳。

走答明略適堯民來相約奉謁故篇末及之。省庭無人與爭長。唐宋進士曰省試韓公詩下驢入省門此云省庭皆指試進士言之。比鄰著作相勞苦指堯民也。

答明略並寄无咎。已得樽前兩友生。謂堯民明略。更思一士濟陽城。謂无咎時在濟州也。嗣宗謂无咎之諸父以无咎比阮咸也。

次韻呈明略并寄无咎。一夫鄂鄂獨無望。四句言舉世混濁不清是非不明故但當拄笏看雲不問榮枯耳後忽幻出一夢夢與二子對酒奇甚。

再答明略第一首。讀書髓口言不能有爲於時也。南箕北斗言故人各在天一方也。當時四句言良友遠別不復向時人索知音也。

次韻孔著作早行。但問無恙者言過家不遠久處也。何意句言更不能過訪親長也。韓文以孔殘之白而長身類孔子山谷此詩以孔著作之好古發憤類孔子。史注云先言明經使者又言北行河決蓋比之漢平當也。平當以明經爲博士又以明經禹貢使行河。

次韻无咎閩子常携琴入村。山谷嘗寫梁父吟跋云武侯

此詩，乃以曹公專國，殺楊修，孔融，荀彧。此用梁父吟，亦賦中之意也。村村四句，咏入村也。晉石崇及衛瓘傳皆言飯化為蝶，穀成糠，借用以言穀已堅粟也。公子，謂吳氏之羣從也。

贈張仲謀。首二句山谷自言近狀也。平日出門極少，今張君避騎來迎，故往張氏盡醉極歡。

送薛樂道知鄆鄉。首八句敘昔年交好，重以婚姻，近年同居京師也。城頭四句，敘送薛出都。史注云：「無玉佩以贈送，而徒折柳，與千里駒不相稱也。」國藩疑不字有誤，或作「衡對千里駒」耳。念君以下九句，論其到官後飲酒，奉親行孝，至末六句，囑其過南陽，問訊謝家也。南陽漢之南都，宋之鄧州，山谷繼望南陽謝師厚之女，諸謝謂公靜公定輩。

對酒歌答謝公靜。南陽城邊十句，言雨雪嚴寒，小民貧餓可憂，而又以不居其位，憂亦無益，故作寬解之詞。青童之辭，蓋有勸以枉尺直尋，致身通顯者，而答以但當飲酒，詭辭謝之也。

謝公定征南謫。熙寧八年，交趾入寇，陷欽廉邕三州，神宗以趙高為招討使，郭遠為宣撫使，討平之，而喪錢帛甚多。二廣之民大困，標槍大盾，南蠻所執之兵器也，合浦廉州也。晉興邕州也。後漢永和二年，日南徼外蠻反，李聞薦張喬，祝良為刺史，太守，羣蠻夷之相攻，嶺外悉平。

送劉道純。劉格字道純，劉恕道原之弟，為司馬溫公蘇東坡所知。道純時當為餉陵主簿，故首四句云爾。七八句，謂道純對

衆人自神王，而衆人則以白眼向之。皆朱頰句，謂長醉不省事也。阿翁，謂劉凝之。子政，謂道原也。諸兒曰，羲仲日和叔曰秤。

次韻子瞻春菜。「葦絲色紫菰首白」菰與蔗同，彭胡也。「鶯雷菌子出萬釘，白鶯穢掌鸞解甲」萬釘，喻菌子之形，鶯掌，鶯甲，喻菌子之色與味。「軟炊香粳煨短茁」短茁，筍之初出者。

次韻子瞻與舒堯文齋雲霧豬泉倡和。「老農年饑望人腹」按說文：「望字，从日月，滿也。」望字，从亡，望其還也。莊子無聚祿以望人之腹，謂無祿以滿人之腹。當取盈滿之義，不取盼望之義。嘗從臣不從亡。山谷曰：年饑望人腹，蓋誤用莊子耳。閱雲用穀，梁閱雨字，豈云猶日豈止得微，猶云得無也。「甯當罪繫葛陂淵」句，後漢費長房曰：「東海君有罪，吾前繫於葛陂，今出之使作雨。」於是兩立注。齊博士指舒堯文，時為教授。請天二句，魏文告龍之詞，爾指龍也。從公指東坡也。

答王道濟寺丞觀許道南山水圖。首四句，敘昔在京師見許作畫，異時至非筆力十四句，敘許曾在黃家作畫，先君我君似皆指山谷之父。史注云：張京兆，疑是張乖崖，自言以下至市盡傾，敘許自言。在蜀畫八幅山水，而黃家在汴梁，以十萬錢購得也。

聽崇德君鼓琴。朝議大夫王之才妻南昌縣君李氏，尚書公澤之妹，能臨松竹木石等畫。山谷有姨母李夫人墨竹詩，又有觀崇德君墨竹歌。

觀崇德君墨竹歌。

觀崇德君墨竹歌。

觀崇德君墨竹歌。

觀崇德君墨竹歌。

觀崇德君墨竹歌。

觀崇德君墨竹歌。

觀崇德君墨竹歌。

觀崇德君墨竹歌。

觀崇德君墨竹歌。

觀崇德君墨竹歌。



次韻答楊子聞見贈。首六句，敘昔在京師宴遊之盛。第七句，元注云：「太和縣古白下。」分香聲，猶云甘香聲，以其獨唱無和，故甘香聲不復道及也。

答永新宗令寄石耳。自荷眷私以上，贊石耳之佳。自吾聞以下，言不以石耳難得之物累民。

奉答茂卿憲紙長句。征南謂索靖為征南司馬。黃門，謂史游也。梵語伽佉，此言諷誦。

長句陳適，用惠送吳南雄所贈紙。「桄榔葉風溪水碧。」桄榔木，廣南所出，南雄亦隸廣南。

追憶予泊舟西江事，次韻。按山谷以元豐六年十二月，移盛德平鏡。此詩題曰追憶，當在已離太和之後。

次韻郭明叔長歌。鷗鷺句，指郭燕巢句，山谷自謂也。山谷時自太和還家，故云見社。

奉送時中攝東曹獄掾。時中蓋太和同官，將赴廬陵郡城攝事。首四句山谷自述近狀，遺窮句山谷遣人邀時中來同飲也。昨日句時中甫自外歸，又將赴郡也。

次韻和答孔毅父。六年國子無寸功，猶得江南萬家縣。六年，國子監，謂作北京教授也。萬家縣，太和也。

更用舊韻寄孔毅甫。滄浦，庾公樓香鑪峯，均指毅甫時在江州也。

寄朱樂仲。故人昔在國北門。國北門，謂北京大名。

求闕齋讀書錄 卷十

也。

戲贈曹子方家夙兒。揀芽蠟，茶名也。夙兒，當是子方侍婢。末句，恐其以閩語而變嬌音也。

和曹子方雜言。龜藏六，謂首尾及四足凡六，皆藏也。六用，又借用楞嚴經字。

奉謝劉景文送團茶。鷺溪，蜀絹也。以絕細之絹為羅，使茶如雪落也。栗面，蓋茗花也。

謝景文惠浩然所作廷珪墨。蘇家謂蘇浩然墨也。用高麗煤雜蓬烟作之。李成營邱人有驟雨圖。

戲答仇夢得承制。秦少游作任師中墓表云：元豐中朝廷治西南乞第之罪，至於斬將帥，絀監司，兩蜀駭然，四年而後定。黃口兒，指夏主乾順方幼也。

玉京軒。前六句賦山，後六句賦軒。

喜亭湖。史注引神仙藥巴一事，又引高僧傳安清一事，山谷似專指藥巴事。

「一官四十已包羞。」山谷以乙酉生，至元豐七年甲子去太和而北行，恰四十歲。

別蔣穎叔。蔣之奇，字穎叔，新法行，屢為福建通判，淮東運副，江西河北等運副，又為陝西運副，後為淮南轉運使，江淮荆湖等路發運副使。此詩當在蔣為陝西運副時也。金城千里，謂秦中三品句，蔣於元豐六年奏計賜三品服。鑿渠句，蔣在淮南始鑿泗

州啟渠以避長淮之險。

書石牛溪旁大石上。石牛洞在三祖山山谷寺之西北。其

石狀如伏牛，因以為名。初李伯時畫魯直坐石上，因此號山谷道人，題此畫於石上。

岩下放言。史注：文選陸士衡有連珠五十首，山谷效其體

而更其名曰放言。國藩按：冠蓋臺池亭之末，不用偶句，靈樁之首不用韻語，又不與連珠體相合，此體篇無定句，句無定字，蓋雜言之類耳。

二十八宿歌贈別無咎。者心謂虎犀與蜜，無心謂藥材，同一死也。神龜為江使，漁者豫且網得之，宋元王問衛平而知之，見史記。龜策傳無南箕云者，謂衛平之口更大於南箕也。此二句言神龜以慧而死，以上六句同意。齊饑龜也。謂等饑龜耳，歲晏張弓，二句不知所謂。

再和公擇舅氏雜言。自觀文字以上，感其故養之德，自更蒙著顧。以下專謝其贈研。

贈鄭交。山谷以元豐六年解官太和，過武甯，明惟清上人嘗至延恩寺，因謁鄭交，問消息，題此詩於鄭交草堂之壁。大士指惟清也。丈人指鄭交也。句壞稍也。謂惟清尚未來延恩也。白頭句，謂交也。老醜，指延恩長老法安師也。

和游景叔月報三捷。元祐二年八月，禽西蕃首領果莊，實官情隘隘闕下。蓋游師雄與神隕所定之謀，而臨與佛兒所攻破

者。師雄有絕句四首，七律一首，山谷并和之，景叔師雄字也。

王堯美三子補中廣文生。堯書句當是饋以書翰，故曰當贈。錢舍中饋子句，晉書石勒之母曰快牛為犢子時，能多破車。

次韻王定國揚州見寄。元豐中導洛水入汴河，謂之清洛。首二句云者，謂山谷在汴京，登夜思王猶清洛水之晝夜流下樹州也。

同子瞻韻和趙伯充園練。金玉句，指趙謂宗室富貴之家，而能自處於寂靜也。仙班句，謂東坡與趙同在朝列也。兩宮指宣仁后及哲宗也。老臣指文呂諸公。

送願子敦赴河東第二首。青牛謂老子乘青牛車也。句當謂功成名遂身退之語。

第三首。「行臺無妾護衣箒」，漢官儀：「尚書郎入直臺中，女侍史二人，執香爐燒薰，以從入，使護衣服。」此句謂願未攜家往耳。

次韻宋楙宗，傲居甘泉坊，雪後書懷。「馬瘦三山栗打門」，元稹望雲離歌曰：「跨羣三山尾，株直」山谷此句用「官清馬骨高」之意。

次韻宋楙宗，三月十四日，到西池，鄙人盛親翰林公出遊。「還作遞頭驚俗眼」，蜀人好遊樂，謂成都帥為遞頭，此借用。次韻張昌言給事喜雨。第五句謂朝廷以旱故減常膳，第六句謂德走霖霖以雨。

次韻奉酬劉景文河上見寄。歸鴻用雁寄書事。石友指劉

滄郎山谷自謂。

和答元明對南贈別。紹聖二年山谷年五十一歲，以國史

事爲蔡卞所中傷，謫黔州安置。與其兄元明出尉氏，見其出漢河

越江陵上變。四月二十三日，到黔州後，元明別去。

贈黔南賈使君。春入二句，任注謂「皆言故國無主」之

意。國落以爲此詩，蓋送賈出行者，山谷放臣，既少歡豫，賈又出巡

城中無主，故待賈征還日，營花梨棗皆有主耳。

次韻奉答少激紀贈第二首。少激登元祐三年進士第時，

東坡知其賢，山谷爲其屬，頗有師友淵源。自紹聖改元，唐坡謫竄

時去而勢移矣。三四句，言蜀國悽愴。五六句，言交舊彫疏。少激與

坡皆蜀人，故因坡貶而言蜀中蒼涼之狀。

次韻馬荆州。馬城字中玉山，山谷自館閣遷貶，故以劉向自

比。荆州即漢之南郡，故以中玉比馬融也。

贈李輔選。三句，謂將逐冥鴻而遠引。四句，謂不復浮沈京

洛風塵間也。

和高仲本喜相見。南浦山谷自蜀放還，過萬州，會見仲本

萬州，即唐南浦郡。和中玉使君晚秋開天甯節道場。徽宗以十月十日降誕

爲天甯節，開啓蓋九月十日。新喻道中，寄元明，用「觴」字韻。山谷以崇寧四年四月

省元明於萍鄉，同住十五日而去。任注：以爲別後所作，然種稻殊

不類。四月閒事，未知其審。末二句，指元明送山谷至黔中時事。

湖口人李正臣，嘗異石九峯，東坡先生銘曰：壺中九華，並爲

作詩云云。末二句，言壺中九華石，雖爲人偷取，而石鍾山則不

能偷去，猶可聽其音響。

次韻德孺五丈惠貳秋字之句。三四句，言未應髮變，白

豈不見有卻老之丹砂邪？末二句，言區區愛國之心，徒過計耳。

宜陽別元明用「觴」字韻。「老大承思堂下草」，明

月灣，永思堂皆在夔井堂在先墓之側，故以永思爲名。

再次韻，兼簡限中南玉三首。第一首，鎖江主人。第二首，江

津道人。李侯皆謂李任道也。任道名仔，本梓人，寓居江津。第三首

經衛二句，指當世誦法王氏之學者，抱關用蕭望之事。

罷姑熟，寄元明用「觴」字韻。「追隨當貴勞牽屠」，

太玄經勤首曰：「勢牽不於其鼻於尾弊。」范注曰：「牽牛不於

鼻而於尾，故勞弊。」

送劉季展從軍雁門第二首。代州五臺山有仙人跡，石巖

出美石，金剛窟川藥草三句，五句，皆承石言。四句六句，皆承草言。

送徐隱父宰餘干第一首。贊塔句，用唐書張允濟傳事。長

官句，用唐書馮元淑傳事。第二首。江南生實句，謂徐穉生於

縣自此經過。

思親汝州作。富鄭公以前宰相判汝州。山谷爲葉縣尉。九月至汝州。吏責其愆期。拘留至歲晚。五六句言丞相不以爲罪。吏或讒之。四人成虎耳。末二句言事本極小。而傳播故鄉。老母懸念也。

次韻戲答彥和。傳錄錄：「布袋和尚形貌蹉跎，腰額暗度。」此借以喻彥和之肥偉。

和答孫不愚見贈。五六句謂因奉台相之筆牘。而困於簿領。因迎使星之鞍馬。而困於風埃也。

世弼惠詩求舜泉。楓欲以長安酥共泛一杯。次韻戲答。舜泉河北酒名。

閏月訪同年李夷伯子真於河上。子真以詩謝。次韻。十年不見猶如此。自洽平丁未。與李同唱第。至是十一年矣。

次韻元日。前一歲十二月。山谷謫授涪州別駕。黔州安置。故此詩有霜威噉蠹等語。

衡南。白鳥自多人自少。此句用杜詩「江湖多白鳥。人少豺虎多」二句之意。

題落星序。嵐漪軒三首。三詩非一時所作。故誠有重複。

次韻胡彥明同年。編旅京師。寄李子飛。三章。「看除日月坐中銓。」唐制三銘選士。曰尚書銓。曰侍郎中銓。曰侍郎東銓。

宋有侍郎左右選。胡彥明錄左選。故曰中銓。第二首。「丁未

同升鄉里賢。」胡與山谷以治平四年丁未同登第。

次韻奉寄子由。山谷之兄元明。寄子由詩云。「鍾鼎勳名

淹管庫。朝廷翰墨寫風煙。」管庫謂子由監錫州鹺酒稅也。子由思東坡山谷思元明。故曰春令各有恨也。

寄黃從善。「渴雨芭蕉心不展。」渴雨見雲漢詩箋。幽冀州。次韻見答。并寄黃靖國再生傳。次韻寄之。于寶作

授神記。徐鉉作稽神錄。劉君當有小說。觀王主簿家餘醪。冷齋夜話云。「詩人詠花多比美女。」

山谷詠醪。獨比美丈夫。登翰上。寄余洪範。「二川來集南康郡。」二川章水貢水也。

同韻和元明兄。知命弟。九日相憶二首。第二首。阿熊阿秦。當是山谷兄弟小字。山谷兄弟五人。長大臨字元明。次庭堅字魯直。次叔獻。次叔達。字知命。次仲熊。字非熊。卽此詩所謂熊也。阿秦可類推已。

子範徵巡諸鄉。捕逐羣盜。盡驅作長句。勞苦行李。「乃兄本是文章伯。」子範之兄李觀。字夢符。爲清江尉。其文譽爲歐陽公所稱。

喜太守舉朝散政。「萬夫爭處首先回。」萬夫爭處。卽功名富貴也。

次韻君庸寓慈雲寺待韶惠錢不至。「馬翻峯前青未了。

鬱孤臺下水如空。江山信美思歸去，聽我勞歌亦欲東。」馬祖  
峯在太和，鬱孤臺在虔州，時君庸在虔山谷在太和皆有思歸之  
意。

趙令許載酒見過。『買魚所餼須論網。』論網謂數網  
而論，假言其賤也。

初望淮山。『想見夕陽三徑裏，亂蟬嘶罷柳陰陰。』三  
徑亂蟬，指雙井家林也。

漫書呈仲謀。『不然吾已過江南。』過字，疑當作返。  
曹村道中。首句『嘶馬蕭蕭蒼草黃。』第三句『瓜田餘  
豈有荒蘭。』蒼字，有字，疑誤。

食瓜有感。『薛井筠籠浸蒼玉，金盤碧筋薦寒冰。』食  
瓜者先以井水浸之，或以竹籠置井中。蒼玉，喻瓜之皮；寒冰，喻瓜  
之潤也。

講武臺南有感。有感者，哀逝也。  
七臺峯。後六句以七人比山之七峯。  
靈壽臺。『何時暫取蒼煙策，獻與本朝優老成。』蒼煙  
策，謂竹之根節，可作杖者，俾老成用，光孔靈壽杖事。

望江道中。此由判建康府，改判隆興府，道出望江。隆興今  
江西南康府也。

送劉改之東歸。五六句，言跡今雖在斜谷，情已若出玉關

求闕齋讀書錄 卷十

也。

八月二十二日嘉州大閱。王炎辟先生幹辦公事，是時當  
隨王至嘉州。

六月十四日宿東林寺。『遠客豈知今再到。』先生自  
蜀歸，遷江西常平，提舉江西水災。出缺後，舟過荊州武昌，自九江

登岸赴南昌，故經過東林寺。先生昔嘗判隆興府，故曰今再到。  
過采石有感。先生至江西不久，即召還與祠，又出江自小

孤金陵至浙江還家，故過采石。  
歸雲門。『微官行矣闕山去。』宋史先生本傳：但載自  
江西召還與祠，即起知嚴州，不載闕山微官之事。

奏乞奉祠，當衢州皇華館待命。先生自建安至鉛山，至玉  
山常山，遂達衢州。

行至嚴州壽昌縣界，得請許免入奏，仍除外官，感恩述懷。  
先生自蜀歸山陰後，一出官於建安，再官於撫州。自撫州謝事後，  
至高安一行，又還至嚴州，得免入奏之命，從此又歸山陰矣。  
臨安春雨初霽。先生還自蜀中，一為江西常平，即歸山陰。  
數年，今始入朝，旋即還山，此詩之末句已決矣。考其時，略在孝宗  
淳熙十三年丙午之春。

縱筆第三首。『行省當年駐臨頭。』行省，謂蜀帥王炎  
輩，開幕府於臨蜀。  
感憤秋夜作。此時已自嚴州謝事還家矣。

舟中大醉，偶賦長句。三句謂初離嚴州，四句謂已歸山陰也。

「醉中浩歌雜戲書」此時解軍器少監之職，又回山陰矣。

自局中歸，馬上口占。先生自紹熙元年還山，家居十有三年，至是嘉泰二年，以孝宗光宗兩朝實錄及三朝史未就，詔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免奉朝請，尋兼祕書監，明年書成致仕。

舟行錢清柯橋之間。逾年夢想會稽城。先生以壬戌六月十四日入都門，癸亥五月十四日去國，中有閏月，相距恰及一年。至是又歸山陰。

和高子長參議道中二絕。「共憶扁舟畫畫船。」龍畫船在越州思鄉也。

思政堂東軒偶題。「喚起十年閩嶺夢。」先生嘗為福州留德主簿，故曰閩嶺夢。

遊仙。羅澗谷選放翁詩，有遊仙七古一首，即鹽驪初珥玉殿。三絕句合成者。

贈道女。凡遊仙及學道時，都無事實，縹渺恍惚，語在可解不可解之間。太白最多，放翁亦屢為之。此末二首，又似先生自述之詞。

朱子文集。戊申封事。此篇正文一萬一百一十字，公之自注，夾行書

寫者又二千九百一十四字。北宋之萬言書，以蘇東坡王介甫兩篇為最著。南宋之萬言書，以公此篇及文信國對策為最著。文章則蘇王較健，義理則公較精。篇中約分四節，第一節，言所以不上殿入對，而僅陳奏封事之故。第二節，陳大本一端。第三節，言急務六事。第四節，辨駁當時士大夫四說。第三節，所指各務，皆切中時政之得失。其懇直殆過於汲黯魏徠，其氣節之激昂，則方望溪氏以擬明季楊左者，庶幾近之。他人諛其事，公則格其心。他人攻君之失，公則竝糾大臣近臣之過。第二節第四節所論，皆本其平日讀書學道，深造有得之言，實有諸已，而後以獻諸君，初無一語取辦於臨時者。此非文士所可襲取也。惟過於冗長，似一筆書成，無多飾潤色之功，故乏勁健之氣，鏗鏘之節，其逐段夾行分注，以達未盡之意，似不可以為訓。第四節，辨駁四說，似不宜臚入此篇之內，學古者不可不知。

「往者淵觀說并之徒」龍大淵會觀張說王并，皆以近習而至卿相。

「獨有前日臣所面奏者」所面奏者，即內侍甘昇也。

「豈有一毫愛戴陛下之心哉」方望溪謂朱子封事，雖明季楊左之忠直敢言，無以過之，當即謂此等處耳。

是以除書未出，而其物色已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非第一流矣。此等語，實甚懇直。孝宗以其為賢者而優容之耳。

「一遭飛語，則體究具析」體究具析，皆宋時公廣字樣。

猶今日獄究曰查辦也。

「蓋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為歲終羨餘之數，而聽之內帑，願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窠名，猶今日款目。版曹，今之戶部也。必可指擬者，猶今日有著之款，不可催理者，猶今日無著之款。

「徒使經費闕乏，督趣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舊法，州縣催理官物，已及九分以上，謂之破分，諸司即行住催，版曹亦置不問。貧民些少拖欠，亦得遷延以待，獨免。自會懷用事始除此法，舊欠悉行拘催。

「而所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有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為奏臚，而言之陛下。」今軍中士卒募保而後具奏，當時蓋有此例。咸豐十年，王有齡令軍中將士具呈，公保何桂清，請免治罪，或亦倣其例與。

「夫將者三軍之司命，節，理直而氣剛。」

「至於屯田，則彼自營者，尤所不願，故朝廷不免為之別置使者，以典治之。而屯兵之衆，資其贍遺，則又不免使參其務，然聞其占護軍人，不肯募其願耕者，以行而強其不能者，以往。屯田之衆，須由軍中撥交屯田，使者不得不令參與其事。占護，猶今言竊占祖護也。」

「屯田不立滯運煩費。」水路輸送曰漕，陸路輸送曰運。

曰轉。凡物皆然，不獨米糶也。

「伏惟陛下察臣之言，以究四說之同異而明辨之。」因循蠹蝕，老莊管商，即上文所駁之四說也。

元遺山詩集

寄希顏二首。希顏時在徐州，粘合幕兩首，殆非同時作，故再用元龍事。

橫波亭

自注為青口帥賦。青口帥即移刺粘合。初帥彭城。

雷希顏在幕，楊叔能元裕之皆游其門，時望甚重，金亡降宋。

葉縣雨中自注，時松前旱尤甚。遺山橋居松山，故以家鄉早為憂。

華也。

圍城病中，文舉相過。圍城，天興元年元圍汴京也。文舉，白

前。

永甯南原秋望。永甯即今河南府永甯縣，天興元年遣帥

守永甯元村寨。十一月，為元兵所破，遺山此詩蓋在未設防戍以

甲午除夜。金亡以甲午正月，遺山是年在聊城度歲。

出都。元之中都即今順天府也。遺山於金亡後曾至燕京

四次。

衛州感事二首。金哀宗自汴京突圍，出走河北，令白撒攻

襲新衛州，為史天澤所敗。哀宗單舸走歸德，遺山此詩蓋國亡後

過衛州而憑弔也。

贈馮內翰二首。序中云：丙申夏六月，公自東平將展墓於鎮陽，以其在冠氏，枉駕見過。冠氏縣宋金屬大名府。今日冠縣屬東昌府。道山自金亡，拘管聊城。旋即寓居冠氏。馮公蓋真定人，寓居東平。鎮陽即真定也。還家省墓，故過冠氏。一訪道山，丙申之夏，金亡已三年矣。

陽明文集

文章之道，以氣象光明俊偉為最難而可貴。如久雨初晴，登高山而望曠野，如樓俯大江，獨坐明窗淨几之下，而可以遠眺。如英雄俠士，揚裘而來，絕無齷齪猥鄙之態。此三者，皆光明俊偉之象。文中有此氣象者，大抵得於天授，不盡關乎學術。自孟子韓子而外，惟賈生及陸敬輿蘇子瞻得此氣象最多。陽明之文，亦有光明俊偉之象。雖辭旨不甚淵雅，而其軒爽洞達，如與隴事人語，表裏粲然，中邊俱澈，固自不可及也。

申明賞罰以厲人心疏。「盜賊習知官府之不彼與也。」與敵也。左傳襄二十五年「一與一」謂一人敵一人也。吾鄉諺語曰「打个史記」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謂易敵也。此與字之古義也。陽明云「不彼與，猶俗云官府不敵惹他也。」

「題封欽依備行前來。」欽依，今日欽遵。備行，今日行知。或曰，咨行，移行。

「夫任不專權，不重節。」自請旗牌，恐人疑為貪權，故又自明其脫履名位之素志。

望溪文集

送左未生南歸序。而孫之死二句，承接牽強。

掃除積習，興起人材，劉子。望溪先生古文辭為國家二百年之冠，學者久無異辭。即其經術之滌深，八股文之雄厚，亦不愧為一代大儒。雖乾嘉以來，漢學諸家，多方攻擊，曾無損於其末。惟其經世之學，持論太高，當時同志諸老，自宋文端楊文定數人外，多見謂迂闊而不近人情。此疏闡歷極深，四條皆確實可行，而文氣深厚，則國朝奏議中所罕見。

「兵部之實，在戢將校之驕氣，以綏增兵民。」此條立論太高，多不切於事實。今之兵部與將校並不相接，何能戢其驕氣？

孫文定策

三習一弊疏。

「乾隆初鄂張兩相當國，蔡文勤輔翼聖德。」高宗聰明天授，如旭日初升，四海清明，每語論頗示中外識者，比之典謨誓誥，獨孫文定公以不自是，匡弼聖德，可謂憂盛危明，以道事君者矣。純廟御宇六十年，盛德大業，始終不懈，未必非此疏裨助高深。厥後嘉慶元年，道光元年，臣僚皆抄此疏進呈。至道光三十年，文宗登極，諭勅相國祁雋藻亦抄此疏進呈。余在京時，聞諸士友多稱此疏為本朝奏議第一，余以其文氣不若高古，稍忽易之。近年細加繙繹，其所云三習一弊，凡中習以上，大



其皆蹈此弊；而不自覺。而所云「自是之根不拔，黑白可以轉色，東西可以易位」亦非絕大智慧，猛加警惕者不能道。

文選

揚子雲長楊賦

「執屬而還」注善曰：「委屬而還謂委擇其事連屬而來還也。」  
「執古委字」按：「執」也。屬連屬也。執與者，欬斜聯翩之狀，謂翩然相引而還。善說非也。

「拈隔鳴球」

拈隔與尙書之「憂學」音義同。

潘安仁西征賦：「稅駕西周」對洛陽之東周言。則長安爲西周對鞏縣之東周言。則洛邑爲西周。

古文辭類纂

桐城姚姬傳郎中蕪所選古文辭類纂，嘉道以來，知言君子竊相推服，謂學古文者，永諸是而足矣。國藩服膺有年，竊見其中亦小有疵誤，茲摘舉於左：

論辨類

太史公談論六家要指，諸家互有得失，而終以道家爲本。此自司馬氏父子學術相傳如是，其指要則談啓之，其文辭則遷之爲之也。在自序篇中，僅文中之一段，故無首尾裁成之迹。今姚氏割此爲一篇，而標其目曰論六家要指，失其義矣。遷作五帝本紀，夏本紀所引堯典、禹貢等書，尙多改經文之舊，此述其父之語，豈獨無所刪改，且如管晏列傳中，管仲自述感鮑叔之言，豈得遽錄以爲管仲之文。淮陰侯傳中，韓信說高祖定三秦一節，豈得遽錄以爲

韓信之文邪

奏議類

國雅圭論治性正家疏。此疏凡分三段，首段言遜祖，次段言治性，末段言正家。姚氏目以治性正家，則首段無所附屬。

匡雅圭戒妃匹勸經學疏

漢書匡衡傳，成帝即位，衡上書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曰云云。國藩按此疏，凡三條：妃匹一也，經學二也，威儀三也。自妃匹之際，至遠技能止，第一節言妃匹也，自竊見聖德純茂，至宜篇其意止，第二節言經學也。自臣又聞聖王之自爲動靜周旋，至末，第三節言威儀也。今姚氏錄此文，標其目曰「戒妃匹勸經學疏」，是於三條獨遺其一，而於班書所敘若未之深究者，亦一失也。

書說類

駢體文鈔

樂毅報燕惠王書

「應入奏議」

蔡邕陳留東昏里庫上里社碑

碑亦專爲虞氏而作

王延壽桐柏廟碑

韓退之南海神廟碑

蹊徑似倣此文，而青勝於藍，不啻百倍

附廣韻

一東 衷

二冬 農

呂刑「農殖嘉穀」

王念孫曰「農勉也」

廣雅云「農勉也」

左傳「小人農力以事其上」

三鐘。從。左傳昭五年，以亂大從。杜注：亂大和順之道，從順也。左傳：吾所問日食從矣。按：謂子之言皆驗矣。

五支。披。左傳：又披其邑。注：披，折也。按：謂分析之也。左傳昭元年：楚公子設服離衡。注：離，陳也。

九魚。居。左傳：民其居乎。注：民將有事不得安也。如。左傳昭十三年：則如違之，以待所濟，則如與之以濟所欲。按：如猶云不如。

二十一欣。勤。書：周公咸勤，謂勞勉也。

二十二元。藩。左傳昭元年：貨以藩身。按：猶衛也。

二十三瓌。敦。莊子：使士敦劍。注：敦，斷也。試使用劍，相殺斷也。莊子：敦杖燧之乎。賡注：敦讀曰頓。豎也。

二十五寒。奸。莊子：以奸者七十二君。注：犯也。

二仙。鮮。左傳昭五年：葬鮮者，自西門。杜注：不以壽終為鮮。

四宵。橋。莊子：欲惡去就，于是橋起。按：橋讀上聲，謂昂起勁挺也。禮記：奉席如橋衡。莊子又云：橋運之相使。並同。

十一唐。傍。莊子：求禪傍者，斬之。注：棺之全一邊者，謂之禪傍。禪音廉。

十七登。能。書：不能厥家人。按：相處久而安也。左傳：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書：柔遠能邇。與此義同。

又左傳昭十一年：而不能其民。十八尤。由。左傳昭八年：猶將復由。按：謂將萌蘖滋長也。

十九侯。鈞。莊子：一君無所鈞用。注：鈞，取也。

二十一侵。淫。左傳：淫芻蕘者。按：謂縱淫之也。左傳昭十一年：楚將有之然，淫也。注：乃所以壅積其惡也。

六止。以。左傳昭三年：君求以食。按：以與已同。理。左傳昭十三年：行理之命。注：即行李也。按：司理。亦作司李。漢書有：帝李法。與理同。

八語。圍。莊子：其來不可圍。按：與禦同。

二十八獮。選。左傳昭元年：鐵懼選。按：謂指數其罪也。詩云：不可選也。與此義同。

六至。自。左傳昭五年：不敢自也。按：猶云：不敢從也。

九御。著。左傳昭十一年：朝有著定。注：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左又曰：則固有著矣。

十遇。寓。莊子：寓而政于臧丈人。寓，猶付託也。

十一暮。故。莊子：證焉今故。注：今故猶古今。昨。左傳：以昨乃勳奮。布。禮記：季氏旅歸四布。按：謂四方貨財也。莊子：千金之布多矣。

十三祭，際。莊子：「仁義之士貴際。」按言，交際也。左傳云：「爾未際，饗大夫以落之。」莊子又云：「不應諸侯之際。」

蔽。書：「不蔽要囚。」按謂蓋覆也。猶易言：「冒天下之道之。」論語：「一言以蔽之。」呂覽：「功名蔽天地。」皆當以此訓通之。訓決也，斷也。

二十六，慝。左傳：「主不願賓。」按：謂主不以賓為願，接而安之也。史記：「無久瀕子。」與此願同。

二十一，櫛。左傳：「閒晉而取諸杞。」按：候晉之閒隙也。

二十七號，與。左傳：「昭十三年：『國有與主。』」按：謂在內也。

四十一，漾。鼎。莊子：「證鼎今故。」注：「鼎，明也。」

十七，薛。說。左傳：「子產立伯有後，公孫洩何為曰說也。」杜預飲酒之役，「晉侯立荀躒以說焉。」徹。左傳：「昭二年：『徹命于執事。』」按：猶達命也。

十九，鐸。落。莊子：「絡馬首，穿牛鼻。」與絡同。

二十陌，莫。莊子：「莫然有閒。」注：「定也。」

「敬忌罔有擇言在身。」王引之曰：「擇，讀曰『敦』，敦，敗也。」

二十二，昔。昔。莊子：「蚊虻嚼膚，則通昔不寐矣。」注：昔，夜也。

二十五，德。國。莊子：「未得國能。」按：曰國能者，猶士曰

國士，馬曰國馬，奕曰國手，琴曰國工，耳。二十八，盍。闔。莊子：「闔胡嘗視其良。」注：闔，語助也。按：與曷同。



82

Salob

7

